

地



程造之作

海燕書店刊行

地 下

程 造 之 著



海 燕 書 店 刊 行

序

「八一三」抗戰一發生，國內文學雜誌全都停了刊。「文學」的編者甚至沒有得到出版商的一封信，把編好了的整整的一冊稿子，不知往那裏一塞，就信息杳然了。「中流」不能作砥柱，「光明」變成了曇花，朱光潛先生主編的「文學雜誌」不到三期，也宣告「不幸短命死矣」了。文學無用論，從此彷彿有了根據，愛好文藝的學徒如我們者，真感到寂寞與荒涼。

自然，不肯寂寞的人，也還是有的。書商不肯出本錢，傻子們也能掏腰包。小冊子的文學刊物，「烽火」，「光明」，「文學」還是掙扎着發刊出來。眼看着轟烈的砲火，心里激盪着磅礴的熱情，要下筆祇有吶喊；細磨玉琢的結構，典型人物的創造，大概誰都不願這麼做，而且也不能做。瞬息萬變的現實，要求於作家的是迅速的把握，迅速的照映；報告速寫，通訊成爲文學的主潮，直到茅盾先生在香港編刊「文藝陣地」時，這風氣還依舊。短篇創作寥如晨星，一年間也祇能收穫到「第一年」中的一部分。

但人們並不失望：滬戰中止以後，由於抗戰的廣大的展開，文藝家不少參加了各戰場上的實際工

作，文學的現實的土地也更廣大了。幾年來要求着的偉大的作品，也彷彿隱約地預示了一種朕兆。報告，速寫，通訊自有它本身的文藝價值，但同時它也將做了偉大作品產生的先聲。

但人們全都把蘇聯當作我們的前例，我們的作家詩人，也必然會遇到用黃草紙印刷自己的作品，或者是用牆頭紀錄自己的作品的一個時期，巨大的或偉大的作品，那該如「鐵流」與「毀滅」，要等我們革命戰爭勝利後才有。

我自己也作這樣想，但又不願作這樣想。這不一定是我們既定的運命。而且打破運命也有賴於我們自己的努力。俄國與中國的革命的具體條件不同，一九〇五年與一九三七年的國際環境也有改變，文學上可資我們揣摩的已有先進國家的血的結晶，這給予我們藝術的訓練以不少的幫助，因之傳達這偉大的民族的心臟的聲音，也就方便得多。我對於抗戰中結實一點巨大一點的文藝作品的迅速產生，沒有一天斷過希望，而且我也曾對一個熟習的朋友催過生，那便是「新水滸」，然而傷心得很，夭折了。

這回，程造之先生把包裝得極整齊的一厚冊原稿送到我手裏，我感到心臟的劇烈跳躍。開首一口氣讀了三節，就把我帶到一個廣漠的原野上，聞着黑厚的土地那種清新的氣息。我不認識這作者，更不知道他出生的土地，但我想，那作品的舞台該是海風括着鹽腥，原始式的生活受着現代化的剝削，有過英勇的然而却是粗野的血的鬥爭的通海一帶。我真想有三天空閑，讓我讀完了它。但不幸，孩子的病阻擋我這心願。讀完三節，我還是放下來。

但我總感到寬慰似的。雖然這作品不一定就算得偉大，但我們總已經有了比較結實的巨著了。……即就這一作品產生的迅速來說，也增加了我對於抗戰的必然勝利的信念不少。我們的時代是一切都在飛躍，一切都在邁進，過去的潛藏的力，現在得到發揮的機會了。

孩子的病，醫生宣告了絕望，我也祇有同跟着絕望，移回家，我又不忍聽他熱作時的呻吟。這可怕的呻吟，生命的掙扎，我聽着，全個的心臟幾乎被抖落了。我徬徨，我歎息，我抱頭鼠竄，這麼挨過了一個禮拜，我決計狠心，出走。然而我却帶着這一冊作品出走。人固有愛自己的孩子的權利，但人更有敬愛別人的心血的義務。

在「旅次」我費了兩夜的工夫，終於唸完了它。我敢說，這是一冊不平常的作品，寫着不平常的故事。

故事遠接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爲了反抗壓迫的自然的衝動，也爲了彼時革命潮流的激盪，人們也會走上所謂「不正的路」。但有的是流浪，有的是洗淨手不幹，結局全都帶些悲劇性。這悲劇的中國，誰能逃避不飾個悲劇的脚色。打破這悲劇性的運命的，是蘆溝橋的烽火，是八字橋的槍聲。火光與槍聲，很迅速映播開去，古老的土地又開始咆哮，奴隸們要解脫的祇有鎖鍊，而這演了悲劇結束的脚色們又開始振奮起來，用自己的力來抗拒強暴，這裏主角便是老獨和羅三，一個帶有三分陰險却有七分善良性格的老獨，和依然像通心草似的豔直的羅三。

但一九二七年不是一九三七年。十年的時光並不短，關德是改變了。背叛當時兄弟的情義，而走

向投降的路。吃蜜的雄蜂們各有各的打算，和以前也不相同；龐學潛的一家就畫出了三條路，保守的在一切自己打算上情願犧牲國家，但在流亡中却又隱然同情於「豬仔」們的苦難的，這是作爲地主階級的龐學潛自己的一條路；在日本留上幾年學，懂得一切政治上的理論和術語，抱着顆改良主義的雄心的，是龐學潛的兒子龐國柱的一條路；而龐學潛的女兒龐翠荷，却竟在她淫佚與無恥的生活中結識了所謂麻子軍官，走上了間諜的路。這分歧太顯明，也太突兀，人也許不相信那會是真的；但放大和縮小，繪畫的遠近法，不能不使我們相信這是真實。在今天，你如其會否定汪精衛的出賣屁股的意義，那你自然能指責我們的作者的龐翠荷的畫像不真切。

照作者告訴我們的事實，社會有變動，階級仇恨也在增長。這自然是素樸的反感。然而，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作者告訴我們的另一事實，階級仇恨雖然在增長，但抗日戰爭——游擊隊伍却在自發的發展。這自然也是素樸的衝動。可惜的是，這素樸的反感和素樸的衝動，還沒有得到統一，發揮更大的力量，走上更正確的道路——政治的說服力，不普遍是很顯然的。

在這裏，老獨彷彿是隱居於不平常的土地上回來的，但他也沒有帶來較新的理論，雖然有正直的行動。這缺陷是事實；但我們也得求彌補。海風括着鹽腥的土地上，本來缺乏政治的教養。作風的迅速轉變，那是並不頂容易的。

出奇的另一位人物，那是朱雪齊，一位教會裏的小伙計。當小學教師時代，是受盡別人的白眼，一有勢可仗，他就有點作威作福。向上爬的哲學叫他發了瘋，受了女間諜龐翠荷的誘惑，竟甘心走上

美迭克的路，混在羅三的队伍裏，却又謀殺一位很好的戰鬥員。這自然有點叫人洩氣，但有血也有污毒，眼前我們還不能否認這事實。要得聲明的，那是他個人行爲，無關教會。

作者有他非常智慧的筆，但也有他非常殘忍的筆，寫自然與風習，婉約而妥貼，叫人感到一種難說的喜悅；寫戰爭與屠殺，可就叫人毛髮森然，不忍卒讀了。敘述多過描寫，描寫不是鋪張，這作品給我的，沒有苦重之感，是一種新生的清新的喜悅。然而，正如我開頭所說，先進國家給予我們作者的藝術的教養，也很顯然。我在這裏多少看到了一些「毀滅」，「鎊流」，甚至於「被開墾的處女地」的影子。

這作品還止第一部，老獨的事業還正在開始。階級的仇恨轉變爲對侵略者的仇恨，這現實已經展開在我們的面前，我相信，我們的作者的筆也一定會這樣轉變着去。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晚十二時巴人記於燈下

軍隊進迫到石莊的消息，傳進村市上來，是快近黃昏，到處飄着炊煙的時分了。

人們是相信的。但謠言本像一束鋒利的刺，曾經刺傷過他們的胆子。一向如此，他們的心好像吊桶那樣，老是懸空着。一有風吹草動，就讓不安和騷擾控制起來了。即是一片樹葉從當頭掉下，也要給驚出一身汗來。

那是頭一次，小麥還不曾從田中割起，漢子們望着豐盛的莊稼，已經忘却當時怎樣耕作的辛勞，就指望把收穫用大斗量好藏進倉庫去了。忽然來了謠言。人們似乎發了瘋，把種子蠶放在袋裏，小孩背到肩上，老太婆們裝上驢車，開始奔跑了；狗子跳在當路亂吠，牡雞咯咯叫着，飛上屋頂……總之，這情形儼然敵人已經逼近村莊，或是開始在那裏交鋒殺戮的樣子，——到結果，自然只剩了一個空的村子在那裏。

他們宿歇在附近的村子，或樹林裏。那條心却丟在不能帶走的家中。一定下來，早就惦念起田裏的莊稼、倉房，和新生的小犢來了。開始趕緊摻耳門子朝四面八方聽着，看看沒有什麼動靜，照樣大聲咒罵着妻子，或是批着孩子的顛巴，走向他們來時的路上。

想起奔逃辰光，那種咬起牙床骨來，惡狠狠接近妻子臉上，儘瞎咆哮的情形，他們打起呵欠，吐出口水來了。這同操起大手掌去劈孩子的顛巴一樣毫無理由。他們也自曉得這樣的逃法很好笑，還沒有看見軍隊，就上了那些放屁造謠者們的當。

但那次總算是好的，平平安安的收割了小麥。

夏天盡頭，新禾長得小腿高的時候，有兩連的國防軍開到市集上來了。隊伍和他們的長官們在流汗與疲倦之下，駐紮到人家的屋裏和廟宇裏面。但不久仍又開走。好像僅僅爲留下一個恐懼的根苗，人們的面孔從此便搽上一層暗灰的色彩。那中間這裏的村長是被軍隊的長官召集了去談話過的。

村長素來以穩重自居，沒有把談話的內容對人家發表。但有人看見他，那天雖是非常榮耀，回家以後，却皺起眉來。而且忽然有把村長的位置讓給人家做的意思了。

這也僅是一度小小的刺激。平靜的村市一向陷於呆板的少有變化的生活，經此一來，有些人面上顯出「當真也許會有什麼不好的事到來吧」的惶慮。平常所謂天字頭一號又蠢又瘋的農人，對於死和受害的信念，和那批穿制服着長衣的人們沒有兩樣的。聽到軍隊不久就有開戰的消息，便彷彿眼下房屋已經被人燒光，妻子讓大兵拉走的樣子，連稼禾也無心去照顧的，終日尖起耳朵去採聽人家嘴巴上的消息了。

「沒有話，要是真的打，田地也完，什麼都完了！」他們想。

平靜的日子可真少了。一日，上空發現了蒼蠅叫似的聲音。立刻有許多人擎頸巴旋來轉去着張

望。隨後他們一齊用盡目力去凝視着天上。一個小孩說是看見了兩隻鷹。在足可碰到雲的地方兜着圈子。

「鷹，鷹，一對！」

小孩們好似也想跟着飛到雲端去的叫着。

「不是！飛機，小聲點！」

還有些人高興的喊着：「鷄，鷄！飛鷄——」

那樣牽起了頭原來是想認認牠是不是「我們的」。鷹在轉了兩個圈子以後，慢慢的低飛了。人們把牠全身都瞧得清清楚楚了。

「呵，是膏藥牌：——你看那屁股！」

激起小孩們一片吶喊。

爺們聽見，將頭一側，跑了過來：

「膏藥，貼住他嘴！」

怕聲音真會給鷹聽了去，粗大手掌劈到孩子們額巴上去了。

「不準喊，當心拉下屎來！」

又是幾個圈子，鷹向海岸那裏飛去了。從此，這鷹便幾乎日日要來光顧一次。人們的頭腦本自有一點昏昏沉沉，這晌又加添了膏藥牌飛機的影子，措也措不去的，彷彿老在眼前漂漾。

到了晚上，國軍便一批批走過村子了，灰色的軍服，飽歷風霜的面孔。長官們騎在有着長而濃的鬃毛的馬上。輜重車在後面鱗鱗的響着。天方黎明，在就近的驛站上，搬家的人們紛紛的下來了。

豐澤車站離此四十里。鐵路通過田野，一脈無際的綠色裏聳出紅色的屋頂。這也就越顯得牠被逼得那樣孤單而且荒蕪，人們將鐵路譬喻做「死掉的龍」。一天從沒有兩打以上旅客從這裏上下。在小麥和穀禾成長的季節，這裏前後有半個多月的熱鬧，自後便陷入了懨懨一息的平靜。人們站在離鎮幾里遠的村道上，可以望見遙遠地方去的電信桿子，站得端端正正的，伸展到野原的線下。

沒有想到這樣原始式的村市，竟被認做萬無一失的樂土，忽然有無數的避難民擠擁到來了。

四日以前，又有一架飛機在村集上空扔下了好些紙片兒。老太婆們一聽人家唸着上面的什麼字就兩脚打起抖來。但除了老太婆和女人們，男人們却裝作鎮靜，溜躑到茶店去了。

第五日，蚊陣正嗡嗡得發昏的時候，窒息的熱風裏傳來了砲聲。車站下來的人，在絕度的疲勞下面還露出一點慌張。行李堆積起來。在驢車，或是手推車的上頭，他們似乎並不想領略一下這豐富而快在收穫季節的原野，他們的頭頸在倒垂，或是太息的搖着。

這光景證明新的恐怖快到了。村上揚起塵埃。老頭子們熬得發慌，丟下煙管，打門限上立起。現在他們也相信那些日子來得有些不很尋常了。

犬，尖起耳朵，飛似的竄出去。鷄子照例唬紅了臉，打車輪的前面撲過，飛在土牆的脊上，猶自咯咯叫着。有些人，因為不知想起什麼，咬起嘴唇皮，急得在門前亂轉，間或罵着妻子。小孩的面頰

也帶累遭殃，一不小心，爽脆的耳括子便早當頭劈了過來。

絡繹而來的避難者們被包圍起來，但聽不清話，一些嘴祇是在那裏吵着，誰也分不清他們到底是想問些什麼。

聽着的女人忽然撕着自己的耳根撲進屋裏去了，因為鼻頭鑽進了飯鍋中的焦味。連着就批了在哭吵的孩子。

「要死哇，——快要殺到這裏來了哩！嚷吧，下雜的！」

但也有拏談話來安慰自己的。——總還不會馬上到這裏吧，瞎鬧，人家收成還在田裏！

「收成還在田裏！打起來了，管得了你！」

「死人，想得了逃，肚子拏什麼來養呢！」

這確也是理由。人們原是指望飢寒和災難不要掉在自己頭上的。

恰恰是秋天。看模樣收成還不錯。不過，眼下他們都是嚼些南瓜、包米屑，那些雜糧度日。新禾長得綠油油一片，穀包厚重下垂。山薯苗也在盛旺的成長，高粱稽含笑的在夕陽下搖擺。站在田岸邊一望，人的胸坎好像隨着這原野一起要擴散開去似的，感到癢田田地，有生氣，有活力。

「人家有錢才逃，逃，哼！不成也叫我們扔下了收成，去吃屎去，見鬼！」

連口水也吐了出來。

世世代代在茅草和犁耙中活下來，有着如通心草一般單純、直率、樸實的農民，對於拿汗水灌溉

熟的土地，不但是眷戀，而且有那「生與同存，死與同盡」之感的。

但紛亂和恐慌仍在增長着。誰都溜轉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這村集上的人民，向來以强悍出名的。

但說强悍，是僅僅代表着他們性格的粗鹵那一面來說的。大旺村在這海岸邊祇是姆指大那麼塊地方。在裏面，以前產生過不少回人民和人民的鬥爭，也會出世過像樣的脚色。但現在似乎已被人們遺忘，長久過着平靜的生活。祖上那些好算是殘酷的苦鬥，光榮的掙扎，烟塵一樣退出了他們的記憶。

人們厭倦着流血也就是爲此。被稱做「蠢豬」的他們，會被死亡和驚怖征服過來。碰到小得牛毛大的事情，也懶於睜開眼睛去看看，貪圖着眼前的安靜，聳起頸巴拳頭臉朝高領裏埋。年輕的漢子們在嘴巴上叨起煙斗來了。老頭們經常終日消磨在茶舖裏。或者偶然也在街道上聚起一堆人，但不消片刻，仍歸於平靜。好像從古以來就是如此，日子安穩得出奇。

通心草一般純樸的農民，掀進什麼顏色去，他們就染上那個顏色。時代帶他們走上崎嶇的路來了。

一九二七年前後，一鍋靜水似的他們，忽然經到一陣火的鞭熬，簡單的頭腦掀起了雜色的念頭，不守本分起來。地主老爺搶走了他們最後一合糧食，接下來又加水災旱魃的夾攻；莊稼也不種了，田地不去管了，大家盤桓在別一些村子裏，帶着槍，買足了子彈，做起他們的「生意」來。也居然很客

氣的、初次嘗試着搶劫的生活，在得手以後，要必得說起那一類話：「什麼，現在的天下是大家的了。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說來何等義氣。

然而也就在這樣情形之下，不久以後，他們開始走上漸漸迫仄的路徑。

拏流汗和辛勞養活自己肚子的人，對於只是張開嘴巴等候人家將食物奉承他的人是，不但憎惡，而且有着發洩一下的必要的。這就來了那次自出娘胎的大變化。農民們心田雖則如通心草一般質樸，對於「你的就是我的」那種說法眩惑起來了。但他們目標乃在除去壓迫他的人。

長久悶熄着的星火，原是一經撩撥，就會爆燃的。

殺戮，焚掠，好漢似的生活，一直到了一九三四年。但那時好像僅僅爲着憤恨。拏槍和彈藥藏在笆壁裏，柴草中。到了晚上，瘋狂似的紛擾開始了。人們的頭腦仍是懶於轉着念頭。義旗一舉，真像天下從此就永遠「你的就是我的」似的。

「共同生產？」休要說了。他們喫驚地睜着眼睛：「什麼！共產了，我還種田麼？」蠢豬們對於共產的見解是如此的。

但自然你不能就說他們不好。人們一向在受盡着熬迫，一等到時機，遲早便要報復的。那時他們幾乎每人都有着很靠得住的武裝，倘遭干涉，這就盤据山林，開始着強頑的抵抗。

二十一年的黑龍江，和次年黃浦江燃燒起連天的烽火的時候，他們沉寂了下來了，拏向裏的槍口調轉來對着了外邊。一個人經不起遭受致命的壓力；拿皮球來看罷，拍得用力，跳得愈高。人可決不

會沒中用到甯可叫你打死的。

經過屠殺，圍剿，和貧窮和飢餓，農民們忽然厭倦了，重新發現了自己的人性。看看田土已經荒蕪得不成樣子，等到地主們已經被搶光，逃光了的時候，他們的念頭却落了一個空。於是日日期望着自己「收心」起來。在燒白了的地上架起屋子，收拾起已發了鏽的耜耜。耐心心的把汗流灌溉着莊稼。

他們相信以後確也要好好的過日子了。

挖了地坑，或是在牆壁間做着窟窿，拏猶自捨不得放手的槍枝，用稻草裹起，攔埋在裡面。

這些時候，人們好像已經將過去的日子忘記。手心版上被機柄磨擦出來的繭皮大都剝落了。從驚險和殘酷的困鬥中過來，似乎再不想去追想一番已往那使人憶起便要出汗的事情。說不定他們還信賴着「天命」，不再從那些空泛而狂妄的念頭上去溫存單純的心。村中平靜了，一切重又在着手整頓之下像樣起來了；和以前所過的好日子一樣了。

但他們並不注意到在別一些地方所產生的事情。

一些離他們好算是遙遠的所在，殘忍的流血與屠殺，並沒有放鬆過人民。人們過着在汙泥中的所謂反覆轉側的日子。他們那裏的旗幟早已換了樣子，大砲終日響着，殺戮成爲家常便飯，成千成百的百姓偷偷離開着他們的「家鄉」。

不過講起來總覺得神話似的遠哩。從市鎮上遞來了報紙，當老頭子們架起老光眼鏡唸讀出來的時

候，一些人大大的張開起嘴巴，會那樣訝異的說：「呵，那裏還在打着麼？」或是：「那裏離這裏有多少路？」一面用手互相將指節捏得格格作響。因為唸出來的總是說村落燒掉幾十，人們被槍斃了幾百，而且多是一些赤手空拳的農民哩。

事情並不假，他們也相信。但大約不至於會當災到自己頭上來。

這又誰可說得定？一次次的傳說越來越壞了。敵軍在離此二百華里的海岸登了陸，焚燒着村莊，用馬匹拖着水泥管粗那樣的大砲，在要道的四周架設了機關槍。魔口似的槍銃，一看見可疑的影子，就窮兇極惡掃射過來。

那挺進的路線分明控制着鐵路朝平原上撲來的。

到底是真的了！有人戰慄的嚷。

但會玩過「你的就是我的」的傢伙，一想起火藥和鏹的生活，簡直有點心癢。

到了晚上，他們悄悄的扒開泥土，看看多年埋藏着的槍支發鏽沒有。把彈藥也從櫃子的角落裏找出；掩不住心頭的跳躍，將「傢伙」揩擦起來。

一批人擁擠在村長先生的庭院里。

排開衆人，木匠羅三從籬垣的門口走進，粗野的聲音嚷了起來：

「狗入，到底來了！你們怎麼了啦？聽說不遠哩。」

那番茄色的蟹背形的面頰，那兩根刺毛蟲似的眉毛好像要在鼻樑上頭那斷着的地方連接起來，那青油油的鬚樁直蔓延到腮巴子上。

拏他的鴨舌帽推到後腦。撐開着兩條膀子，便顯得那肩胛是闊實的。出毛的手臂的外幫，露出刺着的花——兩條細長的蜿蜒的龍呢。踏痛着人們的脚，跑近那面豌豆藤架的人叢邊去了。

都是亂闖闖的。有幾個還小聲問着別人：「村長到底到哪裏去了。」別人還給他一個白眼：誰曉得呢。院子中的情形雖則沒有什麼變化，但從側屋開着的門內，可以看見村長太太那肉抖抖陰沉的面孔，不時朝院子裏張探一下。

一個兼做着聽差的佃工阿德講斤頭似的厥起下巴，雙手大字兒撐在門限上面。誰跑近窗眼向裏張望的時候，他習慣地皺起鼻頭兩旁那幾根很深的槽紋，老老實實的干涉起來。

「你瞧什麼，這是村長家裏，！！外面去！」

有幾位姑娘搭訕着走開了。人家給他一個惡意的笑笑，不給計較；你是什麼！狗在吠着，坐在阿德的旁邊，勢利的睜出眼睛。

羅三回頭看了他們一眼，便老脾氣嚷將起來：

「喂，到底怎樣呀，他們的軍隊快打到我們這村子來了，這樣的貨色，大家難道沒什麼打算了？」

「有哇，」一脚踏在階石上的那個漢子湊過來說：「叫你坐等閻王到吧。害疔的嘴，放起屁來倒是很準。前兩天說來了呀來了呀……現在祇有死路一條，逃也一樣的。」

羅三側起了頭。打橫看去，高高的喉骨凸出在藍衫的領子上面。

「怎麼，看樣你們一點也沒作什麼計較？」

「鳥用！我這樣聽說，兵一到，開起仗來，順手拏百姓成百成十的殺着——逃了之後，你拿什麼養命呢？就是喝糞渣也要等把東西灌進肚去才拉出來呀！」

茄色的面孔，彼此瞧着。那些眼睛落進無邊的憂慮去了。

剛才那人將嚼着的一根狗尾草吐去，慢吞吞說：

「信不信隨你吧，但管你怎樣，看樣他們的兵總要來了，早同遲。我們就遭殃了——」
靠近他一個二十出頭的人，到底有點耐不住，拏鼻門出一聲氣，冷笑起來。

「你說起這話真想叫我掩住鼻子，丘霸，不論哪面的，一到，哪有不遭殃。不過，我聽說——」他賣關子似的把話縮住。這才調轉身來苦悶的說道：

「這遭殃也有道理呀，人人這樣講：我們的百姓也給了他們點子苦頭吃。——所以這樣，這批雜種丘霸就拏我們亂殺起來了，現在聽到他們正朝着這裏來。人真是，哪裏還像……」粗直，從不細算的羅三，一聽這樣的話，拏帽子一推，哈哈大笑起來。

「『我們這邊』到底也動過手來了。這叫做你來我往。朋友，不成我們也能這樣來一下子嗎？」左邊那條眉毛跟他的眼皮一吊一吊動着。

「說什麼屁話，——一個坐在階石上，叫做龍蝦眼的老頭，唏呼唏呼的抽着一筒煙草。在石頭上敲了兩下，慢吞吞的說起話來：「光桿就是光桿的做法，你們這些火藥罐兒。你想也叫這裏村子學學他們榜樣麼？」

「老子不管，」羅三翹起右手的大姆指，在胸膛上點點。

人們清清楚楚看見他——右手挺起三個指頭：大指，食指和小指。如果握起拳頭便得空掉着一段兒。六七年的前頭，在招架剿匪的那一遭，給子彈打去了。這輪顯巴上也擦着子彈，上了一点呢，至會瞎去一個眼睛。幸而下了一点，所以還留着一道很亮，而且滑滑的三分來闊的一條道兒。

「我就告訴你，」羅三青光的下巴抬了起來：「老子一等到他媽鬼子迫近村子的時候，就帶着些人們……」

手一甩，插進口袋。拏三個指頭擦了火柴，點燃了煙卷。

老紅眼將煙嘴拔出，斜起眼睛瞧着羅三，俏皮的笑出聲來。隨後，翻起一只眼睛，左右看着。

「這樣！——這樣！噲，我看你還是找你的本行去吧，」拏三個指頭做着彈墨線的樣子：「拏好着墨斗，有什麼不好，喂，已經只有八個了呀，再少可不行了哇！」

弄得有幾個笑將起來。尤其龍蝦眼自己，一口氣抽了半筒菸草，得意地望着衆人。

以前，羅三是個木匠。——現在他雖仍是一個木匠，可是已經忘記斧子怎樣拏法，或是曲尺是什麼式樣。這幾年來荒唐得厲害，老是閒起手在村市打空轉。有時望着從口中吐出來裊裊的煙氣，幻憶着昔日曾經過過的那種野馬似的生活。

羅三沒有家。他祇有一枝槍。賣了生財傢什，躲在山裏面，「你的就是我的」的生活幹了三年。羅三好像天生叫他應該過那種沒有籠子的日子。他自己曉得，就是裝一個凳子的脚都裝不好。什麼木匠哩，真是糟糕死了！

有次裝個凳子，裝不好，按不上，發起火來，於是將凳板劈碎了。師父那裏呢，沒有滿師，歇了出來。他敲過師父一頓。自己開了木舖，三年不會發過利市。

可是一拏起槍子，興頭就來了。就是只剩了三個指頭的右手，打起鎗來仍是非常準確哪。

「瞧着！打中那個在岸邊跑着的鵝子！」

鎗聲響，鵝子的尾巴翹起來，滾落到溝中去。

現在他比以前馴服多了，英雄也有磨難的時候呀。當年的話，說今天應該幹一件什麼就什麼。他的話還沒有說完，跳上馬，鞭子一揚，早已不知去向。

騎馬，也是他拿手。輕輕的年紀露着鋒芒。他的沉毅的眼色就分明是副天冊的事他也肯打賭一下的標幟。

聽見老紅眼在嘲笑他，哼的一笑，慢慢的踏到他坐着的背後來。

「來賭一下好不好，老鬼，試試我的鎗法。」

老紅眼俏皮地打斷他的話道：

「你呀，打賭？此刻還不是打賭的時候，我這樣說。我告訴你，現在不是從前的時候，那時候到底還是中國人哪！現在麼，恐怕不見得哩。」

那樣一個老傢伙是道地的代表着純良農民的懦怯的脚色。他的軀殼裏面整個的佔據着妥協。紅紅的眼睛煞起來了，另外一隻奇形怪狀的閉着。

他問羅三：「你以為他們同自家人那樣好對付嗎？嚙！」

誰都看見羅三的嘴包了起來。

「羅三，我曉得你的準頭很興。不過末，」老頭子的頭顱側後來，腮肉抖着：「老實說，有什末用呢，準頭好和準頭不好還是一樣。拏雞蛋去朝石頭上碰！嚙——我總比你曉得的多呀，一看見人，他的那個就格格格格放了起來，比放的皇鞭還密。」

他的烟斗嘴，鎗口似的轉着。

「據我的意思呢，來是可以寫包票的。頂要緊就是我們萬萬不能動火——」
「那麼怎樣？」

立在泥地上同他相彷彿年紀的老頭急於問。

「這就要看了——但我也說不出辦法，總之，大家應該軟一點，啞哈，看什麼地方呢。你沒有聽得『識時務者為俊傑』哩。你這樣一想，就完全覺得我的話對了。」

大家都像眼前又有了唯一的希望，除了羅三。青年的農夫靜靜聽着。三三兩兩立着些的婦人，並不跑過來，但也有拏聽覺注意着這裏。

羅三瞧着龍蝦眼：

「老鬼，你的話說完了沒有？」

「是呀，還有一句，就是，照我的看法，除了糟場田地，跟在村上開火，管你是我們呀，你們（敵人）呀，種田人過的日子都是一樣的。有什麼關係，讓他些好了。」

畢，一小口唾沫吐在龍蝦眼坐着的階沿上，羅三扔掉他的半根煙捲。

「我不是看你舊棉花袋似的一隻，我就照準這裏踢斷了你的背脊骨再說！——」
紅眼並不讓人，拏肩膀聳了一聳，嘻嘻的笑着。

「阿哥，你拏我開心。現在日本人還沒有來，而且也不是你們從前做生意的那時候。——輕一

點！老頭子踢不起呀！」

如果在五六年前，這裏羅三的手早一把抓起那說話者的背領，三拳兩腿揍個分明，額上光光的疤痕綻起來了，牙齒咬得格格支響着。

人們看他耐住性子笑着。但臉色發了青。

曉得羅三脾氣的幾人跑來站在他們中間。

羅三把手插在袋裏。人們把他推後去。

「沒講頭，去吧。」

「我不動。可是這老鬼簡直的就打了我！」

老紅眼擎手背抹着烟薰黃了的亂鬚，搖搖擺擺站出來。

伸着鸚似的頸巴，他怪聲怪氣的說：

「你要動火，照你年歲倒是怪不得你。可是，我是在講實在的話，要跟他們的丘八爺去拚，真犯不着，去再投一次胎吧。阿哥，您息息火，聽我說。況且您就要硬，您也只有有一個人呀！現在村子裏的上上下下不比從前了。」

羅三推開衆人，但很馴順的說：

「你以為祇有我一個人嗎？」

老紅眼動也不動的回他——「自然咯。」

「除掉我，沒有想在他們到來時跟他拚命的嗎？」

一位好像沒有下巴的兜顛的漢子，看了羅三一眼，不大自然的插進話來——

「我聽說別地方有的都把藏着的鎗枝掏出來哩。還有一個風聲，就是有人看見多時不曉得哪裏去了的老獨——老獨，你們記得？」

羅三馬上打斷他的話道：

「好，你也聽見了吧，我的說話不會假。他真的已經出現了。」
在那角形的眼中閃出光輝。

「老獨，我那老朋友，人家喚做沒尾巴花蛇的，你們沒有忘記吧？出來了啦，這樣有事好瞧了！咱們快要受着他媽狗子的殃災，老獨一出來，咱們多少會得好些，這不是瞎吹牛！」
老紅眼把已經熄了的烟斗呼了一下，冷冷的說了一句得意的譏嘲話：

「可以好了，老獨一來。但是我們等着那年拏村子攪得像用抹布揩過了的一樣的一天呀！對不起。」

羅三裂起他厚厚的嘴唇，搶前一步：

「我非揍你一頓不可！——我好好給你講，老獨也不是那樣的人，況且這回他不比從前，拏自家入開心——老子先跟你打一句賭，你不跟他媽鬼子打，看他會不會不燒光了你！」

氣狠狠拏揭下的鴨舌帽壓在後腦上，回過身來：

「老龐那裏去了，咱要跟他談一談。」

很大的步子跨到阿德那裏，粗魯地拏眼對着玻璃窗眼中瞧進去。

村長太太轉着伊胖得好像打足了氣的身子，正從一扇小門內出來到中屋，手下掰着一包什麼皮的衣服。那裏放着兩隻打開着蓋的箱子，伊亂七八糟把皮貨塞在裏面。

伊慌慌張張地，抬出多肉而蒼白的面孔，問阿德道：

「這批人還沒出去嗎，——給趕出去！」

阿德，正自有點沒好氣，看羅三他們伊哩哇啦了半日，勢利的肚子幾乎要耐得炸破，這响老用冷眼在瞧着，一聲也不響。

太太的頰肉抖着：「你告訴他們，老爺到『紅房子』去了——你這人賊頭賊腦在窗眼張什麼！」伊趕緊回身拏箱子蓋關了起來。

阿德伸出手來輕輕在羅三背上拍了一下：

「好可回去了不成，朋友？」

「咱要問一問他有什麼打算，鬼子們來了的時候。這不是小事情哩。」

兩個立在刀豆架邊的人給回着說——

「啫，到洋鬼子那裏去了哩。」

從倉房的頂上，望得見漸漸高去的市梢。一片黃得眩目的向日葵田的彼面，紅房子的屋頂探聳

着。

村中的人頂恨的地方，連狗也不看一眼的地方。

「有什麼問題，同這些狗商量得好。你看，箱子也理出來了，好貨都帶着走哇。明天包準出脫。」闊肩的漢子立在院心裏。看見那頭黑犬低頭嗅着走來，舉足踢了牠一腿，狠大的一聲嗥叫，嚇得那幾位低談着的女娘們一致回過頭來。

另一個說：「也是這類貨——賣掉我們的！」

紅眼蹲下身來，在一塊磚頭上扣去烟斗中的灰屑，不服氣的發洩着自己的意見：

「明天跑不跑我們不管，總之我們等他回來問他，大家可以——頂好的話，平平安安迎接到他們的軍隊來了算了，聽不聽由你，村長到那裏去也一定同『堂』裏的人商量這些話，有什麼個風吹草動高鼻子總先知道呵！——」

「瘟賊！」羅三的手一揚，眉毛翹起來了：「你再講，咱就定規先打爛你，年紀白活一把！」他忽然很高的聲調大聲說着：「喂，大家聽着，我羅三幾年前雖過過那生活，也許有點對不起自家人……可是這兩年來，大家是曉得的，不會做着錯事。而且你們中間說不定會有的拏過鎗把，是咱的弟兄輩，一個鍋子吃過飯，現在當然大家洗手不幹了。——可是這回，是自家的人，不是自家的人，咱以為決意要出來好好幹他一下。老獨帶過信來給我的，說不定一兩天裏面會到村子裏來……最好大家還是划算一下。你說鬼子們會放過你們嗎，你別當做他跟你有什麼好交道！——」

眼珠在轉。他像一垛牆似的。

那些婦人們耐心聽着。都領悟了。

「不是笑話，我不想場掉我們村子的台！」羅三拳帽子摘了下來，預備走下階石。村長太太以為他還沒有走掉，頭髮蓬蓬的探首出來，威望十足的說道：

「喂，烏豬們，在我的庭子裏，吵够了沒有？出去！」

羅三手插進袴袋，斜睨着眼睛：

「吵吵還算什麼，早一點理好你的箱子，鬼子們一來，不會給你剩下的！母狗？」

把羅三估價得不值一文的阿德直跳起來，從門檻上跳下，舉手舞足想推他下去。

「吃着人家的牙屎，也想跟你老子來攪一手！」

羅三迅速的舉出五指完全的左手，照那生滿酒刺的小面孔給了他一拳。阿德來不及防備，踉踉蹌蹌退後去，腦托碰在玻璃窗上。

細脆的金屬聲響了起來，玻璃碎了，阿德掛了彩，鼻子割破了一半。

「豆腐都沒這樣嫩！」——誰要場掉我們的台的，慢慢的都來收拾他！」
拾起地上的帽子，大踏步去了。

人們又復紛擾起來。惟有龍蝦眼咬着空了的烟斗，自言自語道：

「這回一定要做出事來。」他簡直忍受不住的，更大的聲音喊道：「等着瞧哇，村莊有那比抹布

揩過還光的一日囉！」

夕光把葵葉的影子靜靜的照倒在走廊上。

走廊的邊門關着。從牆頭流過來外面院落中碎嘈的人聲。很不安的時高時低着。

龐翠荷身體斜靠在水門汀的欄干上。一條腿支着。還有那條穿着小高跟鞋的腿子屈成一個角度，藏在藍士林布的袍角下面。

抹得黃黃的頤巴。眉毛扯細，一直畫到鬢角上。

幾次想止住朱雪齊那清脆丁丁的皮鞋聲，在方磚板上打拍子似的徘徊，走過來又走過去——她有點討厭他。斜眼看看他鞋尖，那鞋尖擦得雪亮，滑着油一樣。

朱雪齊兩手插在西裝袴袋裏，凝神一志似的數着自己所跨的步數。但他感到並不在數，心下有點紛亂，好像一根什麼東西——癢癢的，也刺刺的，在那裏不斷的攪着。

不曉得怎樣，回過來走時，那對眼光跟龐翠荷的相碰了一下——原來她老是盯着我！

忽然覺得有人在心坎上搔着一樣，眼光避遠去，臉孔上突地熱辣辣起來。

龐翠荷把伸出的腳稍稍縮進了一點。

「講到聯絡，現在的確不成問題，我希望你好好考慮一下。因為這一趟是一個機會，以後想找，倒也不大容易，真的。」

朱雪齊上身擺了一擺，立定，龐翠荷沒有讓他說話，把側着的身子翻過，兩手反撐着欄干——
「況且這一趟我老遠趕回到鄉下來幹什麼？老實的講，我也不當做你是外人，擔任那樣的工作不必用什麼大力氣上去。在他們中間混混，碰機會來一次報告就行了，然後讓我直接去報告特務機關。兩天前我還碰到××，他頂歡迎就是像你這種人物。你這種人，不容易被人家注意，你在鄉村混的日子也久了。」

朱雪齊皺了皺眉頭，輕輕咬着下面的嘴唇。

「至於美國神甫在昨天走了以後，你就更好了，人家曉得你是教會裏的人，誰來疑心你，誰來敢動你？」

又甜又辣的眼光，四分帶真望着朱雪齊。

嘴角上堆着一分笑意，九分莊嚴。小高跟的鞋樁在磚板上輕輕點着。

朱雪齊顯出略窘而嫵媚的姿態，立在離開她三尺遠的地方。

朱雪齊心中稍微覺得有點好笑。

他之讓龐翠荷用許多解釋要他擔任「工作」，這慢慢點故意作得愁眉莫展的樣子，是表示他有深思遠慮和智能，一時不能答應下來。可是剛才，險險他把自己的意思說了出來，他預備說他早已有意思想幹那種工作。

四五天前，他曉得村長的女兒龐翠荷回到家中來了，假着看望村長的名義，跑了去。但那天他再

四聲明無非是來看望村長。以後就是翠荷跑到教堂中去找了朱雪齊。

好比本來打算自己說明心事去請人家想法的，碰着人家正好來找他，便落得做出就是懇求也不肯將就答應的神氣了。——我並未有仰求人家的念頭呀！

朱雪齊就那樣。

有人說他出身很好的。但一經這樣說，好像他的出身真有什麼可疑似地。說壞話的人當然全是謠言。當面碰着他的人會在背後朝準地上吐口水。朱雪齊罵他們是「蠢豬」。

二年前，他的身上，據說只有一雙皮鞋是被人們注意過，亮得發光，而且響起來好像打着拍子似的。其次，就是抹得亮油油的那片頭髮了。

那時他在村中初級小學當教員，拿着十二塊錢一月的「生活費」。一天，被美國神甫撞見，運道來了，說是本來也會信教，美國神甫答應他給他另找位置。中間自然另有緣故，他的被蓋便從學校搬到了教堂。

他每天吃着罐裝的牛奶。神甫在吃飯的時候，他也小心謹慎的在麵包上面搽着菓醬和奶油。

油水吃得好的緣故，頸子粗起來了。面色有點和神甫同化，白起來了。挺起着胸脯。手則插在弗蘭絨的袴袋裏。

那個有雀斑的白臉和一對靈活的小眼睛，是說明了他全部的懦怯和卑劣。在那清白的膚表上，彷彿老是具有一種高超的理想，同那些紳士一樣，眼珠輕輕一轉的時候，他的薄薄的嘴角就露出憂鬱症

似的破顏一笑。

誰曉得那不經心地一笑裏面藏着什麼。

其實他老早關心好這件事了。一個人總不能按住步子不往上爬呀，那簡直呆徒哩，你不是聽見說過「馬屁不穿，人情不穿」嗎，對不起，已經耐了好幾個年頭了，朱雪齊想。至於說不定做了對人不
起事的地方，那是人們自家所取的報應，人們不是將他埋沒了好多年了嗎。好，現在預備爬上去。那
所教堂的神甫，在前天接到領事館的通知，拏一切暫時付託給朱雪齊去支持，離開這裏了。朱雪齊又
驚又喜，在肚子中盤算了一個通宵。要找村長他們去時，龐翠荷來找着他了。

翠荷吃準他內心真有這意思之後，用一種明顯的態度來挑撥他。

「我們頂好是合作。因為這也是一種使命——當然誰還管得了許多——而且應該在這一遭裏頭，
我們老實說，大家起來爭一點地位。埋沒了自己是很可惜的。」

——埋沒了自己是很可惜的——那樣出自翠荷薄薄的嘴唇裏意味深長的聲音，毫無阻擋的滑到朱
雪齊的心坎去，攢得他通體彷彿起了一個戰慄。那對眼睛忘了自己是個怕羞的人，怔怔的瞧着對方。

過着高尚講究的教堂生活，他的確已經把怎樣在跟「小蠢豬們」鬼混過來的日子忘掉。那時他真
覺得爬上一張滿意的梯子的頂端，後來的日子還不會想到。——祇是希望過得更好一點。

他怨恨一切。人們都把眼睛生在腋窩底下，拏他這樣一位人材遺落在老遠的鄉間這角落。他想想
應該怎樣使自己跳出這個角落，把人們踐踏在脚下，來發洩發洩這口怨氣。

在那懦怯的眼睛的深處孕着仇視和報復。

朱雪齊拚命鎮靜着自己，不使露出一聽就來上釣的態度。但心中着實慌張得緊，說又說不清這是爲了什麼。他突如其來覺得腦子有點發脹。做不相干的一瞧，視綫縮了回來，翠荷正掙那濕汪汪的眼光看着他。朱雪齊心頭好像着了鞭子一樣，發瘋似的跳將起來。

分心來仔細一聽，院牆外面人聲小了一點。但有人伊哩哇啦講着話。夕光從秋老虎藤的空隙間投到教堂五彩玻璃的長窗上，葉影顫抖的移着。——這裏一切和平得出奇。

朱雪齊撇轉頭在走廊上望了一望。走近了些，一條膀子攔在她身旁的欄干上。
曖昧地煞着眼睛。

「這事我很贊成，我可以跟你合作。可是——」
他聳了聳肩子，用女性的聲音說：

「會不會發生別樣問題呢？馬虎了是不行的。一兩天內，據我的觀察，他們軍隊就要進佔到這個子，而村裏蠢豬們性子都又石頭般剛硬，這是您所曉得的，也就是我所正在考慮着的。」

翠荷搖動着肩頭，撲哧一笑——但稱起這笑的分量，帶着三分蔑視。

「你原來這樣——」凝視着他。

「並不是，小姐，您要相信我，事情不密了是……」向走廊兩頭又小心的看着。「不好的，比較應該要慎重一點。您的好意栽培，我豈有不知道——這裏附近有正規軍在守着，加之蠢豬們會強硬的

抵抗起來，我覺得您的計畫恐怕，有點，」他笑了一聲：「有點——」

翠荷的眉毛凝了起來，覺得很詫異。

「你當做事情就那樣老直嗎？」

「人民的力量多少總有一點呀，而且他們都有傢伙，看樣子一等到正規軍開火，他們就——」這回將微笑換做假咳，並且呻吟起來。

翠荷突然尖聲的笑了起來，繼續得很久，吱吱，簡直笑得像小孩子似的。濃濃的塗着口紅的嘴唇裏面銀色的牙齒排列着。這笑，使她整個身體都浪形的抖着。

又可愛，又使朱雪齊想不出她究竟笑的什麼。抖動着嘴唇，等着她。

翠荷的指頭突然在朱雪齊肩上輕點了一下。

「唉，你這人，簡直一點沒有見過世面，你以為這樣一個小小村鎮，好經得幾萬機械化部隊攻擊嗎？」

她跳將起來，好像非一下擊破他的鼻頭不可，伸出一根指頭在他面前晃着——

「況且，我告訴你，中國的軍隊並不會在這裏和日本軍隊開火。要開火，至少也得離這裏一二百里地面。不好守，這是頭一原因，他們的部隊沿着鐵路抄過來，這就沒有後退的地方了，關在裏面了。這時所討厭的，就是零碎部隊——游擊隊和武裝民衆……我這樣跟你說了似乎還沒有明白！我們就要幹這樣的工作：和村中的首腦們去聯絡，或是打消他們的意志，或是把緊要——祕密的消息報

告給對方，這不是很容易的事？這是很容易的事呀。」

「至於步驟怎樣進行，」翠荷的神色突然轉得穩重，腰肢輕輕一轉，一隻手搭到朱雪齊的臂彎上——你以後自會知道。你是懂得英文的，想法給你帶到『那面的部隊』去接近接近，你就曉得一切了！」

蛇性的眼睛使人不敢瞧她，又捨不得不去瞧她。像瞧進到朱雪齊最深的心裏似的。

朱雪齊的心跳得七上八下，不曉得怎麼，一隻塞在褲袋的右手心滑滋滋的出了汗。

翠荷的膀子漸漸的貼住了他。朱雪齊覺得面孔發燙。他忽然聞到鼻頭附近洋溢着一種淡雅的頭油的香氣。

那種香氣勾引起他強烈的慾念。

他忘了自己是一個正派的教友，道學家，極其規矩的紳士。現在嗓音抖得很厲害的說：

「那樣，無論如何我願意——參加，……我早恨死中國這些蠢豬！」

他的鼻息粗重得像是牛喘。

翠荷倒還不會發覺朱雪齊的變態，緩緩的說：

「要說到報酬，大約有四十到一百。現在像你那樣替『他們』幹專門工作的人已經很多——你曉得我的一個弟弟，國柱，快要回國了沒有？我到家的時候，已經看到他的信。咱們姊弟倆自從高中畢業分手以後，簡直好有五六年啦。我這位老弟，脾氣和他的主義可不知改變了沒有。人呢，真是，他

有他的眼光，他頂恨中國的人，可是他頂希望改良中國，你看呀，拼命地到日本去研究政治哩。農業哩。同我不不同的地方呢，就在這裏！！」

伊想了一想，說不下去了。

龐翠荷不好算不老臉，一想起生活，可也有一種難堪的滋味滑過心頭。師範學堂一出來，便跑進政界去了。龐學潛先生三年前有過這樣一句話，說她敗壞門風，除非今生不到家中，回來的話，左脚踏進門檻，就先敲斷她左腳，右腳也是如此。太太哭了三天，說倘若真的這樣，便決計和他拼命。那時候，村市上人誰都曉得龐翠荷愛上了一位麻子的有錢軍官。

隨後也音信杳然過。有人講起被關到外國監牢去了。

總之怎樣幹起間諜的生活，那經過情形連她自己也已記不清楚。有人愛她吧，利用她吧，她一隻手接受你錢，一隻手托出她的一切來同你交換。

不過，真地，一碰着她，心裏就喫了酒一樣渾陶陶了。朱雪齊也何嘗不然，連腿都抖了起來。

「我的主義，我的一切，將來有機會同你詳談罷。」

伊的手從朱雪齊腋下拔出來。

「至於轉了中國人對不起中國人的念頭是不對的，先要丟開這些——哦？」

翠荷的臉上突然畫着一個微微吃驚和很大的疑問符號。她倒退走了一步。

一種懦怯的也許要遭到意外拒絕的念頭在朱雪齊腦皮下閃了一閃，但到底不知怎樣，兩條有點

發抖的手伸了出去，一下子就捏在翠荷靠近肩窩的臂上。

聲音好像並非出自他口中，不清不楚地叫道：

「龐小姐，我——我——親——我……」

落入一種急迫的哀求的境界，面色發了青。

大約因為恐怕逃脫，捉住身子，把伊車轉，壓在欄干上。他的頭低下轉着，找着，翹起了嘴唇。

翠荷的肩子掙扎起來，擺着，伸出一隻食指抵住朱雪齊的下巴。視線突然對着走廊那頭通到講道
去的腰門。

朱雪齊吃足一驚，通體幾乎要崩解開來，手還不及放下，腰門被吱吱的推開。
教堂的僱工周清。

尷尬的面孔一拉，把舌子吐了出來。

「哦，——在這裏，原來！村長先生找，……自己進去。」

村長龐學潛打周清背後闖來，那時他看見了他們，幾乎想發腳逃走。莫名其妙的從袖筒裏拉出絹
帕來，擦着額子。

翠荷從容把朱雪齊的手拏下，說道：

「你從家來嗎，我本預備來了。家裏的東西，可以搬的，儘力量去早一點搬吧，不過萬萬不能讓
蠢豬們瞧見或曉得。這裏的司密司神父已經動身了，我在和朱先生商酌另外的辦法。」

「他也走了？那麼，風聲果然不大對？」

像是踏在游沙上似的，地在動起來，身子也輕飄飄地了。

朱雪齊狼狽地立在那裏，用一塊紅格子的手帕抹去額角上的汗珠。

龐學潛並不注意朱雪齊的窘態，倒是很苦痛的樣子對着兩人說——

「村中避不掉軍隊的糟場吧？這樣一來，千萬生靈，又——」

翠荷斜睨了他一眼：

「這管什麼，連自己都曉得保不保得牢。」

「可是老百姓們有什麼罪過，我必得告訴他們。——我不能讓他們受苦！我瞧不下！我不記他們以前的仇恨。」

「你瞧不下也要瞧！」

「不錯，這事我自然沒有法子。可是我不能出賣良心，去和敵人勾結，圖得了自己的安甯，拏百姓們糟場在泥土裏！反過說，村中的人有些倒恐怕不肯那樣隨和。你們是曉得的，鬧共匪那些時候，我們把我趕得躲也沒處地方躲，倉房打爛，屋子燒塌，這一遭裏，要是還像前年的情形，燒了頭髮也要燒眉毛，不是完呀？」

噴起嘴來，鬚鬚抖着。

「他們許許多多人擠在我家裏！——可是我怎麼能够兩全！老實說，我想保全他們，自然也要保

全自己，同時，」他裂着牙齒，雙手發瘋似的痙攣起來：「日本的軍隊是要來的，軍隊一來，雖然我們的軍隊並不在這裏跟他們開火，那些土光棍們便都出來了，一出來的話，你倒想想看！——呵啞，我的心亂死了！」對着他的女兒。「你不走罷，我回去了。」

翠荷說隨後就來。

村長一潑風趕到家裏，面色白得像紙，將兩手一揚，說道：

「好好，你們去鬧罷，這回誰也都要變做灰！」

院落中的人一起靜下去了。

村長拳拳頭捏得碰似的抖着。

「一定的，沒有話！我從教堂裏去了來，神甫先生都離了村子哪！」

龍蝦眼拏出老輩的架子，立在村長面前問道：

「不能和平了嗎？我們不是說過等你來想法子嗎？」

二十開外的那個青年漢子，手在當胸交叉着，沉毅地煞着眼睫，在那裏說話：

「和平了！你半天就吵着這句話，我很想等着看看你是怎樣和平的！」

村長先生被這些人包圍着，急於往那面門內走。

「大家等着罷！我也管不了許多！」

抱着嬰孩在給奶的鄰婦，臉上漲起侮辱的不可忍受的紅暈來，用小指掠着櫻黃的亂髮。

「照他說，就只好等着做鎗靶子嗎！瘟賊！」

男人大貴聽是他女人的聲音，回過身來吼道：

「回去，不用你說！什麼地方——這些，倒還穿得像是一個人！」

村長氣得發抖，口裏喊阿德。

銅色，而是平扁臉的大貴，粗實的膀子舉着，在女人手中接過嬰孩。

「那麼我就也老實說了，到畢竟屋也燒光，田也種不成的時候，咱還有一枝鎗，打地裏挖出來，去找着老獨他們，試試看，索性過着從前快活的日子！——二囤娘，回去！」

在石子路上忽然響起一陣高跟鞋的聲音，大家的視線集中在籬垣外面，龐翠荷小姐別了朱雪齊回來。

伊的腰肢扭得一串沒有勁兒的柳枝似的。

人背後一個聲音，悄悄說道：

「這一趟回來幹嗎？有四五年沒有看見她哪！」

走到水甕邊的大貴立定說：「回來幹嗎，是掃帚星子，把災禍帶來給我們！我還看不出來？同那批瘟賊一口氣，狐羣狗黨，賣脫我們！」

翠荷豎出眉毛虎虎的找尋說話的人。

「你是什麼東西，豬獯！」

「你又是什麼東西了？你是偷漢子的東西！那有女兒家在外面幾年不回的？姘東搭西，聽說你打外國監牢出來，已經又嫁過一個日本人了哪！」

一個叫做李嫂的老女人，落落實實給了她一番嘲笑。

羞愧，憤怒，把翠荷塗着黃胭脂的面頰氣白了。

大家都替李嫂捏一把汗。

但有涵養的翠荷沒給計較，哼了一聲：

「亡國奴！」

「黃瓜露麼！哈哈——黃瓜露！」

不曉得誰這樣猥褻的纏夾二了一句，翠荷小姐別轉身，氣得發昏，躲進了屋裏。院心裏發出一陣沒有感情的大笑。

夜裏，龐學潛終於搬家了。拏裝好的十二大箱物事，運到妥當地地方去。

三

接着石莊以後，酒井支隊佔領下牛骨塚高地，和鹽湖相近十數個村落。

鹽湖離鏡湖三十里。這四周是茫茫的寸草不生的地方。

平漠的土原。土原又是接着土原。經過太陽的蒸晒，被從肥沃的土中晒出銀色粉狀的鹽花。夏天的時候，使人愁悶的鹹腥的熱風向四村撲散了來。

鹽湖中生長鱗膚細滑，而是喫起來非常鮮美的紅睛魚。把牠撈起，用竹製的刀當腹部剖開，排列湖岸的邊上晒着。這樣一年年，就近的漁民們靠着天然的生產養活着他們的生命。

膚色黝赤的漁童們，駕着小艇，帶起猛性綠眼睛的驚鴨，光赤條條遊戲在湖岸的灘上。要到風雪起來的時候，他們纔會絕跡。

冬天，濃厚的雪把平原封蓋起來以後，一眼便盡是白茫茫了。三四里路的高地下面，冰清水冷的突出一個稍有人烟的村集。

但這是在多少年前的事。鹽湖的水給人們晒着鹽，養着魚。湖四周的土地出色的肥沃。却是野草從土中抬出頭來，就讓鹽花一聲不響的漬死了。

這像就近村落中人們，受到環境的逼迫，誰也都想抬一抬頭，但會被惡魔迎頭曳回老地方來。

漁人農人們耐足苦，過着強悍的跟老天搏鬥的日子。二十年齡的人，在膚色上已經現出蒼老。每一對微黃的眼珠都寫明他們有着深思，耐勞，和剛愎的天性。

鹽湖的邊岸，平時被叫做「石女」似的地方的，現在也展開了綠油油的錯落有緻的一片。

經過多少年代培壅，試殖，險險連身子也葬送在裏面，在石女似的鹹地上，人們的汗流終於灌溉高了莊稼。

這些時候正盛長着青豆，紅幹白花的蕎麥，和絹製似的大瓣黃花的葵田。更好一點的土上則長着荳穀。

年年秋收的季節，在悶人而鹹腥的熱風裏，豆實的香氣引人想起這塊土上多少還保留着原始時代的景象。

離湖稍遠的所在，地形漸漸高去，這裏牛骨塚似一隻靴形地屏立在海岸的邊上。在它的腹部，便是漁人和農人們所組成的逶迤的村落。

村市的高地的後面，叢林之間橫貫着蛇似的鑛道，直向內地曲折而去。一日二次的火車，把幽銳的哨音拉長着，顫抖的吹散在平漠的廣野。那紅鉛皮的車站屋頂終年飄揚着白徽青地的黨旗。

很久以前，車站上便有兩排的黨軍駐守着。碰到土匪光顧的時候，弟兄們就從窗台爬到屋頂，架着槍枝，給以大大的掃擊。有些日子裏面，他們留下少數的弟兄，開進平原那面的村落去。

但在七月的末杪，車站的守兵忽然加增到兩營，司令部設在離站一里路的民房內。到村上去給貼了佈告，要他們不必驚惶。在必要的時候，人民得退出被指定的區域。

膏藥牌的飛機忽然又出現，當空散下傳單，說人們是不必信仰中國的軍隊，國木部隊的酒井支隊在三日以後決意佔據車站。——也叫人們不必驚惶，人們到那時候可以出來歡迎他們的軍隊。

前邊一個站子的附近，軍隊互相接觸着，兵和兵相互突擊，屠殺，在無可統計的流着血。

炮聲比早幾天移近了些。

夜裏，有人爬到屋頂上去張望，地平線盡處耀着紅紅的火光。平射炮和機槍的嘈聲不絕的傳來，轟動着那發光沉愁的大野。

南國的夜。正是收穫的節季呀。鹹濕的泥土氣，間雜着稼禾香，也間雜着撲地的血腥味和火藥味了。

聽着怒吼的炮聲，一日夜間沒有把緊張鬆弛下來。

人們徹夜集中在街道上，沒有心緒想睡覺。大炮響着的時候，把玻璃窗子震得格格抖着。人們在痛心和驚震中沉默着，尖起了耳朵。

翌日，難民們退集了下來，在街道上作着亡魂似的流連。傳遍着這樣的消息——軍隊在必要時候，大約真的要放棄這一帶村落了。昨天晚上在前面車站的戰鬥，有一部兵士已經犧牲。但火是酒井支隊放的。

軍隊因爲要作照例的搜索而將槍彈不絕的射擊着。但房屋在被燒——被難的人們，守住着火場，號叫得聲嘶力竭，也遭着更悲慘的難頭。絡繹逃來的人們說，天明的時候，四十以上的民衆，被硬迫算做軍隊，拿槍口對着他們，趕入火場去活活的燒斃了。

又過了一天，當黃昏從原野上蔓延，落日沉入地平盡處以後。

酒井支隊的先頭部隊在沿鐵路五里以內進達到村外。先頭跟先頭的兵士由遭遇而突擊起來了。步槍開始繁密的射擊，迫擊炮不斷的蓬蓬的爆裂着，而人的影子則在狂亂的奔馳。

小炮的彈道劃着空氣在村頂上空呼過去，爆裂在不曉得什麼地方，使牆壁沉悶的動抖着。側起了頭細聽，機槍在刮竹枝似的不絕的拍拍着，落入無邊的荒野，發着回聲。

沒有點燈的。但流彈掉入人家屋戶去把牆壁炸塌的聲音是清晰的聽得。有一個女人在發狂地叫着。不久，聲音低下去了，一陣連續爆發的和倒下烟突的嘈聲蓋過了它。

人們好像期待着什麼似的，拿傢伙擋塞住重要的門戶的進出口，將沙包厚厚的一個個堆積起來。有些人則徘徊在街上，有的爬在窗台上向着正在突擊的地方探視。

大旺村漁民農民們這樣的鎮靜，是有道理的。

倒溯上去大約四日前，黨軍正紛紛經過車站調集到前方去的那幾天。

八月涼爽的星天底下，圓圓的鏡湖的旁邊，野蟲正躲在青豆稭的梗幹下面，叫得一級鬼齊，彷彿已經沉醉到原野的魂靈中去，突然幾條踏在沙泥上得得的馬蹄聲在老遠地方，響到跟前來，把草蟲一

齊驚嚇了似的，從身邊擦過的，都忽然斂起了翅膀。向日葵葉上的露水，也受着驚動地，撲搭撲搭掉下來。

由那昏黑得鼻子也摸不着的薄光裏，到近處才顯現出來，是兩匹細腿長鬃的馬上騎着兩個人。

馬匹駢並地略爲前後的走着。露水潤濕的泥土使蹄子打上去發出輕軟的聲音。馬的身後在夜氣中拖下一些略爲腥羶的馬汗氣息。

那匹黑花馬的騎者，身胚高高的，聚精會神的拿目光逼視着前面漠漠的黑暗。手中的韁繩時時扯着。但不說話，好像辨別着方向似的，挺挺的胸膛轉也不轉一轉。

可是後面一個，是小小的個子，也並不說話。完全取着一種在揣摩的苦苦思量的態度，馬韁也不扯一扯，一任牠得得走着。一件油布大氅給鞍轡磨擦出清晰而細微的碎聲。

由小于集到大旺村一百十里路程，連氣也沒有喘息一下的，直趕到這裏。兩人爲着一點複雜——但也可說是一種太直率了的事情，口頭上爭論了一番，到底誰也不肯屈服在對方的手中，於是各自抱定着沉默，趕了這兩點多來鐘點的路了。

鏡湖的水微帶鹹腥。南風從湖面上輕薄的掃來，濕霧霧地，彷彿要落雨的天氣。

當行近鏡湖，在血液的奔騰下，誰都耐住幾乎要爆發的那瞬間，身胚高大的那個，終於假着要吹口香烟的話，拿韁繩一收，在湖邊立定下來。

「抽了一枝再說吧！咱肚子餓起來。這畜生又走得有氣沒力的。」

儘可能抑壓了的聲音，嘎嘎的。但可以看出這對眼睛是竭力穿過黑暗在小個子的動作上探索着。油大驚的騎者沒有提防前騎站定跟他說話，在急遽中拿韁索拉緊以後，馬齒響着啣環，不馴服的豎起頸巴，在立着的地方，兜了一個小圈子，終於也停了下來。

「慌却不用慌，兩枝香烟辰光大約總可趕進村子。」

塊頭大的一邊說，一邊插手到囊袋，劃着了火柴，兩手兜着，放在嘴上，燃着菸，那黃黃的有稜角的臉部的中央，被照了出來。

是有着絡腮的鬍子，橫橫的臉頰，和生有一個大蒜鼻子的面孔。

這便是老獨十多年來的同伙關德。

但爲一句話和十多年來老朋友幾乎拔出槍來開始轟擊，這確是他們自己都不曾想到的情形。講起義氣，那樣村野間的「好老」却是比他們生命都還重看，至於很小事情，縱然似冒着自己生命，去搭救人家，也從不放在心上的。這回却破了例。從個子的大小上估計，好像關德的智能是可以操勝老獨的。

那樣一個垂着頭在想什麼心事的便是老獨。

說話是這樣一句話；

「咱們這兩年流浪，到底爲了什麼，咱們的事本來早洗手不幹了好兩年了，可是也從此就沒正正經經有過着落。老是跑東到西，這是連您也說過的。」

關德說這話時，形態和聲調上都顯着有點不安。但可以看出這已是一句直隱瞞到了現在而久想說出來的話。

他騎着的馬趕上了一步，並排走着。欲沉的太陽拿大野燃燒做絳紅。他的面孔也像剛才喝了的高粱還沒有褪性似的，紅得發了紫色。

拿眼瞟着老獨。

過着十年來草野生活的老獨，使人驚異的最大的特質，還是他的沉默。

沉默寫好在他的淡黃的瞳子，以及那飽經風霜，而使皮膚燥起像是癩癩的紋絡上。當關德用一種全力表示想望他懂他的話時，老獨裝做不會聽見似的凝起眸子，朝着行將為黃昏籠罩的村落。

像這樣的情形，以前大家在「做生意」年代，一言不答，馬上兩方各彈起眼珠吵架起來，或槍殺的事是很多的。老獨那孤癖的執拗性質平日對關德雖則從沒生過小覷他的念頭，但有幾遭裏却種下了頗深的懷疑。

一回，關德帶領部下，到一個就近的村落，關德計畫掠奪一個有錢的地主；但那地主是老獨相識的，於是在這要這樣那要那樣的堅持下成了僵局。

關德終於掠奪了他。

在義氣二字上，老獨，關德的感情起着裂痕了。

另一遭，兩人在一個昏黑的夜間並馬而行，到一個村子，宿歇在船戶的家裏。船戶的女人——俏

性的誘惑的女人，在相互的眼光挑逗之下，關德情緒高漲起來了，用手搔着輕整短潔的絡腮鬍子，眼珠轉也不轉的凝視着女人。

關德咳起嗽來。看老獨的時候，老獨立在木格的窗邊默然望着窗外。

船戶鴨頭將馬料拿到甬道外面去了，關德突然立起來，闖近船戶女人的身邊，舉着食指，去挑起伊的下巴。

淫猥地笑將起來。

但那瞬間，老獨轉身來，腰間拔出他的手槍。

「攪七捻三，你在幹什麼，不知羞恥的東西！」

滾滾的筋脈在太陽穴下勃動着，多紋的皺臉在打抖的海豬油的燈下發了青色。

「你破壞了老規，咱們到底也有點羞恥，却從來沒幹過這樣害天良的事體！——」
不服氣的關德，被淋了一頭的冷水。

搭訕着聳聳肩頭，女人跑開了。

「我們不能同走一條路，」老獨想：「本來就結果了他，……又說我小看他！沒有義氣……拉倒算了。」

冷笑一聲，抓起矮樑上的大氅，奔到菜園，找着馬，頭也不回而去。

過去五年多餘的事，在撥開往事的封塵，在重新勾引起情緒和人格的懷疑時候想了起來。

猶記得那天夜裏，在似同今天一樣墨黑的村野上，後面一匹馬捨命追着前面一匹馬，不知說了多少求恕話，把破裂的友誼縫綴了來。老獨恕宥了關德。

老獨的腦中就是好像用釘子打入的一樣，覺得關德，人雖是一個有勇有爲的人，可是心思，却真有點三左兩右，這叫他認爲沒有方法改正過來。

「咱們這幾年流浪，到底爲了什麼？」

關德的話，出一出骨子，明明厭惡了現下所過的生活。那種生活當然早已洗手不幹了好兩年了。而且現在也的確沒有什麼可做。一天到晚逛着哩，在那個老朋友家中就擱幾日，別個舊時的弟兄家又往上幾宵。閒起來擦着菸斗。胡裏胡塗打發着日子。但碰着路見不平的時候，還是要睜起眼蛋子來，覺得手腕子發癢。關德說着這話，好像故意要挑逗出老獨的下文，看看有沒有改變了從前的態度。

這是說他們從不會正正經經有過着落，現在應該想法去找個着落。

老獨這樣說：

「！！可不是，不過講到想發財的話嗎，咱們早可發財了，做官也可以，那年只差一點我就預備反正。可是現在，你打算什麼？」

一說完話，就要皺緊眉心去思量。拿拳頭托着似乎祇剩骨頭的顯巴。

但過過了打苦難中爬過來的生活，死也幾乎死過，傷嗎，簡直不當一回事，誰也都是對方的助手。就祇是性格，你是你的，我是我的，永遠像水跟油那樣融化不來。

剛纔這句話，老獨到底不回答。兩腳在韁子上向馬肚一踢，穿到關德面前，一口氣走了十來里路。

關德在黑暗中死死的釘隨着，一直來到鏡湖的旁邊。這中間，關德以一種瘳惡的聲調在馬背之上縱聲大笑。

終於忍不住，借着要喫烟休息的機會，他挑撥的引起他的說話。

骨子中間關德的說話並不是沒來由。在近日他很受到着一些意外的蠱惑。

「老獨你要想想，我們不能夠長此以往。自然我們並不是就爲了打天下，去轉升官發財的念頭！可是這幾年來，我們老是拚命耐住性子，好像等着什麼事似的。到底爲點什麼，恐怕你也說不出。」
烟捲又在嘴上抽了一下，夾在指節下，紅的火星晃來晃去。

「手底下的人並不少。可是在從前我們鬧着的時候，固然大家沒有想到要他們收編我們。我們好像已經被人家忘記了，是不應該的。」

老獨靜靜的聽着。

「照良心上講，」關德的顫巴轉側了一下，彷彿怕誰聽去了似的，用低壓的純感情的聲音慢慢的說來。「我們當然不會幫着敵人來打我們自己，依起情形說，我們還會在敵人迫近來的時候，叫我們手下，拿起槍來，替政府去出出力，給他們點子苦頭喫。這樣事情，就是您老獨不幹，我也不放過，我要幹。關德敢哼這樣一句響話——可是這幾年間，我跟你好像甘心自己糟蹋了自己，日子過得一點

都沒有聲音兒的。」

竭力鼓動出一種並非嚴重的快樂的情感。把話根打一個圈子，繞得遠遠的。

「這是什麼道理啦，簡直不懂起來。從此以後，我們益發要做光棍了。你也明白，就瞧我的鹽場吧，銷路不好，捐罷，動不動死都不管加上來，自己又難得回一趟村子來，所以就壞了。但這些也不想，因為照現在的情形，什麼都要洗一下，改革一下，換換新的花樣。」

老獨心中有點難受，很不自然的哼了一聲。

「什麼都要改革一下是對的，我也很替眼下不牛不馬的生活就憂。但這遭裏湊起一個很好的機會，倒想替他們出一些力。」

「你的說話一點不會走偏路，但出力不出力仍舊誰也沒有曉得我們，仍舊要過着牛角尖似的日子。」

老獨覺得很奇怪：

「要誰來曉得我們？」

對方將放在嘴邊的烟捲趕緊拿回，發出強有力的挑戰 回答說：

「要誰來曉得我們這事暫且不管，總之目下好像大家不應該再去鬼混這種日子。你不是傻種，咱不是呆子。咱們什麼事都有這個担保，但路是可以各走各的，老獨 這些年間，我沒有賣掉過你，這回所以說實心話。……」

關德的手掌在當胸拍拍的敲了兩記。烟捲換了手，燃亮的火層，落在微風裏，吹到後面去。

「老獨，我請問，這一趟快要到來的戰爭，你想照情形免得掉嗎？」

關關的肩膀聳了一聳，兩腿在馬肚輕輕擲着，牲口得得的走起來，並排的幾乎磨擦得着的走去。接着，他又這樣的再跌問一句：

「免不掉？好，但我們怎樣呢？」

六七日之前，關德自己先受着人家的誘惑，曉得敵軍一迫近疆域來的時候，由那些已往的頭腦一帶領，人民便會火藥罐似的爆發，抵抗起來的。那時幹間諜工作者便在暗下造成了他們一賣和誘惑的狡計，一等到蛇頭自先脫了骹，蛇身當然不會活動了。

龐翠荷剛奉到特務機關的命令，到大旺村來，頭一的目標在找尋幾個村鎮上面首腦的人物，費去了着實不少氣力，找着了幾位。

關德也是中間一位，而且和龐翠荷會過面了。

「……請想一想看，」龐翠荷說：「連年漫無目的的胡鬧，固然我覺得你們可憐，但有一層可以原諒之處，就是環境不好，現在來了呀！」

「升官發財」四個字真比什麼都容易鑽進耳朵，於是來了，說是聚集隊伍，並且不起來抵抗的，將來一定大有好處，個把營長旅長位置簡直不用放在心上哩。

「不錯，這樣一來，家道產業至少好可保全了，說不定還……」

關德就是受着這樣的蠱惑。

但他之對老獨試探的結果，在先他就曉得是會失敗了的。他的念頭中，他是想博得一句老獨對他寬恕，而好使他脫罪的話。

老獨不給回話，是心下已經打進堅強的決心。就是，關德雖則跟他共同過了這些年，但在以後一個不尋常的日子到來以前，關德是會背叛他，走他相反的路的。

關德錯認老獨的沉默以爲是示弱。

「這一趟我相信我和你已經號召不起他們的了，村中的人民不大高興打仗。而且這是沒有好處的。中央的軍隊來剿過我們。你看吧，那些年間，弟兄們縱不算多，也有幾十幾百害掉，講起來，自然大家又不是真的爲着做官呀！我們已經把槍枝丟下了，現在是兩手空空，但他們却忘記我們——這樣的說法當然是不對的。不過老實說，以後要出來也甯可仍過着從前的生活。」

湖邊的闊路上，馬蹄展開脚步，錯落的在奔馳。

關德把縫着密紐的胸襟解開，讓發散着熱得厲害的汗氣。八月的溫和的夜風像愛人似的撲入懷抱來。

關德重新想起什麼似的，在馬上欠身過來說：

「我真就這樣決定了，但說不定我們仍舊會在一道。至於我本來想說下去的話，現在不多講了。一個人難免會移風轉脚，這點你總好明白吧！」

老獨落入沉思。

星光下，草蟲發怒般吟叫。如豬耳的葵葉耐不住露水，給夜風撲搭撲搭的搖落。

「一道不一道也罷，」老獨到底不能將話壓積在心頭。但忽然給一種濃重的多年友誼的感情佔住，把想大聲呵斥決意跟他破裂了的念頭收回。「總之你要各走各的話，我不禁你。看情形而論，我是決心起來的。休息了一天，我大概要到白狼村走一遭。」

「你的——家裏嗎？」

「我的家，」老獨呻吟起來。「但這哪裏好算家，不過要看一看去。」他的眼珠好像被黑暗迫得張不開去似的，動也不動的睜着，過了一會，他用一種頗有把握的調子說：「你這是明白的，我缺少了一個助手幹不來事了。祇有一個羅三。兒子金桃是在前年下雪的那夜，一同在糟坊五叔那裏見過。但這是一個懦種，簡直一點沒有用處——！」

嘶的不經意的笑聲拿老獨的話腳忽然打斷。

關德茫無邊際的譏嘲了老獨一句：

「不會的，據我瞧他一定也許比您老哥還要硬朗，強得多！瞧得呀，哈……哈……哈。」

但却真好算是例外，老獨突然覺得背上被關德的手拍了一掌，他也不得不裝做快樂的大笑起來。

湖水的微腥仍不斷襲來，面上也彷彿沾着了露水，濕漉漉地。從伸展上去黑黝黝的莊稼上面，那已在不遠的高地的邊腹上，村落中燈光時有一點兩點睡眠惺忪的閃着。

雲脚自地的四緣升出，密密的攢擠在銅色的發起微光的天心。雲漸漸的低沉了，原先有着的淡白的界限，自縫合做一塊。悶熱的氣息迎面撲來。

關德把韁繩拉子兩拉，韁子在馬肚踢着。

「瞧好着，要有雨來了。」

隨着在奔馳的馬蹄，如蒜皮的薄紅的電光，撕開濃黑的雲朵，一道接着一道，照出去馬的馳影。但到村的中間，沒有下雨。雷聲轟然響着。

胡大耳提起風雨燈，把馬帶到走廊盡頭的槽邊，拿韁繩鬆鬆的牽好在柱樑上。邪許了一聲，折回身來，蹣跚地沿着籬笆踏進了菜園。

他躊躇起來，側着頭細聽，一種使門窗都發出震抖的低微的蟲聲，從菜園外面傳來。天要有發風的樣子，雲脚下面蒼白的紅光橫着。

大旺村的人民夜夜受着不安的襲擊而騷動，在睡夢的中間也要會急遽地推開被窩爬出，站在窗下，傾聽着莫名其妙來自何方的槍砲聲。平時一到日落便靜寂起來的村落，現在却澈夜的紊擾起來。

胡大耳被捉摸不安的意志所佔據。昨天夜裏，他把一枝已經埋藏了五年的剝殼槍，從一張放着舊衣的箱子的夾板內取出。還有六十顆的子彈，一頂有着紅纓的水獺皮的帽子，和一雙打過補釘的舊馬鞋，一併放在一個就手可以取到的窗限邊的擱台上。

爲一種近似喜悅的熱烈的情緒撞襲着。

對他的女人說：

「好啦，這一趟不是自家淘裏人鬼吵架了，我原想我們兩枝槍仍會派牠用處的！果然嗎，你瞧，事情就要來了！」

女人是種些用，也替人家做着雜工的，叫做貓姐，四十歲。經常是很硬朗的，現在病着，害的是水臟，躺在床上。

因爲要壓濕氣，十七歲的女兒菊花，每天晚上守在火鍋的旁邊給燒着水。

砲聲雖則遙遠，但歷一晝夜沒有沉息，而且逐漸的移近來。胡大耳非常着急，一個人做事本來利落，現在老婆病着，覺得萬一敵軍迫近村子的時候，可够受累了，想來想去想不出安頓伊的辦法。

「馬是有的，車轆壞了，不然送你到棗市將養幾天去。」

胡大耳一面牽掛着病着的老婆，一面天天期待什麼似的，到人多的地方，張起耳門，聽着從人們嘴巴掉下的新聞。

可是，聽來的傳說沒有使胡大耳能够滿足。一靜下來，他就拿砂皮打擦他的槍枝。

老獨已經和關德一同到村子裏來。老獨跟關德發生了意外的衝突，胡大耳還沒有曉得。

今天的早上，胡大耳在園子裏抄了一轉，找着一根樺木，是一根質料很好的樺木，可以做車軸的桿心的，攔在肩上，高興的越過種着除蟲菊的田畦，向家裏走去。

園子彼面，被大風吹倒的短牆的缺口，蕪草間踏成的小路，是通到堆鹽場的庫房去的。剝落了牆灰的平房迤邐在那面。

一個和尚頭的漢子正穿過牆垣，見神見鬼似的東張西望着，朝牆邊蓋着蘆蓆棚子的地方走去。藍色有油垢的短衣當胸敞開。和尚頭在太陽光下裊裊的抽出熱氣。

大耳聽見粗重的腳聲，回過身一看，就盯住着他。

「喂喂，阿龍——是不是阿龍？」

是阿龍。立定了找尋發聲的所在。但隨就看見了揸着樹枝的胡大耳。

阿龍，獨身的漢子。從前在關德的煮鹽場裏煮過鹽，現在沒有事做，終日守在一間堆鹽的溼漉漉庫房的外間裏。這樣一個快近中年的漢子却老是過着老年人似的賦閒生活。

阿龍並不跑過來，也不跑去，伸出指頭對胡大耳做勢招了招。

那鬼胎並非像裝做，凝重的油亮的臉上堆切着憤慨。

胡大耳把樺木放下，豎在葡萄藤的木架上，有一隻羊跑進除蟲菊田裏去喫草，他趕緊跳過去將牠牽到蕪草那邊。現在他朝阿龍跑去。

「從哪裏來？——這幾天市上風聲聽說不大好，怎麼會假！昨天晚上我聽了一夜砲聲。」

「不是哪裏來，砲聲我也聽見的，可是我告訴你一件事——」

微有天花疤的臉膛子更加發紫起來，汗水從青光的髮腳上掉落着。心神不寧的回過頭來環視了一

會，用嘴巴對鹽庫那裏嘔了一嘔。

「你曉得老獨已經到了這裏，而且被他們軟禁起來了嗎？」

胡大耳把唇中很長的嘴皮一扭，通體好像被扎進針去似的呆望着阿龍那對濃濁發黃的眼珠。

「這事別說你，我也沒有料到。這幾年來，我們從前同伙的淘伴忽然都變做一堆散沙，也是傷心的事。照說呢，老關這兩年和老獨從沒分離過片刻，當然誰也不能料到有什麼變心了，却不道大事情要來的時候，他們兩個反而弄僵了面皮。老哥你曉得一兩天內日本兵就會佔據村子嗎，好了，他們的軍隊還沒佔據村子，自家的人倒跟自家人過不去起來。昨天的晚上，他們兩人還如照常有說有笑的跑進屋子，牲口都不及喂好，老關就悄悄拉我們過去，說就從今天晚上起暫時不許老獨離開屋子。在大旺村上，老獨是沒有勢力的。老關吩咐，他動一動的話，他就準得用好看的手段對付他！」

阿龍用有着汗漬的袖子在光頭上擄了一擄。

這說話不假是靠得住的。昨天夜裏到馬房看視牲口的時候，天上在打着雷，一陣歷亂的馬蹄在園圃的籬外，自遠而近的響去。人聲也喁喁着好一些時。但總沒有料到是老獨會來的。

如果那時曉得，胡大耳早經想法去看老獨了。

「而且他一下馬，牲口就派入吊開了——但我是無論如何要想法讓他走脫的。」
廣漠的頭額上，汗老是出不完，流過那憔悴的脂肪消褪的臉頰，滾落在胸襟上。

「別些人有曉得的有沒？」

「當然會曉得。不過關德的打算倒是不見得好，他一心一意禁止老獨，其實就是連你大約也這樣，有些人早準備好沒有辦法的時候，搥出槍來去和他們招架了。——」

阿龍把話縮住，細心前後左右看了一眼，走近些，和胡大耳並排在田畦間緩緩的走着。

他的厚厚的嘴唇嚙起，從齒唇間發出堅韌的聲音——

「他當我們是傻子嗎！老實說這兩年來平穩的喫一口飯爲的是圖得大家太平。可是這一遭村子就近打起仗來，自然不太平了，咱們當然出來活動活動。咱們的目光是落在日本兵身上。可是關德就轉念錯了。已經記不起有幾天了，一句話，這事非常可疑，一天夜裏有人帶信來請他到三姓集去商量什麼話，自後他就跟以前完全變了樣子。」

胡大耳這時並不聽着阿龍的話，抬起着生着濕癬的眼睛，不平的眺着籬落外面浴在秋陽裏面錯落的市房。

再沒有什麼疑難，堅決早把他們的心貫穿起來了。

阿龍自昨晚後半夜起，一邊心中給好像驟熱起來的血攻得難熬着，一邊和另外幾個人守着在庫倉的地窖的出口處，盼望着曙光的來臨。但老獨的被引到地下室去，是關德表示決心合作，要他到下邊看看他藏着的槍枝，會不會發銹，老獨這就踏進了虎陷裏面。阿龍和其他四個人當時是沒有表示的。

當時要是大家不滿意的話，馬上衝突起來是不免的。關德的性格使人已經不大舒服。阿龍會朝着關德發出冷笑。但他當關德睜起眼睛凝視他時，他一聲不響低下頭去。

一別轉身，他們仍要發出冷笑，或是在不平的忍受之下，將沉鬱的眼睛作着會心的互視。

阿龍的每個天花疤發着暗光，到現在為止，一日一晚沒有睡過。於是話也不說，交叉着雙手，一塊石頭似的，坐在椅子裏，將牙齒咬得格支格支發響。在天光欲曙的那間，他們幾人拿燒酒來喝着消遣，一面傾聽着使牆壁震動的沉悶的砲聲。

他剛纔從後門出來，到另外一個地方商量了些話來。但老獨的馬隻什麼，都教關德遣使開了。阿龍去找了一轉，什麼也沒有得到結果的回來。

胡大耳現在的意思馬上就去瞧一瞧老獨。

阿龍在畦邊立定下來，在那馬櫻樹上折下一條枝葉，一寸一寸折做幾段，擲在地上。

「你要來看老獨是可以的，但在晚上，我們多少找法子讓他走出去，好可活動起來。」阿龍乾涸的喉嚨更加低沉的說：「你要曉得，我們這幾時來，話也不能說，尤其我，變做豬仔了，關德雖則不常來，但來的時候都是肝火十足的拿我們來出氣，從前老朋友的情分嗎，對不起，現在休想看到一點。」

行將燃爆似的眼珠忠誠的閃着光點。

「可是我呢，現在剛剛弄得像樣，」胡大耳攤開臂膀指着園圃畫了一個圈子。「不好的事情來了，老婆又病着。但我的脾氣你是曉得的，大家馬馬虎虎，大家就馬馬虎虎。大家說過不去，我就不甘心落在人家屁股後面。槍枝我早找出來了，萬一動手的話末，大家就攪它起來，你牛入的關德難道

人家的事情也眼紅眼白想干涉嗎！好，歇歇會，我把我的馬車修好，先送老婆到甯市去。——」
便約定了在十點鐘以後到庫房來。

胡大耳回到家裏，一想起不久就要到來的夜晚，心思老是集中不在修他的車輛上。擗木仍舊是一整塊的擗木。他搔着耳朵，每隔片刻便望一望太陽。

膽小的妻子貓姐，曉得丈夫這兩天神情不比尋常，時時哀求似的掙扎着撐起上身，喘做一塊的說道：

「算了吧，把你的槍枝仍給我藏了起來。省得惹事——唉唉，你不相信我！」
略微有些發腫的瘦頰上，給火勢灼起紅紅的兩朵。頭髮散做幾縷披在肩頭。

胡大耳拿起斧子隨意的在料木上啄了兩下，長長的腔調說：

「是囉，他們不碰損我些什麼，我當然不會拿腳尖踩他們尾巴去呀。」

貓姐閉起眼睛，劇烈的掀顫着嘴唇說：

「這我曉得的，爲什麼你要瞞我——你自己看，四五年來太平的日子，總算任哪都做出些樣子來了，葡萄也有，櫻樹也有，葵花也有，牲口也好有出產了，我們新近開闢着的那塊田……出產的蘿菔也賣得出去，可是以後呢！——你要把我送到甯市去，可是我怎麼捨得下牠們？」

渾濁的淚珠沿着陰黑的眼眶滴落下來。

胡大耳沒有說話，丟了斧子，咬着下面的嘴唇，靠在門限上。

想到這樣的說話是對的。

想到從艱苦中流了無窮無盡的汗水，在荒蕪的土地上培長出綠油油的莊稼，一旦要在人和牲口，或是砲火底下糟塌，這就是使通心草一樣的農民在心坎上掉下炸藥的原因了。

貓姐一嚙喙躺下去，身子在蓆子上頭抽搖着。

伊柔氣迴腸的哼道：

「好吧，你別管我，拿槍出去吧，我是不願離開園子的！死也不離開。想想看，我們那一畦大種的黃豆還沒有收，釀着的甜酒也要等過了九月纔成熟，我們那……」

噙張着鼻孔，眼淚流濕了蓆子。

胡大耳給攪得心煩，但竭力安慰着伊。

「別鬧吧，又吵得像『瘋阿桂』似的！當心身上着了涼。我的槍總是要拿出來擦擦的，你看當真誰會就去了來。請放心，我只有兩條膀子，——就是再添兩條也作不出事來呀。」

一聽這話，貓姐柴似的臂膀又將身子撐了起來。

「你哄誰。菊花在市上回來的時候就告訴我，有些人家只留男人在家裏，連傢什也搬開了，倒都像等着好看事情到來似的——可是我？我不願走，寧死也要守在這裏。嗷嗷……」

胡大耳幾乎想跳近去揍她一頓。

但他是很愛他妻子的，過去將伊橫拖直曳壓下被子，自己鼻尖先出了汗。

「你看，所以你要生病呀，我同你不知說了多少遍數，日本人不來糟塌村莊，那頂好，來的話，你這樣就是掛在我的臂膀上，我也還要擔起我的槍來的。」

黃昏將近，菊花從市上回來，但帶回來了仍是帶出去時整篋的木炭。

「就讓自己煮水用用吧，幾乎送給哪一個都不要——哪，仍是一篋！」

發育的結實的身胚，在屋中打轉着。回過身來時，微聳的奶子在胸前起着顫抖。

紅噴噴元氣十足的雙頰有着粗野的氣色。

坐在母親的床沿，用手隔着布底的鞋幫捏着，說了：

「今天這飯後砲聲雖停了，可是你們曉得東洋兵已經快近了村子沒有？」

菊花核形的眼睛煞着，把鞋脫了下來，很快的說下去：

「我幾時說過謊話，你不信——我跑在空曠的地方還聽到槍聲。——糟了，我們怎麼辦？——可是街上倒有着許許多多背了槍的人，……不是，就是這村上的人，跑來跑去。聽說東洋兵都繞到我們的背後去了，我們的軍隊也就不向後退走啦。」

說這話時，這興奮的神氣從來所沒有。

微帶焦憂的大眼看他有何反響的望着老子。

胡大耳在門口水桶的旁邊洗着木瓜根子，劈做片子，是預備煎了湯治老婆的水臄的。

貓姐在朦朧的假睡，聽說軍隊已迫近到村子，深窪的大眼張開，反轉過身來。

「那我們就等着死吧，莊稼也完了，我跑不動，不，我也不得跑，……我們死在這裏——你說什麼，我告訴你，走了人，這些東西也丟不下！」

原是那些話，喘着，撲在枕頭上，貓似的聲音哭泣起來。

胡大耳的心頭亂極，拿幾隻木瓜往水桶一丟，水珠濺出來，潑了一面。心中反覆唸着和阿龍約定的時辰。

「但你哭也哭不出道理來，」他的濕手沒處放，袖子撈得高高的，望着老婆在抽搐的背影：「這樣你應該放心了，無論如何我把車子修好，自己修不好借也得去借，拿你人裝上去，你愛的東西也裝上去，酒、蠟子、篩子、我們的衣服，我們的……你高興帶什麼就帶什麼——唉，實心的！」

菊花擦燃了風爐，拿水舀在鍋子裏。窗台上取下晒乾的紅椒，捻做末子，貼在母親肚子上，去濕的。

伊轉過身來又說了：

「我們怎末辦呢，除了把媽送到別的地方以外。看樣子村莊一定遭殃呵。」

胡大耳拿溫存的眼光看着伊，點點頭。

「遭殃就遭殃，可是人也決不會放過他們。」

「爸，沒有用呵，軍隊因為守不住，在朝別一個村子退哩。」

「可是還有我們呵。」

胡大耳肩子靠在屋中間單柱上，眼睛眺望着田園間四面八方罩落來的黃昏。

在他那單純的心上，重新勾引起一種值得誇耀的甜中帶酸的故事。

「那時你還只有十歲模樣，而且我們也沒有在這裏找到地方把牠墾種起來。我們多少朋友老是拊好着槍枝，一到晚上，便在那些村子中進進出出，完全是天堂似的日子。但自然講究起來是苦的，而且那些村莊中的人們也苦的。我們有時燒掉他們的房子。我們樂了，但他們——這和現在我們的村房快要被人家燒着糟塌着一樣，自然是苦的咯，這是沒有法子的事。我們向人家討饒嗎？沒有用呀，那也和從前那些狗養的地主老爺們，碰到我們手中，他要討饒，我們並不饒他。人就是這樣，一點不肯放過人家。」

薄暗而纖弱的光畫出他瘦瘦的臉輪。半面顴巴被爐火搖閃的紅光照着。

「我們不饒那些地主老爺們就跟他們不肯放過我們一樣。可是，地主老爺們是膽小的，祇曉得迫刮我們莊稼人，沒有官司的時候，他也就奈何我們不得。但這一遭日本人不肯放過我們了呢，這就是了，我們還有——」

胡大耳慢慢地走到窗邊，點起足，在擱板上頭，取下他的槍來。

輕輕一拂，槍的銃子發着漆似的微光。

「但可惜祇有一枝，以前我把牠投在井裏恐怕鏽壞，後來撈了出來。」
另外還有一只藍布包子裏，是散放着沒有彈盒的六十顆槍彈。

紋。

水獺皮帽上的紅纓讓蛀蟲咬得只剩結子了。靴子倒還好好的，但可發硬，而且起滿了網似的裂紋。

「你看，物事一攔起，也像人一樣的忘記年歲了呵！」

但經到手中的撫摸，却還勾引起當年一段熱鬧的經歷似的，眼睛頓然發亮起來。

菊花眼熱似的望着他手中的槍枝。

立在老子背後，掠着頭髮說：

「這怎麼開的呢，我可以看看？」

從他的腋下伸過手去，握住槍柄，接了過來。

胡大耳一轉身，趕緊奪了回來，責備而是慫愛的腔調說：

「總是粗手笨腳！這裏面已經拍好着子彈哪。」

「子彈有什麼要緊，我又不碰牠。」菊花的手勾在老子的臂膀上。

胡大耳一樣樣告訴她道：

「因為這機子雖則有保險，但說不定忘記旋上，或是旋子滑脫了，你這一拉，說不定就會走火了。」

菊花伸出因操作微糙起來的手指撫摩着槍機。

「現在牠保險着嗎？」

「保險着，」拿槍桿托在臂上，右手在機柄那裏撥着：「這樣就不是保險了。」

在那性格的深處，還是先天留下來的粗野，一點不曉得危險是什麼東西。貓似的眼珠一轉，早存下試一試到底好玩不好玩的念頭。

手忍不住漸漸的滑下去，指節觸到撞針的機門上。

「那麼子彈已藏了這好許年，會不會沒用……」

往下輕輕的一帶，紅的烟火從銃口裏做一條射出來，聲音猛烈的震動着窗子，而且發散在濃濃的夜氣裏了。

子彈射在放在天井邊舊衣櫥的板裏，塵埃雨點似的落下。

貓姐被嚇得從蓆子上直坐起來，張大了眼睛，恐怖的驚呼着。

胡大耳倒抽一口氣，露出牙齒，拿面孔湊近菊花。

菊花舌子往外一伸，完全沒有那回事似地笑了起來。

胡大耳的火忽然冒到腦門，幾乎使出野性拿槍托朝這裏腰眼打下去。但他眼前忽然幻出一朵花，菊花朝他笑着。這樣一個鬼臉拿老子的火氣平了下去。

嘆口氣，溫和的，把槍柄垂下來。

「唉，這淘氣的！」

但偏還不服氣——「什麼？——我爲的還沒有弄到槍哩，弄到了槍，我就一樣能夠給你去打東洋

狗子呵。好，你不信就算了。不信嗎？……看吧！」

那晚誰也各想着各的心事。

最後的紡織娘在臨窗的向日葵葉上叫了起來，吐訴牠的命運。霜落的時節，草蟲都僵整起來了。用沸水壓過肚子的貓姐落入疲倦的夢境去了。到廊的盡頭倒掉木瓜渣去的時候，濃郁的除蟲菊的微苦的甜香，在鼻門的近邊洋溢着。

靜得很。側起頭，一兩聲較高的射擊聲在市外響着。

不曉得什麼的紅的薄光在雲層的隙縫之處顫抖的橫着。沒有星。天鬱熱。鹹鹹的地氣在蒸發。

那晚，殺人的魔手們已經在村外開始拿人民村房，澆着火油燒毀，拿並非抵抗者們胡亂的槍斃，這怕也是躲在屋子裏的人沒有曉得的。

敵對的軍隊在黑暗中相互夾七夾八的亂射，任哪方認不到準確的目標，拿子彈拍進機子，朝準前面蠕動的黑影發出去，而一面閉緊着自己的眼睛。

拿槍的人們在昏黑的牆的夾道中間，摸索着到達快近焚燒起來的村房近邊，迅速的舉起槍來對準水蜜色軍服的士兵們射擊，恐懼的呼聲在步槍的嘈聲中喊出，隨倒，隨有向紅紅的火光背後退出了。但接着便有瘋狂似的機槍掃來。

人們咬着牙齒，匍匐在地上，等候着向火光走來的水蜜色軍服的兵士。

戀念着田園的婦人們還期待着這是一場惡夢，不久便會過去，抖得四肢無力的坐在家裏。子彈在屋頂掠着，打穿了窗，打穿了牆，於是發狂似的跳到外面來了。

外面比屋裏壞得多。

火勢和彈雨的亂竄間，人就像潮浪似的，碰在一塊零亂的石子上，馬上四散的摔碎。驚怖的舞着四肢，完全失却理性地狂奔着。

屍身逐一橫塞在街道上。

被煙火塞住去路，從窗眼預備爬落的人，在黑暗望得親切的台灣兵，當做是在打算射擊的正式兵士，準星瞄準發了槍，軟軟的一塊黑影頭朝底下跌落到天井去。

彼此並不停止攻擊，在來不及扳機子的時候，就挺出槍刺撲上去開始了格鬥。

披了頭髮在煙影後面狂奔的人，誤受着刀傷，一路爬去，紅豔的血液流在被火光照紅了的地上。

零散的中央軍和有自備槍的村民們在抵抗後的兩小時中，終於死傷了五十以上。而盼望着接濟的到來終於沒有，退却了。

這些事情，直到天明以前，人們迤邐的退到大旺村來，這才明白煞眼工夫以後，大約也要和他們遭受着同樣的命運了。

被軟禁着的老獨也一樣一點得不到確實的消息。

自昨夜被帶到藏鹽的地下室來以後，到現在為止，關德還沒有讓老獨見過面。

關德的意志也在或左或右，自己拿不定成見，他更說不出拿老獨軟禁起來，到底有什麼具體的理由。但焦灼的等着翠荷應當給他的辦法，翠荷又不來。

橫梗在心中的就是，老獨讓從前的弟兄們一見面，馬上會被擁舉着幹出事來的。

在昔，人們敬愛着老獨，而畏懼着蠍似的陰險的，做事草率的關德。

今天他的眼睛紅紅的，絡滿着血絲，不知來自何處的火氣，呼吸濃重，騎着馬匹，自鎮上回來。為黃昏的光所渲染着的臉面，露出狼性的猙獰。

到鹽庫去的走廊腥臭而鹹濕。靜靜的凝固着魚液的嘔人的氣息。

轉角廊柱上掛着一盞煤油燈，吐出老鼠尾似的濃重的黑烟。

看守在地室門口的並不是阿龍，叫做三爺的五十幾歲的漢子，正沉溺在困倦和酒力的夾攻之中，雙手當胸叉着，黝黑的頭仰靠在杉榆製的椅子靠背上。恬適的鼾聲牽起高高的喉核，一起一伏着。

那天夜晚，阿龍終於忍不住，將看守的責任，托了三爺照顧，跑到村上幾個同志那裏會談去了。

關德兩隻手插在馬褲袋內，挑起眼皮一看，白木桌上那支蠟燭靜靜的照着下巴拉長着睡得香甜的三爺。

一個人也不見。嗅了嗅，只聞到燒酒味道。白磁盆的上面，擺着喫剩的碧青的鹽漬豆，和打開頂子的雞蛋。

胸頭的火幾乎好燒穿到腦門。

「你媽的！豬！——他們人呢？」

兜頸捏了一把，重重的搖着。

氣不能進出時，朦朧地睜開着定定的眼珠。

「誰叫你一個人在這裏！他們哪裏去了？」

當然也分明曉得自己的做作已經露骨，頭先讓阿龍等幾人伴着老獨，後來索性支遣了出來，在那低下去半個門限的木條的長格上，下了一道鎖。

更暗更濕，那發霉的半地下室，以前經常禁閉些一直到死的人。在「做生意」的那些年間，好些地主老爺在那裏面過着日子，有的屍首還被漬在鹽包裏面。

老獨被禁閉在裏面，傾聽着由遠而近的砲聲，感情的螞蟻在他心上爬走了起來。可是分明此時沒有用處，坐在黑暗的角落，用手支着頭。

靜靜的柵門外面，突然發出接二連三的搯掌和咆哮的聲音，冷凝的在發臭的屋壁四周迴轉。老獨跳起來，走近到柵門口。

關德舞着臂膀打沙袋似的，左一下，右一下，批着三爺的額巴。三爺的酒將就醒了。

沒有法子招架的三爺從凳子坐落到地上，打了一個滾，預備立起來。他抖着打腫的下巴。

「老關慫儘這樣打我，不怕打腫慫的手？」

沒有發作完火氣的他繞過桌子，扼住三爺的頸又是兜胸一拳，三爺像瘟豬似的滾到地上去了。大踏步走到木柵邊。

即刻發現木柵的彼面，那像火似的幽暗的眼光，沉着的看着他。兩手交叉在大氅上面，斜斜地靠着架柱，也不說話，也不冷笑。

挑釁地默默地互視着。

關德卑懦的性格要是能够在老獨面前稍微表現得光坦一點，老獨的拿這事不放到心上，這是當然的事，然而關德還要做出希圖粉飾自己罪過的表示。

「關你起來並不是我關德要的。但外面的人對你謠言很大。實際上我們決不企圖什麼，可是他們疑心起我，疑心起我，我不得不暫時——對不起老哥的地方當然是。老獨，我們到底仍還是朋友，我們等着一件件事情平靜起來。」

老獨聳聳肩，在那裏笑着。

關德站近柵邊，兩手插在褲袋裏。

緩慢的說：「在路上的話，你可相信我？我覺得我的辦法沒有什麼地方不對。」

老獨到底把上唇一扯，沉着的聲音擠了出來：

「你以為禁閉了我這一天一夜，我會用軟話來跟你討饒，或贊成你的意見不是？老實告訴你，我不出去帶領從前的老同志們，自有人會出來帶的，就是禁閉住了我一百個這樣的老獨也沒用！」

引出關德無可奈何的乾笑。

在通到走廊黑沉沉的門口，突然出現了阿龍。

阿龍的背後是些肩膀闊實的漢子，背有槍。第二個人是胡大耳。

風雨燈的光落在暗濕的壁上似被收吸了去，但很明顯的照出那六七對穿着雜色的布袴的脚。脚以上模糊的面孔，和肩膀的輪廓。

他們都心事重重的跑進來。

機警的阿龍一看情形就曉得糟了糕。

關德迅速的從架樑上取下一枝馬鞭，面孔板得石頭似的，慢吞吞走到阿龍面前。

照準他顛巴辣的一鞭。

「我叫你守，你守到哪裏去了……要你狗命！」

順手揮過來，還有那面也醉起了指頭粗的紅痕。

橫暴的他，當時是忘記算一算那樣無名的手下，也許會忍不住惡毒的摧殘而反抗起來了的。

提着風雨燈的胡大耳將阿龍往旁邊一推，擠前去。

別些人在蠕動。

萬實的肩頭歷亂地晃搖。

但被抽打的阿龍拿手攔住胡大耳他們。

抑壓的聲音對了關德：

「——可不可以讓我們說一句話，老關，現在我們這裏有着比你多幾倍的人。」

關德撲哧一笑，手插在腰裏。上身彷彿脫了骨節似的聳抖着。

誰都靜靜的，聽阿龍說：

「我們現在這來爲的是請老獨出去。」

這樣的話，自然連阿龍也沒有想到說出去以後，會不會有一點結果。關德早已覺得拿這事弄成了騎虎之勢。但也顯然，阿龍他們鹵直得好笑。人家好不容易禁閉了他起來，鬧成僵局，他說要請老獨出去。

紫紅的鞭痕在頰上粗粗的印着。沒有用手去摸，在胡大耳手中接過風雨燈。

手一揮，叫大家去開地室的柵門。

但那一霎間，關德在褲袋中間抽出手槍，命令七個人朝後退去。霉濕的屋簷下，靜悄悄地。他們面面相覷。

阿龍拿眼睨着衆人，失望的脚步，轉身朝外走去。

關德把手槍插入褲袋，無精打采的笑着。

三爺在瞧着柵門那裏，關德回過身來，他低下了頭。

.....

那一晚，村上開始了澈夜的轟擾。

信仰關德的人們決意守着現狀，希望敵人一到村子，就好過着如昔的平穩的日子，也許說不定有些好處。但其他許多人都拿疲倦中顯得興奮的神氣準備着一場大事件的來臨。

車站的軍隊的撤退，就是因為後路受到敵人側擊的緣故。其間並沒有照着預定的計畫，叫在被包圍地區的人民同時撤退，所以一晝夜紛亂的襲擊和反攻，反攻而失敗，向後退去的時候，直到天明以後，這纔大家曉得。而人們在坐臥都覺得不安之中，敵軍零散的步隊到達了村外。

但並未即行攻擊，要等天明以後纔開始搜索前進。在出村的口道和橋樑上，按架好機槍，準備萬一反抗者們動起手來時，不讓一個逃回的射倒他。

因為在已往曾佔領了的許多村集中，都受到過和善的人民們意外的暴動的。

村中的人們雖牢牢的握着槍桿，打算拿自己的血去換敵人的血，但不免都牽記着屋裏的家小。有的已經拿什物在手頭，家家都在焦灼的不寧中。什麼地方小路上，獨輪車伊啞伊啞推出村去。田園外面有婦人喊她的姪子。空寂的哨槍聲絡繹的傳來。

那天半夜，被關德鞭笞着跑出來的阿龍他們，終於到胡大耳屋裏商議什麼了。

靠着白木桌，阿龍臉上紫紅的鞭痕顯明地在放在桌中央風雨燈之下，落入胡大耳他們眼中，心一起着劇烈的震抖了。阿龍拿眼環視着他們。

「那是你們都看見的，向來他都如此——這回尤其是跟老獨居心搗搗蛋。不是跟他，簡直跟大

家！」

太興奮的緣故，光光的頭上汗流掛下來，用袖子擦去。挪過白磁的茶壺，攔在嘴上啣啣着。

「光這樣呢，不是辦法，即說不是老獨可以帶領我們，想法救老獨出來是要緊的。」

以為可以講起多年的情面，阿龍他們剛纔約了些人到禁閉老獨的地下室去的，但確不會料到關德已經沒有一點轉腳的餘地。現在大家就只一心想救老獨。

阿龍濕潤的舌頭舐着嘴唇，握住拳頭在桌板上或前或後的揉着，眼珠滾滾的看着衆人。

「天明以後這村子讓日本狗子打做塵灰是一定的。我們自然一面要救老獨出來，一面叫村中的人搬到妥當的地方去——」

經年戴着氈邊帽子的芹朱，是村中酒坊裏的酒客，也就是落伍了的船戶，轉着紫色的臉膛，說：

「搬雖搬了，怕還是一樣末。」

阿龍的拳頭在桌上重重一擊，掀起嘴唇對了芹朱——

「也是實心的貨色！你還沒有聽完我的話，」但慢慢的和緩下來：「我們那個地庫不是一面靠近您大耳朵的園子嗎？對了，在那一棵大欖樹的下面，屋壁的根下，是有一個可以開閉的氣窗子的，……我們想法叫老獨走脫算了。這件事情，我們要馬上幹，做得快一點。我心裏不甯得很。槍聲你們是大家聽到的。我看事情還待不到天明。」

這樣的計議大家很順當的答應。

有五個人——芹朱也在內，帶了槍枝跑回自己家裏去。村上有槍的人們誰都眼巴巴的徘徊在街道上面。

阿龍隨着胡大耳穿過草料房，相幫着在馬廄中牽出白腹黑斑的牝馬。沒有鞍。鞍在貓姐睡的那張床橫邊。

牽出到田園裏，青草的葉上，被風雨燈映成光瑩的露珠在白毛的馬蹄上跳落。

望着牽住韁繩的阿龍，胡大耳呻吟起來。

「有一件事沒有想到，就是我的車輛還沒有修好……女人和小妮子必須要安頓開。我不能寄掛下這些事情。」

阿龍側着被光照成死色的面龐。嚥了一下嘴唇。馬匹不明白是什麼緣故停逗下來，後足蹴起，豎起筋肉稜稜的頸項。

急遽中，阿龍整理了紛亂的腦筋。

「不但你的家小要走，大家要走。說到死，尤其是白死，誰也不高興。但馬隻再想法吧，讓他出來了再講。這意思你明白吧？」

馬蹄子重新燥急地踏倒了一行油菜，這纔轉出破落了的籬外。

悶熱的夜氣仰面撲來。雲塊凍凝在天上。閃電帶來輕微的雷聲。

樺樹邊的屋子，在外面看原像是沒有地室的，下面開着鐵格的窄小的氣窗。蓬亂的低垂的兩枝刺

橋挺立在牠的旁邊。

胡大耳把燈子揣在地上，跑近一看，驚訝而低聲的叫起來。這樣的情形，怕沒有救出老獨來，先會被刺橋挑破了一身皮肉。

阿龍並不回話，迅速的步子轉過屋角，二分鐘後，輕輕地，一點不慌張地擔來了沒有底的大酒桶子。舉着牠，往刺橋的枝幹間塞去，隔開了刀似的橋刺，桶底子對好着窗口。

那一夜裏，將兩手靜靜撫着雙頰坐在鹽袋上的老獨，倒也並非替自己被禁閉了的事着急。一想起關德這樣朝三暮四的人，心便落入一時沒有期望似的悲哀。

老獨以為關德和他既然各抱着自己的意見，當然儘管「分道揚鑣」好了。講起弟兄們的擁戴，就是現在也還仍然如此，那樣一個不聲不響的他，就是給敲幾記，誰都覺得舒舒服服的。關德看在眼裏，難過起來。至於表面，當然決不會疑心起關德有一釘半點「老酒滋味」的用意，但祇要留心一點看看他，就沒有那樣的簡單了。

有要入睡的樣子。剛纔關德鞭管三爺和阿龍的時候，在欄門口很想數落他一頓，但終於忍耐着把話咽下喉頭。

腥濕的氣味，撲上身來，打着冷戰。除了柵門漏入的弱光，一條條斜落在發霉的地皮上，四周就祇是鹹腥，和黑，和死似的沉寂。三爺被關德攆到屋外去了。

是一種接續的撞擊的聲音，在屋角堆着鹽包的背後發出，引起了老獨的注意。可是，看却什麼也

看不見，以爲被禁閉了這些時，是自己耳朵的作怪。

很大的拆斷木桿的聲音震盪着沉悶的屋子，老獨跳了起來。

阿龍的身子鑽在木桶裏面，用石塊把氣窗的框子撞碎，使勁的拆裂着原先是裝得非常堅牢的木條。

摸索着站在鹽包附近瞧是什麼變化的老獨，看出被擊破了的氣窗洞口，凌亂的木條和絞動着的手的影子，讓高舉着的風雨燈光照了進來。

拆好很大一個孔隙，阿龍拿頭探進去。

輕輕的向黑暗中叫道：

「老獨！」

看情形，老獨也完全明白了。

但倒並非不光大。老獨曉得現在關德已經決沒有變更意志的可能，還是早一點脫離了虎窟的好。沒有想到在天明之前，敵人的便衣步隊會恐在天明以後對村子攻擊，受到更强的反抗而提前騷擾，而突擊起來了。

煮鹽場的附近本來靜悄悄的。在後面是胡大耳的田園，在前面蜿蜒的街道兩旁，是煮鹽灶和鹽戶們的居房，沓雜而且髒卑。漁戶們則搭蓋着低小的木屋，蜂巢似的一房一房錯列着。在一心打救着老獨的阿龍他們倆個，沒有發覺在園籬的外面，誰家舍房已被紅紅的燒着，光亮透入雲層，又被慘白的

反射到鹽庫房的白堊的牆頭。

低遙的人聲鼎沸着，步槍的射擊聲是那樣猙惡而清晰。

搖曳的火光彷彿要燒破扯滿雲塊的天，紅懂懂，逐漸把黑暗趕退。

人們頭先都誤認做鄰居們自己失火，發現的人張大口腔喊着火災，立刻許多人從屋內跑出來，搶了担桶，到河邊去取水。但架在使人不及防備的所在的槍枝，早就亂準光亮中的人影射擊了起來。

以為這樣一來，讓村居們遭着些嚇怕，自然而然會馴順的垂下手來的，天明以後，也許只死却一些蠢豬們做做榜樣，一切便又平靜無事了。架好的機槍有趣的對紛亂叫喊的人叢掃着。

男人們分辨不清究竟哪方是敵人，而且來得這樣迅速，趕緊跳進屋裏，抓着槍枝，大踏步趕到街上，但死傷的人已經好幾個躺臥在路上。

從胡大耳家裏分手出來的同志二麟，找着奸黨們架槍的所在，跳到麵坊的招簷低下開始向那邊射擊，自己肩窠被打中一槍，坐倒在地上。

徐小瘤子繞着火場背後朝煮鹽場奔來。許多人這就像是瘋了起來，潮浪也似的遠離了火場向四方逃走。有的驚怖的扔着水桶，或是返身再搶着屋中的雜物。那樣喧騷着。

徐小瘤子不是想逃跑，一心念着煮鹽場的事情，看看好半天沒有動靜，冒着在頭上呼哨的彈雨，從鎮後田園奔到一半路時，紅紅的光亮下面，在向日葵的田畦間奔逐着騎着馬的，不分明是哪一方的十二個騎兵。

邊在射擊，邊抄着小道衝進村子。

號叫着在走入田野來的一羣婦人孩子們，立刻被騎兵衝散得碎了的波流那樣。馬蹄在向空抖擻雙手，大約是希冀救援的姑娘們身上踐踏過去。草綠式騎兵的馬槍，橫過來對準射擊了在板垣中轉出擄着竹箱的漢子，猛勇的姿勢震落了套在後腦上的帽子。

擄箱的人一撒手，背朝天仆倒在水井的旁邊。

有着漿刷鬚的斜舉指揮刀的騎兵，刀尖向兩個從旁跳出的漢子砍去，自己的馬忽然尾巴一掃，前足屈坐了下來。

在那時候，徐小瘤子從田畦間爬起，舉槍對了騁馳在一隻黑色的馬上，他也發怒似的用槍在平射着的兵士瞄準。激耳的爆聲流過去，馬匹止不住奔馳，兵士斜托着手，滑脫了韁繩，傾崎地跌仆在火場的旁邊。

曉得生死利害的人們並沒有因為敵兵的槍刺的鋒利而停止格鬥。

沒有誰去救熄燒着的屋舍，火災擴大了。

極度的紛亂進行着。大旺村的人們雖接二連三的死傷着，但烟火的影裏，只有七匹馬駝着騎兵在衝擊了。

伏在田園間的徐小瘤子只射了一槍，把退子鈎扳下來之後，第二顆槍彈再也塞不進彈槽。換了一顆，也是這樣。心慌意亂起來，沒有向煮鹽場走去，匍匐着穿過豆田，竄進對面人影幢幢的小巷。

女人和小孩們仍結成一道奔逃的流。失去神志的人有誤向火光亮的地方撲去，而遭受着躲在黑暗的一角有備的槍擊。

徐小瘤子預備穿過街道到對面的院落去，那一閃間不遠的地方就有噓噓的子彈向身邊射來，他趕緊跳跨過一個側仆着的屍身，爬伏在煉炭場的料堆旁邊。

那迅速間，他是這樣想的：關德沒有出來，關德的心早已變卦了。但沒有看見胡大耳和阿龍他們。徐小瘤子一直相信老獨至今還沒有逃出地室。也許或是被關德發見，所定計畫，盡歸失敗。

和徐小瘤子同樣遭遇的，把槍彈開了幾發就再也打不出去的吳芋頭，現在正從一堆燒場的牆邊，滾落在誰家絲瓜架的下面，而後慢慢的爬到一個牛棚子的上頂，立起着向燦亮的地方張望。

突然，他拉着嗓子，手招在嘴上用盡氣力喊道：

「龍哥！——阿龍，喂！——！」

也許因着沓雜的聲音聽不見，也許這時他正被一種超神經的感覺控制，好認得很的和尙頭的阿龍像老鼠似的，頭也沒有回的，奔過榨油廠的屋角。

阿龍應該是和胡大耳一道的，但沒有發現胡大耳。

更不曉得老獨怎樣。

短短的一個多鐘點的時間，老獨得到馬匹，便跑到焚燒着的火場附近去的。但一看見有着衝擊隊的敵騎，沒有讓露出身影，便遠遠的避開到市外去。

騎兵在馬上拿刺刀驅趕着羣衆，用刺刀左右格殺，喜洋洋的那樣得意。不大的村落就讓馬蹄到處踏遍了。

有兩匹馬蹤接着穿過巷子向落野走去，打頭的一位忽然應着前面的槍聲，雙手一張，趕緊捧住胸口，要墮下馬來的樣子，嘔的一聲，伏在馬背上。

後面的騎兵找向發槍的方向，微薄的光裏一條斑馬的影子，輕蹄得得的向自己走來。

這樣的老法子已經用過不至一次。因爲大家騎着馬，在黑暗中匆遽間分不清究竟是哪一面人，便待到敵人發覺中計，也許生命會早叫子彈要了去。

老獨分明聽得還有那騎兵粗厲的吆喝，更跑近一點是會遭着槍擊的，沉毅地扣了二下機子。

一尺多長的火舌打銃口吐出去。馬匹因爲第二回的吃驚而豎起着耳朵，並且豎起前蹄，來回轉動着。

騎兵往後一仰，滑過馬的屁股滾落在菜田裏，頭蓋骨的一半破碎，抖着側仆的身軀。

老獨放走自己的馬，跳去抓住他們那匹的韁。在騎兵的身上取下馬槍，也摸着了彈帶。

馬是戰馬，黑色的，掃着尾巴，不耐煩的嚼着嘴巴上的唧環。

在那時候，老獨一邊跳上馬，一邊划算着以後的情形，扯着韁，儘牲口去踐踏着菜地，沉下了頭，嘶吟着。

敵人們曉得得不償失，反遭着很大的傷害，中止了衝突，退出村市去了。

火在延燒着。槍聲零落。

老獨徘徊在田園間是有道理的。

村鄰們雖則熱起心腸對敵人作着強烈的反抗，但那以後遭受敵人更大的殺戮，是一定的。可是他，老獨在短時情形下似乎擴張不起勢力，拿以前的「同志們」的力量，揉搓得更堅固一點。要這樣，關德便也許使出狼蝎心腸，弄出更辣的手段對付。

村居們當然決不會受着關德的約束，讓敵人的槍刺白白的砍上賴子來。但老獨要還是讓關德看見影子，便要不妙了。這樣沉下着頭的老獨便是打算着現在應該往什麼地方去。

硬迫着去叫人們服從，這就像和拿焚燒和殺戮來威嚇叫做「王道」一樣。暫時間喫得了苦頭，一轉身便記起這是仇恨的。奔逃在野外的人，等槍聲靜下去以後，紛紛的找起担桶來救火了。

苦苦地想着的老獨，現在記起了一件事，就是他必得到白狼村去，而且應該在天明以前趕到。在胡大耳他們那裏，也要關照一句話，到天明以後，敵人決不輕易放過他們，必得聯絡起來抵抗纔是。

關德騎在馬上，在鎮上走了一遭。但沒有對敵人們攻擊，一心留意着老獨。

有人告訴他看見老獨，關德抄着落野的所在找去，老獨跑進了胡大耳的家裏。

現在是，馬隻也沒有，車輛也沒有；車軸壞了，不會修好。菊花坐在母親的床頭，像唱安眠曲似地安慰着她：

「不要緊的，媽，您聽我說，火現在小下去了，不會再大起來了。您自己聽，人聲也不是不嘈了

嗎？——噯，爲什麼您這樣子膽小！真糟。」

貓姐曾狂瘋地跳下床，爬在門限上，眺望着焚燒着的房屋而抖了起來，跌仆在水甕子旁邊。曉得這一遭災難將是沒有方法避免了，幾乎昏厥過去的搖着頭，嘶吟着。

胡大耳讓老獨從地室的氣窗爬出，騎上馬匹走去以後，蹦蹦着走回家裏，沒有驚醒她們母女倆，挾着槍枝走進園子。

一棵四丈多高的樺樹，胡大耳試了試，舉手掰緊樹幹，兩腳在下面夾托着，輕輕幾聲，爬上了樹梢。

比從家裏攔樓的小窗看得透澈了，但杳雜而紛亂的人羣，使他把托起瞄準的槍，要發的時候，又兩次三次放下來了。

隨後，有馬匹在火影裏奔馳起來，但他也沒有對準射擊。

狂瘋地奔着的人是沒有感到的，窒息的夜雲底下，閃電在逐漸近來。雲塊被燒着的屋子鮮紅的照着。樹頭有些擺動。

胡大耳沒有想到要爬下來。他蹬在一個樹杈裏，似乎期待一種更好的目標方要射擊似的，眺望着歷亂的人影。

兩筒烟時間以後，園左面籬笆外響起着馬蹄聲。胡大耳旋轉着頭，一面移過槍來架在一根小的又枝上，從洒着露水的濕滑的葉子間望着。

黑的馬匹，黑的騎士的影子在穿過種着紫蘇的畦間向息了燈火的家屋走去。

迅速間這樣料想，若說這是什麼敵人，決不會單騎走入園子來，而且菊花這時也應當驚惶的呼喊了，但岑寂半晌以後，却傳來着平和的談話聲。

胡大耳像原先的樣子的從樹上滑下來。

不免機警的跑向屋子，老獨的低低的聲腔先被聽出。

「不能留了……是的——天明以前咱得趕往白狼村去……你爺老子是明白我的——是的了……」
胡大耳舉出槍喊了一聲，快步跑去。

女兒在門口黑暗中張大着貓似的眼睛。爬立在柱廊的豌豆藤的旁邊。被扯着韁繩的四足亂轉的馬背上，靜靜地坐着老獨。

胡大耳把槍交給菊花，回身說：

「街上的騎兵通通都退出去了嗎？」

「暫時好算是退出去了。——你的馬被我換來這匹。但你們必得要想法叫女人們到安全的地方爲妙，天明以後這地方將不曉得要被攪做怎樣。——至於我，現在到白狼村去約集另外一些人，你們也在这裏，不要讓敵人們佔了一點便宜去……這幾年來咱們很少有碰頭的機會，如今可倒反不能說了。兄弟，趁這時候，咱走了，咱們結合起來跟敵人鬧一個好看去。」

韁繩往一邊扯着，馬尾巴掃起，走了。

望着沒入黑暗中老獨的精小的背影，胡大耳這也得着一種暗示。不尋常的一個年代，又確已在目前到來。

馬的銅環忽又響着，蹣跚的蹄聲引得胡大耳要跑進屋去便又站住。老獨重跑了回來。

「還有一句話，順便可以告訴許多兄弟們，現在的老獨不是從前的老獨，不要認錯了咱。好，咱們見面。」

胡大耳回到屋裏，把吊在架柱上的風雨燈捻亮些，到妻子的床邊，說了——

「瞧着罷，你相信了我，你就是耐心着讓自己耐死了也沒用，到底他們來了。」

菊花從沒有一刻甯靜的，在屋內兜轉得一隻陀螺似的。忽然立在柱邊，怔怔地望着胡大耳說：

「不成我們在這裏等死。槍也沒有，只有一枝，你修的車軸老半天沒有修好，現在更少了馬了。」

撲在床上的貓姐沒有理會得兩人的說話，眼中撩亂的閃着火光。火，火，火！火這時燃燒着伊的一切。自己的屋舍燎着了，田園燒着了，青的葉子焦了，捲了，火舌吞吐出來了。心血換來的收穫都化做灰塵了。

「辛辛苦苦手創的呀！媽！」

雙足一伸，喘做一團的長號着。

急得胡大耳跳起來：「你哭你哭！我真要揍！」

菊花拿碗去淘水，忽然跑到門口，向着黑暗眺望。

「老獨叔還有說話，回來了，你聽。」
急躁的馬蹄自籬外響進園子來。

菊花衝出去，候馬匹到近來，拉住韉繩一看，伸出了舌頭。

「我當做——是關大叔！」

到門口，關德從馬背跳下，發青的頰肉抖着，沉靜地翻着眼珠，玩着手中鞭子。
慢吞吞地，說：

「放走我關禁着的人，你好！」

「哼。」胡大耳抖着肩笑了起來。

他把鞭提在背後，跑近去：

「誰要你們放走的？出岔子的事情你們擔當得了嗎，狗才！」
却連冷笑也沒有。也不動，黃澄澄的凸出的顴巴被燈光照着。

「頂好請你自己找張草紙來擦一擦你的嘴巴！——我放走他嗎？放的確是我和阿龍兩家頭放走的，可是這就等於不單是我和他兩人，是大家來動手，大家的主張。……你以為你自己想不跟他『他們』作對，連叫別人也不許嗎。而且，就是我放走他的，你又怎麼樣？」

扭着下巴，突然聲色加厲的——

「你自己想一想，你做的事，於自己於大家，到底有些什麼好處？——」

難以說服的關德到底把鞭子打背後抽出，意思是想把胡大耳鞭笞一頓。

手沒有伸到一半，被菊花兩手托着，舉在半空。

銀貝似的牙齒咬着：

「你能够一個個打過去，你能够一個個壓服人心嗎？」

胡大耳從來沒有這樣快樂的把腰折後去發出大聲的笑來。

「好好勸你，自然大家永遠沒有把對頭做到底的人，你有路走，你走你自己去的吧！」

刺似的頑皮的話，軟軟的在菊花薄的口唇底下說出，一面倩笑地認着關德，像要把他那卑鄙的心腸盡數剖露似的。

關德把菊花的手拿下來，嘴皮抖着，但沒有說出什麼。

隨後虎虎地看着他父女倆。

脚在遊移地動着。不曉得落下了什麼恫嚇的話，響着靴聲走到廊下，菊花趕緊關上了門。

濃重的除蟲菊的苦香在窗口洋溢着。

頹喪的馬蹄慢慢的出了園外。

菊花在門縫張着，但什麼也看不出來。

回過身，她打了兩個噴嚏，依然那樣興奮的說：

「我不看他也像是一個人，和老獨叔時常在一道的話，我早想拿這枝槍照他背後打這一個洞洞子呢！——爹，天好明了吧……你爲什麼不說話？喂，想想法子，先好叫媽搬到妥當的地方去呢！」

門縫中紅紅的閃電很快的照入，但隨又被黑暗趕緊縫合。

雷響了起來，五分鐘後，驟雨殺殺地馳過莊稼，發出清脆的響聲。

四

馬在庭前大皂莢樹底下停住。

汗雨淋淋地從馬背跳下。依稀辨認出橫首窗眼里薄暗的燈光。馬蹴着蹄，在水濕的地上，後半身轉着圈子。

摸着廊柱拴好韁索。聞到草香，牲口自去搖着頸巴，到地上掠食着草葉了。

欲央的曙色在高地那面靜靜地橫着，天的中心依然墨黑。偶然在破裂的雲隙間，閃出一兩粒清泌的黎明前的星光。

由大旺村到白狼村三十五里路程。在路上遭着極強烈的雷雨，從大驚到內衣，都打得稀濕了。

兒子金桃在槽坊五叔的榨酒房裏，雖說是榨酒師，其實在混飯喫。糊里糊塗，一過將近三年。老獨在四年前預備遠離村上的時候，想到沒有母親的那小子應該怎樣着落，很感麻煩，也糊里糊塗把他送到了老朋友槽坊五叔那裏。一轉眼間時間就拉過了那樣長的一段。

這兩年來，老獨沒有得意過，到村上的時候，也很少去看望他們一次。過着自己也莫名其妙的風塵僕僕的日子。

沒有曉得那時連乳毛也沒有脫盡的小子，在飢飽和磨鍊之下，響也不響長得像了人。

圓而血色的臉盤子，帶着學來的油腔；却沒有老獨那樣的凡事沉靜，一路老成。心眼裏，就是在五觀上也充滿着快樂。多黑的眼珠不安穩的轉着。

釀酒的時候，肩着担桶，到河邊去取水了。赤膊的肩背，麵條似的肌肉稜出着。鼻頭上掃着濃濃的灶墨。

必然的，發育的粗啞的嗓子，他一路唱着：

小大姐吓，

你撫着糕台哭一聲，

我的夫吓，

你被東洋狗子拉去擦砲……

伊共一聲，水桶担從堅亮的肩上滑下，一路潑濺將去。

「我入你個媽媽，爲什麼你總是做你的鬼臉呢，我不擰碎了你那醜胡蘆！」

光疤滿面的製酒師海生，手撐在腰裏，立在缸邊，剛在做着女人的樣子，拿腰肢扭舞得楊柳似的，引出金桃笑來。

「喂，再唱一個呀，」海生撩起裙子在指節上揩着，下面對自己說似的，喃喃着：「成了了，這小子！看去不過十六歲吧。喂，你是十六歲罷？」

理着担繩，粗的頸巴轉過來，眼睛擠成一條縫似的，說：

「怎樣啦，你沒有女兒給我吧，」狡猾的眼珠流露出先天成熟的光輝。但不禁也不好意思起來，扔下担繩，一跳就轉在海生背後。

兜腰一抱，幾乎比他大一倍身子的海生讓抱了起來。

海生的兩足吊空着大字兒伸着。他叫金桃規規矩矩放下他。

「要老婆嗎，你好意思，自己去找呀，我是孤漢，不然的話，小爺，海生的氣量好得很，眼力也不錯，哈哈。你姑且先叫一聲岳父大人罷！」

海生的手搭在他肩上推了一下，醜粗的臉孔做着媚眼。

「喂，那個，這——槽坊五叔的瑞香姑娘好嗎？長得不差，很漂亮的呀。怎樣，沒有意思嗎？給你說吧？或者到鎮上自己去找呀！」

金桃的眼珠嚙轉着，青春的被挑逗的幸福在鮮活的黑瞳間洋溢着。

但他突然間轉身用膀子貼着海生的臂，要求似的。

「不要說那個了，來吧，我跟您對一百記。不成，非一百不可。」
海生推開他。

笑着：「我去跟五叔說一聲，肯不肯？包，我先拍第三顆紐子。」

這樣的時候，被融洽的心照不宣的情調所包圍，兩個便笑着打起架來。

昨天夜裏，從騷動的鎮上，金桃聽得了一些消息回來，海生鎖起榨酒房後面的小屋，到鎮上約定的所在賭錢去了。捻低光頭的煤油燈是揣在窗台上面，搖曳地吐出一道濃重的烟苗。

有人探在窗口那裏朝着黑暗中張望。

聽說老獨不久就要到來的羅三，是約了玩鷹的傢伙乾蘇到酒坊裏來打聽的。但沒有碰着一個人，於是他們靜靜的等着金桃回來。

乾蘇坐在窗限上面。羅三用左手掏出香烟，嵌在嘴角，到燈上點燃，悠悠的吹着。

乾蘇在厥起着嘴巴悲哀地吹出一隻從心坎發出的哨歌。瘦瘦的身影，被燈光照着，淡淡的落在庭院那邊堆積如山的蠟子上。手抱着膝頭，而把鴨舌帽取下攔在膝頭。

羅三心焦起來，靠近窗限望着。終於說：

「那小子不來了，什麼鬼地方去了，咱們要不要別處去找他？你媽媽，總是這樣！」

「等一等。」

停止了口哨，長長的睫毛開合着，想什麼心事的凝視那面皂樹角上嵌在黑天的星星。

狗在鎮子外面吠着。人們在澈夜搬着家，細細的不安的騷聲混合在夜氣裏。

羅三拉了一張凳子坐下，腿子伸出去攔在大酒桶的蓋子上，又着手，向了乾蘇：

「小乾，咱們這下賭東道，老獨會不會真像早幾年的有勁道，出來大家攪一手？」

乾蘇沒有回話，只是側轉頭來，心不在焉的和羅三的目光對碰了一下。細柔的髮毛被夜風微微的

擦動起來。

羅三拿右手的三個指頭鉗住香烟拔出，慢慢的噴着烟圈。

「你在想什麼？」

「我不想什麼。」——去凝視着結了燈花的火盞，憂鬱的眼光，重新又回過來。

「我曉得你心事的，告訴你吧，老弟，不是咱們歡喜鬧事；但的確這幾年來一點也沒有生路。我是記得的，那時比現在有道理得多哪，壓根兒只要按着嘴脣吹一吹，人就集上三打五打，有媽希奇！況且人才也嶄齊得多。你說踏我一下脚跟吧，對不起，我找還你兩下掌子哪！可是近年來許多人神氣都考過秀才了，就是你拿鞭子趕得再緊一點，他也不肯跳出來。是的，老弟我曉得你的，你爺老子死得確也苦。——可是你等着瞧他們報應，你記着你老子的冤仇，你就應該出來。——喂，你怎麼不哼一聲？羅三就是記得最清楚，收殮那天，咱們也去看一看，可不是，數得清的，在胸膛上頭，就有四個槍眼子兒。噫，你說什麼，人的骨頭到底是賤的，媽的，一過着太平的日子，他們就忘記了從前屁眼尾巴兒時常夾緊的日子了。這一回末，老實說，你看，在近兩年中對咱們不起的人們，讓他們去瞧瞧。啥？」

羅三把整個身體的重力壓在椅子上，椅腳發出格格的叫聲。

這樣的話，引起着乾蘇更大的無聊。此刻只是盡力吹着口哨，彷彿要拿藏在胸口一堆憂鬱盡數吹散似的。蒼黑的眸子沒有看燈光，也沒有看羅三說話的嘴巴，是落在定定的無邊的悵惘裏。

父親被什麼人謀害的，至今誰也沒有明白。曾經租着福芝老爺的一塊地皮，種着漆樹。但漆樹只長得腰眼跟頭高，福芝老爺因為那個戶付不出租金，「底面」都沒收去了。大混亂的那年冬間，福芝老爺家裏遭了搶，搶得比水洗的還光，據說有人親眼看見乾蘇的老子也在裏面。

但直到去年秋間，從村到村的荒寂的路上，這樣不關重要的農夫，在一個崗谷的旁邊，被人鎗殺了。於是這樣的事情，在村中就成了一個叫天也無從明白的啞謎。

乾蘇憂鬱而胡塗的過着日子，昏沉地想着心事。但他的確一點沒有莊稼人的氣分，他沒有寬闊的臂膀。他沒有如種田人紅紅的臉盤，他只有一副永遠不會笑的，蒼黑的眼睛。

「有錢人是什麼東西？」羅三的腳從桶蓋拿下，椅子便立直了，左手在桌上拍了一拳。「將來你瞧好着，他們也有那要叫窮人拍腳打手笑的一天。天底下就好像只許這條理，讓他們來敲剝我們，狗也不及一隻，他們要踢你就踢你……天底下只許強的欺弱的，我要你，他說。好像從古以來就是這樣，所以要打倒他媽的。你就說狗鷄巴的村長吧，咱爺老子手中欠過他款子，他就到老子分上來拔咱的木器，照哇，欠了錢怎好不還呢，可是他太刻薄了。你咬我，我就丟還你的斧子，今生再也不想拿！所以末，老弟，我就真這樣想，希望來一下子大改革。我是粗人，光曉得抱不平。我不懂得什麼。我想有錢的人們也總有會像我們的一天的。我叫他們也動手做，不要去靠手段和嘴巴，那才叫平等！」

顯幫的疤痕亮着。搖呀搖又把身子格支支壓到椅上去。忽然他直跳起來道：

「怎麼還不來，那小子莫非跌死在河溝裏吧！」

從窗限探出頭去一瞧，八月的夜靜靜地罩着。聽到鎮上的騷擾。紡織娘在皂樹葉上發出悽涼的叫聲。

預兆着要打雷的樣子，鎮那面閃電照着。閃電在乾蘇的眼中映成了蔚紅的藤花色。在屋中到處可以聞出霉酒的酸味。

乾蘇從窗限掛下脚，爬落到地上。在插袋中間摸索着，掏出殘斷的鉛筆，去那面放蠟燭的箱蓋上找着半張白紙。

舐了舐，側起頭，細細的文士式的手指捏着牠，歪斜的寫下去：

「金桃，等來心都焦了。有話要同你講，回來以後，快到芋頭阿六家中來，我們等着。」那樣很吃力的寫成了字條。重看了一遍，在那纖弱的嘴角露出着智慧的笑。

正要走的時候，金桃從街上回來。

消息原先也空寂而落漠得很。但從龐村長一搬起家，鄰居們恐慌起來了。在茶葉舖子門口，金桃聽到了老子爺在前日到達大旺村的消息。

哼唧哼唧不知唱些什麼，從窗下走過，被臨走聽見了足音的兩人窺探着，悄悄打背後走上去夾膀抓了一下。

「半天哪裏去了？」

立刻很生氣的跳轉身來，但臉對了臉在糊黑中一認，馬上快活的喊了出來：

「喂，你們沒有曉得嗎，村長龐老頭子家裏搬得掃帚也不剩了，有許多還寄放在紅房子裏。見他妹子的鬼，一聽說日本人要放火，便嚇得魂也出起竅。……你們進來嗎？」

重新回進屋裏。乾蘇抓起桌上的紙條慢慢的撕着，捻成很小的一團，扔在窗外。

金桃脫下桐油味的上衣，掛在椅子背上。

「照我的看法，他是不出今天晚上，或是明天會到這裏來的。——我的生活也過得厭煩了，沒有什麼意思，所以盼着他來。你們沒有什麼別的風聲嗎？」

在那時候，羅三告訴了金桃，他也日日的盼望着老獨，並且今天他們會特地到車站上去的。軍隊當真是撤退了，而戰線則重新佈置在離村六十五里的螻崗。羅三要跟誰打架起來似的大着聲音說：

「真是豈有此理，這事。可是難道我們就不長着膀子嗎。那些豬狗們就真地只想逃！聽說村長女兒那個小婊子還到村裏來幹他媽什麼工作，我八九年前看見她梳了兩條小辮子，甩呀甩地，就斷定她不是好相道——過幾時看見了咱就捻碎她再說。那些影子一照進我眼裏，我就嘔氣。還對人家說：你們不必慌張呀，大局是會和平的呀，哆，都不是他媽人養的。越是這樣，咱就越想先抓來打碎她。」

鋒銳的，反抗的心情漲滿着心坎。被擯棄和會被壓迫者就在這樣情形之下跟紳士老爺式的人們結成仇恨。簡直難於理解的埋鬱在心底深處，一直期待着一個成熟的時期它自會爆發。

像羅三那樣人，在做土匪時期養成了放蕩的野馬似的性格，而在一種英雄們慣打抱不平的習氣上，拿平日壓迫弱者的強暴者，看來簡直一個世界裏面容納了你不必容納我了。好漢們脾氣就是

願意站在弱者的理正的而是好的一邊。他對那批拿莊稼漢們血汗所養肥的鄉紳們也間接取着「不買帳」「打倒他」的憎恨。

這些勢力，實在也到處在平庸的忠厚的人們心胸裏滋長着孕育着的。

上半夜，兩個人沒有等着老獨，下雨的前頭，就和金桃分別，約定了明天早上再來。

在窗下併了桌子，攤了被子。拿鞋子墊在頭下，翻第三個身，鼻頭中打出牛似的鼾聲。

厚大的嘴脣被窗外靜明的光照着，微微的掀顫。在做着什麼甜好的夢罷。

海生回來以後，那下半夜沒有好生睡着，聽着金桃的鼾響，摸索着現在空了起來的錢袋。

一陣瀑布似的雷雨攪醒了他們，但重新朦朧了起來。踏着濕漉的草地的馬蹄響着來到窗下。

金桃爬起了上身來張望，有着濕布聲音的影子推着木板的門進來。

擦着眼睛說：

「伊，什麼人？」

老獨脫去沾在身上的濕衣，嗓音略見得艱澀。

「出來去喂一喂馬。——是我。」

兩方面，誰都聽清了是熟稔的聲音。昏暗的光下，金桃從床上爬將起來時，那高高的闊肩的身影，落在老獨眼裏，意外的吃驚。

是的，那時還是一株枯瘦的未被發現的小樹枝，經過人事和日子的鍛磨，成了材木了。老獨沒有

覺得。自己無日不在風塵奔逐之中，兒子怎樣長大的，這事情老獨從來沒有想過。

所謂沒有脫盡血毛的孩子，現在長成闊肩，結實，一株小松樹那樣，不免使老獨暗暗驚奇。

女人死去到現在快十五年了，把孩子寄頓在一個人家，從此便過着孤單的日子。但直到把金桃送到槽坊去當榨酒司務後，單純的老獨從不會對他注意來過的。爺兒倆讓環境造成了感情並不接近的境地。

當然這也是皮相的說法，骨子中老獨拿了遙遠的期望看着金桃。

他希望這一代不要像他自己，過着放縱的日子，而却歸根弄得家也沒有一個。

所以兩人在屋中短短一煞間立着，簡直誰也沒有說出什麼。不曉得受了什麼觸覺的，金桃手足無措那樣，在鼻頭中出氣的小聲笑着。

沒有睡去的海生却跳出來，披着衣，幾乎拿拳頭搥到金桃的耳賴子上。

「你儘笑什麼，傻蟲！不是笑的時候，去喂馬，也要生起火來，並且還要找吃的——過來吧，披上來我的乾衣再說吧。」

沒有家室的人，稍爲得到一點安慰，登時比到了天堂還安適。

爐子中煨起火，拿濕了的衣服掠上去烘着，金桃微有點偏促的牽起馬隻，轉到後面小屋去，「一定還沒有吃東西吧？」

海生想着，咬起嘴唇。但從桌子底下取出掏刀，提了燈，到河邊挖了紅百合，放在鍋裏煮着。

「將就的，沒有什麼可吃。」海生說：「不久可以天明了。」

老獨伸直腿子，坐在爐邊，倦倦地，垂着頭。

海生手忙腳亂地拿鏟子在行將沸滾的鍋水裏攪着。挑起一種使人注意的神情說：

「這樣的事情我應當告訴您的，老獨您沒有曉得這裏有許多人等着您嗎？」

老獨寂然的打着呵欠。

「是的。不過有一個地方已經壞事了。」

「誰也不會好生安甯過，可是我也相信那些事情終歸要到來的。單就羅三他們說，就來候駕過您多次了。他們都是找不着頭兒的蛇。您的兒子昨天聽說問槽坊五叔去借槍，槽坊五叔沒有借給他。我不信誰還當這是玩意兒的事。」

老獨告訴了海生，在大旺村裏，敵人已經侵入，開始燒掠過，而且村裏人們和他們格鬥過。也說到關德改變了意志，曾禁閉了他起來的事。

「那傢伙居然會反轉心腸嗎？」

把鏟從鍋中提出來，連海生也感到驚奇。

「這樣的事在我都沒有關係，不過少掉一條臂膀罷了。可是，我還有法子想。但他的意思倒是通通弄錯了的。」

海生不以爲然的聽着。

「你很容易明白，要是我，就不是那樣的人，時常這樣說，爲了性子，『松榆的杠子，甯斷不肯彎』一樣，大家看我做……不然也有當做我懦弱。哧，可不是奇怪！」

海生不說話，在榨架的叉腳上坐下，聽着鍋水的翻騰。

半晌，想起似的，老獨問海生：

「是的，確聽見的，那小子問槽坊五叔要過槍？」

「這事我簡直太口直了，」海生沉思着答道：「說實在情形自然也沒有什麼關係。他們這一輩血氣是好的，我相信。可是羅三他們自己有槍。晚上，剛才我從街上回來的時候，人們謠言着要把村長捉將起來，拿耶穌堂房子燒燬。這些事情，從前確也沒有過。但村長會立在自己場坪裏對大家說，敵人是不会來的，他們早已組織起治安會。一批人還主張開歡迎大會。你是不是要覺得奇怪。老獨你沒有曉得，那些寡婦什麼家中的賭場都客滿了，也有就帶了槍的，在等着天明以後有沒有動靜。」

海生續說：

「你想不到那裏看一看他們嗎？」

「不。打算就坐着養一養神，到了天明再說。」

多筋的手掩到嘴上，打着噴嚏。

「老獨你還是多烘一烘，受了涼了。聞鼻煙吧？」

把鼻煙取來，在手掌捻碎，辣辣的擦入鼻門。

鬼也料不到金桃沒有後園去，就一直牽着出了屋角，試試躍上了馬背，在黑暗中橫七豎八，到街上去溜了一轉。一股風似的奔回家裏，頭上出着如雨的汗。

跳下了馬，這才牽到草料房去，一面快活的說：

「呵哈，很好的馬，好倔強的馬，有趣！」

海生不相信似的跑去在他額角摸了一把，到自己褲上揩着。

「你沒有好好讓牠吃草，騎過了來嗎？」

金桃立在火光遠處，聳了聳膀子，笑了起來。

「我可不是說，你早成了人了，」製酒師嘟囔着說：「你好可接你爺老子的手了，不是開玩笑的話，家也成得哪。」

老獨是聽得很清楚的。

心事重重的老獨，彷彿從幽黯的心上，撥開翳影，看到一點曙光了。多年來孤獨的他，得到了像是倚托的東西。他不自主的背了火，用那枯深的眼睛，一切皆可說得似的，憐愛的望着金桃。

五

五日以後。

在下雨那樣砲火下面，將鏡湖彼面豐澤車站的交通線攪得了——就是說，他現在已經可以操縱那二百里以內許多的村子了。

工兵一路修鋪着路軌，鋼甲車遠遠的開了來，轉着魔口一樣墨黑的砲門，向那些殘留着反抗者的村中威嚇似的射擊着。

因爲小列的軍隊一在村口出現，時時受着反抗者們的突擊或包圍，一碰見可疑的影子，就要拿輕機關槍搖了起來。好一點的房屋，就架起野砲，遠遠的着着實實的加以轟燬。

敵兵們希望後腦上也生起一個眼睛。一不小心，早經被人解決了。
被燬了田園的人們不擇方向的四散逃亡着。

可愛的熙和的日子，像是昨夜的夢了。家鄉穀熟時節的氣息，攪和着火藥味。蔚青的天上點綴着砲彈掠過或爆裂開後的白煙。可愛的充溢着元氣田野間，誰還正正經經僵着腰在察看他的莊稼，計算這有好多收成呢？

欲黃的莊稼林里，看見那些村莊在燎燒着，帚形的濃煙裊裊的畫在天的底處。

紅絨肩章的，捏着笨重的指揮刀的軍官大刺刺在馬上來到村中。在曠場的牆壁上張貼了安民佈告，是說叫人們安心住下去，不必驚慌。

當天，可疑的人物，懦怯的死守着田園的農戶們，凡是年青的，都被逮捕了。次日，有人行經曠場的時候，沒有數清是幾個頭顱，端正的陳列在佈告牌的旁邊。

貪婪的滿面橫肉的士兵跑入人家家裏，就是中年的婦人也要拖抓住，剝去上衣，用那粗拙而短的手指摸着她們奶頭，而後淫猥地以鬼那樣聲音發着狂笑。

村中破殘的市公所的屋頂上，飄着猙獰的膏藥牌旗子，老頭子在後門的簷下望見，拍着胸，長聲嘆息。褐色的淚珠沿了頰上皺槽滾落到衣襟。

可愛的熙和的日子，被震搖牆壁的砲聲和終日嘈嘈的射擊代替了。麻黃色制服的騎兵，有時無緣無故會對着似可掩藏的那些牆角或小樹林中，開這麼幾發馬鎗。

釘着厚厚的鐵掌的馬蹄，橫七豎八奔過街道，把塵埃抖揚出來；引得餓荒了的村犬，竄起大吠，被好像感覺到受辱的騎兵，圈轉馬頭，趕去給了一刀，讓狗的腸子畫了一道血在街上。

兩日後又出了佈告。第一條說叫人們安居樂業。第二條是說日本兵士時時遭受潛伏着的反抗者們的損害，以此日本的軍隊很不信任中國的那些素來狡猾的農民？

限二日間盡數交出所有的槍枝，否則捉來殺頭。

如果窠藏游擊隊的話，就是發現一個，決把這村燒做白地。事實上自然日日燒着，日日殺着。

躲藏起來的姑娘們，被多方搜出，帶到司令部去。翌日，她們裸露的屍體被野犬在司令部後面蕪草坡上發見，於是來了兇惡的爭奪的撕扯。

人們把莊稼讓爛在田裏，逃亡到別一個村子去；一個村子再移行到別一個的，這樣挨着。

向日葵凸出蜂房形的粗綻的心子，豬耳朵似的大葉子在憔悴了，是說明葵實可以收摘了。熙和的秋陽底下，豆科植物不聲不響把牠的種子彈落到土皮上，行將霉爛的草葉下，預備着另一年的再生。

夕陽怒漲着面孔，欲沉的時候，一行搜索完事的軍隊，馬屁股後面牽着一串垂了頭走的農民。馬上的高聲大笑，反映着被牽着走的人底過分的沉寂，彷彿使伏在殘葉底下低吟的秋蟲吃了一驚，便立時斂起了翅膀。

四村的鎗聲是澈夜不絕的。

白狼村在大旺村後的數天中，也焚燒光了。

爲着要清鄉，搜索殘留的反抗者們，和土匪，和游擊部隊。來了傳單。隨後是鎊蛋。

昨日有一小分隊的日本兵佔據了崗坡下面的簇聚的村舍，但不知怎樣，有五個兵被暗殺了，生還

的兵退了出來。當日的傍晚，拖來了六生的平射砲，一下子把村舍轟做白地。

白狼村也就遭受了這同樣的命運。

只是縱着火，第一第二天沒有佔領下來。

懦怯的婦女們退出了。老獨那天被邀去到薄荷廠裏「老朋友」們常會聚的地方，商談着怎樣應付的事。

祇有羅三頂高興，坐在桌邊上，拿鴨舌帽朝後推去，缺了兩根指頭的手臂撐在靠手的柱上，說了：

「媽的，怕什麼，鬼混了這些年，也打去了老子兩條指頭，這回不成拚上咱的腦瓜！——你看我什麼，要試一試嗎？」

頭轉着。弄得人都笑了。

老獨陪了廠主善根察看所築着的地下室出來，立在濾油器的鈔管旁邊。現在他的眼睛像是有點發澀，聲調也更見低。沉在太陽穴的皮上，兩面沾着一些鹽屑。

「我們就準備起來好了，多說閒話沒有用處。鎗，擺好在隨身，用着刀的時候就用刀！——現在我們可以不必聚定在一道了。」

慢吞吞的說着。回頭看見了金桃，但正和別人在指東劃西說着什麼。

外面機鎗嘈得厲害，什麼地方有重重的崩裂的聲音。他出去了。

有人沿了蓄水池的邊沿，從圍牆再爬到煙囪，頭伸出去，子彈蘇蘇的流了來。但在下來的前頭，一瞥間睜大了眼睛，看呆了。

那人伸出抖着的拳頭，面孔通紅：

「見鬼！中國老百姓衝鋒，在第一批！你瞧你瞧！」

昨天的夜裏，殘留在別村的老弱與婦孺者輩，通通被逮捕來了，一路又抓着在逃的農民，今天衝鋒的時候，把他們放在前頭。

在他們的肩上，被架着鎗，或自動步鎗。

壯年農民被先用刺刀擱在額子上，稍一屈強的話，毫無憐憫的劈入胸膛去。

恐怖的婦人，烏鴉那樣號着，奔跑起來；就手遭着了射擊，婉轉地委倒在打着鏢釘的高統靴的腳邊。

水蜜色軍服的朝鮮人舉着方稜的被秋陽照出閃光的長刺刀，勇敢地跑到反手向開槍者們爭奪步鎗的漢子身旁，沒頭沒腦的劈打過去，敲碎了那人狹長面形的頭顱。

他已經忘記不遠以前也是中國的子孫。

而把赤手空拳的人們擋着頭陣，這理由是，叫抵抗者們的鎗不要還擊。一還擊的話，先打着了中國人。

敵人們鏢盆形的盔帽，低覆在額上。瞳子發着狼性的紫色。不惜犧牲似的，拿鎗彈朝村市雨點一

般打去。

村上的人們躲在可以掩護的地方，拿槍頭子伸出去，留着一只眼睛在把手那裏瞄準，但多數忽然把槍桿縮了回來。

揩拭着眼睛，是的，在前的那一排沒有看錯是赤手空拳的良民，有些走得沒好幾步，木頭一樣暈倒在地了。

有幾個人去找老獨。對於那樣的事情，用自己的槍先去射擊自己的人們，是感到無可比擬的創痛的，而應該怎樣去對付？

在村梢，一個大園子裏的茶葉樹底下，老獨坐在被帶住韁繩的馬上，火一樣眼睛從低垂的葉幹間凝視了敵軍在迫來的那裏，而把槍擱在臂上，許久沒有動靜。

他看得很清楚。微黑的面孔起着從心上發出的痙攣。

許多人跑來在他後面的時候，他沒有覺得。他在那裏呻吟。

羅三踏塌了一座籬笆，彷彿和人搶來說似的，頓着牙根喊道：

「那怎麼辦！咱們的人給他們做着槍靶了，那怎麼能够射擊，狗入！喂，快些跳落去呀！」呼呼的子彈從身旁穿來，羅三趕緊爬伏在地上，一邊小屋上的白泥牆，牆灰被打得紛紛落着。

老獨是在葉蔭之處。但他終於舉出了槍。

動也不動的手托出，一種假使打中了在前排那個人的話，在腦皮底下沒有停留的閃過，手指扣了

上去，清鮮的槍聲滑潤的滾轉在田園附近。

羅三從田畦的水溝間伸出頭去一望，喜悅的笑着喊起來：

「老獨好，——我們也照樣！」

架在人家肩上的無恥的槍手瘟豬似的仰天倒了去，被架那人還不曉得，以為他發生什麼事情呢。

羅三射倒躲在一個婦人背後體胖的機關槍手。

老獨又瞄準那個騎馬而來的高統靴子的隊長。

迫近的時候，混亂加增了。

人這樣的撩亂，抓不住射擊的目標。為求着自己的生，再不能顧全別人的死亡了。

婦人小孩們夾雜在軍隊的行間，洗牌那樣倒着。一個打穿腿肚的老頭在地上爬滾，被找尋躲身的

朝鮮兵的靴子踏過了胸膛，平平地躺在那裏。

火力是出色的猛烈，打壞着牆，轟倒着走廊。醒目所在的玻璃窗被發出清脆響聲的打落下來。

三倍人數的步兵壓迫這村子，飛機在頂上旋轉，拚命撲入到村中，也祇剩得了很稀少的一隊。但

抵抗者們並沒有退出，是騎準那些可以作為抵禦的建築，沉沉着地應戰。

羅三從水溝間一爬出來，蘇蘇的幾顆子彈打耳邊掠過。沒有覺得似的，哈下腰要竄入那面牆背後去，打橫接二連三的槍聲響了起來，頭一側，鮮紅的血水打頰上流出。

但還是沒有覺得。看見他往地上一滾，兩分鐘後出現在不遠煉瓦場的磚堆上，把槍攔在磚槽裏對

正在衝殺了來的敵人隊伍沒有間斷的狙擊。

高大出衆的朝鮮人精悍地倚着屋角，兩人伺候了一桿機槍，自己把頭緊緊貼在地上，沒頭沒腦將子彈掃過來。

漿刷帚鬚子的小兵，拿鋼盔壓低些，見鬼似的沿了那面白牆奔來，在牆壕之下，靠壁立定了，是對準了沒有覺察的橫過街道的兩個人瞄準。對面木格的窗眼裏突然探出一個黑黑的槍孔，轉眼間，隨了飛來的火花，小兵從髮腳以上的天靈蓋，被迸碎飛在二尺遠的地上。

人一歪，腦漿和血紅紅白白的畫在牆上。

縱了火。蒼白的火舌舐着秋來乾燥的房屋，濃煙蔽到天上。臭的煨骨殖的氣息流來，是分明燃着了被房屋所壓倒的人的身體。

屹立的皂莢樹，葉子被火烘焙，收縮了，發乾起來，半面在那裏吐着細碎的火花。

人在烟影裏竄出來，但慌慌張張的仍跑回去了。

鴨尾巴式頭髮，一位種田的遺老，從頗高的窗沿跳落到街上，中間被伸出的樹枝絆了腳，倒栽了跟斗，昏天黑地的仆伏在地。

有人立在看不見的牆的背後嗚嗚的吼着，聽不清是嚷些什麼。隨後，當一小隊朝鮮兵匍伏着爬來意欲殲滅對面佔據了屋子射擊者的時候，十數人立刻撲出來作了生死的格鬥。

刀閃着。

發着使人心碎的咬緊牙關的絕喊。

對面刺刀劈來時，讓過了，一霎間把刀子也插入他肚皮。

拔出來時連着瑪瑙色的腸子。

刀光在眼前發閃，來不及讓，腦海迸出金花，攪過槍，橫七豎八躺倒去。

那柿紅色面孔的什麼隊長，把指揮刀插入了鹽戶大金的胸肘骨裏去，格格轉着刀把，沒有法子拔出來，被握着札牛刀的漢子湊過來插開了半邊頸項。

使牛刀的漢子回過身來，另一日本兵給了三盒子槍，仆前去抱着砍壞了頸子的隊長。

被切破腰腎的高大漢子扔了老毛瑟，面孔發了水銀色，流着粗大汗珠，僵在地上。

發瘋的眼找着面孔服裝都異樣的人。槍刺找人胸膛，肚皮。沒有想到是怎樣從娘胎中脫化出來血肉營養的身體，一被戳殺着是痛也不痛。

人倒着。堆着。轉側。長號。

失去知覺的人，被正在格鬥者的靴子踐踏在身上，但大約永遠沒有醒來的日子了。

他們旁邊，火燒着的房子和牆倒下，壓在不能爬動的人的身上。人體開始收縮了，顛仆了，呻吟了，最後，抖伸着兩隻絕望的手。

最後發出瘟疫似的臭味。

爲着什麼？伸出絕望的手來，最後的知覺還使他想起行將和熙和可愛的田園，或妻子永別了罷。

這樣他們就誰也沒有表示出懼怯了。肥胖有如豬子的一個機槍手，首先拖起槍架躲入土牆背面去。受了傷，被誰從背後跳去用刀札入了肩窠。

羅三追擊了四個敵人，顛巴上又添了一道槍傷，而且右面的耳垂子也被槍子撕了去。煉瓦廠的伙計殷貴子被格殺在紅眼睛的那塊蘿苳田邊。

胆小的義福——紅眼睛的兒子遭着了流彈，貫穿了兩片臀峯。他和他的老子，阿媽，一個老婆，一個女兒，五人抖着擠在一張櫃子底下。

金桃立起來——在人家屋脊上射擊。

每發起一槍，就喊這一聲：

「去你媽，不要臉的！」

先前兇猛的敵軍，現在紛亂的退潰下去。

在圍牆的樹蔭那裏，一匹黑的馬跑着，是老獨。

金桃裂開厚厚的嘴唇，停住射擊，對了在伏倒簷槽邊叫做同川的夥子：

「您看咱爺老子到底還不差，跑來跑去指揮着這許多人！嘔——」

癢癢的好像一個什麼輕而滑的東西穿過膝骨上頭的大腿，趕緊扭轉身站住，可是站不住。一坐，抱着槍滾倒在簷槽上。

「不要緊，您祇要扶住我的手就行了。」

上。
同川要扶他，但遭拒絕。同川的腳跨到樺樹的挑枝上，拉了金桃的手。但終於被一跳，落到了地上。

同川捉着金桃的手，勾在肩上，沿了籬落向槽坊走去。

但在市街的焚燒中，他們追擊着退走的敵兵。

一羣人在黑的馬匹的後面，潮水似的向市外衝去。

槍聲，零落而興奮。人，喉嚨已經喊破，但步子堅實而沉着。

水蜜色制服的二兵士松鼠似地跳着，竄入未被燒着的院落去。被發現着抓出來，敲碎了其間一個的頭顱。

那裏有來不及奔逃的被人趕上的兵士突然丟下他的槍枝，躍水式的高伸了手。

接二連三斬削着敵軍頭顱的老獨，閉起嘴皮，連說話也沒有一句，眼睛發着紅。扯着馬韁，應轉自如的立在橋的墮下。

「放火殺人的是他們，並不是我們，大家記着，現在最好就是不要叫他們生還一個！」
他這樣把黑黑的面孔一擺說。

蹬子一踢，馬向河沿馳去。

斜刺走着找不着路的朝鮮兵，沒有法子可以躲讓，被如飛而過的老獨，伸出鞭子，當頭抽了一下，抱着頭，踉蹌的滾落到河裏。

仰面朝天，濺出着銀潔的水花。

他對他鏡子裏的自己，嫣然的笑了笑。

用手摸到下巴上，鬍子不久拿剃刀刮過，光光的，不刺手。

朝後，和把臉面下垂了點，光潔的端端正正的頭髮被照了出來。

頭縫也劈得絲毫不偏。

今天他好像被什麼軟而有毛的東西插入了心中，沒有發現是可以搔一搔的地方，癢癢的。但還感到有點不舒服，覺得這不能搔着的癢的地方有點痛。

皺起眉，神思有點恍惚。百葉窗外躲在漆樹枝上那一對麻雀，被上空嗚嗚的聲音驚得吱吱的飛了開去。

先前好像沒有留心，現在他也跑近窗子，把頭探出去，仰天一望，微微的笑了起來。他自言自語的數着：

「一架，——兩架——三……」

更仰着一點頭，看見了那面露台上旗竹頂梢拍拍卷着的美國旗子。

漆樹的密葉把全鎮上風物遮隔得破碎支離。看也看不大清，紛陳的牆垛，泥的或是瓦的屋頂。有幾處帚形的煙縷裊裊地升着。

劈拍的槍聲剛才才是密集的，現在在過分興奮下，忽然變做靜寂。只有飛機的盤旋，那機葉聲震撼着窗上的玻璃，也彷彿拿一切人聲壓低下去。

在村鄰們沒有和敵軍發生對抗以前，他的確相信還有法子把「蠢豬們」敵愾之心壓平下來。祕密工作的龐翠荷小姐和朱雪齊又商量過一個晚上，事情的步驟安排得非常妥當。

朱雪齊諂媚的拍了胸脯。

「一切放心。這村裏小小事情，蠢豬們頭腦，三句話一嚇，自然包您弄他哼都不哼一聲。誰也都怕死。況且，他們都有田產呀。」

這樣輕易的肯定，他彷彿要替龐翠荷的工作抓來一手包辦。

他有着要把一切奉獻於龐翠荷的心。他有着戰戰兢兢的眼光，看着龐翠荷的嘴巴。他想起將來一切全靠這一回的出力。

龐翠荷倘說去，到火裏，他就願意跳到火裏。

倘說馬上死，他大約也打算死。

他用鼻頭嗅着龐翠荷所走過的空氣。那點影子老是使他起着悵惘。坐定了下來，便覺得神思恍惚。

「是的，是的，我決意爲您努力。這點從我的意志上，我可以證明。我會考慮過，雖則祇是短短的期間，但您相信我，除非事實的本質沒有可能性。可辦的事我決要辦到。」

說話的中間，額面上做出沉思，是表現得那樣忠誠，老直。

鼻頭的窪地裏沁出汗珠。拉出紫紅的麻紗手巾抖一抖，擦了一把。

昨天又是一整個晚上失眠。一早起來，眼眶子畫上暗青的一圈。那夜裏，村市上哨槍的聲音沒有間歇過。以防萬一衝擊起來的流彈，他的床舖便搬到樓下去，宿在宣講間隔壁那個小房間裏。

「隨你的便好了。不過這事不卽算做替『他們』辦的，也等於算是在替我辦。要看看朱先生對於那樣的事，到底肯不肯用出全力。」

臨走的時候，水似的眼睛瞥着，朱雪齊有點面紅。

伸出了軟柔的手來。朱雪齊手忙腳亂的捏住，又惋惜的被滑了出去。

「我希望你成功！——那末，」龐翠荷半吞半吐地，說着使朱雪齊神往的話：「我們將來就是最好最穩固的友誼了。唔，哥那。」

因爲貼得過近，朱雪齊聞到翠荷口中噴出的珠蘭牙粉香。

若是若非的態度，把朱雪齊陶醉了，迷惑了。因此，昨天晚上把「若要和平，先掛太陽旗子」的謠言散佈出去之後，便一心期望不勞而獲的功勞輕輕的落入自己懷裏來。

教堂的廚司富谷，連掃帚也沒有撤下，一面孔驚惶的跑到小房間門口，粗鹵的將門推開。

「不好！……開起火來了！外面！——」

朱雪齊聽是聽得。但他相信日本軍隊開了些槍，到近邊看見太陽旗或白旗的時候，自然會順順當

當的佔據了下來。

這一刻恐怕跑出牆外會遭了流彈，所以靜心地在窗前想着心事。照着鏡子。

照見鏡子，他恨自己鼻頭上那不很大的幾粒天花疤——用手帕尋事似的捻了牠一下。不，他又細起眼，假想沒有這幾粒天花疤？

——何等好呢！——又憐惜似的笑了笑，整整上衣，回過身來。

「開火了麼？我曉得的——把外面大門關得好好的，當心蠢豬們趁火打劫。你出去看看，小門的外面人不多，我就走小門，要出去。」

但何以又不怕流彈了呢，朱雪齊自己也莫名其妙。他想一個人應該勇敢，不能示弱，尤其在這些底下人面前。你看他面孔蒼白得好厲害！懦種。

「你怕什麼，這裏是美國教室，掛着旗子，日本人頭上也長着眼珠，他敢胡來。」
找手杖，沒有找着。就這樣子去了。

教堂的邊門外面，小路可以通向村長先生家中，但長滿着艾蒿。朱雪齊一面留心不讓草刺挑破了自己西服，一面不安的張眺着鎮市上，看有沒有軍隊在那裏衝入來。

居鄰們肉做的身軀也不是願意子彈往自己身上打來的，聽得市上槍聲劈拍的響起來，關緊了窗子，躺在地上，或是躲到牆壁背後去了。少數的人從門中驚惶的奔出來，但不是遭着流彈，便橫遭着誤認目標的射擊。

那時候，只有荷槍的村人們在街上跑來跑去。射擊者爬在屋舍的高處，瞄得準準確確的對着市外。有一方向的火災蔓延着，雜亂的烟火向四面竄開。

沒生眼珠的子彈在頭頂四面八方穿過。朱雪齊心驚地走到了一個小塘的轉角，有三個人倚在那面一垛牆頭上背着他在射擊，於是對面的子彈落葉似的流來。三個人沒有受傷，上子彈的時候把槍縮回來，要射擊了，稍稍換一個地位伸出槍去。

子彈好像專門集中這裏射來。從這裏到村長先生家尚有一半路程。

朱雪齊此時所以心慌的理由是，現在他保不定說自己沒有危險。前面是一個園圃，沒有像這裏有些牆壁可以保障了。所以像學步的孩子似的，現在的神氣就是在要走前去或要不走前去之間。

他慌急跨過一道籬垣，跑過一塊人家荒廢了的屋基地。那一煞間他還望着聳立在市梢的教堂屋紅紅的尖頂。

紅紅的尖頂上頭，美國的旗子懶洋洋地舒展着。

那晚和翠荷小姐等會談的中間，他主張對村鄰們宣傳，在日本軍隊到達村中之前，一致掛起太陽旗子。朱雪齊興奮地執起那支什麼牌的舊自來水金筆，在紙上搖着，要列出一個預算，村市上一總有多少戶頭，如果每家掛一面太陽旗子，當然可以一面旗上酌貼多少。

這辦法叫富谷和周清去通知村鄰們。

但有幾處他遭着了迎面噴來的口水。

朱雪齊急遽中想起這事，也許太心慌了點，沒有看清市上到底掛了一面還是兩面旗子？又留心着頭上的飛機，腳忽然覺得踏一個虛，撲身滑入一個畦溝中。

心中念着：糟糕！頂先留心西服，手上倒不要緊，褲子的膝頭上沾了好大一攤。

「倒霉！沒帶眼睛。——」

可恨是濕的。但顧不得許多，撐着爬起來，立在那幾莖向日葵的旁邊，竟手足無措。

尖銳的連續不絕的槍聲又在近處響起來。

一些子彈打得那些莊稼的葉子都吃驚着似的，在那裏微微的搖擺。

一個什麼砲彈的打靠頭飛過，落在塘的那面，炸坍了兩間泥屋。

朱雪齊昏昏沉沉的連那干淨的上裝也不顧，一屈膝，就地爬了下來。耳朵中烏烏叫着。

拿頭貼了地面，幾乎想用手挖一個坑，攢下泥去。

到此朱雪齊的念頭和在流着的子彈一樣紊亂。他想：今天一定完了。而且是預備替翠荷去做事，討得一點好的，如今西服弄髒，也完了。但對於在交戰的人，他一例發恨。譬如，「蠢豬們」若不反抗，就不會有激戰，當然也就不會有流血了。自己對於翠荷所獻的好心，當然更不用套那麼遠的圈子了。

兩分鐘後，他勉強鎮靜着試動了身子，舉出頭來一看，四面仍是高高的莊稼，外面決不會發現出他。大約剛才那些子彈無意中打來的。

他開始壁虎似的在地上匍匐着從小道爬去。

那時他又這樣想，即使弄髒了西服，但要表示對於翠荷的忠誠，也沒有什麼。更何況打算犧牲一切？這時他一面爬，一面連兩條臂上也彷彿有了勁道。

快近村長宅子那個土山的時候，他便立了起來，吊起褲腳，不顧一切的奔了去。

朱雪齊全體鬆弛下來。龐翠荷小姐對村鄰們反抗的舉動，滿覺得不滿。黎明時分離開村子，另想她的辦法去了。

村長太太早搬到了「安全地帶」。

龐學潛先生在沒有發生激戰之前，自動上街勸諭了「蠢豬們」回來。此刻猶自抖着那片短鬚，和阿德石像一般守在堂屋的牆壁下面。

阿德把卷在竹桿上的太陽旗子放在走廊上，一看時機到來，他要把牠豎起到醒目的所在去。

龐學潛每刻都按着肚袋，心焦地聽着市外的槍聲。馬褂的袖上纏着貼了紅圈的白布。

朱雪齊一聽說翠荷不在家裏，幹「任務」去了，白沾髒了那身西服，覺得很可惜。

朱雪齊吊出手帕來，在頸上沾着泥的地方胡亂揩着。惟恐仍有流彈飛來的立到壁下去。

「這事簡直混賬之至，蠢豬們石頭似的腦筋，對他們講日本軍隊來時，連嗽也不要咳一下，光景自然會和平的，您看偏偏開起槍來，這事現在無論如何鬧大了，怎麼辦呢，而且打得非常厲害呀。」

朱雪齊眼都不瞬一瞬，快流下淚來的對了村長先生。膏着凡士林的頭髮跳起一縷，遮在前額。

頭一甩，那一縷髮又規規矩矩跳了回去。可是頭髮非常倔強，又落了下來。

他覷着神志不定的村長說：

「潛老您想，現在對那些事可怎麼弄法？真正急死人，我以為荷小姐沒有走開，所以冒着大險想走來同她商討這回事哩。」

村長先生此時倒並沒有什麼念頭可轉，肚中唸着阿彌陀佛天保佑，砲彈槍彈好生着眼珠，不要往他屋舍附近落。眼睛怔怔的注意着被那騷音震得格格顫動的玻璃窗。

朱雪齊想得一句討人喜歡的話，自己先離了牆壁。

「這個時候頂怕那玻璃會被打碎，倒下來，先落開了頭。那要糟。潛老您自要小心。」

村長先生聽是聽得進去，但沒有搬動，而且心思正想開在別樣事情上，抖着手，很認真的說：

「雪齊，有一件事情弄得很僵，你曉得嗎？老實說，我是一個很愛活動的人，雖然不是慈善家，但慈善家和別的究竟分別在什麼地方？你們看來以為我是迂氣，好，這也讓你們去說，其實這恰巧和你們拿耶穌上帝去感化人家同樣的。噯，我不是說直到今天還上街坊去勸化他們嗎，但凡事情，耐性一點，就有什麼要緊，不會給抽去一斤幾斤肉呀！我贊成和平，不用武力，他硬嗎？我軟之。生命和財產到底還是生命和財產——但我自然也不是出賣良心，供敵人利用的人，我不過叫人們順從一點，省得遭受大劫。可是，這一趟可真免不掉了。我不是說他們都在自作自受，我聽見一聲槍聲，彷彿那槍就對了我開的，我那心蹦蹦的痛一下子，痛一下子。」

廳學潛頹唐的舉出手來，然後重重的落在膝上，完了完了地搖着頭。

臃肥的頸子都氣白了。半晌突然把一張方凳踢開，立在那裏，綻起着青筋。

「今天即使說日本受着我們的抵抗而退後，停停派了大批飛機來要把村子炸做白地，你想這事會也不會？如此一來末，好，你也有數了，包你弄得骨髓也不剩一粒。老實說我去年的租收得不好，鹽的收入也打了一個倒九扣。但現在你去看，收成還在田裏，能算自己的嗎？我所以說將就呀，百姓總是百姓，又不要去爭名奪利。我想我們平日對蠢豬們總算也不壞，道理講得過去——他們這樣一來，大約想打算賴脫一切？」

扭歪着嘴，拳頭捏得格格作響。

他精疲力盡似的僵在那首柱上。

「這就看，大家變了灰算數罷！」

朱雪齊在想找一句什麼適當一點的安慰話。剝去一顆沾在袖口上的香惹子。

「潛老我想事情還可收拾，不要緊。」

「不要緊？」村長發火似的對了他：「不要緊！至少我這些牢屋子就要在他們炸彈之下變做灰了。今年我修一修屋子就用掉二百八！」

朱雪齊委曲地笑着。

「是，是。可是——」

「可是什麼，你是曉得我的，這倒不是自私自利，但好好的——個村莊，一弄壞，一時就難於恢復過來，尤其像我們，損失太大了呀。」村長激動的說着。忽然鬼祟地，向四面看着，阿德到腰門外察看風聲去了。他跑近了朱雪齊，誠懇地信託地這樣說：「我們沒有把你當做是外人，你曉得我的女孩子正担任着一種特務工作嗎？」

朱雪齊的眼睛幾乎放出光來。但做不會明白的老直相地癡望着對方。

「好的，雪齊，這事我一定說給你聽，而且同你商討一下。我本人是不贊成的。但她在做着這樣工作，我直到現在才曉得，原來這地方附近的形勢，她負責探刺着給他們知道的哩。所以我時時說：『女孩子家，那麼腳不點地的，不大好，』可是她偏反對我。就像這一回吧，她要做的事，頭先是不曉得的。到近兩天，她才告訴我，說他們軍隊時時遭着義勇隊們頑抗，躲在村子裏頭，所以非派飛機來轟炸不可了。『那麼不是好好的人家也要遭殃麼？』她說：『你別要管這些吧，何況我早說可以豎上太陽旗子，就說物質損失，可是將來地方上地位你仍然會有的。』『我，我就保持我自己嗎？』『您還想什麼別的？自然暫時只圖了自己，那些豬獠們都得讓他們吃些苦頭。』——我當時搖着頭，我心想，這樣太造孽了，何苦叫他們吃這些苦。這女孩子竟索性這樣用手點着我的胸說：『你忘記那些年豬獠們成羣結黨在村中打槍，把我們也弄得幾乎精光的事嗎？好了，這一想，他們就又和你有什麼相干？將來的租您還是照常可以追收呀，豬獠們懂得那啥。不過尤其頂討厭的爲首那些反抗起來的人。現在我這事且不說，慢慢的都要想法收拾他們。』這些事事情幾乎把我弄得捉不着頭腦，但

歸根結蒂一句話，翠荷的用意和我，是不同的。我左右為難。我為這事，想得心都皺了。」

「爲什麼？」朱雪齊裝做擔心地，似欲拿過村長先生心中一半憂愁來分受似的趕急問着。

「這你又何必問，我不忍反對我的女孩的舉動。可是我也不忍去看村鄰們吃着苦頭。自然呀，頂好的話，我叫我自己的切不要損失一個。我悄悄對女孩子說叫她少做些硬心的事，她彈起眉毛對了我。我到街上去演講，叫人們忍耐些個，不要瞎動一動，人們朝我吐着口沫。哦，我怎辦，又不是我自己是日本人！」

龐學潛苦惱地擊着手掌，乾揪着鼻子。

「你說這事我難受不難受！真真的在發昏，叫外國飛機來炸中國的百姓，這多麼不近人情！但我勸了不她，這也算了。所以先說顧全自己。蠢豬們我也勸過，不聽，算了。我算盡過本分。雪齊，你們到底有保障，掛着美國旗子，將來毫毛也不會損害一根呀。」

龐學潛對朱雪齊有點羨慕。

朱雪齊沒有擦淨泥漬的嘴巴笑了一下。

「也沒有什麼大不了，但您一豎起太陽旗子來就不要緊的。不過——我剛才忘記問一句話，我想問，翠荷小姐今天會不會回家？」

他的意思，就是能從村長口中探得一點關於翠荷對他一言半語也好。因爲就目下估計，他必得把自己對翠荷的真情顯得露骨一點。

「爲什麼我這樣問呢，我也是主張不忍殘殺的人，單就『教』的立場上講，我也同意於您。基督耶穌救人於水火，所以我今天很想同您的小姐談一談，這樣跑了來的。不料跑得一個空。我可以把您的意見說把伊聽。」

歉意，而是心痛的又想起那身西服。看着村長。

不料勾起村長心事，眼睛斜開去。

馬上想起那日因要探聽消息，闖入教室的走廊，看到眼裏的事，村長感到此時胃口有點難受，像要作嘔的樣子，又像是他直接被那麻鼻小子受了辱去。

他也斜睨着他那心機不正的眼睛。

「回來的時候，她一定會告訴你的。」

村長把話岔開。走到門口，腰門邊鬼似的閃進來阿德。

「兩面大家有死有傷，眼下他們軍隊退出村外去了。現在許許多多人在那里搬物事，救火，要緊是不要緊的。老爺您別嚇，再來的時候，我們一定先把旗子挑起來。」

村長暫時感到輕鬆的放一口長氣，歡喜得要哭出來的眺望着牆外鎮市上的裊烟。

這時倒想起一事，肚子叫着。

「雪齊你用過飯沒有？我們煮好了飯到現在沒吃，……請一起在這裏用。不過你們吃慣那些麵包呀牛奶呀羊奶呀什麼，我這裏，是糙米飯，阿德去看一看，冷了沒有，頂好煨一煨。」

村長發鬆的朝阿德皺皺眉，讓朱雪齊看在眼裏，有點窘。

「不，我還是回去。」

村長拉住朱雪齊的手。

「想客氣嗎，我不過說家中祇有我一個人，所以什麼都簡便了。你看，我們吃這一頓飯，還算有福呢！」

朱雪齊搓着兩隻手，跟着進了廚房。

吃飯的時候，朱雪齊吐訴着自己的抱負和志願，說得村長有些將信將疑。並且也從中探聽着村長對於兒女婚姻怎樣主張那些事。

朱雪齊辭了村長出來。在門口對阿德說：

「你們小姐今晚倘回來的話，費心請到紅房子來關照一聲。」

朱雪齊快快不樂。但也分析不出到底爲了什麼。西服上的泥污雖剝去了一些，但黃的斑痕仍印在那裏。

暗暗說一聲晦氣，朝街走去。

這些時候，街上沒有平靜。害怕那被流彈擊中的躲藏到屋肚去的居鄰們，此時擁擠到了街巷來，做一堆堆奔來跑去着，有的探問別入，現在局勢到底怎樣。

網。
一批人急急慌慌撲滅那沒有熄滅的火災。女人們嘴唇發了白色，站在自家門口撩着絡在頭上的塵

街轉角唯一的理髮舖的前面一片曠地上，碎雜地集着一些人，有女人的哭聲。老頭子們在啞啞嘶嚶。還有青年漢子指手劃腳講着什麼。

忽然他們一致調轉頭來，詭祕的眼光對着街道這面，耳朵本能使他們聽得這靴掌的卽各卽各聲，很是熟習。

朱雪齊原來是一面走，一面仍察看着膝頭以及袖口汙污的地方，此刻拿胸膛挺凸起來。但不免奇怪，走到那頭，人們竟讓開一條路。

人們認做他有特別的消息來，把哭着的女人的事忘記，圍起來一道人的牆。

那個老頭把抱在手中的女孩，頭上打了一下，擠開衆人說：

「你且聽他說什麼呀。」

婦人被踉痛了足背，咒起來了。

「用你的豬耳朵聽哪，用狗蹄踩嗎！」

男人用猙獰的面貌嚇女人，揮着手，叫不要響。

這事在朱雪齊沒有料到，竟有如此好的機會。聯想到自己對於翠荷所托的事的成敗，也許就在這一舉，眼前頓然覺得一亮，竟來了一番簡單的演說。

抗？

他跳在一根木段上，讓衆人可以瞧見他。用拳頭一揮，就問衆人：爲什麼用到你們去跟日本人抵

人們彷彿沒有聽清這話，喧嚷起來了。

「豬！小點，小點，——聽！」

「你們以爲去跟日本人反對，有好處嗎？頭一，打仗的話，糟塌在你們自己頭上。而且末，實在太不講道理。國家的軍隊尙且招架不住，何況你們？」

他的手又是一揚，續說下去，但可惜人們不在聽他。

豔紅的綢帕抽出來，在頸頸上拭拂了一下。

立在他最近的荷着鎗的漢子，把嘴又往下一翹，反起眼哼了一聲。

朱雪齊的視線在人們頭上掃着，黑壓壓地。但他馬上覺得不好意思，把綢帕塞到衣袋裏。而且好像自己兩頰有點發熱。

「現在的話，大家以後就是，要看得清清地。這樣，我們便不會受着損害。以前對你們說，叫你們掛起旗子呀。但反抗的話是，等於自己討苦吃，想想罷，好好的屋子要被打燬，燒掉。這燒掉的是你們的呀，這不是你們到他們那裏去燒掉的呀！」

荷鎗的漢子拳頭一偏，咬着牙齒，在自己立着的地方轉了一個圈子。

「媽的，他在說什麼。」

人們不想聽下去，擁着，擠出圈外，吐着口水。

「死的橫豎死，開了頭，小鬼，你去看，廟門口擺着八十多具屍身哪！」

一個老太婆嘲笑似的對着朱雪齊。

發着喊。什麼地方雨點似的飛來石子。

朱雪齊憤怒，但莫可奈何的漲青了臉。目光順了打來的地方，想找這扔石子的人，骨的一記，一塊被擊中了右面的眼骨。那紅的、茄花色的、旋葉形的金花在瞳孔中間逆轉着，脚一滑，屁股坐在段木上。

那一瞬間，他還這樣想：該吃炸彈的蠢豬們！

定了神，睜開眼的時候，人們已經走空。

都去薄荷廠聽老獨他們開會去了。朱雪齊慌忙吊出手帕來，掩了右眼，低着頭，轉過街角。

暮秋的天氣，洒了一陣涼雨。洗淨的青空里閃着最後落日的餘輝。

薄黃的光從百葉窗的縫間悄悄的退出去，淡去，讓幽暗罩落來。

這裏第二層的玻璃窗關得好好的，外面的聲音一點也聽不出，祇有朱雪齊躺在床上，長一聲短一聲在嘆着氣。

氣還是嘆。翻着身，發洩似的拳拳頭打着被蓋。

這樣情形，在以前確也少有。朱雪齊以前雖做着村塾教師，蒙了洋牧司的青睞，但因為向來規矩古板，表面上他做得對於女人，連念頭也不轉一轉。

看見女人，他便低了頭。

說不定無緣無故兜顛紅了起來。

以前有過一次，那時還仍站在破黑板下面吞着粉筆灰。村塾的課堂的前排坐着女學生子。鄉村的女孩子向來出色的癡傻，就是十歲剛出些頭，身子也長得高大而且發育。朱雪齊唸課本的時候，眼睛一點不偏的對了書上，除非或是望着那較後幾排拘束坐着的男孩子們。

那一個紅紅臉盤大眼睛的村姑姓什麼呢，恐怕朱雪齊已經想不起來了。朱雪齊在不當着正面的時候，會是很多次數凝視着她。但必得聲明，朱雪齊就是在女孩子們圍近教桌或在街道上碰見要答話的時候，他便着慌地向四面看着，是否被體面的人瞧見了會要不妙。

一天清晨，也像在教堂中龐翠荷和他「商談」那一遭情形，認做機會，朱雪齊剛漱洗妥當，站在窗口，第一名來了那個大眼睛的女孩。

一看校役到課室打掃去了。朱雪齊忽然覺得心跳得厲害，而且目光挑準着那女孩的眼睛儘瞧。

到此他連自己也不能做主的招了招手。

女孩姣媚的笑着，肥黑的辮子一甩，跳着來到窗口。

朱雪齊正經地問道：

「你家住在什麼地方？爺爺的名子叫什麼？」

女孩旋轉頭去，辮梢幾乎擱在朱雪齊的面上。翹起指頭指着園的那邊。

「不認得麼——爸爸叫做黃，……黃纏夾二的！」

「什麼人叫你來唸書的呢？」

「自然他呵。喏，媽是不肯的，可是爲着——哦哈！」

朱雪齊的心拍啦一跳，大約有躍出口來的樣子，那女孩厥起嘴，天真而害羞地死盯着他。

朱雪齊看這傻笑，起着懷疑。

「什麼事什麼事，你說下去！」

本來想伸手去捏住她的手掌的，天曉得校役從課室內提了水桶出來，機警的他，順手抓着搭那百葉窗的鉤子。

但鄉村間的姑娘對於那些事情完全沒有懂得的。

「什麼事呀？」捏住了自己的嘴，那樣格格的人迷魂的笑着。

想了想，停停，她又笑了。背轉身去。

到這裏，又要替朱雪齊保證，因爲剛才那些話，在表面上，至少他就沒有一點壞心思，而且恰巧其他的學生也來了，朱雪齊心中好似梗了一塊石頭。

那些日子裏面，他沒有坐定的一個時刻。他迷戀於那個天真的村姑。他想寫一張條子，叫另外一

個學生送給她看，但又怕這事會要攪僵。而且說些什麼呢，是一個初小程度的姑娘，她能懂不能懂？一天，大眼睛的女生沒有來上課，聽得別一個說，伊快要出嫁了，躲在家裏做枕頭套子哩。一個不能想像的痛苦死命在他心上咬這一口。朱雪齊幾乎當場神經錯亂，連粉筆也拿不住，落在地上。

這裏連續幾日，有人看見他徘徊在那個大眼女孩家的籬園外面。

「真是笑話，嫁把一隻蠢豬。」他總是恨恨地。

大眼女孩的父親，遺老式的留着鴨尾巴頭髮的黃纏夾二，頭先很奇怪，到發覺那教會小子壞心的時候，便下了警告。

露出着大黃板牙，將菸斗觸在朱雪齊的胸口。

「你賤種，不然我不關照你先敲碎你狗腿。你眼睛長在屁眼上，睜大點看看我這什麼地方，什麼人家！」

天下許許多多事情自然哪能都湊着自己的心願？朱雪齊於是從那些事上，聯繫着恨起一切事情來。在村塾的小窗裏，他眼看着紅綠的新娘轎子抬過了街坊。哨哪在暖洋洋的風裏叫着，村童們拍着手，追隨而去，彷彿在訕笑他的失敗，和無能。

那時他曾躲在房裏播過枕頭，過着好些長吁短嘆的日子。

朱雪齊覺得自己簡直再不能忍耐了。先是想，世道不公，那樣好的人物被埋沒在蹙腳的村子裏。

而且即使說女人，如此正板之人，竟沒有一個人看上過他。他的頭越是垂得低，姑娘們瞭着他影子，也就越藏得遠遠的，不知何故。

不然的話，對於翠荷，自然進行得不至於這樣的不順利。可恨蠢豬們沒有聽他的宣傳，這像故意把他們機緣岔開了似的。

飯也不吃。又像是要尋自己的事。他的頭腦昏昏沉沉，不曉得什麼時候入了睡。但醒來的時候，是被富谷推着醒來的。

「一封信用，還有一包什麼東西，村長家裏送來的。」

朱雪齊直直地從床上跳起來，搶得了富谷手中的信。

富谷忍不住發笑，把包子放在桌上，捻亮些燈，出去了，砰的帶上門。

朱雪齊一看信是翠荷的字跡，但七歪八扭寫着，角上還潑了紫墨水的點子。

他心慌地回頭一看，還好，富谷早已出去了。在信皮上要發現什麼似的嗅了嗅，到書架上取了剪刀，保存着美觀的剪了開來。

頭一行寫着——

「親愛的雪齊先生！——」

朱雪齊趕緊把牠送到鼻頭上，也放在胸脯子上，似懷抱着一個枕頭似的。一種近乎憂慮的快感通過心頭。

「……我爲什麼要寫這信；我剛從特務機關回來。聽說你會冒着街上流彈的危險，不顧一切的來看過我，我心裏又高興，又感激。而且這足顯出你是那樣的勇敢！不過現在有一件事情要拜煩，不知道你願意幹也不願？——」

朱雪齊將目光移到紙包上。包，是牛皮紙包的，約一本小型的聖經那樣大。他暫時沒有動牠，先再在信上看下去：

「……我不想說得太遠，你也不必看到此信急急趕來。如來，你也不會見着我。而且，你辦不到，以後當然你也休想見我了。親愛的雪齊先生，我一句話，你如要我信任你，今天晚上十點左右，一批人，是叫做老獨爲首的，在薄荷廠中討論什麼，我已經打聽得清清楚楚，你可以去暗殺他，破壞他們的組織！」

朱雪齊的手忽然舉出來狠命的捏着後頸，身上打起了一個寒慄。不曉得跳開了幾行的看到後面去：

「附上手槍一枝，事成的時候，牠當然是你的了。親愛的，再會，明天早上聽你消息。」

又去搔着頸子，但搔着一手汗。

眼下不知心頭是苦，還是甜的。手，拿一張紙也沒有勁道，信紙落到了玻璃版上。兩手搖顫得捉不住主，挑斷着紮紙包的繩。燈光下，襯紙裏裹着閃着寒光的手槍。

朱雪齊恨不得用手從喉嚨插進胸去揉一揉在跳抖着的心。然而這樣的事是爲難的，平生沒有握過

槍，沒有開過一槍，怎樣拿法也不懂。

然而，要不給辦了，是顯得卑怯的，懦弱無用的。

重新抓過信來一看，上面明寫着「你辦不到，以後當然你休想見我了。」可是趕去聲明嗎，說「倘來，你也不會見着我。」

一看手錶，九點還差一刻。

「要命！——這事。」

眼前她的影子似乎在不屑地蔑視他了。

「難道朝着人開一槍也不能嗎？」

他又覺得自己力量決不至於這樣弱，到這個時候，就是說犧牲自己，他想他也值得了。

那一個多鐘頭之間，他反來覆去，自己跟自己的理智辯論起來，弄得發了昏胡，理不出頭緒。他揩濕了那塊紅麻紗的手帕。爲着自己，爲着村長小姐——以博她的歡心，他最後，下了決心。

這樣子晚間出去是不好的，找着昔年教書時用的黑制服，穿好了，拿槍塞在褲袋裏。

「我的主，您要恕我，可憐我，——」

他望着那個美國神甫沒有帶走的，豎在神龕下面耶穌的石膏像。石像沒有睬他，白着眼。皺着眉頭，想想沒有忘記什麼。捻暗了燈，輕輕些開了房門。

星天底下，村外哨槍續續的響着。

.....

幾十個人圍在那薄暗的風雨燈底下，誰也都覺得被汗臭包圍了。

把敵人擊散之後，帶領羣衆的老獨，是這樣說的，敵人在暫時間雖退了去，事實上決不如此罷休。現在他們就是要應該怎樣對付明天。就是說當日夜間，這小小村市，也會有被壓迫或是包圍的可能。老獨這樣的說後，叫大家發表一點意見。

不用說，堂堂的什麼部隊，眼中看來覺得雞蛋殼他似不值一踩的小市，竟會作着那樣強力的抵抗，自然他也沒有料到。而且以爲是失去了威風——這在老獨却想到了。

老獨對於以後的敵軍會造起更兇蠻的蹂躪，是曉得的。所以他頭先就將那道理說了一遍。但打算犧牲是當然的，可是到底還有着無數沒有遷徙的村鄰們，是感到對付起來有點爲難。

要幫助他們，但說「我有房屋呀，我有莊稼呢！我逃得了命，我餓死在路上嗎？」是的，他們心中橫着那些話，所以即使有些遷徙了，有些還是留着，沒有預備離開的。

老獨那晚上，把搽在太陽穴上的鹽屑擦去，重新抹上一攤。他的眼睛變成了混濁的紅色。

他就是一句話，死守是守不住的，必要的時候，還得要早早退出村市。

而且，軍火的蹙脚，不說，糟在沒有接濟。

大家感到沒有話說。彷彿一張厚黑的色紙罩到了眼前：「沒有接濟。」是的，唸起來，也覺得舌根上怪澀重的。

在眼下自然還可以支持。不過當那射擊的時候，心中一面計算着「這下打出去，現在少了一顆了」的。

那時被擊傷面頰，彷彿沒有這回事似的，拆一段袖子將傷口紮起來的羅三，半天不說話，而把目光挑釁似的看着大家，幾次裂咀了嘴皮想說什麼，終於好不容易壓抑着的樣子。

對於全體屏息起來等待什麼似的樣子，他感到不滿。就是老獨，他也拿懷疑的神氣，但不好質問的心情傾聽着他。

凡可拿槍的男人，其實是都到場了的，也有受了傷，靜靜的坐着，不願發話，焦慮的望着別人。誰也不會想起大家真會在臨到死難關頭上，通知都不用，會自然而然結集成那樣一條長的憎恨的鍊子。這是大家頭上的事。因為一看火已經燒着了眉毛，這也決不是背攏着袖子可以讓它自去熄滅的。

誰也清楚地想：燒着了眉毛，也要會燒着頭髮。看來紙糊的忍耐已經被別破了。但說馬上彌補，恐怕非用熱熱的血去灌救不可。

熱熱的血，現在沸熾着。

薄荷廠的夥計，以前勦匪時代是行伍出身，腿上受過槍傷，會因長久不能移動而將養着，現在也變做村民的石子福，想着了要說的話，現在以他那瘦小的軀體從條凳上立起，揉磨着拳頭。

「——對的，這樣的話不錯，但想死守是沒有好處的。諸位，我不是說掃興話。我看他們的火力

最少要比我們強五十倍，好了，所以今天咱們的人也着實傷了不少。但說失敗呢，我們沒有失敗。大家請看一看，就是最不好對付的事，一粒火，他們用一畚箕沙土壓滅你……到那個時候，我們恐怕，恐怕——」

誠意的灼灼的眼睛望着大家，那其實倒是精力飽滿，但外表顯得黃瘦的頭顱，環視了一轉。

冷凜的接了一句——

「會和今天遭難的朋友們一樣——」

羅三讓身軀旋轉來對着他：

「請你說響一點，這裏什麼人還沒有這樣在打算着？」

「什麼人沒有打算着？可是老弟，你畢竟沒有聽清我的說話。但據我——我是喫過糧的，所以曉得；在強烈的壓迫之下，犧牲很沒有意思。現在這個情形，你去看。可是當然不是一開起頭，我就那麼的灰心。」

老獨微點着頭，預備立起說話，火氣的羅三發生着誤會，莫可奈何的鑿青了臉，冷笑着對了石子福。

「諸位，先要想出一個後路。」

石子福平穩的逃避了羅三的目光。

「就祇有你是內行人懂得！」

羅三的被袖布繫着的下巴，艱難的一歪，惡意的笑起來，打斷石子福的話。

石子福始終認為沒有衝突可能，緩慢的說：

「老哥，你又聽錯了。當然還沒有到這地步哩。不過我這樣說，大約可以說是代表這裏諸位說的。我們既然開了手了，現在怎樣接續下去。我很擔心大家祇是顧得了目前，沒有去想以後。」

石子福說到這裏，停了一停，大約是想好好的說一點自己的意見。實在在今夜情形之下，不曉得來自何處的火氣，羅三抱着發洩的念頭，三個指頭的拳一擺，叫不要說下來，清脆的擊着桌板。

定定的棱着眼珠說：

「請你不必再說下去！」

「爲什麼？」

臘色的神經纖弱的石子福，一切動作突然停頓那樣，抬起了頭，眼睛和一邊的臉頰被偏向的燈光照出幾塊黑窪。

「沒有爲什麼，不許說！」

石子福斗的站了起來。

到底也不能忍受了。

「你簡直沒有理由，你把我看做什麼，要知不是我一個人的事，這裏在大家討論……」

意見的紛歧由於大家的確沒有把以後事情準備好。而且羅三不管傷處血流的溢得厲害，在到薄荷

廠之前，是喝了多量的酒來。在那粗直的膚表底下，他就是認爲一切的事，應當姑且做去算數。拿到槍，對準着人射擊，他就開心了。這時候他認做石子福是懦怯的，居心想打斷衆人的心的一貫的。誰看見他粗魯地踢開凳，意欲勸止他，被沉重地摺開手。

老獨這樣說了：

「你們的意思誰也沒有錯，但所以我們要商議，請坐下來。」

「我不商，——請他出去！」

羅三推開面前的茶碗，水濺溢了半桌。

石子福完全轉色了地，環顧了衆人，黃的頰抖着。

今日就說沒有羅三把場面攪壞，這樣商議下去也的確不順當。粗心的人們祇是爲着熱血的衝突，一下集結攏來，再不會管到別的什麼。而且連村長先生該去請一請的事，却沒有一人曾經想到。

那却也不是馬馬虎虎的看法。但想想看，爲什麼所以稱做「村長」？這就明白了。

石子福在算是讓一步之下，挑開凳，滿面怒容的跑出去。

勸嗎，是沒用的。哄的一聲，大家就立起來了，亂七八糟擠出門來。

都黑壓壓的紛集在院庭中。

有人說：「咳，什麼道理啦。——兩人光什麼火呀？」

屋那裏，依然是羅三的聲音，伊利啦哇在講着什麼。

老獨也跑出屋來了。今天晚上大家都已經沒有繼續討論的意思。有些人在咆哮，或是太息。少耐性的幾人已經跑回了家裏。但老獨們沒有散開。羅三被人好意的勸說了幾句，默着聲，拿腿攔在桌子上頭抽他的烟。

同時的，那一夜，村長也沒有好好的睡覺，在堂屋中點起了蠟燭，守歲似的背着手在那裏愁腸挖肚的籌思，背着手，從東頭踱過西頭。

論身份，村長是不會去拜訪如老獨他們的。然而，老獨也沒有想起他。今天夜裏，阿德從街上跑來，說一批人在薄荷廠開會，村長先生聽着，拏指頭在稀鬆的絡腮鬍子上一擦，眼珠翻翻，冷笑起來。

「沒有別人了麼？」

那意思是說：我沒有被邀在裏面？

由是他聽着消息，看他們將計議出些什麼。要說戰爭，他早就反對。但也不全爲自己。因爲他所有的佃農都在村上，一經戰爭，這就一切完了。蠢豬們本來渾渾噩噩，然而這回，打足氣的皮球似乎再受不下氣，要被裂了，憤憤的火燄，似潑着氣油，撲了這頭，不能撲滅那頭。龐學潛沒有想到。

和平，村長就好過如昔的平穩的日子了。但他相信，在物質的損失，終於比之精神的受着拘束爲苦的。所以他其實也不必等到如朱雪齊們和翠荷的關照，早就預備好膏藥牌的旗子。兩日來他聽着鎗砲的聲音，痛感到萬分。其間他暫時忘記被如火焚熬着的村鄰們，一心痛憂自己的產業。

「開什麼會，人已死了一把，居心想攪碎這村子。我不相信，勞駕這樣跟他們去拚命，你又有些什麼好處？」

環顧屋內，除去不值錢的破損的傢什，這裏已空空如也。朱霽齊的討好，說是以防萬一，好的東西搬到了教堂去。

阿德第二次從薄荷廠瞧了情形回來，是這樣說：

「老爺，請放心，開不成了！那強盜狗心的羅三給鬧散了場子……但人還不會散去。看樣要來找老爺，或是一齊到這裏來的樣子。」

「怎樣，說清楚些，他們要到這裏來？」

龐學潛訝得張大着嘴巴。

沒有等着回答，調轉身，他到內房去問翠荷。

本來說是去寫信。翠荷小姐近來在村中出沒着，完全沒有規定。但今天回來以後，就不許別人攪擾她，鎖起了門上的鍵子，而且將窗邊的帷子拉上，一人躲在裏面。

村長先生到門上剝啄了一下，——沒有聲音。

眼睛貼到鑰眼中張張看，裏面黑着。

原先，翠荷小姐接着特務機關的指揮，是帶着地圖到村子來查明詳細路由的，所以一面來往着將地形標幟記好在圖上，一面帶便勾結些人，做着內線工作。這樣的事，就是村長也沒有曉得，祇知道

女兒在「許多地方」交際出色的圓廣。數年之前的聲明暫時也不管了。

當然翠荷也不讓他發覺。翠荷看定好一個，就是朱雪齊，可以借來利用。在若即若離之間，給他一個有目的的追求的機會。老實說，灌他一口迷湯，不怕他不在村中開始搗亂下子。暗中他自己當然不損失半點什麼。

又可憐又好笑，背後伊想起朱雪齊那天這神態時。

可是，那一星期間，事情變化得恁地快，正規軍在車站後撤了，酒井部隊在附近燒掠了村子，朝這裏迫來。部隊有直朝着鐵道線追擊中央軍而去的樣子，對於一個一個村市的襲迫，並不重要。但在那大意間，確實證明鹽湖一帶的村落不像別一些容易佔領。翠荷小姐於是匆忙之間又趕了回來。

那時候，誰也曉得那些亡命之徒是被老獨的聲氣吸引，一起出來了。

在晚餐的時候，村長先生把正在嚼着的飯重新吐在碗裏，回憶起了一件事，眼睛射着恐怖的光芒，對了裝做什麼也不知道的女兒說：

「這事簡直荒唐，也許這癆病猙獰似的傢伙前生跟我有什麼冤仇。那一年把我家產幾乎弄得精光的也是他——他們，叫這些佃戶故意跟我搗蛋呀，抗租呀，而且也就是他親手，那癆病鬼把我吊在樑上打過一頓！你媽嚇得害了一年帶零的病，天曉得我和他們有什麼怨恨。這回又來了，去年不會收到租息，今年如此被他帶領了一抵抗的話，好，一切通通爛掉，都要弄成被水洗過！」

翠荷笑笑。這些事和她現在沒有相干，現在要的，就是她想法着要分解村中抵抗者們的力量。

在燈下，她就是寫着那樣甜甜的面且辣辣的信，附給着手槍。

翠荷當夜並不住在自己家裏，並且也沒有對村長說明，鎖上了門，把一部分祕密的文件夾在貼肉小衫的袋子下面，離了屋子。

祇有被痛苦、懼怯、僥倖和希望燃燒着的朱雪齊，在昏黑的天光底下，神經乖張地踉踉地走着。出了教堂的邊門，原先是走熟的道路，今天覺得和往昔兩樣。不曉得還是自己腳軟？走得沒勁道。

側着頭一聽，小河中流水溜溜呻吟。小路上混合着清新的泥土香，和苦艾的氣味。

朱雪齊被強烈的慾念所引起的懦凡的心情，實在使他一摸觸着插在褲袋中的手槍，馬上一種不安和羞愧，起了一個膚栗似的，走遍全身。他用手掌壓着胸膛。眼睛也慌張地向四面張望，當轉過教堂後面圍牆時，似乎發覺背後有着足音，誰釘着他？

靜靜的等了片時，沒有什麼，他向市上走去。

直接走向薄荷廠去是不能的。朱雪齊只能套些路，通過今天被砲彈轟塌的房屋，跳過橫在街道沒有搬去的屋樑，暗中一路摸索着。

所唯一希望的，就是能把所要射擊倒的人射擊着而後自己馬上逃掉。在跳出口來似的心房，那時也一心的這樣對着天父耶穌禱告。

鎮梢薄荷廠的矮矮的牆，在半里路以外，本就望得見。平時矗立着灰瓦疊成的烟囱，和曲折透露在牆外的蓄水池的管子。簡陋的窗眼中的亮光，照例要到市街一切平息以後才寂然的，現在却什麼光

亮都沒有。

朱雪齊爬在塌缺的牆上一張，暗的庭上祇立着不多幾人，在那裏憤憤的談話，一點不像正開着會的樣子。

又沒有這勇氣去問他們。

那一瞬間，他幾乎想在下次碰見翠荷的時候，撒一個不負責任的謊，說是蠢豬們開會呀什麼根本沒有這回事。

然而也不好。

「要不是臨時換了場所吧？」

這樣一想，似乎也覺對的。

在別的什麼地方，現在他根本沒有曉得。做賊似的從亂磚上跳落來，且預備在入靜的街上轉一遭再說，不過一走過剛才被擲着石子的十字街口，老遠就覺察出有些人正零落的在前面走去。

朱雪齊的手不知不覺按着了手槍，脚步也突然的躊躇起來。

聰敏的他，究竟悟出來了，從這裏有着通到村長家去的路。

那時，滿心不安的腦中想：倘如後面還有人走來，這樣子不是要被疑惑嗎，不過那老獨到底是什麼樣子一個人。

暫時被勇氣所鼓勵，朱雪齊拿頭上帽子壓得低些，做是尋常走路的态度，慢慢的在人羣背後訂了

去。

今天夜裏，不平穩的痛苦，爲着正義而要吐訴的騷擾撞擊了他們。在那次格鬥裏面的死傷者到現在還沒有安插妥當，是暫時放在麵坊後面那個斗姆閣裏，現在所要求的，老獨再集領了人們到村長那裏去，請他發表一點怎樣善後的辦法。

石子福被勸住，挾在衆人中間。羅三雖然硬要爭勝，但現在已經到酒醒的時候，被別些人橫牽豎曳的拖到村長的宅子外面。

村長的垣門關得實騰騰。門子以外，還用石塊、磨片堆積着。

在他們沒有麤集到宅門外之前，阿德生恐驚了他，悄悄對了村長的耳朵，告訴他：關係是沒有關係，這批土匪們都跑到宅上來了！

「真的？」

兩手忽然起着劇烈的震抖。但咬緊着牙齒。

回身便走，通過廚房，一直撲到貯物間，但物事都搬空了，沒有地方好躲。

阿德趕來，抓住村長的膀子說：

「怕什麼，跟他們說妥，讓一個人進來有什麼商談好了，怕他敢在這裏搗蛋。」
驚疑不定的村長像是一隻找不着歸路的螞蟻，搓着手，又連搔着頸子。

「但你必得跟他們說明，祇許推一個代表上來跟我說話！」

「當然！」

阿德到庭院，在籬眼中對着外面：祇許一個，不能多，而且請走後面腰門。

歷亂的步伐從籬外向日葵的下面移後去。

阿德將門拉開一縫，外面擠着黑壓壓一羣。

隨着老獨的脚步，人在擁入來。

「你媽的，野狗！對你說祇準一人！」

第二個人羅三打背後伸出左手照準阿德面門推去，木頭那樣蹣跚退在牆根邊。

而後將膀子一揮，紮着布片的頭額紅紅漲着。

「進來，跟這狗村長辦一個交涉——喂，你是什麼東西！開就開了，一個人一個人！抗碎你的葫蘆！」

直挺挺的跑向堂屋。村長先生在門口探着半個頭張望，這下又驚惶萬分的縮入去。

兩分鐘後，人們擠滿在屋子裏。

莽撞的羅三取着燭台，巨大的影子落在壁上，搖搖的照到剛才看見村長先生縮入的那個門內。

實在那時，龐學潛先生被勾引起當年一幅恐怖的影子，加之本來有着心悸的毛病，一看見這許多人擁來，立刻心神俱亂了。但走實在沒有什麼地方好走，絆倒了什麼傢伙，躲入套房裏面。

羅三在一具動過的舊櫥背後找着他，已經目瞪口呆了。

「老先生，對不起，這樣的話是要請你出來說的，這裏，大家以後的事，但我們已經幹起來了！人死得很多呀，而且有傷的！對不起，去一去吧，咱們很多的人在等着你。」

龐學潛定定心，但感到一點羞躁。站在面前執着燭台的木匠是認識的，是平時被他稱做「並非善良之輩」的人。而且大約在當年也一定會喫過他的苦頭。

龐學潛拿手拂着絡在鬚上臉上的蛛網，推開了橫在身邊一些木板出來。在燭光下，看出被包在羅木匠頭上的布袖沁出火漆似的鮮血。但氣色却好。羅三打着隔，將酒氣吹在村長臉上。

到門口，沉鬱的老獨正靜靜的倚在那裏。

這在村長，覺得是一種天道的戲弄。自從大紊亂開始，村長兩手反攆吊在樑上，被農戶們用青竹子敲打那一晚，幾乎昏迷過去的金星亂迸間，看見過老獨一眼，如今又見着了這話也不大說的怪物。

似欲睡去的憔悴的臉，寫着鎮毅，寫着心事。也寫着以爲如此便非要如此不可的自信。

龐學潛對老獨的懷恨，正因爲他所做所爲的事，根本不會與他自己有什麼利害相干。他不會受着過地主老爺們迫逼，但捧起農戶們來，尋地主們的事呀。於是平日汗也不流一滴的老爺們也嘗受了「平分天下」的滋味。

龐學潛和老獨離開四步路遠，僵立着，抖了。老獨拿沉默的眼光看着他。

一種私恨在村長血脈里交流着。

他的牙齒格格打着戰：

「……你跑到這裏來——你這土匪！害够了我，還沒有害够！」村長發瘋似的抖着嚷着。「你現在想要什麼，我曉得你預備趁火打劫。我以前本來想找着你辦你一辦，你倒自己來了！哼，請你自己說吧，那麼深更半夜，你帶這許多人到我宅子上來！」

老獨覺得很奇怪，村長的記性却出色的好，還牢記着那點事。

笑起來：

「龐先生，過去的事，就說老獨對不起人，算了吧，咱們現在來問村長的，是對於大家的事。」到村長肩上拍了一記。

「跟他們的軍隊打起來了，這你是曉得的。講究人，當然兩面誰也都有死傷。但眼下要來同村長討論的，就是我們的接濟沒有，看樣大約要放棄村鎮，請問龐先生是什麼的主張？」

龐學潛扭着頸巴，趕快的把老獨的手從肩上拿下。

「我什麼主張？」他的鬚髭像要飛去似的：「我不贊成，反對你們！」

羅三調着手中的燭台，穩大的步子跨到村長面前，指點着說：

「可是？我早曉得他是個什麼人，他說反對！」

「土匪！」村長忍無可忍的退走了一步。

「你再說土匪我就要揍你，你媽，前兩年老子沒有喫的用的就跟你借借，現在你也當咱如此——來，去吧，你去見了大家說話！」

「走哇！」羅三的手攔出在村長先生背後。

這和不肯放鬆一點辛勞耕作的農民們一樣，村長的性格守舊而固執的。他一橫下心，就什麼也不管了，而碰着過不去的事情呢，他就硬着頭皮挺進去，凡事一到明天，不也成爲「過去」了嗎？

「好的，我去對大家說，」村長咆哮着衝過羅三的腋下，在二人的前頭，走到堂屋里，「我看你怎麼了我！我反對你們跟他們的軍隊格鬥。我不要再看你們！好像爭什麼功勞似的，結果自己反而先死了好多的人。你們以爲這樣些些的人敵得了他們嗎？哼！」

不能數清的多少道眼光齊集在這狼狽的，還揩滿着灰埃的龐村長面上。

有人偷偷罵着「媽特。」

老獨的微笑收下了，斜眼看着他。

「你們如果反對我，就不必來問我了！」村長嚷着，但頭是低下的。

羅三哈哈大笑。

「那麼你也早該說，」拿刷子似的下巴湊在他頸上：「我們還有那麼多的人，事情也早幹出來了，難道就缺少你一點什麼屁的意見。我看你當我們是『土匪』，怕你自己倒先是個沒有腸子的奸老爺吧！」

村長被逼着退後去。

「我叫你在夜里躺在被窩的時候摸摸你自己的胸膛，瞞得了誰，什麼事我看不出來！倒裝得像是

非常正派。可是你碰着我羅三，就決意掀穿你，你是橋背上的貨色，面子上裝得要替大家謀什麼你媽的幸福，你那狗心腸子我一點不假懂得是做那鬼勾當！」

龐學潛在那一瞬間，左顧右盼的，大約打算避開這重壓力的範圍，踮起脚尖，打着倒車，不料碰在柱子上。

羅三捏起拳頭晃着。

「有理由你就哼出來，否則打碎你。」

村長仰出着頭，高高的喉核在那裏抖上抖下，心中罵了一聲「土匪」，覺得今天顏面掃地了。

同時也發現自己在那許多人面前的孤獨，急遽中他找阿德。轉動着身子，突然一個爆碎的脆聲在他橫首響了起來。

目光一齊移集到那裏；玻璃上有了一個四周有着冰格的小洞。

子彈射進了屋樑，塵埃紛紛落着。

第二響又起來，碎裂不堪的玻璃發着割耳的金屬聲，崩落了。

有人舉出手來大喊一聲，人們紛紛的奔出去。

但窗外的人影已經不知去向。

朱雪齊幾乎昏厥，被阿德曳到他的房間去。

今天晚上，正好狼遇着狼，阿德曉得朱雪齊的意思，讓他到庭院中去。不過，頂不巧的就是無論

怎樣，他沒有瞄準着射擊的能力。等來等去，沒有機會，到後阿德指點給了他，還拿羅三錯認做是老獨。

他閉着眼睛發了第一鎗。

第二鎗想要瞄得準些，雙手抖了起來，那桿手鎗像要掙扎從他手中飛去似的，捉也捉不住。

那時的他，因為衝激得太厲害，扣了第二下機子，以下却沒有動靜，靜靜的靠在刀豈架的竹柱上面，是被阿德露出牙齒咀咒着曳進屋去的。

嘈雜的脚步趕出去找尋，自然什麼也沒有，連籬垣外面也有人找過。今天晚上，不快和憤怒充塞着人們胸膛。但看情形，對於村長也沒有什麼話好講，有人對着他吐了口水。

阿德站在階台上，有等着他們出去而好關門的樣子，被走在最後的羅三用指頭指在面孔上。

「你對你那個喫屎的村長老爺說一聲，有什麼對不起咱們自家人的事，咱們決不放過他，叫他明白些。今天你們想暗害我們的事且慢慢跟你算帳！老獨去吧。」

阿德莫奈何地旋轉頭來盯着，趕緊跑去門上腰門。

那一行雜踏的步伐，又移過了籬下。

六

三日間毫無遮攔的轟炸，漸漸將村房震坍，毀壞到不堪，作着最後掙扎的老獨他們，在轟炸突然停止，繼着便是步兵的圍攻之下，終於放棄了村子了。

正當着黎明，八十幾人分頭突破了彈雨的重圍，而且還有帶傷的人，是向那別一些村落跑去。

昨天有二十幾位鄰居已經被埋葬在殘垣斷壁之下了。半夜間，放在斗姆閣裏的傷人又死去了幾個。

在那樣伸出手來也摸不着指頭的黎明之前，老獨和羅三那百多人，在村外的小路上，又突然遭遇到着敵軍機關槍隊的射擊，趕緊調轉了方向跑去，人數逐漸的少下去。而且途上遭着敵軍部隊的射擊，冲散了。

現在也還祇剩得四十六個人，四十六個頹喪的，幾乎是兩手空空，只背了一枝鎗的人。

當黃昏的時候，大家莫名其妙自己不知究竟到了哪裏。碰着些都是燒壞的村落，但已經杳無人烟，有的却還寂然的插着膏藥牌的旗子。

每個人頭腦好像都已經被抽去了要緊部分的神經纖維。一想起倘碰見敵軍的話，隨身的每人幾乎

祇有一二顆子彈好應付以外，簡直祇有等待死亡的命運了。

那一日一晚間是不曾有一粒糟粕到過肚子的。

昏昏沉沉的走着，對於所過的地方，越去越覺得奇怪。

路途似像熟悉的，但因為點綴在平原上的村落已經燒燬，變了樣子，這像是到了另外一個所在了。

偶然還有一二不會打坍的房舍，孤零零立在那裏。上面飄着紅心的旗子，他們咬咬牙，繞了圈子走去。

今日日間，他們會休息在一片沒有收割盡的高粱田裏。一個負着腿傷的鹽戶且子，實在走不動了，要求他們放棄他。

他的面孔發黑，出着虛汗，臥在草上，轉側呻吟。

「你們管你們，別管我，——可憐我的話，你們就別管我。」

聽見了的老獨，沉沉的調子，這樣說：

「芮珠，阿銀，你們攙着他走。」

日頭正要落着山。但以後怎樣辦的計畫還是打不出來。大家抱膝沉愁地坐着。

從發黃的瑟瑟抖動的高粱葉間望去，原野依然是和平的原野，不過點綴着曾經戰爭過來的破殘的痕跡。

瓦爍中冒裊着煙火——但不是炊煙。

有一個被兩顆子彈射進肩窠的鄰居，倒在地上，橫斜着眼，眺望着這樣的原野，忽然大聲笑起來，血液哽咽的淤塞着他的嘴巴。

待到人們去扶他，他已咽下笑聲沒有聲息了。

羅三把托着下巴的拳頭掣開，左手拉着一根高粱得勢立起來，沮傷的哮道：

「這樣下去，通通要死完的，你媽媽的！你自己說，……一個一個少下去了呀，但自然不是跑掉，鬼拘了去。我們恐怕也不會待到明天，你說子彈呢。」

他的眼珠也一發兔眼似的渾紅。火漆式的血在額巴的布上結着厚疤。

那時老獨把槍橫在膝上，從葉隙間對着被落照染黃了的原野出神的想着。

船戶芹珠牽了那匹黑馬到高粱田背後那個淺沼去，讓牲口啃着水草。

羅三的頭搖着。向着衆人的面孔，彷彿要瞧出他們每人心田現在正想着什麼似的。

「怎樣，都封住口了嗎，你們大家都想等死？」

「你看好說什麼啦，」黑着眼瞪的徐小瘤子，反嘲似的說：「不是你也生着嘴嗎，但空的鍋子裏面，就是下邊生着火，也熬不出粥來呀。」

「再打回去不是好嗎？」

他們一齊大笑起來。坐在乾蘇旁邊的那個漢子，用手捏着小腿肚，冷酷的慢吞吞地說：

「你的說話也像是對的，但可是脫落了尾巴，尾巴沒會找着頭。剛才你自己還向大家『我們的子彈』呢。好了，我也打算頂好按着屁股眼去捉雀子似的，圍起來呀，把他們繳械！唔？」

羅三沒有話，看看老獨。側着頭想想，重新惡意的看了剛才說話的那人一眼。

「那麼不成了，前面的村子又都燒盡，自然鬼也找不出一個。再說不定呢，我們的四邊早等好着敵人，我們就動手來先挖好自己的坟墓吧。」

祇有那個張着大黑眼珠的乾蘇，什麼話也不說，沒精打采地拏一片野芋的葉子，放在指間捏碎，投在地上。

還有那三個作一塊坐着的人，低低的談着什麼，面上流露着饑餓、疲乏和難堪。

「是不是，但不成坐等着呀。管他三七二十一，找着一個好過夜的地方再講吧。噲，肚子總得想法塞些什麼下去。」

好似居心勾引起他們的饑液來，大家隱隱聽得自己肚內蛔蟲叫。

「那麼到棗市去也可以，到了棗市多少總有些生路。」羅三擰了兩擰眉頭，再找不出什麼話了。

這話引起了老獨的注意，但似尋常一樣，憔悴的臉頰現出微茫的希望。

從葉隙之間向外遼望着。

「這裏不曉得究竟是什麼地方，我從來不會走着過這小路。」

「我想無論如何我是總找得着的。」用雙手招在額上，望着落日：「看方向大約不會走錯吧。」

徐小瘤子插過嘴來：

「讓想想看。我們出村口的時候，真地不曉得東西南北，我們剛才不是在一條岔路口碰着過一條小崗嗎？那小崗我記得就是叫做義塚崗。義塚崗到大旺村便有一二十里路了。義塚崗向南去七十里是鏡湖。」

黑眼瞪的漢子不相信似的，拏一口濃痰吐在高粱葉子上。濃痰沾韌地彈跳着，然後滴落在狗尾草的叢葉間。

「此去七十里是鏡湖，那麼鹽湖就在這裏不遠了，不成我們倒跑到了相反的路上來？」
徐小瘤子從地上用槍撐着一跳立了起來。

「不成我的眼光打了折頭，這義塚崗你也看見的，上面孤零零還長着一根雄皂樹。因為繞一個三角形，從這到白狼村是五十里。你聽我說，我的記性就好像尺一樣，不大會錯。」

大家被顛入一種絕望的境地。一聽說跑入到敵人控制的所在來，都默然了。
羅三奇怪地梭轉着眼珠。

手插到褲袋中去，摸索着，取出一把沒有彈盒的子彈，在掌上，用他的右手三指數着：是十一顆。

搖搖頭，拏靴塞入袋中，說了：

「我看還是動身吧，且趁天還有點亮光，找着一個所在，弄點吃吃，過這一晚。哪，你們看，那

面不是沒有燒光的村房嗎，管他媽的，咱們跑去，就是跑進了老虎口裏也且再講。」

有誰再能在這話以外加以辯論呢，懶洋洋伸着坐麻了的腿，像是馬上便好有了歸宿似的，一個個爬了起來。

有人去沼地找着芹朱。但牽馬回轉的時候，在艾蒿的平原上面，遠遠移動着似在向這方到來的黑點。

羅三分開高粱葉，探出頭去，凝視了半晌，呻吟着說：「該不會這批狗子吧。」
接着他面色起着反感的不安，連連的看着，和老獨並排着在張望。

「如果是，這就滑稽極了。我們就等於完了，要是他們發現這片田裏躲着許多人的話。」

老獨朝他搖着手。

他們從他臉上看出情形有點不妙。

「你們有誰比我眼力好一點的來看看，草黃制服的，我相信這決不是我們的，而且人數大約最少有我們那麼多。」

是的，那一個分隊是洗劫了別一個村落，回總部去的。這路線必須橫斷過現在他們所休息着的那片高粱地。

羅三忽然拏他的右手放在嘴巴上擦着，咆哮起來。

「這瘟，橫豎倒灶，咱們就拚了吧，等他到近，咱們一起通通跳起來，繳他的械。」

從地上抓起槍，拍開機門，塞進彈去。

「你相信我，不聽也由你，咱難受死了！」

人通通跑過來圍着他，幾乎忘記隊伍的逼近來。

「你也要想想，一樣這許多人，」誰這樣在背後嚷道：「但傢伙厲害呀，你還有十一顆子彈，咱們不行了。這你自己也不知說了多少次數。」

當時非常嘈亂的。但老獨喊着叫衆人散開伏下。原野上到近來的隊伍忽然停止了。

「臥倒！臥倒！暫時都不必還槍！」

一排子彈已密密的射了過來，掠得高粱的穗子噓噓的發抖。

停了一回，叭叭的又是一排。

這分隊僅僅曉得那片莊稼地裏有一批人，射擊了一陣，看沒有動靜，等着。

「放着好好的槍械傢伙不去奪來，我實在受不住了！」俯臥在地上的羅三在對方停止射擊的時候，用肘撞着身邊的大窠頭說。

翻了一個身，他什麼也不管，立了起來。

「可歸根要死了算了，他們開槍，我們不得開，去你媽的，與在這裏等着他們走來打死，咱們不如就朝着南面跑去吧。」

有些人就果然隨着他出了高粱田的另外一頭，哈下腰板，連爬帶滾的奔着。

叭，叭，……子彈在黃昏的原野上落葉似的捲掃，四面被激出空盪的迴響。

「咱們跑得快，喂，老獨，」羅三回過頭匆遽間喊着：「咱們趕快跑到掃射綫以外！」零落的人慌慌張張向南走着。

不曉得叫什麼的兩個人突然拋却槍，先後倒到地上去了。

幸而黃昏已經到來，那亡魂似的人盡力的跑去，現在已經讓機槍的掃射聲落在後方，一陣忙一陣冷落的，夾雜着步槍的劈拍聲斷續傳來。

荒蕪的小徑上，勉強掙扎着脚步，彳亍地，上氣接不着下氣。

當走入一個谷似的狹窄的土坡中間，夜色已經罩落了。翳翳的暮霞衰弱地顫抖在原野邊蒼暗的綫上。

羅三把槍扔在地上，一屁股在發白的泥地上坐下來。

「媽的，吃奶力氣都拏出來了，再跑下去除非只許單叫腿子走路！操，坐下你的吧。」不用說，軟骨症似的都橫七豎八坐的躺的了。

羅三向大窠頭伸出手來要紙烟，但旋轉身來的時候，忽然跳了起來：

「碰着神道，馬呢，老獨呢？」

有幾人趕緊爬起來，似乎到現在才想到似的在這四十幾人中找着。

人數，是四十六人。比離村的時候少了一半以上。

羅三咆哮着從第一個坐着的人跑到最末坐着那個，簡直想把誰都抓住捏碎似的。

污汙的繫着頸巴的布巾使他說話發出困難，但是憂心而熱烈的聲音：

「媽的，你們想想看，我叫你們走，應該叫老獨一道走的，現在他人呢，你想他不走出那高粱田還會活嗎，糟糕這個。而且末——唉，我自己也太要緊了。可是，你們這許多人，該總有一個早點說老獨不會跑出高粱田呀！」

再查點了一下，石子福，芹朱，徐小瘤子，都沒有。

「都沒有，這一定完了！看吧，還有什麼話！還成那啥事體呢？」

大窠頭從汗衣裏面摸出壓扁的烟捲，丟一枝把羅三，但沒有接，用腳來在地上狠狠的捻碎。

大窠頭自己取了一枝，放在手掌間搓圓，叨在嘴角，點着了火。

「老哥別忙，」大窠頭長的抽一口烟，一面把腰帶束緊了一下，說：「慢慢點，明天早上我們找回去吧！」

那乾蘇是很不要聽大窠頭的話的，突然冷冷的說：

「又不是小孩子，他一定要在老地方等着你。」

「可是也不那樣說法，」羅三望着那些爲夜色罩着的人影說：「我說不出什麼理由。可是不找着他是不好的。我們算他剛才跑這一陣子路是十里路，現在到底到了什麼地方了？」

誰都昏天黑地，也許是餓昏了，也許是跑昏了。

有人爬到草坡的上頭去望望，冥冥的夜色下面，除了靜靜的田野，火光也見不着一點。祇聞到濃厚的秋夜的氣息，那裏面有着引人愁思的鹽地的鹹味。

草坡，靜靜的，艾蒿的下面，草蟲都僵蟄了。在北面的地線之上，疲乏的火光正在燒着。向來沉鬱的乾蘇對着自己說：

「奇怪，我老是聞着鹹水氣味，說不定真的跑到了鹽湖邊上來。」

「鹽湖？——是那個鹽湖？」

誰的老嗓子在黑暗中回道：「說說看，天下難道：還有兩個！」

「我可不是說，」歇着氣的吳芋頭對於衆人的說話不滿似的。「定規方向錯是錯定了，老徐不是早說義塚崗過來就是鹽湖了嗎，對啦，這就是我們的鬼門關。明天你休想活了！」

羅三急轉着圈子，拏指節捏得格格作響。

「倒竈，就算我叫你們跟着我走錯的吧。但肚子必得裝進些什麼，大家摸着黑到就近找找去。肚子否則會給咬穿了。」

有六個人分做兩隊爬着斜坡，摸索着找去，半個鐘頭以後，帶來了使人略為高興，但可又失望的消息。

那裏半里路以外有一些屋子，人已跑光，而且也被放火燒過了，祇剩些破碎的牆垣和樑子。但想找出什麼喫的來是很難的。因為縱有一點，也被逃亡的人帶走了。

當夜，四十六人就宿在那燒剩的房子下。

拏腰帶再收緊一點，對付着腸子的嗥叫。

秋末的夜氣，大家背偃着背，將就也熬過去了。一日的辛勞險惡到夢中去找尋補償。

乾蘇打着呵欠，盤了腿，靜靜的從牆垛的破損口望着外面發光的深黑色的天。

大窠頭本來坐在他旁邊，爬起來搬了一個場。

「年紀青青，總是想你什麼心事，害心癆！」

乾蘇終於也睡下了，除他自己，都吹着好濃的鼾聲。

可是羅三沒有睡着。甜洋洋的睡意剛從眉梢上爬落來，乖常地從地上爬起，絕望地叫道：

「看吧，都一定完了，完了的，媽呀！」

都被他鬧醒來。但一想起失蹤了的那二十幾人，的確是憂念的。

「人家睡着了也好把肚餓的事情減少一點，喂，老羅，明兒再講吧。」

「我可不能這樣，我簡單是害了他們了。」
他們勸着他睡下。

半夜裏，他又在夢中驚醒了來，摸着槍，跑到外面去。

黑黑的夜，什麼也看不見。只有辨不清是哪個方向的地平線上，火災的光依然閃着。

「這是我害了他們的，老獨……」

鹵笨的木匠今夜神經質的騷擾，使別一些人不會好生睡熟過。

在被佔領下村落以後，生恐有沾清名的龐學潛先生早悄悄躲到岳丈家中去了。

但中間正當膏藥牌飛機猛烈轟炸的那幾天，村長因着朱雪齊好心的勸告，據說是省却危險，終日躲在教堂裏面。

朱雪齊得意忘形的看着村市上房屋漸漸倒塌，崩燬，他心中暗暗笑着。他的手老歡喜插在褲袋裏。口裏咬這麼一根消過毒的牙籤。

外面飛機時時以直垂的姿勢，投下比刀還兇的炸彈，發出崩爆的劇震的聲音，使堅固的教堂屋的門窗幾乎倒下似的抖着。蒼白着面孔的龐學潛便不及把指頭塞在耳門的跳起來了。

這樣的人，直到現在，希望着「什麼都要保持一切原狀」的心思，像皂泡一樣，連幻影也不剩下一點，通通炸裂了。

幾十小時之內，一場火，幾只炸彈，把積年累月勞苦汗績，帶得無影無蹤。

村長長吁着，頭腦昏昏沉沉，一陣旋轉，倒在絲絨的沙發裏。眼淚雨似的滾過略見損瘦的頰上。

「這批蠢豬們那天跟我討論的時候，我說話過火的確是不該的。但眼下什麼也不能收拾了！↓

朱雪齊倒不以爲意，昨天又找着兩面舊的教會旗子，威風凜凜的插在教堂的四周。

昨天有一顆小的砲彈，不知怎樣，射進了右面走廊後邊的廚房，當場炸了開來屋頂和一面的牆飛塌了。但人卻不會傷，叫做富谷的廚司和周清到庭院看飛機去了。

朱雪齊當時非常生氣。而且面色轉青。頭先是想逃的，後來鎮靜下來。

「這了得，簡直不擇目標打進教會的房子來了！」

還有，在教堂的頂樓，五色的玻璃被流彈射碎了幾塊。朱雪齊用鉛筆記錄下尺寸和損壞情形，對龐學潛說那是必得要「負責方面的人」賠償的。

二天過去了。村長每天都叫阿德到教堂的樓上去，張望自己的屋舍有沒有遭着炸彈。自然是好好的，而且飄揚着膏藥牌旗子。

這二日間，並沒有見過一個敵軍的人面，彼方是拏着不惜工本似的火力來轟炸村舍，然後居鄰們被逼退出，堂哉皇哉佔領下來。

少數蟄伏在家中的人，到底也受不住日以繼夜的砲與炸彈的轟炸了。

第一日那一顆重重的炸彈擲在仰着頸巴看飛機的人叢間。人的肉肢和骨殖隨着泥屑雨似的濺開去了。這激發了比砲彈還厲害的恐怖。

這恐怖就是眼前分明瞧着同自己一樣血肉裝成的人，彷彿用靴子踏入蟻羣那樣，不值一文的死去。

有的人才奔到一半，仍然倒在血泊中了，

那誰家的老農夫剩着兩條穿着草鞋的脚在路上。

這認不清是哪兒的女娃的天靈蓋，連那纏着紅絨蠅的髮梢，落在籬院中間的水井旁邊。紅的白的血腦，在青石頭上畫下了圖案。

中間，不曉得誰這樣轉出念頭，會指着鎮那面的教堂說：「哪，那面不是掛着什麼美國旗子嗎，躲一躲去呀！」

是的，人們從娘胎帶來，相信如來觀音，沒有相信過耶穌。做道的時候，頂少一回，只有朱雪齊和洋牧司和一個村裏的老裁縫。莊稼漢們的脚從不會踏進過教堂的門限。

但聽進去過的人說的，裏面可以容得兩百以上的人，於是人們通通擠到教堂門口去了。不提防朱雪齊在庭院中望着關得牢牢的鐵門說：

「Piss! 從前沒有認識教堂，現在認識教堂了？」

話是絕對有理由，沒有受過好處，當然也不讓他受了好處去。可是教堂是你私人的產業嗎，人們說。

朱雪齊簡直學人們認做是一種仇恨。他覺得這批人憐得可憐，蠢得可憐，根深蒂固的種入到腦子裏，以爲他們非要吃些苦頭，或死去一些，天道幾乎不生眼睛了。

「有誰抓在門上，就先敲斷他手指骨。」他嚴厲的吩咐周清。

因爲人聲鼎沸得幾乎玻璃也震動了，龐學潛是聽見的。但出去的時候，被朱雪齊用好言勸了進

來。

「要吃虧的，這些豬們有什麼攪頭。況且我們這教堂是神聖之地，又不是避難收容所。」幸而村長不會多咀嚼這話的意思，如果多心的話，當做這話骨子是在嘲笑他呢。但龐學潛——

「雪齊，請你原諒我說一句直白道來的說話，我是從來不會信過什麼教的。但也不會好好信過佛。可是這兩樣，是爲了拯救天底下千千万萬的男女，那理却是一樣。你就說爲着教堂聖潔，自家的心思——並且我再說一句實心話。因爲我是靠收租穀吃飯的，但其實等於大家都靠『蠢豬們』做着過活，所以我勸你發一下慈悲，多少放一些他們進來。」

這幾句話，朱雪齊聽着滿心感覺不快。但爲着不能使龐先生生氣的緣故，他舉出一個理由。「蠢豬們無知無識，我以爲死去十打都沒有關係，耶穌堂是他們的避難所嗎！」

龐學潛於是不說話。聽着炸彈爆發，房屋崩倒的聲音，悲哀而瘋狂似的倒在沙發裏乾號着。村鄰們在教堂的鐵門邊越湧越衆。籠裏的筷子一樣。

殺人者的魔手並不因爲手無寸鏹的人們而加以垂憐。倒說是早經關照過，於是不分皂白，在這園子裏頭，幾乎連一隻鴨子也有了罪過，要拏最恐怖或是最殘忍的手段去殺戮他。

炸彈之下的死法是奇特的，這尤其使他們恐怖。從來不會有過一個完好的屍首。不是斷了四肢，便是往往連腦袋也無從找處。

人們號叫着，甚至用那粗拙的手想從地上挖扒出一個窪洞來拿自己身體埋下去。這樣地對着教堂的鐵門，對着似乎冷眼旁觀的屋上的教會旗子。

他們沒有曉得朱雪齊在反對呢。一致地喊出這樣的話：

「老爺，救救，讓暫時到裏面來躲躲！」

老頭龍蝦眼，抱着孫女，攜着老對子、媳婦兒子們在後面。他第一個顫戰地舉出着手攀搖着那兩扇漆色鮮明的鐵門。

又兼要看着盤旋在頭頂的飛機，這晌會不會啊下屎來。龍蝦眼額上沁滿了汗珠。

「——喂，——無論如何，請！——開一開，咱媳婦家也在後頭，肚中！——有胎，您可憐的，不然不死也會擠壞了啦！嘿，……開一開，我們不帶別人進來，是的！——你們走開些。」

用肘撞着別人，被旁邊的誰湊來照準啐了一臉口水。

龍蝦眼擎袖子擦着臉，一鬆勁，站着的位置被別人擠着佔去了。

從鐵門中，看得清清楚楚地，朱雪齊立在植着葛蘿的階台旁邊。

「老朱——老朱——朱先生——神父——朱……」

擠在老遠後面不曉得誰這樣發急的喊着。

當然沒有聽見他。朱雪齊悠悠的轉了身，進了房間。

鄰居們蒼蠅似的密集在那裏，對着那門鎖得像是板起着面孔的鐵門，從哀求中慢慢的生出了無比

的憎恨。

這憎恨，從很小的一個起點，一直燃燒遍到全體。從個人的全體燃燒到衆人的全體。

「媽的！」

有人擡出石條來撞擊着鐵門。

「打碎牠吧，什麼東西，耶穌上帝叫你關起門眼看我們被炸死嗎！不是人，抓他出來……」

老頭子們在地上抓着磚頭石屑盡力的朝庭院中扔去，打中着玻璃，粉碎的落着。

這使朱雪齊鼻尖上沁出着汗，擦得雪亮的牙齒咬緊：

「這了得，豬們簡直要造反了——您看，又是一塊！」

他的手摸着褲袋中的手槍。但一想不妙，忽然覺得好像村長發現了他心事似的，朱雪齊望着村長，兩人面面相覷的站着。

頂糟糕的自然仍是擠在鐵門外面的那些人；當前面的鐵門不會撞開，後面的炸彈却掉了下來。

老龍蝦眼一看形勢不妙，飛機正頭向下直射下來，半途忽又直冒上去。擠在身也調不轉的人叢間儘喊快些快些。

回過頭來找他的老伴侶，沒有找着，眼睛發花。

人們奔着。

其實龍蝦老太倒後來因為擠不上，立在人少的地方磯咕着，但兒子和好勝的媳婦却擠近在教堂圍

牆的轉角，——預備一開鐵門早些擠進去哩。

伊一看這形勢也不妙，擲着兩隻小足打算抓住媳婦兒子跑開去，崩爆的聲音發了出來。

那一霎間，覺得像是地翻了身，人像洗牌似的倒去，屋子接排地瀉塌着。

假如說白手空拳的人，假如說他是一個犯罪，假如說他心懷不良：和好人一樣對於死也一樣發出說不分明的恐怖吧。而且這死，是粉身碎骨的死。是豬肉一樣零割碎宰的死。

他們有什麼罪過？

是的，就是被炸死炸傷的人，那血肉模糊的表情，在到處畫着這問號的。一分或是一秒鐘之前，他們尚還求着生，求大難不要降在自己身上，現在他們被死所圈定了。

他們記得很清楚，被彈片的力量震擲來的片斷屍肢，曾經飛落在教堂的階石的右邊。到第四天，周清還發現着沒有掃盡的人的什麼部分的肌肉，被烏鴉從屋頂瓦縫中啄食去。

但因此，人們是沒有拏這事把它丟出到記憶之外，就是睡夢之中也會驚悸的喊着死去的人名醒來。

龍蝦眼老倆倒不會死，算是頂慘，他的媳婦兒子，被打做肉醬了。

龍蝦老太被人家一擁，顛仆在地上。極大的紛擾去後，伊醒來疑心做着惡夢。

「天哪，這裏是什麼地方哪！」

她爬過人們的屍身，小心跨過血窪，急急忙忙找尋她的兒子媳婦。

兒子也沒有，媳婦也沒有。祇有老頭子抱着孫女站在僥倖未死的人叢間亂蹬着雙足。

老太抖着腿，好容易挪到牆下，還好，兒子好像察看地皮上什麼神祕的東西似的俯倒在那裏。媳婦呢，沒有了，祇有一截藍條紋的袖子落在兒子的屍首邊。

「天哪，我的天——這還不是她？」

伊連心臟也抖着似的，擡起了頭。

教堂裏面那棵伸出來的洋槐的枝幹上頭，帶子似的掛着幾段腸子，發着炙焦的紫紅的惡色。那腸子盡頭的血汁，懶洋洋朝下滴着。

龍蝦老太再忍不住，委下來，撲在兒子的屍身上號叫着。

龍蝦眼跑來立在伊身邊，咬着牙齒，眼水打溼濕的睫毛間氾濫出來。

「都是你們，多天也在家中平穩的挨過了，說是我什麼他媽的教堂躲炸彈，倒來送死，——可不

是，你看牠又來了！」

老太不想跑，龍蝦眼牽着伊，幾乎要握起拳頭揍伊這麼一頓，飛機在頭頂又烏烏的直豎下來，龍蝦眼急得只好拏老妻一推，壓痛了孫女也不管，在牆根邊平躺下來。

十五分鐘後，「鷄」得意地去了，龍蝦眼在地上搖醒了女人，而那位老太始終撫摸着殘缺的兒子的屍體不肯走開。

龍蝦眼伸出手來一把抓着伊的領口，吼道：

「有什麼哭頭，且趕快想法弄到了家裏再講吧！」

老太發瘋似的突然爬起來，朝着飛機去的方向，磨切着牙齒。

也吼出這樣的話：「難道那樣你叫我們心服了嗎！強盜們！」

是的。通心草一樣純樸、直率的農民到底也感到強盜們使出的辣手的無理了。

龐學潛決心要離開村子，——最危險的地帶。

這是第三天的黎明。教堂的上層中了兩顆砲彈，雖然沒有倒塌下來，但碎損的程度着實可觀。

龐學潛痛苦的在底下這層潛伏了一天一夜，但實在忍受不住了，叫阿德預備好車子，打算出脫，但我們的朱雪齊自然覺得自己更孤獨，更慌張可怕了。

龐學潛一想也不錯。於是安慰了他：

「雪齊，這你要明白，我因為有身份關係，所以做起事來非要前顧後盼不可。我不得不趁天還不曾明亮離開此地——那四天中間，我謝謝你，將來總要補報。」

朱雪齊青而陷的眼睛望着桌上的燭光，沒有話。

龐學潛又說：「無論如何，我決心走了，看模樣事情已經不可收拾，而且我的房子大約也打坍了，死坐在這裏沒有意思。」他欠起身子，一看阿德周清都不在旁邊，這才小了聲說：「在必要的時候，你也可以找着我，到我岳丈家中來，真的，告訴你，我的國柱本來也已經從日本回來，想回到家

裏的，現在也折回到他外公家去了。那邊多少比這裏減少些危險哩——」

那後面幾句中了朱雪齊的聽了。

那一夜，據守村子「強頑的抵抗者們」，到天明，被迫退出了，村長先生的一輛小車在敵人隊伍到達之前，向後方進發了。

日中的時候，大隊的朝鮮兵開達到市上。搜尋着村落，拏殺死的人們抬到曠地上去焚化掉。

義務小學的竹旗桿子上高高地飄着猙獰的膏藥牌旗子。

空的殘廢了的村子到處踏遍着革的靴子，鐵的蹄子。

街道上的人們早絕跡了。偶爾從破頹的門板間探出頭去，一種惡心的難受的情緒閃過心頭，會要趕緊閉上眼睛。

太陽變了色了，慘澹的照着。照着街道上火漆似的淤血。屋舍正在寂寞裊煙。

步槍的射擊沒有理性的繼續着。

那難堪的一瞥，實是比鑊也深刻的刺到心上的。那暗啞的含糊卷舌的聲腔，撞進耳門去，從皮膚上面發出鷄栗。

日光爲什麼那樣慘暗？難道分明瞧出了人世間這場悲愁的命運來臨嗎。但那難堪的形態，瞥在眼裏，縱然不會咀咒，却調轉身子，暗暗咬緊牙關。

可愛的熙和的日子似乎爲那一聲聲刺耳的靴子聲踏破。你還看見誰家老爺在酒舖子前抖擻酒鍾對

着人說「來！乾這一杯？」你還聽見誰家汲水之聲？誰家溫和的婦人喊她的兒女在薄暮黃昏？

這想起往事永遠要悵惜的日子一經開頭，笑容被埋壓在心頭了。連眼淚也不許當着陽光流掉，祇能卑屈地咽下肚去了。

堅厚結實的槍柄子將關鎖着的門板打開，是要找尋躲藏起來的「危險的人們」。拿懦弱無用的中年漢子綁出去，在市街中心，砍了頭，作為抵抗者們的榜樣。

沒有逃走的娘兒們一被奇貨似的發現，立刻將衣服撕得精光，在無可逃避的婉轉哀號下，毛茸茸胸膛，腋下有羞惡心的鹹鹵臭的身子，一個個毫不顧惜的壓了上去。

那時，做丈夫的被搯了掌，推在門外監視着。要是動一下嘴唇，馬上拉到庭院去槍斃。

那時，不大破損的村長的新居，臨時的司令部和「宣撫班」就是設在裏面。

黃昏時分，朱雪齊自動地到司令部去了。但有人看見他低了頭，擰着鼻子出來。大約是心中不大得意，趕緊躲入教堂。

次日，朱雪齊忽然要叫周清去找車子，說是要馬上離開村中。

周清死怔怔認着他這鼻尖上那幾粒天花疤說：

「今天也想叫車子嗎，老頭子都快殺光了哩！」

但中間自然是有道理的。朱雪齊不知心中存好什麼打算，一意要到龐學潛的老丈家去，關於昨天到司令部去談些什麼話，怎樣結果，他到底也不肯說出來。

但村鎮現在雖已成了一個光村，到處響着刺耳的丁丁的靴子，恐怖的紛擾還是不免的，在繼續着。

沒有比這事更奇怪而矛盾了。司令部的尉官據說曉得這裏的村長是一個「激烈」分子，但必得將他召回來，拿他的功績贖回罪過。而且村中一定要有村長——他逃向什麼地方去了？沒有人曉得。在十字路口的榆樹皮上釘了木板上寫的告示。

朱雪齊剛溜出教堂的後門，屁股背後漿刷鬍的兵士來了。龐翠荷雖然當面許定他有一種特殊的機會，和收入，朱雪齊背後籌思了一下，覺得若有機會，倒不如直接去見敵方的當局，也許爬得更加高一點哩，不料碰了一鼻子灰。司令部的衛兵說他再不走開，便要給槍把子吃，真是倒霉！朱雪齊暗暗罵着。昨天的他是換了中國的長袍去見司令的，所以兵士操着「官白」問周清要穿長袍的人。沒有，毫不客氣的耳刮子奉敬了來。

周清被抓進司令部去敲打去了。

經過說明，朱雪齊並不違反敵軍，昨天他不是要來接洽什麼嗎？但周清的兩條腿子拐閃了。總是不會弄清，得罪了，受些冤枉苦處不能跟誰埋怨呀。

橋口安民的告白有人撕去了，於是這二十步內加派了崗位。每天到那些破屋子裏實行着嚴厲的搜查。

兩個酗酒の兵士被暗殺在薄荷廠的牆角這日中午，可疑的五個漢子，槍斃在蓄水池的下面。

這日子連做人也難做了。好的人是會要遭殺的。壞的人當然更難免了。

蠢愚的人看見了兵士，舉出手來，或是發出做作的，而是內心悲哀的苦笑，謝謝你，屁股上面厚拙的靴子踢來了。

沒有這樣做，從背後，他托起槍來開始了射擊。

那些無窮盡的悲慘的日子裏面，少數留在村中的人，過着眼淚往肚中咽的生活。

連這些好耐性的人也有悄悄逃到別的村坊去了。

這時，足踝受了傷的金桃，是隨着槽坊五叔的驢車趕出了村子，經過在路二十多日的顛簸，終於將息好了，但一直到下雪的初冬，方始到鏡湖去會着正在困苦中戰鬥着的同志。而且也在這時，碰見着絲毫沒有受傷而繳得了敵人軍火的老獨。

七

難民們麤集在一個燒剩的鎮子附近——再有什麼跑頭呢，前面一樣是絕望，每個村落都遭受過敵人的投彈、擄掠、焚燒過。

難民們已經不復有着人形。誰也保不定今天落宿在那裏，有得沒有喫，和霎眼功夫間的死和生。疲勞、恐怖、飢餓，使他們焦頭爛額起來了。

太陽昇起的時候，他們的心事加重。趕路了，拔着園主們已經荒棄的田裏的蘿荻，或是山薯，煮着。橋樑斷了，他們繞着走去。夜裏則露宿在林子裏，和燒剩的牆壁下面。

燒剩的牆壁通身發着醜惡的焦紅。樑木縱橫，裊着餘烟。被火災舐光了葉子的樹幹，敗帚似的一處處插着。灶烟凶孤零直立。他們以可憐的神色互相眺望。

悲慘的命運就這樣落在無辜的人們頭上。大家從血水中、烟火中、彈雨中掙扎出來，一脚踏進原始式的生活去了。

展開在眼前就又是一片饑餓與失望。

他們在路邊林下歇着。誰帶得鍋蓋的，就架起野灶來。就地弄些青豆，小河中汲了水，煮着。患

難中，現在誰也都親切得好像自家人了。

「來，出門一里，不及家地，大家相幫吧。」

老太婆們流着眼水吹火，漢子從背袋中取出南瓜，打碎，裝入鍋鏟。誰家籬落邊棚架上，生得腿膀那樣肥大的老絲瓜，拏來切斷也投入沸了的鍋中。

一面煮飯，一面眺望着破碎的村落，憤恨的嘆息迸發了。

「眼睛沒有長錯在屁股上吧——長毛投胎的，毛廁都不給剩了啊！」

是的，這樣一想，立刻也要勾念起否則已經收刈到倉庫的田產，和現在變做平地的家園的。

望着蒼茫的田野，一個更不敢下細思量的念頭打腦中閃出——前面，我們停到哪兒呢？

「我們到哪裏呢？」終於誰這樣喊出來。

就是從前因為不能跑得快一點的婦人，便恨不得揍伊兩頓的漢子，現在也望着無窮無盡灰色的道路，沒有聲息了。

「啣啣，脚疼得很，要吊下來了！」

「半分都沒有動哩，脚疼！」背着孩子趕在後面的丈夫打肥大的鼻門下發出吼嚇。

但現在脚板心下的水泡已經結起繭疤。繭疤也脫掉，重新揉出水泡了，丈夫們的吼嚇開始變做沉默了。

龍蝦眼在就近田中走了一個圈子，背着手走來，彷彿演說那樣喃喃道：

「好，現在我這才想出來了，大家應該明白，死路一條是真的，到天邊也這樣。——我頭先以為做壞事的人一定壞人才做，現在曉得錯了。而且我們的念頭也不會轉準，撲了一個空。……像那些狗屎村長，假洋人朱小鬼，他們是餓不死的。——你說什麼咧，活在這個年頭，就是做了死鬼，也是冤枉。我早曉得要遭災，我該早跑在你們前頭了！……」

龍眼老太拍着裙子撫着磚堆立出來，喊他道：

「喂，裝一點肚子算哪，嚼蛆！」

「什麼嚼蛆，我的說話就是道理。」污黃色的鬚梢在風中抖着。「那些面孔通通是假的。那些什麼什麼呀也是鬼話，可是，這叫做大蟲喫小蟲。我們為什麼現在終天喫苦，碰着邪似的跑着，請問。而且，你的兒子呢，你的媳婦呢？滾你的吧！——我就是這樣想着：做人是沒有道理的。」

老太朝他咒着。人們都好笑龍蝦眼一定碰着了田神。

黃昏一來，就聽見了細微的槍聲。大家扯轉着耳根，提心吊胆的度着黑夜。

黎明時分，在移行的前頭，老太婆們生起野火，煮了粥湯。把炭渣投在河裏。吵吵嚷嚷的向別一些村落進發了。

隊伍是散漫，檻襪，而迤邐。有着到墓場去的那樣頹傷，面無人色。

一片變黑了的臉。頰肉損瘦下去，大而茫白的眼睛漸漸凸出來了。

他們依然似一個家庭那樣，帶着從烟火中奪出的鍋鏟，一些湊拾成的零碎。出發了；小孩的哭

喊，吵擾，給母親們的毒咒，批打，或是沉默。如此，接續着休息，豎野灶，找可喫的野菜。重又開拔。疲倦。失望。焦急。

又是焦急，失望，疲倦和饑餓。新的騷擾，或是遭受着敵機的掃射。他們仍跋涉着。砲聲稍遠，他們休息下來。

老頭子們划着蘆葦，編成蓆子，搭在豎着的焦木和單牆上，遮避風雨。用破布掩蔽身子。洞穿了的驢車的篷頂，也拏來作爲臨時的屋舍。

霜氣濃寒的夜間，收拾了焚剩的樑木，一處處煨起着野火。

穀植的子種落在土中，爛掉了。點綴着焦牆，灶凶。平漠的田野那面，罩覆好一片預兆着冬天嚴厲的北風行將襲來的，黃澄澄的天。

母親們抱着孩子到河邊去大便。從糞便裏面，發現着油肥的醬渣似的顏色。好像連帶腸子中的油脂一道給排泄了下來。肛門破碎，向外翻着。紅，多皺，形同切斷的菜根。

夜間，做母親的蓬頭散髮着，呆呆的守在旁邊，孩子躺在支離的舊絮底下，通體灼熱，說着囁語。從齒形的單牆背後，她們可以看見遠遠天幕下面，村落紅憧憧地燒着。

翌日，叫做虎魚老叔的廚司，帶着鏟子，將攔置在蘆棚外面的孩屍塞在一口布袋裏面，抄着小徑，跑到崗谷中去了。

死剩到最後一個兒子的長春姑奶，在船的碎片架成的小屋底下，活像鬼婆似的守着木板上的那一

堆棉絮。

「心肝，紅富？」

沒有聲音。在那底下，露出乾癟的很小的頭臉。黃牛毛那樣一綰劉海貼在額上。

「你要吃什麼呢，心肝？你說把我聽。這地方什麼也沒有。你看，我們家中的屋子不曉得燒壞到怎樣哩。要是在自己家裏也好了。都這樣說，紅貴和你阿爹生的是傷寒。他們早說弄點紅糖薑末他喫喫，可是薑末也沒有，紅糖也沒有，——唉唉，這小鬼紅貴那天在路上還嚼着菜粥喫……」

從不曉得何處送來的空鬆的饅頭，輪到女人和小孩去搶時，轉瞬間連屑末也找不出一粒了。

在皂莢樹底下，挖着地洞，架上鍋，煮沸的開水裏面投進白心的山薯。聞到香味，走來的人，就給撈個精光。

一日接着一日，饑餓接着饑餓。

「這樣下去，人是快要死完了的呀！」

有誰拿這樣事情似乎真的似的對着家人說：

「我不是聽說有些不會遭殃的村長們要打算救濟嗎，藥也要發哩。」

「你等着吧，娘媽皮，跑得他媽的影兒都不見了呀！我聽是也聽見的，但我叫你等着。打我嘴中落出來的話就是道理，何況我現在也不大相信自己，他們願意救濟我們，願意的話，他們在村中就可以救救你了！吐。」

沉默許久的龍蝦眼無緣無故朝所有的人咆哮起來。空了的煙斗在掌中拍了一記，赤着腳，一跛一跛的走出蘆蓆棚子去。細長的影子落在對面紅焦的頹壁上。

別一個用雙臂勾住膝頭的漢子，扭着靛醬色的瘦頰說：

「人人都這樣說的，日子一長，就是有什麼喫的，喉嚨一閉住，會要塞也塞不下的呀。這又不是我們居心，以前不是我們養活着那些老爺們嗎，眼下呢，叫他們也取出眼睛看看，人家病的病，死的死，都叫填閻王的帳本了呢！」

「真的，餓也餓得東倒西歪哩。」

做短工的癩痢頭騷狗，吐着清口水，仰躺在一根木柱上頭。

忽然他翻轉身來，死死的盯着抱膝坐着的男人說：

「你曉得一件事嗎？兩天來大家都這樣傳說：有一個叫做信義村的村長，什麼名字我不能記得，一總的，收買了二百擔的穀子，運到海港那裏去了！！運到了海港那裏，叫軍隊一發見，這就扣了起來，所以曉得。老板，這不是奇怪嗎，人家不是一點都沒得喫，爲什麼偏運出去，不拏來分派呢？」

傻傻的望着衆人，衆人固執的沉默起來了。

由是，依然一日日受着死亡的逼迫。饑餓咬着腸胃。痢疾和傷寒把人帶到土中去。

「可是，老爺們收藏得富足，總有辦法，該救救我們呀！」

他們在絕望地，這樣號叫了。

他們不知道鄉紳老爺們，說是救濟，剛弄成一個計劃，內部便發生了問題。

龐學潛先生現在已經平安到達了岳丈的家中，救濟的事他頂頂出力，然而他的主張叫別人一聽就要皺起眉頭。

他時時會無理的咆哮起來，他的有血色的紅臉現出衰白，像是糊了一層桑皮紙。

「好的，你們要我拿出多少我就拿出多少，決不反悔，賴是狗養的。——我點把你們聽，一，我的穀也爛在田裏，沒有收出來！我的房產讓東洋狗子燒做白地了。我還有什麼話，我簡直光走了自己一個。人家說我的太太帶出了多少，那真是，這不是你們居心敲我一記嗎！哼。」

接着，他加上一句，「你們老是說岳家，岳家倉庫裏的東西，我能作得主嗎？笑話，真是。」

龐村長的老丈，一位頭戴紅頂結的瓜皮帽子，鼻頭如鸚哥嘴似的吝嗇漢，答應捐五十石穀出來。

村長太太一聽，幾乎想跳去搶脫老子腰帶上的鑰匙，眼睛一睜：——「與其這樣拿出來，不如給狗喫去好了，糞蛆那樣一羣！——要不然你自己不會喫得苦頭，你一好待他，這批瘟賊就直如喪門的犬，反咬主人！」

並且伊也勸其他的業主們不必拿出來。

但龐學潛先生對於這話却是反對的。

他看着太太的眼色，用指頭指着自己的鼻子：

「我說過，不成拆這台子完全爲了我龐某龐學潛呀，你管你們捐，我呢，我出力，我同我的國

柱。」

這回太太忽然虎虎的向他頂了一個大白眼，村長的頭低下去了。但在背後他總是一面嘆息，一面交替捏着兩手的指節，格格作響。

「唉，他們不聽我話，誰都信得的計劃！」

對於村長的少爺國柱先生，有人說他壞話，但也沒有關係，他最近才從日本回來。

他是讀政治的。他有一張好圓的貓臉。他剪着平頂頭，撐着黃漆的手杖。那副晶片的眼鏡，光度之深，據說足有一千度左右。倒使蔑視他是一個矮子的人，稍稍生了一點敬重。

人們遠遠躲開他以後，總在背後不敢大聲的喊，道：

「洋狗，喂，假東洋！」

有一回真地他發火立定，舉起了手杖，準備敲誰幾下，但結果沒有找着人。

在日本的時候，他忽然接得家中打來一個電報，說是村長病危，害了疝氣已經腫到肚子上了，要他趕快回來。這樣的花樣是太太想出來的，生恐打起了仗，少爺在外，難免會要喫到苦頭的緣故。

國柱先生回國了，還沒有跑到家中，難民潮似地湧來了，於是他住在舅家，對於這樣毫無常識的娘親，少不得咆哮一番。

「哼！毫無理由，真是，爲什麼哄我說是他要斷氣了呢，在國外多好——在外國。」

他天天惋惜他丟在日本不能帶回來的一箱政治書籍。不幸的是在這裏沒有一個人可配做他的朋

友，可「諒解」他。胆小的人一看見他，遠遠就先躲避起來。

他感到苦悶，他說出來的話人們多半聽不懂。

但在村長先生逃到岳家以後的第七天，他的新的朋友來了。那天正是一個刮着風雨的晚上，朱雪齊在泥漿中狼狽地跋涉到村長的老丈家中。

國柱先生一聽朱雪齊的談吐，快樂得擧鼻頭擽在他的面孔上，緊緊地握着他的手。

這裏道理就來了，朱雪齊因為在說話中間也夾雜了些「專門名詞」，和些自己也莫名其妙信口扯來的政治見解。譬如他說中國的政治為什麼不上軌道吧，他說那批官吏們——現在也許已經好了起來，是由於不負責任，而且任意揩油，將公費塞進自己腰包的緣故。外國政治家好的地方乃在公事公做，私事私做，不肯馬馬胡胡。……諸如此類，將我們國柱先生說得又驚又喜，不過國柱先生有一點對他批評的意見：

「你的見解還算不錯，可是有許多地方太幼稚，太武斷，而且憑着你的旁觀的見解，好像沒有拿唯物論的方法來分析一下，雪齊不錯，學習幾時，你或者可以進步些。」

那嵌着蛤蜊的長窗的舊側廳上，國柱先生和其他些鄉紳們討論着難民的事，朱雪齊的大姆指插在西裝背心裏，口中啣着柴草做的牙杖，溫文爾雅的踱進門來。

「中國人做事所以老是莫名其妙，還沒有站得腳穩，就預備和人家攬一手了，這簡直就擧巴掌打自己的臉頰，否則試問何來這許許多多難民，他們都非常怨恨呀！」

國柱雖喜歡得了這樣一位朋友，但在意見上却還不同。而且國柱先生說話總是非常性急，有時甚至會得捏起着拳頭。

「不行，你的話，」國柱的眼睛在鏡片背後擠成一條細縫，「直到現在我才看出來了，民心却還不錯。我豈有不知？照我的觀察。人民在極度的苦楚之下，他當然怨恨，而且他不久也就會出來呀。我們當然不能單從物質方面去着想——」

現在穿着一件很破的衣服的村長太太，聽到這裏，將腳一縮，耐不住插嘴進來：

「好，照你的說話，還是大家早早要弄光了完事。我告訴你，下年你也不能再到外國去了哩，况且現在家中屋子已經打壞。到了這裏，他們又要硬做逼我們拿出五十擔的穀子，哼！——」

「請你不要說，好吧？」國柱張開手朝伊一揮，叫伊不要說，頸巴很難受的扭着。

坐在柳木凳上，將屁股掙得很後的龐村長，生恐他母子會衝突起來，趕緊挺起腰板說：

「我說呢，救濟難民歸救濟難民，暫時儘可別扯到旁的事情上去。但我仍要說一句老實話，憑良心講，難民快要餓死了。除了我，你們列位，可不是，家中多少還拏得出！我並非說我不肯拿，我因為已經沒有。你倒想想看，要是那場災難，輪到你自己頭上呢。唉，我所以說，『義不容辭』，各位，除了我，你們應該捐出來。」

大家好像舐着了胡椒，嘴中嘶拉嘶拉呻吟起來。有的動着下巴，怔怔瞧着村長，想說什麼，可是還沒發出聲音，他的耳朵給誰接了過去，開始了密談。

村長的老丈苦悶地搖頭，時而用中指把清鼻涕擦掉，揩在椅腿上。

人們把頭抬起，集中視線，因為國柱先生又在發表言論了——

「却老老實實說，局面雖然現在很壞，但後些日子，一定會翻轉的。暫時呢，大家受些苦，應該。人民痛苦極了，就會想起所以造成苦痛的原故了，那時他，就有起了力量。政治家的眼光就是這樣：壓力越強，反彈的力量越高。他們倒底不全是傻虫。他們會要去跟他作對的人去拚命。且好比說，我以為你們要談到救濟，就該順順當當早些拏出來。不然他們也會把你看做敵對，大家動手實行『你的就是我的』呀。況且平日裏你們是由農民們養活的。」

朱雪齊微搖着頭：「根本沒有意思。」

「我索性告訴你們，老朱，我想我們不但要救濟難民，並且要把他們訓練起來呢。」

「噉，什麼？」

龐國潛先生最後幾個字音哼得過重了點，叫所有的人立刻吃驚而失聲起來。有的吊開了下巴，臉上畫着問號。

國柱用勁的醒一醒鼻門子，莊重的看着他們：——「要武裝的，訓練起所有的壯年難民。此舉呢，我相信是一舉而二得。我們一方面救濟了他們，一方面他們盡了義務。他們現在根本對於敵人成爲一種切身的仇恨！」

他其實得意的望着衆人。

村長對於少爺的言論感到榮耀，從柳條凳上忽地站起，想說什麼，朱雪齊冷笑起來：

「先生，救濟的糧食問題還不曉得怎樣，你倒想叫他們擄槍桿哩？」

村長這幾日中對於朱雪齊的說話，總覺得有點討厭，但只好相幫他說：「列位就想罷，國柱是這樣的主張，頭一，先要列位負責難民的糧食，別的事情姑且慢慢的來。」

國柱先生的頸巴又開始扭着：「不，無論如何我相信一定可以做到！」

朱雪齊扔掉他的牙籤，你看他斜眼看着村長太太的面色，做個不由你不笑的鬼臉——嘴角一扯，肩子一聳：「老兄，你理由可說的透頂極了，開口救濟，閉口訓練。你沒有直接吃着苦頭，你所以這樣。」

國柱先生沒有睬他。

「人們一組織起來，這就隨在是力量，隨在好叫敵人受着打擊。而且這也不難，我們一面救濟他們，一面就拏利害宣傳給他們聽，不是比較容易嗎？」

龐學潛又高興又難受的在搖頭，朱雪齊忽然背轉身來大笑。

他染着了污泥的漆皮鞋輕點着地。一會，這才收住笑，走近龐國柱，繃白的手指在他肩頭點着——「我佩服老兄主張的積極。我並非把你看得太不值錢，鄉巴老蠢如豬的腦筋，你要明白，他們能够懂得什麼，好了，你說是要訓練他們了！我對你講，還是省些力吧，中國有那麼一把軍隊，缺他麼些幾個鄉下人？」

痛心地睜着他色情似的青色的眼蛋。

「況且，我早不贊成中國的軍隊同他們抵抗，因為打在自己的地上呀，諸位，可不是？單你老兄府上而言，也受到相當的損失了。還有，在我們教堂方面？救濟，訓練，什麼呀，我通通反對。那些應該讓主張打仗的人去負責！」

發了這一場言論，他突然覺得自己偉大了許多。國柱先生吐着口水，睜起蛤貝似的雙眼。村長太太連聲唸佛。那個紅鼻頭的老翁一連抽了十二口水菸，還加上一個笑迷迷的嘆息。

最後，從柳條凳上，龐村長欠起身，伸了懶腰，有要走的樣子，穿舊藍緞背心的鄉紳，厚大的嘴唇一厥，想出折中辦法：

「這樣罷，我想，大家每人先寫十担穀出來，讓試辦了幾天再說，這好不好？」

這使村長和村長太太總覺不大中聽。但且先答應了下來。

那日，衆人快要散去的時候，龐翠荷小姐從外面進來。但首先被注意到的是朱雪齊。要表現得他是坦白，灑落，他趕緊喊了起來：

「O！密司龐。」

但不知何故，他盡力做出溫柔的樣子，可是總覺不大得體。

他的手想去握一握伊，但翠荷冷酷的調轉身子，淡漠地將腋下一把報紙塞到朱雪齊手中，却被國柱先生夾膀又奪了去。

翠荷小姐頭也不會回，跑進那首廂房去了。

朱雪齊被打着悶棍。但心中忽然也有點感到，他記起了那天晚上附着手槍送來的信箋上的說話。他沒有照着翠荷的說話做到成功。而且在村長家中玻璃窗外對着老獨射擊的兩槍也不會打中，翠荷以爲他決不會釘着村長到這裏來的了。而且翠荷覺得，這一次利用朱雪齊的結果，却落得了個失敗，感到着實無趣。

但除了朱雪齊，仍沒有一個能明白翠荷天天從村到城，從城到村的忙些什麼。

朱雪齊的頭有點暈，似乎到此來的目的忽然失去了。但竭力鎮靜，閉一閉眼，聳着肩子。慢慢的踱到國柱背後，忽然他吃了一大驚的嚷道：

「喂，什麼，你拿來讓我看——啊喲，該死該死，漢奸！」

龐學潛，龐學潛的老丈，瘦矮的地主，紅鼻頭的老翁，士紳等等都圍在國柱的四周。

「這到底是哪一類的人呢？」

「我想，哪一類的人？」朱雪齊替他們解釋着：「規規矩矩說，像我同你這般知識份子，就決不會做出這種事來！可是哩？但有毫無腦筋的蠢豬們，倒却說不定了，那是該殺的。」

接着他提出許多證據，那些類似的人隨在皆是着。但他保證這一間屋子裏就決沒有這樣一個。他們的議論移轉到了哪一類人是漢奸方面去。

國柱先生對於朱雪齊有點懷疑。

國柱悶着。他說不出懷疑之點在什麼地方。但覺得朱雪齊這人又可愛又似討厭，說話之間老現出叫人莫名其妙的樣子；然而國柱也替翠荷着悶，伊這些天裏面忙些什麼事情呢？

這時忽然想起一事，把報紙扔下，對了朱雪齊：

「雪齊，我們視察一下難民的生活去吧？」

「唷哈，老兄，這我不贊成，你自己請罷，難民隊中的空氣，靠不大住，有的是戰疫——疫，是從戰地死人們身上帶來的，要不得，對勿住。」

村長勸，勸不住。村長太太一聽朱雪齊的話，以為不好，走來拉他，幾乎吃着兒子的手杖。

但跑在路上的國柱先生却呻吟起來。

「難却真難，將怎把他們救濟而訓練起來呢。」

在空中，畫着他的手杖。

八

大如飾的，屍白色的月亮，從圯塌的單牆那面，皂莢樹背後冉冉昇出了。

天狗星閃着她賊恣恣的紅寶石似的光環，靜靜的向西沉着。

微風撥着樹枝，喞喞作聲。一對蝙蝠扯開紫蒼蒼的翅膀，滑過樹梢，無聲地，在月光底下，巫夢那樣憬憧地翩舞起來。

沒有皺紋的清水樣的夜色下，濃重的霜降落了。

在蓋着棚蓆的單牆的背後，一個瘦長的人轉了出來。肩頭上攔一把鏟子，那樣子非常的蹣跚。月光將他影子拉長起來，遠遠落在撒着鹽花似的霜地上，一下又移到紅斑的單牆，折做幾段。穿過傾塌了的堆着殘磚的屋基，朝河邊走去。

一羣當地躺臥着的人，間或發出喃喃的鳩鳴似的鼾聲。有人說着嚙語。是找他們夢裏的故鄉嗎。掬着鏟子的人再走過去，看見了誰家的瘦驢子，拳起四足，伏在地上。在旁邊，放着拆散了的車架。輪子上頭，盤腿坐着披着坎肩的凝視着月光的老人。

「老叔想啥哪？」

「哦？」

彷彿猝然打斷了他濃厚的想頭似的，舉出霜一樣的神話中憔悴的老臉。山羊胡鬚靜靜的飄着。麻似的白頭垂下來了，低低吐着喟息。

「哦，沒有想，沒有……不相干。」

被沉重的夢所壓醒的漢子，反覆吟着冷呀冷呀，接着大咳起來。有人一聲不響的坐起，惺忪的眼睛對月亮怔怔的張着，一面伸手在後邊頸頸上搔了幾搔，又扯緊絮角睡了下去。那面一排稻草上的人是連絮都沒有的吧，小女孩顫抖而長的聲音哭着，這時被擾醒了的母親發出害凍的凝重的鼻音在安慰。

揹鏟子的人輕手輕腳走去。但看出他自己也在想着心事。哦，他在一垛完好的腰牆邊立定了，是誰家的老太，走尸似的蓬頭散髮的影子，抱了一兜柴草走來哪。老太在日間挖下的土灶洞邊跪下，拿柴草堆在上頭，劃了火柴，融融的燃燒起來。

蒼白的火舌顫閃在銀粉的青色月光裏。

老太湊上柴枝似的手去，烘着。重新又撩撥了一下，帚形的黃烟裊裊直立。伊調轉身來背朝着火。

那面有兩個人背貼背抱膝坐着。另外一個則斜靠在柱上。攏着袖子，下垂了頭。當濕柴的爆嘶聲驚覺了他時，咳了一聲，拐着一逗一逗的腳過來了。

拐脚的人揉着眼睛，跑到老太坐的地方，哈下腰板，認了一下。

「我說是，你哩，又是！你要燒，那面就好燒了，叫你不要！人家軍隊關照，要教東洋鬼子夜頭飛行的『鷄』瞧見，不妙了——火星都不許有，可聽見，老孀？」

老太癡聾地仰起嵌着鷹似的綠眼睛的皺臉，半邊的背影被篝火紅紅的照着。

「你看呀，要連累別人咧，沒吃過苦哇。」

那人有要光火的樣子。回過頭來，看見了捐着鏟子的人，跑近了來，馬上可以聞到他身上乾糝似的氣息。

那人喜悅而驚異的叫道：

「哦呀，你是老胡，胡大耳朵，你也在這裏，真是好極了。你什麼時候趕來的呢——我以為您早碰着老獨他們跟他去了呢。」

胡大耳把鏟子撐在地上，那人彈着腿走了幾步。

對着老婦人：「在那面燒了，我趕了她，又到這裏來燒了，這樣少見的牛皮性子！喂，老孀，踏熄罷！」

做着手勢。老太這纔明白了，搖着笨重的身軀，手忙脚亂抽出柴薪，在地上拍着。火苗不肯熄滅，一邊拍一邊蛇舌似的，伏伏的舐着柴梗。魔似的影子歷亂的落在那面牆上。

近處絮被底下睡去的人，給那小小的騷擾攪醒，探出被照得紅紅的頭臉。

小孩哭起來了。母親們不知以爲發生了什麼意外，趕緊搶取她們的零碎，遠遠走到別一個棚蓆下去。好些人走到亮光底下來，影子委落在霜地上。

「讓燒着吧，冷是真的咧。又沒有吃的，穿的也沒有。吃了的水，到現在還肚子痛，儘拉尿溺。」

有誰爬起到這裏來看看，又復跑回去老樣子坐起來了。經這麼一說，人們正正經經相幫老太把柴枝架好，一個小子蹲下，拿嘴筒子對火吹着。

火影一明一暗的搖曳。別一個把燒焦的樑柱取來擲在脚下。

「要是『鷄』看見呢，這也拉倒，讓下個蛋，通通帶去吧。老鄉你總親眼看見的，那一回一個炸彈就收拾了四十多個。講到死，這却並不怕。可是，死又不死，吃足苦頭的事，就受罪了。放印子錢收兇租的福芝老爺炸得只剩了一個冬瓜腰，兩條腿膀和一隻肩胛，簡直成了一堆醬，好拿調羹去剷啦。生前的精明，這也有什麼用呢。人，真是，這年頭，遭着的什麼劫數呀。雜草一般，炸死囉，燒死囉，槍斃囉，還加痢疾傷寒——看樣子通通要歸去。喏，我今天聽見有人說了，列位也許也有這樣毛病，肛門都爛起來了，給瘡疾虫咬壞了。腸子裏呢，其實什麼也沒有，只是那裏畢、畢的漏出血渣來。費心，虎魚老叔這幾天挖坑也挖得討厭起來了哩。」

火堆邊蹣跚立起，拭着眼淚的人說：

「我聽說要發放了呵。」

「這是你的想頭，發放呵，要有！」照成焦牆一樣紅頰的漢子痴痴地望着火光，瞳子映出藤花樣的紫色。「準曉得他們肯拿出來，閉得比鎖門還緊啦。仗呢，據說打得剛剛起了一個頭。這叫做打過明白。苦了的，就是老百姓，哼也不許哼。」

柴堆正氣的吐出了火苗了，蓬頭垢面的老太又開始背朝了牠。

老婦人的腋下，伸出乾黑的小孩的手指，在火苗上抓著。忽然吃驚地倒縮了，將老太抹布樣的袖角擦在火中燃燒起來。老太爬起，落葉似的上下撲著。人們相幫將火撲滅。誰在牆根下絮語起來了。

「火要小心呀，不好隨便撩撥。火這事情，像人的火氣一樣，……要遭禍。」

一個老頭拿烟桿插進柴火去點着了菸葉，吉巴吉巴嗅著，星火跟着他影子在月光底下晃來晃去。似紫色絲絨翅膀的蝙蝠打人們頭上投到火堆邊來，而復不祥地翩翩地飛開了。帚形的烟發散著焦辣氣味。

這時，立着同胡大耳說話的拐脚漢車轉身來，慢慢跟了他走去。不能比例的長影折過腰牆，落到曠野上去。

那人說：「這事真很奇怪，人人都這樣子講末，說你早碰頭了老獨，跑去當了游擊隊了。但在逃難的路上我又不曾看見你，所以當做真真去了呀。」

「意思大約也近了，」胡大耳擺著頭想了一想，似跑非跑地，但終於立定下來：「你曉得我們碰着多多少少難事。頭一，關德那沒良心的居心拿局面弄壞，跟老獨反對呀，——那犬養的不曉得是什

麼心腸，倒落得又幹起從前的把戲了——但一直到村莊燒掉，老婆又病着，累來累去，趕到白狼村的時候，那裏早經開火了。沒有辦法，帶着她們還是要走呀。想到棗莊去，可是大約那裏已經也和這裏一樣。倒想想看，我早知要吃足這些苦頭，管他娘老婆生病不生病，我有槍，自然要跑去幹起『生活』來啲。」

「嫂子在路上也病着嗎？」拐脚漢拿掌子掩在口上，忍受不住咳了兩聲。

胡大耳默然遙望着那頭圍着許多烤火者的火堆。隱約地看出他頰上的皺紋扯動着，有一種不快的神色流露在他臉上。兩手在鏟子的柄上搓摩着。

「什麼叫做病呀，現在簡直變成鬼了，想家想出病來是真的。——在家的時候，本來就不礙了，可是她現在天天說着瘋話，嚷着家，身子又是發着燒，糟也不糟。弄得我不能走，菊花也伺候不了她呀！」

那不快的被憂慮所纏繞的聲音使拐腿的人沉寂起來。

那面漆黑一團坐着的人，呻吟似的聲音在自言自語：

「唉，死的硬朗，有什麼好受要活着囉？目今的人，一個軟了，那一個就會一步一步逼了來啦，通通如此，並非瞎說呀——喂，近來到處流行着鷄脚鬼病，瘧疾和傷寒也有。但鷄脚鬼是真的。病人所以噁呀噁呀抖着嚷哩。」

另一個懦怯的大約是女性的聲音說：「聽說是許多枉死的人作祟，真嗎？」

「是也許是。有時人會要燒得像炭，通體發紅。——本來是很好的人，一做了鬼，就要毒起來了，我替屍呀，要冥錠呀，纏也纏不清。一鑽到你肚子，眼睛就魚眼似的白着。脚呢，像灌進了鉛……其實鬼要向他肚皮爬上來。喂，你們說那害病人夜頭說夢話嗎？」

胡大耳爲一種偶然的衝動所蠱惑，跑近那人。

「夢話是多極了，但像家裏一樣，老是念着新釀的酒呀，沒有收割的園產呀那些。可是我是不相信鬼的。我就是但願她早一點好，就不論什麼法子都找來試試。」

「這就是的了，一定的。不是鷄脚鬼，定是枉死鬼。我們在自己家裏的時候，就得請人看看。可是現在，啊啲，瑪寶大師是看見的，倒是找了瑪寶來，弄不到起碼要六斤重的大公鷄呵！」

說話的人沉默起來。咳着嗽，給火映成薄紅的人影移到嗅旱烟的老頭那邊去。「對不起，大叔，借筒。」

老頭一聲不響拿了烟袋給他，裝好，插進柴枝點着了火。

拐脚的人熱心的走去對他說：「好吧，那麼費心就去替找找瑪寶。我叫做茂春。找了他來，解解災，當然會弄頓酒他吃吃啦。」

胡大耳說：「我簡直弄昏了。從前木瓜也煮過，湯給壓過了，因爲肚子腫。現在又要什麼蘆根，說是治邪熱哩。」

「那麼你挖去吧，那也好吃——大叔，你那面棚子裏去看看吧，——不去？這就把烟桿還了你，

——慢點，讓我嗅好。」

胡大耳心緒有點紛亂，但暫時說不出什麼理由。拿起鏟子跑到河邊去，草草地挖着了幾節蘆根，回到廢窖邊的棚子來。

拉開遮着的焦板門，裏面沒有菊花。

木架搭起的床上，貓姐的熱沒有退却，此時連謔語也不說，絕望底地睜着空洞的眼珠向棚頂望着。

但伊雖然昏沉，確確實實犯了最厲害的懷鄉病。

從抬在驢車裏逃出大旺村的時候爲始，伊老是苦痛而絕望地嚷着這句——

「你讓我留在我們的家裏，就是被砲火打死了也甘願。我不願走。你們把我送到最後停下來的一方，我就死了。」

這時，跋涉着無數艱難路程的胡大耳，一條心沒有掛在老婆身上，而是天天幻想着騎在馬上，和老獨們過着沒有管束的生活。

那念頭他自己覺得現在却被敲得粉碎了。貓姐害着症疾，老獨們已經好久沒有消息。就是說集合了些同志去跟敵人周旋，跑得了人，可是丟不下老婆。

路上中間，他時時不開懷地對自己說：

「我怎麼能夠丟下她們走呢，就像伊的丟不下我們自己的田園。」

健壯的發育的菊花忽然挽起父親的臂膀，試探似的說道：

「那麼其實讓我照顧媽也可以。不然的話，我們還有一枝槍，我找老獨去。」

胡大耳將伊的手拿下來，沒有對她的話加以注意。

「妮子們的說話。那樣容易！」

「什麼不容易呢，爸，你說。如果說我高興去，我能够吃些苦。你就相信我不可以嗎？」

胡大耳睨着伊。

「你這神氣，就完全是女小孩子神氣。他們都曉得你是女的呢，是不是——朝我做醜臉有什麼用！給我滾開吧。」

菊花的眼珠轉着，咬着嘴唇。

這晚伊下着決心，在網籃裏面找着了剪刀。

起程之前，胡大耳從柴草中爬起來，揉着眼睛，去喚他的菊花。忽然他僵着去推菊花的手，沒有縮回去，却目瞪口呆。

他搔起自己的頭皮來。

「呸，見鬼。」

頭髮剪短了，而且一看就曉得是自己剪的，剪得又亂又不整齊。

於是他奇怪而憤怒的撲在她身上搖着她道：

「你這是什麼道理，你做什麼呢，我簡直莫名其妙你了！」
菊花一帶噉坐了起來，聳起肩胛格格笑着。

「你不相信我，我所以就當真做給你看。你將來得放我去，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樣，有什麼關係呢。好，這是連媽也瞞着的，拏我頂覺得像是女孩子的東西弄掉牠。」

在枕頭下面摸索着，拖出一雙滑而亮的辮子，扔在父親手裏。

胡大耳倒抽了一口氣。

但也莫可奈何。在路上，他三日沒有同菊花講過半句話。不講沒有關係。她也閉住嘴巴不開口。第四天的早上，胡大耳不高興地，但是透悟過來的神情，從車轅底下，將他的老法寶——氈帽，熟牛皮靴子等，扔到地上，背轉身去，感傷起來似地說：

「好吧，沒有話了，小鬼，給我拏去用吧。可是你要記着我的說話，你到底還是一個女孩子。一個女孩子去幹男人們所做的生活，總有點那麼不便當。這就全在你自己的小心了。那枝槍我應當在你離開我的時候給你。」

那個早喜得眉眼都開了花了。

那厚而拙劣的靴子現在穿在伊的腳上。

穿着男人們穿的對襟大褂，下面的褲腳便塞在靴筒子裏。挺起了胸脯，——完全一個青年漢的樣子。

並且她拏自己的名字改掉了，菊花改做胡菊。弄掉花字，加上自己的姓子。

「花什麼呢，胡菊就是胡菊，多簡便。」

她睜着她杏核似的圓眼，聳着肩。

今天夜頭，不曉得想起什麼事情，伊出去了。胡大耳拏蘆根投在地上，到床頭摸了摸貓姐的額角，此刻還燙得厲害，於是坐下到風爐上頭生起火來。

不曉得誰人從破隙的牆頭透進臉孔，起先驚疑，後來恍然的聲音道——「哦，燒藥。火，要小心啲。」

孔隙中望出去，樹和頹垣的影子淡淡的列着。廢樑上面，微雪似的敷好一層霜。天發着藍磁磚那樣的深烏色。

隔牆，有人因為寒冷，沒有睡去，喳喳的講着話。

水沸的時候，熱心去找巫師的漢子和茂春走進棚子來。

「巧極了，窰邊找着他！冥錠香燭也好辦，倒是六斤半的大公鷄難覓了——進來吧。」

紅臉，絡腮鬚子的巫師瑪寶，偃下頭，走進蘆蓆棚。

把法器放到木箱上，取了牆磚上的燭火在病者臉上照了一照。

洪朗的聲音說道：

「好極，一看就行了。公鷄就一點不在乎。」

牆隙望着的人忽然熱心的插進嘴來：「呵，那是有的，我去想法子弄一隻來。」

巫師把蠟燭插在原處，摸着袖子。

「並且要預備好一隻蠟子，我把它封進去。」

那間，胡菊悄悄回到棚子來。

巫師的頭上纏起紅洋布的包巾，披的這件法衣，形同「一口鍾」相彷彿，上面打滿雜色補釘。下面擺綴着細碎的玻璃珠串，走這一步，便會豁朗豁朗響着。

那連腮的鬍子好像一片野草，兩隻濃重的眉毛讓包頭巾扎得高高吊起。從腰囊裏掏出雄黃末子，兜臉一抹，像煞活無常。腳上穿着麻筋鞋。臂膀套一對白銅圈兒，銀色的光微微閃亮。

看他把法器擎起，弄得噹噹作響，身子稍稍向前彎着，從牆上抓起蠟炬，四下照了一圈，返身插好原處。閉起一隻眼，拏香來點燃。就像小孩嬉弄燈火那樣，一邊點，一邊動着嘴皮，喃喃地，如深夜囁語。

僵下腰，拏香在地上一插，鈴子搖了起來。

唧，唧，唧，噓，噓，……

「哆，讓開！」

擺一個陣勢，像風捲着落葉，又不讓飛到地上。套銅鐺的手臂高高舉起，向壁角旋舞了去。

唧唧，丁丁。銅鑼響着，玻璃串響着。

在壁角，他好像要碰得彈回來。突然煞住，一條腿舉起，軟癱症似的朝另一面角落撲去。去到了盡頭的時候，他又倒退回來，讓一隻腳支撐仰後去的軀體，很快的舞了兩個圈子。竄到病者床前，娑娑地震着鈴子，上面一揮，下面一搖，唧，唧。姿態恰像大風之下孤屹的菩提樹。擺下腰來了，仰面朝天了，一脚像挑枝的舉起了。左旋，右轉，又復繞了地上的香蠟小步跑這一圈，讓那做寬的法衣在身上波形的轉着，抖着，如西班牙姑娘的土風舞。又疑心他是一隻剛剛抽出繩去的竹陀羅，碰着在崎土上，傾斜，頓落，欲止還轉，欲臥還立。口中念念有辭——噫鳴喂噫伊呀……唱着。

眼睛直視，燭炬的光轉了綠色。

落葉似的身子又飄搖了起來，還是做了一個老樣子，一竄，一蹤。面對着香，深深偃下腰去。紅頭巾好像雄雞的冠，抖巍巍閃爍，聳然的下巴隱藏在大氅裏面。兩手合十，然後分開，小步後退。

如是做了三次。

他忽然停立在那裏，胸脯起落，微微喘息。

「這還不是鷄脚鬼——惡鬼，是枉死的。」

門扉外探進頭來的婦人，胆怯地問道：「當真有，發見了嗎？」

「有了，在躲來躲去——」巫師從腰間抽出汗巾兜臉揩了一把。

床上亂髮蓬蓬的貓姐，面孔炙燒如熱炭。嘴唇也乾裂得像棗皮。

伊發着謔語，直挺挺伸出兩手。

「要歸去啲，——……我要……菊花的爸……熱！……」

脫掉靴子坐在床裏的菊花拏母親的手壓下藏在被底。

漢子茂春連連說：「瑪寶師，賣力點，賣力點！」

「好，那麼，找刀！」巫師放下鈴子。「多少年沒碰着這樣的狠傢伙了。召了來，逃了去……」他眼中放出光，如認真有鬼在壁下憧憧。嘴中做出唵嚕，重新再點蠟炬。把香一插，彎下腰去。影子晃巨如魅，倒在昏然的壁上。

「惡鳴喂惡鳴伊呀……逃，逃者斬！」

紅頭巾一擺，揚起菜刀，白森森的光閃着。

先前的樣子，一聲幽長的邪許出自他口中，一足向後屈起，一手蹙攥執刀，舞了起來。或前或後，在箱蓋，在壁角，一刀刀劈去。有時他，自己很利落避閃，霍跳。又或凝住瞳孔，拏刀覷瞄，朝空擲去，重新伸臂趕上，趕緊扒出，就地滾轉那樣，繞個小圈，橫中剝劈。追趕的樣子煞是吃力。眼中好像逼出綠火。

慢慢地他臉上裝出驚惶，握刀退走屹立，似像在找尋鬼者去路，揚起眉毛，拏鼻嗅着。

他額角沁出汗。

大約鬼躲了起來，巫師重新搖鈴，旋舞，深深的向燭炬合十。口中嗚嗚唵着。忽然把刀撇藏背

後，眼睛斜視，像兒童的小心撲蝶那樣，環視四周。

突然，他舉手叫衆人停止聲音，身子俯斜，揚起刀子。

拆！

刀像梭似的飛去，在床腿旁邊，白森森插着，尙在搖抖。

「刺着了！拏蠱！」巫師跳前去。

「鷄也湊過來！」

拐腿的茂春從牆下提起公鷄，反折過翅，湊到巫師口邊。

巫師如捉人那樣連身俯壓在刀邊。鷄湊來時，騰出一手，抓住鷄頭，爽利的把鷄頭咬下。沒有頭的鷄，抖着翅膀，血朝插着刀的地上洒去。

巫師拔開刀，抓一把空氣，送在蠱裏。

那個鷄頭也吐了下去。巫師吹着沾在唇皮上的鷄毛，下巴的鬚樁通紅了。

「弄些泥來。」

「我來去掏罷。」菊花從床上爬下，穿起靴子，到外面去。

不曉得誰湊過一碗白酒，巫師呷了一口。蠱口封上泥，貼上巫書，揩了鷄血。

請巫師來的那漢子拱拱手：「辛苦辛苦。」

「哈哈，騙人騙人——做官不瞞當鄉，捉鬼不哄病家，其實沒有道理，空的。」

瑪寶挺起腰，將頭巾推落到後腦，抹着嘴。

現在是胡菊提了一串紙錠巫符去送神。跳過廢垣，轉過舊窰，朝小河的那方走去。

今夜的伊，心事也父親一樣，幾乎被一種煩碎而沒有規則的念頭所紛擾。

母親病了這許多時，而且老是念着家鄉，大約這病是不會好的了。

父親呢，到現在的時候，還不肯將槍拿出來。但說不定她要在轉眼就到的日子裏面加入老獨們的組織去。

今天聽到一個消息，說龐村長的女兒，是個不正氣的壞貨，是個出賣人民的妖精。她聽着有點憤恨。

反覆的想着這些。靴子在霜地上丁丁的響着。

小河邊，霧氣凝然升起。細流淙淙喃語，遲疑的繞着河床趕路。月光通明的在大皂樹上漏下。水皮上起皺，不定的搖碎許多銀點。

紅紅的紙錠在河灘上燒了起來。

兩個在橋邊露宿的人給攪醒了來，寂然的喊道：「小心呀，弄熄呀，人家『鷄』飛過會要看見呀！」

燒紙錠的人立起，巍巍的影子遮着火光，朝那裏啞了一口口液，跑開子去。

火灰在月光下疲倦的亮着。

九

霜依然在凝結起來。月亮好像瘦了一圈，升到天心了。

遠處有犬吠了兩聲，重復沉寂了，如水的月光瀉在地上，樹葉上，蘆棚的頂上，好像勻勻的揩着一層冰冷的銀粉。

到處有人在唸唸唸嘔心抖肺的咳嗽。老人們在喁喁的講話。牆角邊煙筒的火在滾來滾去。

誰起身到棚子外面解溲去了，淡淡的影子轉過到樹背後。聽着遠遠傳來的砲聲，嘆口氣，望着月亮，搖搖頭，落入一種慘傷的沉思。

什麼地方悽涼而幽長的聲音在叫魂，低一聲，高一聲地。

在顛覆的船的底下，長春姑奶守着伊最後一個孩子，一段木頭那樣坐在床邊，兩隻枯涸的眼睛看着動也不動的破絮，濃黑的頭髮神話似的披在肩頭。

「心肝，紅富。」

伊不忍驚動着孩子似的，輕輕叫了一聲。身子俯前去。

「怎麼不則聲呢，孩子，媽在這裏。」

兩隻好似絡滿希望的手，忽然顫着，拂去閃在眼前一隻金花蠅，扒着絮塊，露出小孩的頭來。

「我不答應——叫你看看媽吓。」

孩子的頭露出在枕上如一隻乾朽的木瓜。唇中拖長，眼珠陷落，仰出兩只空黑的鼻竅。那對耳朵好像黑色的野菌，貼在草窩似的髮腳下面。

他沒有動。身上發出霉鏽的氣息。

長春姑奶用手在他鼻門候候。不信。伊喃語着。伊搖巍巍的起立來，取得一根芝麻楷莖，在燭火點燃，拿回來在小孩頭上照了一通。

「靜着罷，你又做什麼，打攪人家瞌頭！」

睡在柴堆裏的中年漢，給索落索落的聲音驚醒，翻了一個身，開始嚙嚙，隨後他問着自己「唔，還只二更吧，唉。」把身子努力朝草中埋去。

旁邊和衣臥在板上的老婆子不時插手在頸巴子裏搔着——是夢見被砲火炸死的老丈夫了罷？

抱膝坐着不能成寐的老農，好心的在嚙叨：「奶奶，天亮了想法子找大夫來囉，小心火種落在柴裏呵。」

長春姑奶拏芝麻楷右手交給左手，低低舉着。文弱的火光照在孩子頭上。伊輕輕舉出食指，搔撥孩子的眼臉。分開着的青色的睫毛下面，看到煎熟了的魚目似的白眼珠。

眼珠不再鮮活。茫白，沉澱，僵凝，瞳孔上面好像罩着一層塵埃。其實在冷下去。

「心肝？……」

真不相信活生生的孩子會這樣就不言不語，僵硬起來的。長春姑奶拏嘴在他臉上親着。

「也好，這樣的日子……是沒有活頭的！」

給痛傷蛙麻木了的長春姑奶，變得平靜，說話的，像不是往時的伊。把火枝投在脚下，雙手捧了臉。

抱膝的老頭勺勺的煞着眼睛，說：

「別疑心，奶奶，給壓壓唇中嘍，試看。」

伊莫名其妙朝那說話者望着。

「我說，壓壓唇中，給。小孩子，也許是瀉虛。胸口沒冷就好咧。到了天明，就好還陽咧。……有一次，我的一個孫兒，斷了一日一夜的氣，快要放進棺材的時候，哼，蘇轉來了，給喂了奶——後來又活了四年，直就那一年春天，才……」

呀伊，兩手筒在嘴上，打個呵欠，老頭的話根縮住了。

老頭聽得長春姑奶念呪似地喃語起來。

「好，滾罷，你自己要去……去，我又不曾害你，問一問強盜們，爲什麼我們到了這裏。我們自

有家，有屋……銀富翁多硬朗，他定會去想法了紅糖，薑末來！哼，爺兒倆又死在路上。喂，你也跟已去吧！」

「叫虎魚老叔來埋掉拉倒了，你這半天儘管嚙嘛！……惱人！嗨？」

柴堆裏的漢子火氣盛旺地斗的坐了起來。這人是個十足的勢利者，以為在自己家裏，敢於干涉別人罷。

「喏，足足兩個更次了！」那人露出閃白的牙齒。

長春姑奶立起，拾着地上的火稽，逕跑到這人身邊，仔細在他面上照着。

「哧！你——」

漢子劈手奪了火稽，擲在地上，爬起用腳踏熄。

「也不許麼，是他自己要——」

女人癡癡地立在黑暗裏。

「噯，我叫你到天明再說哇，你！許會蘇轉來咧，偏空鬧！——喂，朋友，讓她去吧，好生躺下。大家都在受難哩。要曉得，不是居心咧，死了的是她的兒子。朋友，怪不得的。」

剛才說話的老人夾七夾八講着。一陣柴草響，爬倒去睡了。

那個老婦人在格吱吱磨着牙齒。

夜漸漸深。月光自蘆蓆的細眼中漏下許多白點，一圈圈貼在會受過火災燒紅的地皮上。側着頭一

聽，沒有歸宿的老鴉一聲兩聲，不祥地叫着。時而有哪個棚子底下的人，受着噩夢的堆壓，恐怖、困難或是精疲力盡的呻吟。慣於干涉別人自由的漢子，取着監視的態度，露出白皚皚的牙齒，在那裏端坐。

長春姑奶神志昏迷。伊心中燃燒着強烈的悲傷。伊又好像覺得事情應當這樣，命運將伊搬弄，叫惡魔的手攫去一個丈夫兩個兒子，這是誰的好心？伊喃語着，沒有了主宰。但覺得胸頭異常空鬆，用手在孩子屍身上摸索着。

伊俯在孩子的耳朵上輕輕說：

「心肝，……你得福了。」

回轉身，似一道幽魂，黑黑的影子拐出船屋，跑到街上。月光涼涼地在頭頂照着，什麼地方依然在叫魂，汗毛凜凜的抖音此起彼落。車輪邊驢子橫身躺着。山羊鬚鬚的老頭已經走開。窰邊的篝火也彷彿盹睡起來似的，無力的黃光將烘火老太的背影照落到曠野去。

天狗星座勺勺的倒豎在天心。微風送來遠處槍聲。

伊雙手蒙住眼睛，朝鎮後的亂崗走去。

十

「龍太，龍太，……唉，好睡，起來一起來，要請你搭一手子哩！」
夢中有人喚伊，推着伊。

一件權做被頭的舊氈下面，龍蝦眼老太睡的又香又甜。日開伊替鄉鄰們燒粥，到夜，倦起來了，偎在角落裏，痴痴的想了一會。剛剛睡去，夢見伊沒有逃難前的家鄉。媳婦在打線，搖着一輛新上油的紡車。牛在豌豆棚邊搖着尾巴。龍蝦眼背着手打橘樹邊走來。

走來的又好像不是伊老男人，是鄰居松角，面孔紅噴噴得像關老爺。

在媳婦紡車的掙機上摸了一把說：

「哦哈，契家媳婦紡的是線，不是紗末！」

龍蝦眼老太從木盆中伸出皂水淋淋的手來，說道：「是倒是線。紗沒有銷頭呀，織的布也沒有人要哩！」

「那裏，怎說沒有人要，親家你不曾曉得麼，紗布的銷路這幾時正好來細哩，就是土紗土布也有人要啦！……北方平定了。」

龍蝦眼老太心中一樂。是的，那樣一個田家，紡織也是一種副業呀。人人都說龍蝦眼娶得了一個好媳婦，又會種田又會織布。老太看看媳婦，媳婦紅紅的臉頰很好看，並且裂開了嘴在瞧松角。

「非但紗布好銷，就是別的，總之也都有了活路了，不像前些年，幾乎奉送把人也沒誰要，說東五省給日本人霸着，日子過得好難，不單是那裏的人，這裏的人也……看啦，現在我們打了勝仗，他們還了我們了。這就，縱不見得多好，可是也活些了，這裏的出產，布啦，革啦，牛隻啦，全都通，全都……要……」

松角用臂指着田野劃一個圈圈。那腦瓜上的鴨尾巴鬆開好像扇子。

老太心中更樂了。細看松角又不像松角，是伊老男人。田野有活氣了。莊稼發光了。牛在礮礮叫着。媳婦的臉變得更年青些了。

老太把包頭的藍布拉下重新紮着：「真嗎？呵呵，天看見這日子終於到了！……別推我呀，喝，小鬼，當心跌哩！」

一看，剛離奶的孫女在推挽着伊的臂。

伊喃語着：「放手呀，聽，聽人的好孩子，人家講話……快要好起來哩，快要……好起——」
伊舉出手來向空中推着。

燒鹽人冬生，坐在旁邊，推着伊的膀子。

「龍太，醒醒，龍太。……痛得很厲害哩。」

老太希伊希伊的在囁語。另外一張板上睡着的龍蝦眼忽然爬起，硬手硬腳把老婆子的上半身推坐起來。

「人家要你去搭一手咧，痛得快要下來了呀！」

老婆子昏懂懂坐起，指頭搔着眼臉。側着頭，聽，在對面棚子裏，有人轉輾、哀沉、無助、絕望地呻吟着。

伊打着呵欠，依稀還在夢中。

鹽戶那溫善的眼睛在昏黑中對着伊，哀求道：「老太，多謝，我的女人，我的……肚裏一個小孩子要生出來了，請您給接一接生，多謝。」

「唉，這行事，多年沒有——」伊意興索然的又打着呵欠。「我夢見你對我說了話呵。又好像是松角。」

龍蝦眼頓子轉着：「誰來！沒有醒嗎？」

「說是年成換了，現在快要好了。又夢見牛，牛對我睜着眼蛋子。什麼兆頭，這祖宗！還有，阿妞的媽呢，在打線。」

「呸！打什麼線，骨頭也爛掉了，別世人生去找她罷！災難這樣深了，還有什麼兆頭，牛也罷，鬼也罷，人家等着，去啣！」

龍蝦眼摸索烟斗。沒有摸着，一倒頭睡覺去了。

「你得爬到床上去，將她肩子托起來。血是要不得的，要沉到頭裏去的呀。」
老婆子想了想，再沒有別的了。

拏手插進婦人的腰下，褲和襯着的絮褥通通是濕透的。

女人順轉臉，閃着明亮而害羞的眼，似乎很懼怕！——不是懼怕，如同做處女時代的嬌惜與珍貴，不容許人觸到她的，腰肢朝一邊閃避着。

老婆子的手一縮，人也倒退了一步。

「是初生嗎！——噉，我不是小伙子哩！」

燒鹽漢不曉得要說什麼，抱着她的肩溫存的低語着。

產婦的肩子在男人手膀下面掙扎，眼中射出惡毒的咬人似的光芒。

「我要死的，一定……」

老婆子把褲子剝下，遮在大腿上，免得凍着。

「不會死的！——用些勁挺出你的腰呀。」

伊的手插進產婦臀部上面的腰板去。

這樣，就一分一分的等了起來。老婆子仍有點迷迷惑惑，想伊的心事：奇怪，爲什麼那個夢竟然會有如此之好呢。莫非真的嗎？……大概是的，這多少有點兆頭。那老紅眼是不要聽的。……唉，可是，阿妮媽是打爛的了，那小孫女龍蝦眼又頂討厭她，陪嫁的貨色。有一天在奔亡中堅決主張丟了

她，就此不曉得墮沒在何處的人海。

……想起來可傷心，好好一份人家，現在是拆散了哩。

伊的手掌在婦人肚上輕輕的撫摩。在腹中，覺得肉塊跳躍似的在蠕動。

「這一定和我們丟掉的那個一樣的。」

婦人的額角被汗水洗着。

老太感到有點喫力。但唸起「催生咒」來。

「快呀快呀，……出來。外面好哩！」

燒鹽人扭着瘦削的頸巴，傻傻地問：

「摔……要摔一隻蠟子嗎？」

龍蝦眼老太簡直顧不得他的說話，把褲子掀去，很發氣地道：

「喏，又不是頭生子咧，一隻蠟子！……唉，摸得了！」

極大的呻吟開始。彈動着，掙扎，呼叫。像宰割着活口似的巨痛的咆哮。

伊似乎儘量要把眼珠彈出到外面來。眼中大約一無所視，只是冒出紅的綠的紫的金花。兩隻痙攣的手亂抓，在男人的臂上扯着，撕着。腰肢擺起來了，似像躲避或左或右攬來的刺。

在繃得緊騰騰的小腹上面，縱橫的粗的筋絡，血液在那裏澎漲。

一具形將瓦解的肉塊，沒有魂靈，只有絕叫，長號。和當頭罩來的死的恐怖，和像斷了線的風箏

似的飄搖。

「出來，出來，別動，唉，難怪，」老婦人弄得一頭是汗。「人總是忘記娘養出他的時候。一長大就忘得干干淨淨的呀。那時娘的一脚是被閻羅老子拖着咧……別動，——好了！……」

紅的光崩裂着。

血——生命的汁液，流在木盆裏。在小腹，隆起的地方往下移，移，蠕然的肉塊開始接觸着這世界。

母親的呼喚，到了最高的頂點，停住了。

煮水的小女孩驚悸的立在鍋邊，痴痴望着。

從老婆子手中放落在溫水盆裏的嬰兒，歡歡喜喜的啼着，還不想睜開眼看見世態呢，紅紅的拳曲的小足仰泳式的車着。

剩下一塊不能動的，聲息低微的肉在床上。

丈夫爬下來，給換了絮片，填在身下，讓伊好好的將息。

龍蝦眼老太揩着手道：

「蛋呢？——或是糖水？」

燒鹽人搓着手：「唉唉，我，什麼也沒有……」

「我昏了，這個時候——哎，就是艾葉湯罷。」

老太給嬰兒剪斷臍帶，擦洗着紅紅的膚體。

做母親的剛剛回復過一絲半縷的氣，發出微弱的聲音問道：

「拿來我看看——是，是……？」

「唉呀，請放心，多一塊肉的……是漢子哩！」

母親忽然沉默了。

接着噓一口長長的嘆息。伊希望得錯了，希望這是一個少一塊肉的，因為好拏此作為丟棄她的十足的理由。

可是，嬰兒洪大的聲音歡歡喜喜啼着。

「也丟了吧！」

龍蝦眼老太毫不在乎的說：「喏，這就白吃這些苦咧，你說丟了！將來有出息哩。說不定是那些打仗的人們投胎。到大的時候，就曉得了。好……我總說是好，在苦難中養的孩子，出色的。看，好大，這就連七斤也不止呢！」

拏他包裹好，送在產婦人面前。

外面什麼地方一隻雄鷄在勁奮的叫起來了，一聲，兩聲，長長的。

但，還沒有黎明。是把月光錯認做黎明了罷！

十一

有幾個人，一爬起來，挑着担桶到井邊汲水去了。在地上拂開濃濃的霜花，架起野灶，煮了水，趁着破曉，到田圃去找可吃的東西。難婦們到河邊去了一轉，回來的時候，相幫着剝洗山薯和野蕻。小孩子打口中哈出白氣。

發着淡淡的疲靡的白色的月亮，沉到西方去了。

塗着霜粉的殘廢的牆壁和街道，又很悽頹的在曙明下面顯現出來。燒紅的，崩坍了屋頂的牆頭，孤零零插着煙囪。

荒涼煞人，值得回憶的村鎮呵。

迤迤迤迤，這裏一堆人，那裏一堆人。小孩面黃肌黑，哭着。婦女抱了頭戴紅風帽的嬰兒坐在翻倒的柱石上，給着奶。老太婆抖抖地取出布袋，把玉米粉倒在沸水裏：做饅饅的。中年漢現出失眠的睡眼，從窰中走出，詛咒着夜間的寒冷，立在朝日的光下，舒展他的膀子。

赤腳的孩子拾着落在地上的蘿荻，開始亂啃。是他的祖父，斷了一隻膀子的；那隻手在撈鍋子中的菜葉，露水似的湯汁掛在鬚禿上。

農民們吃着苦頭——更苦的苦難。在記憶中打進熬練，和報復的根，這就是時代。在表情，看上去他們對那些事情都好像淡然了。

恐怖減少。無理由的多費的埋怨咽到肚裏去。一張張虛黃、焦黑的臉說明了他們是在災難的過程中。

骨瘦稜稜的驢子把頭探進木桶裏。有人在那裏修着車盤，在軸軋上面試試，豎着車輪團團轉的滾到窰那邊去。

虎魚老叔收理了孩屍，惺忪着眼朝鎮後崗谷走去。

忽然他扔了鏟子布袋，帶奔帶跌的跑下，面孔白得同布袋中的孩屍一樣。

「一隻人，一隻——乖！」

有人不相干的問道：「什麼事？」

「那面樹下，是這樣子一個——」虎魚老叔已經完全嚇醒，把嘴張開，頭一仰，「這樣子——拖出在外，有兩寸多長，舌頭！」

漢子們將信將疑跟他走去。一棵低亞的甘棠樹下，那挑枝上面，一人靜靜的掛着。

他們圍攏去。舌頭首先被注意了，好像要閉塞那張開着的口腔似的。一隻手抓在頸巴裏的繩上。

枯瘠直睜的眼瞧着拴在枝上的繩結。

面孔沒有表情。那苦痛，到此已經卸却。

是女屍。

「是什麼人啦。人家求活，她不耐煩，找死！」

「不像找短見，這個時候還幹嗎偏偏跑到這裏來上吊呢。」

「這費心你去問她自己了。沒有家屬的罷？」

起着漠淡的紛擾。有的懶懶的跑下崗子。古怪的女們娘，跑又不捨得，看着又害怕，站在老遠吐口水。

鬧着的時候，大家看見崗子下面有七八個人走過，手中還有擎着手杖和小旗的，一位光着上身的老頭擎手架在額上認着。

他最先走去，一邊說：

「喝，是的了，救濟的來了——還有那小龜蛋假東洋也在裏面！」

衆人，連埋屍的虎魚老叔也在裏面，一潑風奔下去了。

婦人們把奶塞進胸襟，趕緊抱起孩子，擠了去。老頭兒在嘆息了，鬆口氣——盼，盼，終不是來了嗎？噫，一向是擎我們的汗血養活了他們，天可憐見，現在輪到他們發放了！

他們沒有看見帶來了什麼，一道道包圍了上去。

一個站在稍遠看得很清楚的人，自言自語道：「唔唔，氈帽的是那首富羅貫三。那是扒灰龐學潛。喪棒的那個嗎？那是假東洋，他的兒子。後面那個聽說就是朱雪齊。」

朱雪齊不大高興，他是反對救濟的，國柱先生可一把抓住了他，硬迫着要到難民的廳集地去察看一番。朱雪齊於是眉頭鎖緊，爲的是那批蠢豬們身上臭氣撲鼻，趕緊抽出一塊手帕，在鼻門上頭托着。

龐國柱先生興頭最好。因爲今天他預備下一篇得意的演說辭，蠢豬們倒在其次，他要在諸位鄉紳們面前顯顯威風。這時正擎他手杖驅趕着羣衆。後面跟着紅鼻子老頭，身上佩着眼鏡囊和煙袋。村長先生則揪着一面竹布旗，上面寫：

「三十七村難民聯合救濟維持會。」

「什麼呀，那是？」一位爛眼婆性急的推着衆人。

「你自己去看囉，上面是寫着三，十七，還有——！」

急於擠前去看看清楚到底寫的什麼，忽然覺得一道黃的影子一閃，當頂着了一棒。

「讓開——滾！」

國柱先生做出威勢，眼鏡背後睜着一雙腫眼。

朱雪齊稍稍站住，口中嘖的一聲。他覺得那些蠢豬和蠢母狗們討厭。

他口中不說，心下想：「都是炸彈下的貨色，死囚，亡國奴！」

廳村長忙得不亦樂乎，他要衆難民讓開些，好說話，偏偏他們死死的擠攏來。他不得不大着聲音喊了，把旗子一揚，雙手高舉。

「呔，列位，……第一先請讓開，散後些，我們好可說話。再者，發放糧食，我們還得等一等，眼下是來調查的。吃的呢，是咯，我們要發下來，可是……好，好，請退後些，噲。」

還有兩位紳士的布鞋也踏脫了，趕緊橫起手中煙桿去擋後面擠來的人。幾個小孩擠得過於出力，撲在紅鼻頭紳士的懷中，也遭着了國柱先生夾頭夾腦幾手杖。

村長先生大聲疾呼了五遍，後面的人也聽到了，忽然鬆懈下來。

「哦，沒有把吃的帶來呀。」

「等到發時，要剩骨頭了。喂，還是去掘山薯吧。」

有的吐着口水，掃興地走開了。

也有誰說：「不能儘好怪他們……腰包扣得緊哩！」

一味的混亂總大約有烤熟一隻甜薯的辰光，人打成的圍牆這才分散了。好些人都捱受了國柱先生的手杖，遠遠立着在談論。

「現在我要請大家諸位通通聽好，你們，通通的，靜一靜。」龐學潛圓臉上氣色好極，紅紅地，擎旗子在臂上一逼，站定，然後轉過頸巴來：「喂，你們來吧，我都曉得，兩人口才是平均……隨便哪一個。就是雪齊也好，別鬧，給他們說幾句話。」

他分明懂得朱雪齊是不肯說幾句的。不過他必得加那一套聲明，朱雪齊不說，國柱先生要說的。他心中時刻想着，「不能出財，便要出力」的話。

可是，連兩位辯論家也居然推讓起來了。朱雪齊自然堅持到底，「毫無意思！」他說。厭世家似的把白嫩的手掠着頭髮，眼睛瞟在遠處。

紅鼻老頭在攏着袖子，惋惜的回憶他在捐簿上所寫出的數目。然而一想到未來的「好報」，倒也覺得這樣吝嗇的念頭像是多餘的。他不耐煩的搖搖頭道：「隨便哪位說幾句算了吧。」

靠後那些士紳幫着說：「好，好，那麼國柱來，別讓了！！一向佩服。」

大概再推下去也過意不去了，國柱微微點了點頭。接着便是村長先生得勁的大喊：

「噯，無論如何，請你們靜一點點，好讓說話呀，……噯，鬧得太不興了，真是！！好，上來，直白地給他們講幾句就行了。」

由是，許多人眼光都集中在那個近視眼身上，國柱先生假着手杖的力量，一跳就跳在一塊從前給人家做階台的石條上。他的頸巴扭這幾扭，靠近他的一批人，聽到他在說話了。

「列位，」國柱先生擺足一個演講家的姿勢，雙眼像在祈禱那樣平視着：「我這裏並不想對列位做長時間的演說，因為我曉得你們大家通通是，肚子中一定非常飢餓的，決沒有好心緒來聽我……那麼，先要說，現在我們已經給你們想出法子，多少總籌劃一點東西給你們喫喫，粥也罷，飯也罷，我們……要曉得現在大家是受難期間，喫的苦頭也不是天派來的，是日本的軍閥們弄到我們頭上來的，……」

國柱先生說到這裏，忽然怔忡起來。人們的眼色有點不大平穩，有些漢子馬上在交頭接耳說着什

麼。有的且用嘴唇作口哨噓噓的吹着。

國柱想了一想，趕緊用莊重的聲音說：

「……我想，什麼叫做軍閥呢，就是，那批到中國來殺死我們老百姓的敵人。要曉得，我特別在這裏聲明，至於我個人，我，也是恨他們的！——你們在疑心我，到日本去，爲的是……我決不是壞人，大家應該明白，喏，否則請想，爲什麼我還拚命主張救濟難民，連學校都不去，跑回祖國來呢！——一句話，去讀書和去做敵人的走狗是兩樣的。」

下邊有幾個人小聲罵道：

「嚟，誰曉得是屁股中這樣扯白，狗心歪在膀窩底下的瘟賊！」

國柱先生續說下去：「你們既已明白了我們的好心，好，要講正經事，——打明天起，我們就預備發放粥票了。」

眼前彷彿一亮似的，大家爭着嚷道：

「哦呢，就是明天發放喇末！」

「別響別響，」總有好一陣子一點也聽不出什麼來。但國柱的一隻手在搖着。「不過，去喫粥也不是這樣容易的事，頭一，先上去好名冊，因爲總得編一編號頭。到必要的時候，我們還到各處去募捐……那些過冬的衣服呀什麼的給大家！」

「哦呢，佛，衣服也發了！」一個老太婆嚷，「就是，就是，喫的還得等到明天！吐吐。」

另一個抖鷄眼的漢子消極的說：「你看他們做事總是老慢稀遠，心腸像是好的，明天和今天又有什麼分別呢……人家，別說肚子，就是身體，馬上要被老北風吹得飛上天去了呀！」

「瞎瞎！」國柱的手杖在階石上丁丁的敲了起來：「叫你們聽着，話還沒有說完……發粥，無論如何，明天一定。不過，你們倒動動腦筋看，我們能够不能長遠發下去？對了，我們現在發的，就是你們以前所種出來的，現在大家喫了，無論怎樣，一定會有完盡的一天，就因為沒有出產，沒有耕種，列位已經給敵人迫得離開了自己生身土地的緣故呀。我們誰也保不住可以發粥發多少日子，倘使敵人再迫過來，那我們就通通是難民，通通連粥也發不成了，你們想想看。」

「別聽那屁話吧，誰難道不願在家鄉好好過活却出來逃難嗎！」

很高的誰的嘲弄在旁邊響起來。國柱先生別轉頭去望時，但見一片模糊的焦炭似的頭臉，辨不清誰是說話的人。

國柱先生有點生氣。

「好，那就，你們的家呢？——你們可以回去嗎，好極了，剛才哪位老兄說！」
拉出汗巾在頭上擰了一把，抖幾抖，塞在左手袖子裏面。

這樣說過之後，他們彷彿着了魔。在國柱眼中看來，他那幾句話發生了効力。但村長先生只是催國柱快些講完算了。照這樣子，蠢豬們像有要開始搗亂起來的樣子。

不錯，喫賑粥也有完盡的一天的，而且老是回不得家鄉。

他們這樣想。

有的說：

「原聽人都這樣講，小雪前後，東洋兵可以退了，現在快要冬至，說什麼回家好喫年夜飯！」
喉核凸出的老者，惺忪地瞥了這人一眼，慢吞吞說：

「年飯，不錯，可是，說不定挨期了。明年穀雨節回去啃土吃了呀！……屁，『小熟』總是荒的了，不退，就是再過兩個冬至十個穀雨也沒用！——走開，讓我出去。」

用竹枝貫着髮結的老奶奶正拍着手道：「你叫他呀，他想退呀？就不來了，肯還你；光叫他還你，我不想，做夢。瞎子磨針，單是摸着尖兒！——熬得日子，就算了嗎，看透！怕一百年也老模樣在做難民，嚶。」

這一個想說話，那一個禁止了他，因為要聽「假洋鬼」說些什麼，吵起來了。漢子們罵着女人，叫靜些靜些。小孩子在人的腿襠裏攢來攢去。婦人呢，頭一句總問着別人，「他在說什麼？」

總之，這頗像一鍋行將煮沸的粥。

龐學潛很担心蠢豬們會暴動起來，圍住國柱敲這一頓。這時他用一種微顫的聲音喊一聲「國柱，」
「國柱轉身僵下腰來，村長趕緊用嘴巴對着他耳門！——只有兩人聽得的聲音：「我瞧別說這事了，怕會鬧起來！」

「曉得！」國柱不在乎，仍然傲立起。「喂，有一個辦法，」他想，與其繞着圈子來說，不如直截

了當爲好：「大家不曉得可願意，我的意見，橫豎死，我們去和敵人拚命！」他的手杖好似跟誰鬥劍似的當空一揮，頸裏筋絡很粗壯的痙攣着。「你們想，敵人再不會好好輕易放過我們呀，然則我們也別輕輕放過他……得了，吃的東西無論怎樣我們想法好了，大家有的是工夫，有的是一個死裏逃生的性命，儘熬日子活去是只有苦楚的！……去趕跑敵人呀，趕跑了敵人，不怕我們沒有好日子過，沒有好田地種！」他覺得說到這裏收場，再恰當也沒有，預備跳下來的樣子。「我的說話就到這裏，你們自己去想想看。」

國柱先生一脚踏下石階來，心中着實滿意，且也的確對於敵人憤憤然。可是跨下的脚忽又縮了上去，他大聲說：「聽着呀，就是明天，一邊去領粥票，一邊報個名兒，男人們！！你們還想等什麼，隨便你們吧！」

手杖一撐，跳下來了。紅鼻老頭連聲稱好。龐學潛忘其所以，用他長指甲搔着鬚樁。朱雪齊微微一笑，眺望着遠處。

國柱先生盡了點燃火藥線的義務，而種下了一片新的希望，新的紛擾和動亂，和不安，和焦慮給難民們。

誰也不曉得「假洋鬼」說的「切實的办法」是怎樣。

大家忘記肚子曾是空着，壯着別人的肩想擠到前面去問個究竟。寫着「三十七村難民聯合維持會」的小白旗在人的頭頂上移動。一個較高的紳士的天藍緞的風帽被圍在人的核心，滾來滾去着。

「喂，去問一問清楚呀。」

「對不起，針也札不進咧！」

忽然，人像遭着鴉啄的蜂似的崩潰着，幾個漢子兩手捧了頭，那條黃色的手杖在他們頭上空間舞着。原來國柱先生被他們包圍着了，且這樣那樣的追問，發了火。

「豬！直是這等蠢法，一點不用腦筋！叫你們去報名，吃粥，心裏記着敵人，殺敵人！！算了，我一樣樣告訴你！」

「那麼，也發槍嗎？」倒提着鏟子的虎魚老叔對自己說似地問了聲。

「這就去好啦！」別一個說，「總不成光伸出兩隻手，自然要給我們，怕甚！」

「他們哪裏來這許多槍，如果有，我也要去。」那三十多歲和尚頭的漢子，轉來轉去問這問那。

抖雞眼的傢伙不耐煩地歪着他嘴巴，拏食指朝自己鼻樑一指：「我不是那小龜種，要是，我還懷在肚裏幹什麼！嗤。」

隨後，他瞧着立在一根煙囪旁和婦人們閒講着的漢子說：

「三狗，等等我們一道去問問去吧。」

「老朱，你覺得怎麼樣，我剛才那幾句話？」

國柱先生三步兩跳趕上前面先走的朱雪齊，國柱非常的興奮，手杖像是專為拏着叫人家瞧的，凌

空的舉着。

朱雪齊不響，眼睛看着鞋尖，似乎留心那些破破碎碎的瓦礫擦壞了他的漆皮鞋。

「老朱，你且想想看，」國柱和朱雪齊並了排。「如果不是我那幾句話，老實說，隨你怎樣也激不起他們的注意來。——你看，我這一『獎』，他們就來了。當然呀，我是叫他們自己去醞釀。民衆原是民衆，他們的潛在力是出色的，他們有力量。蠢固然是蠢。老朱，並且至少他們是認識我不是壞胚子了！」

老朱仍平靜的走着，鼻門子一掀，掉下一個冷笑。

國柱莫名其妙，收去了臉上得意洋洋的笑容。

「我攪不清你，老朱，你總是拏這樣態度做我說話的回答！」

「你疑心我？」朱雪齊站住了，面孔側着，要笑不笑地：「對，我問你，你叫這些蠢豬們怎樣去打敵人，拏木棒，拏火鉗，還是有什麼別的法子？」

「噉，」國柱一呆，手慢慢的伸在後腦上摩着。但隨就泰然起來。

「以前民間不是藏得很好的槍枝嗎？說不定還有人肯捐些出來，你說對不對？」

「真是妙到透頂了。」朱雪齊老樣子笑笑，肩胛在西服裏面轉着。

「有什麼別的問題，或是不可能嗎？」國柱把近視眼吃力的在鏡片背後睜着，側了頸巴，在朱雪

齊的臉上找那句「妙到透頂」的理由。

聽那語氣有點糟糕。

「我說的是你老兄主意打得很好，我又沒有說什麼。」

朱雪齊像爆裂一隻氣胎那樣，毫無表情的大笑起來。

研究政治學的國柱先生當然要越想越糊塗了。

「老兄，我相信你的計畫一定會達到成功，真的。我願立在旁邊看看你！——怎樣？」

國柱先生不答。呻吟，搖頭。——好像沒有聽見朱雪齊的話，重重嘆了口氣。

「那麼好了，不擾你，你辦你的事去吧。」

兩人走出鎮口，分了手。朱雪齊拏方白手巾在鼻門上擦了一把，重新塞在褲袋裏面。

他決意去找龐翠荷。

國柱先生拏他的手杖在空中亂畫。走了幾步，忽然想起一件事情，趕緊立定，細了眼在鏡片背後找人，可是朱雪齊已經拐過了那垛燒焦的牆角。

十二

翠荷擔任着在村鎮間幹間諜的工作。但要說計畫可是周詳的。因為誰也想不到她，料不到她。人們只有疑心國柱，因為他是從那裏留學了來的。龐學潛先生更加不能知道，他沒有深究女兒的資格，就是深究起來，一不小心他的太太便把胖胖的指頭指到了他臉上。

對於朱雪齊，她一看見那假溫存的裝模做樣的態度，心中就嘔了起來。老實說，伊不過想利用利用他，要說影子，可就早在心中消滅得干干淨淨。翠荷也有過她高貴的處女時代。而現在，在城市中的時候，夜晚上，她的肉感的腿坐在有着鹹腥味的異國軍官們身上。

對於朱雪齊，她不能不給予一點相當的誘惑，可是他，認做運道來了，於是趕緊拉着了那道救命圈，希望投圈的人，一直把他從水中拯救他到達彼岸。

今天翠荷回到紅鼻老頭家中，到她小房間裏，拿大衣脫下，摺在椅背上。回過身來的時候，發現桌上放着略積着塵埃的壓在墨水瓶底下的一封信。

狐媚的想博得女人歡心的字跡。

打開來——

「我的荷。我近來真正那樣的無聊，在這裏，我沒有事情可做。料想事情是有的，可是不知應該做什麼事，怎樣做纔對。我心中難過死了，碰了你幾次又沒有碰到。

無論如何我聽從你指揮。我，是愛你的。你給些工作我做。

還有，看國柱他們的意思，他一定要將難民中的男人訓練起來，應當早些想個法子去阻撓，省得以後發生麻煩。

我有許多話，請你給我一個時間，好詳細對你說出。齊留條。」

關於信上第三節所說的意思，朱雪齊却想得到門的。「應當早些想個法子去阻撓，省得以後發生麻煩。」那說話表示出在人民之間潛在的力量，叫翠荷不能小覷它，早一點想法去撲滅。

這在翠荷肚裏，也非常明白，難民們一有了訓練，便有了團結。有了團結，也有了力量了。這力量，就如人們所說「要滅的火鉢，拿樹枝一撥，就會燎燃」的。

這力量，也像壓在春雪底下的苗芽，一待到時機，便會發怒一般突破着凜寒的殘酷的雪塊，探出頭來。

就說龐學潛吧，是的，老先生是左右皆可的人，現在也大聲疾呼叫人民們「趕快起來」了。他的念頭打的不錯。喫足了流離的苦頭是爲什麼，以前雖受過居鄰們蠢動的騷擾，但這回，想起來究竟不是人們他自己。人們爲着受不住了壓迫，所以如此的掙扎奮鬥。

「什麼事情都應該澈底的明瞭他所以造成這樣事實的原因，然後從這最初原因的出發點去解決

之。那是最合乎條件的原理，那是政治家眼中最好的方法。」

一日，國柱對村長先生作着這樣的解釋，惟恐他還不明白似的，把字音咬得切切實實地，直到村長再四思量，恍然大悟之後。

那時的村長，感激得五體投地那樣，捋着好久不曾整理的短鬚，滿心舒適的對國柱說：

「是的，國柱的話，你完全對的。可是我，以前通通的錯誤了。以前老獨他們，領着鄰居們在村中跟飯田部隊死戰，我心中感到恨死他們。對了，那些事情，所以一經說明，國柱昨天晚上就開導了我，他們是不錯的，沒有罪過的。他們做土匪，是環境迫他們到做土匪路上。人原來太苦了是索性如此走絕路了呀！國柱你以後還應該不要講究身份似的改正我。——所以我非常希望現在那些死等賑粥喫的人們也出來哩。照目前樣子，他們一定耐不住了。是的，昨天我聽說，有幾位鄉鄰忽然跑到鏡湖那裏去了。這也不管，總之我們爲了趕緊要取得回到自己家鄉的資格，我們得先把他們趕回去，對嗎？」

哈哈，兒子笑着，替老子拍幾下手。這也是政治學者應有的態度。

不過，國柱疑心翠荷。

「我們幾年不在一淘，伊的性質就兜底變了呀。」

真的，現在的翠荷不是從前的翠荷了，現在的翠荷似乎是個神話鬼怪的翠荷。

拿村鎮、土地、人民，一古腦兒出賣，她連她父親——祖先的產業也一起賣在裏面了，犧牲在裏

面了，她不管。她真是這樣的奇怪，怪女人。

國柱先生難得碰到她，捉迷藏似的。有一次看見伊到家來了，這時正要緊同別一個人在講話，回頭去找翠荷，太太說是已經進城去了。

「這樣奇怪的人，她幹些什麼工作呢！」

國柱雙手撐着手杖，時時納悶的想。

對於難民們間的受訓和想法槍枝的事情，國柱先生正拚命的出足全力。

這些日子國柱居然徵集到了三十多枝半舊的槍枝。在冊子上查，正式可以拿槍的漢子倒也不下一百多個。

「這事情應該慢慢的來，不要心急，列位，」國柱得意的說道：「況且，我們有了這些槍枝，就好和他們周旋了，而且也容易奪得他們的槍枝了，列位，應該慢慢的來。」

「你的就是我的」時代下過來的漢子，有的本來就是訓練也無消用得，因着妻室和兒女，丟不下，捨，捨不掉，現在也牽帶做着難民，一看見槍頓然心開眼笑了。在這些時候，不明白的妻子捨不下似的掛着丈夫的臂膀，會給摔開，對着她：「壞貨！又來吵着哩！」露出白皚皚的牙齒。也許不識相會遭受一頓拳腳。

其實有些人一打聽到老獨或是羅三們的下落，早挾着槍枝跑去了。

金桃悄悄的去了，虎魚老叔悄悄的去了，那些未知名者也悄悄的去了。

時代——時代就如饑餓一般，驅趕人們走上非走不可的路。通心草一般梗直而純樸的農民曉得等待是沒有希望的，現在非起來不可了。

敵人的烽火在那原始式的軀殼裏，迫他發生了強烈的反抗。

中間急壞了朱雪齊。被國柱迫着到崗上看視了試槍回來，趕緊抽出派克金筆寫給了翠荷第二次的信。

「我所敬愛着的，荷，我仍繼續要求你，無論如何，給一點切實的工作我做。你看，國柱的計畫，經過我多方的阻撓，沒有辦法，他快要成功了呀，你說應該怎樣。

你使我心中時時刻刻難過。我……怎麼說呢，你應當給我一點表示，真地。齊。」

翠荷看着，角嘴幾乎沒有動似的扯了一扯，像上次一樣，拿信連封對撕，再對撕，投在字箋裏。伊出去的時候，在夾道裏碰着朱雪齊。

朱雪齊似乎在這裏等了很多時候纔等着她的。

朱雪齊整了整上裝，跑上去，口吃地說：

「哦……哦——預備出去嗎？」

「你信上說問我要找什麼工作做呢？」翠荷厭煩地睨起眼睛。

「是的，這我所以要跟您說。我自己沒有主見，我的工作應該由你派下給我。可是這幾時，國柱的計畫真真出人意外，他的辦法我又阻止不了，你大概是曉得的。」

朱雪齊又跑前了一步，糟糕地笑着：

「我時時這樣想，我希望，」他的聲音放得低低地：「我真的能够和您合作。自從我接受了您……」他忽然喫驚的向夾道兩頭望望，但沒有什麼人，接着他又逼近些翠荷，眼睛勺勺的瞧着伊。「您真地對於我意見怎樣？」

連翠荷都覺得這樣的發問莫名其妙。

她訝異的問他：「你說什麼？」

「我說什麼呢，我很——很那個。」朱雪齊的面孔頭先很青，後來忽然豬肺那樣紅了起來。他慢吞吞吐出最後一句話：「我敬愛你！」

翠荷肚中當然非常明白。

但一想，利用倒也非仍利用他不可。她笑起來。

她揚着眉毛又毒又甜的瞥了朱雪齊一眼。

「朱先生我叫你辦的事，以前辦成過一件嗎？」

朱雪齊想分辯，翠荷又——

「朱先生你非常能幹！我記得從前我會這樣對你講過，要是某一件事情你達到成功了，你和我的感情，不，友誼也成功了，這我老早對你表示過。你還要我表示什麼！朱先生，我的話再真也沒有。你不能老是纏着我，你應該去幹，努力地，這就等於真心對我了。」

又是一個微微的毒辣的淺笑。

「這我也懂得，可是……」

「可是什麼，國柱的計畫，我們又不能明顯的阻止他，現在應該想法怎樣深入到他們的羣間去，然後好辦呀。到那時候，老實說，我可以保舉你一個很好的地位。」——再會。我還有事情。」

翠荷撇轉身來走了，朱雪齊大概還有趕上去再說幾句的樣子，翠荷回過頭來說：

「記着，要深入到他們的羣間！」

窸窣的鞋聲轉過了屋角。現在只有一個又毒又甜的影子在朱雪齊腦袋中盪漾着。

翠荷的說話，仔細一想，當然尤其毒辣。像朱雪齊那樣的懦夫，放在村中就是一百年也不會做出事來。但要說拒絕他，覺得非常可憐。給他一個暗示，做不做在翠荷心上似乎也馬虎過意得去。

「深入到他們的羣間」這不具體的方案使朱雪齊搔了三天鬚子。兩晚不曾睡覺。

回到自己的房間，像在教堂中一樣，倒在一張行軍床上，長吁短嘆起來，悲傷得幾乎落淚。

「深入深入……深入！」

他的手指在空間轉着。

「他們是他們，我是我，怎麼能！」

他一噉噉爬起來，找着一張紙條，搖了兩搖筆桿，在上面寫：

「女人真是天底下最壞的東西。女人沒有一個是好的，蛇的心腸的女人。」

格言似的，很得意，貼在木窗的框上，鑑賞起來。

朱雪齊過着莫名其妙的失戀似的日子，沒有機會碰見翠荷。而且現在也很少時間可以碰見國柱。國柱倒是真心在出力，如村長所說「不能出財，便當出力」的力。

那些時他天天搖着手杖去對人們作着鼓吹的工作。他籌劃着難民們的喫糧。他打聽哪裏有着槍械，他就想法去弄到手來。

過去不久以前，誰都謠傳着這樣一個消息，老獨最近在鹽湖一帶活動，而且控制着就近一些村落，勢力相當的好了起來。可是，叫做關德的傢伙，已經橫了心，實行着半買賣式的土匪似的勾當。

在羅三認為不能掙扎出來也許犧牲了的老獨他們，却非常鎮靜的到天黑以後，繳得了那一小隊敵軍的械，恐怕頭先是誰也不會相信的事，然而現在却誰也都相信了。風信一播，亡家亡命的人現在就絡繹的找他去了。

國柱先生一聽，轉着頸子嘖嘖的叫好。

「那也是一種法則，去繳着他們的械，我們的實力當然漸漸有了！」

國柱非常興奮，走去找尋多天沒有見面的朱雪齊，他要把好的消息告訴他。

朱雪齊在面對着掛在窗框上一塊小圓鏡，很細心的用兩枚銅板對夾住鬚尖，一根根拔出他下頷上的鬚椿。

「雪齊兄。」國柱很高興的喊了聲。

朱雪齊聽是聽見了，但僅僅轉過了頸子，兩根手指猶自相幫地綑緊着下巴那塊鉗拔得紅紅的皮膚。

「你看我的眼力怎樣——壓力越加強，反彈的力量越高；這是政治學說上最有理由的說法。他們到底也自動的肯去拚命了，喫了苦頭的他們！」

朱雪齊懶洋洋地回身站着，曇着青而窪的眼眶。

國柱好像專是爲着來調朱雪齊的火似的，拿手杖尖在地上掏着，笑嘻嘻對他說：

「老朱，你的意見怎樣？」

「我沒有怎樣。不過我覺得你們那辦法，到底恐怕還是徒然的。」

「你又具有什麼的見解？」

「日後自然曉得了。但我現在也說不出什麼理由來。——老兄，請你不要多問我，這幾天我心中正在糟糕得很。」

國柱縮着頸子呼呼的笑起來，將手杖往腿襠一夾，摘下眼鏡，用袖口擦着。一面說：

「人們說我古怪，原來你比我更加古怪。今天我索性告訴你一件事，據我看，我們一定能成功的，操勝的。在下不是很起勁的領導着他們嗎？是的，爲了我的眼睛——目力欠好，否則的話，我也跟着他們一淘走了。」

朱雪齊不曉得想起了什麼，心中一跳，閃過一個念頭。

「要深入到他們……」

「但這樣的事因爲我身子靠不住，否則橫豎一樣，當游擊隊去。」

其實也是久孕在肚中的說話。眼下在此幾乎一點生趣都沒有。村長先生陪了兒子在忙着。紅鼻老頭雖不說話，但村長太太有天竟當着朱雪齊說開支太大，再加上翠荷小姐老是不去睬理他。

「一定去，總有機會好替自己殺開一條血路，一方面等於報效伊！」而且名義上，他覺得非常的風頭十足，如果這樣的話。

昨天晚上他把窗限上的字條揭下，重新換上一條——

「女人的心雖然是蛇似的心，但爲着要圖得她愛，去冒一番險，是值得的。」

朱雪齊下着決心了。

「老兄，如果有鎗，我也去！」

國柱發着牡鷄似的聲音笑着：「有，有。」接着輕輕的擺着頭道：「難哩，像你！」朱雪齊看着他。

「爲什麼呢，我說，你的氣派是個祕書似的氣派，但他們是難民，他們能耐苦，他們也許會受餓，受凍，但你一樣也不能。那天你一餓，你就仰着天喊道：『唷，我在嘔清水了呀，』如果跑在那裏，也這樣起來，可怎麼辦呢！」

國柱諷刺地在鏡片背後睜着眼睛。

朱雪齊心亂如麻，正在計畫動身的事，沒有回答他，心中暗暗罵了聲「刻毒，個舅子！」但的確，那時候的他，希望誰人馬上阻止他，便得藉口好不作出那樣事來了，可恨國柱發狂一樣嘿嘿笑着，使他沒有了轉腳的餘地。

五日後，翠荷又是接得朱雪齊便條，說是決意廝混到他們隊伍去了。

在夜間，正是有心肝的人們活動的時候。組成着不少的隊伍，時時把屯駐在就近村市的敵軍加以襲擊。也有着連隊伍都組不成的，兩個三個在黑夜間上路，摸索着繞到敵人的背後去。

白日裏，敵人威嚇底地用着大砲對那已經殘廢了的村市亂轟，一到黃昏來臨，哨鎗的聲音連珠似的響徹着冬夜的寧靜。

但少數的屯駐軍隊，一不小心，就會覺也沒有覺得似的盡數殲滅了。

大量的援軍趕來時，搜索着村中，什麼也不見。

如此，永遠不感到倦乏似的，一日接着一日，一村接着一村。敵人沒有能安寧，和敵人周旋的人也沒有能安寧。

和敵人周旋着的人們，一想起這些季節在尋常是何等快樂的季節，就不禁憤恨起來。現在正是刮起北風的冬天了。

夢中夜夜悵戀着故園。而睜開眼來，便就是一片好似瘡疤似的不堪入目的境界。人們想着甜蜜而暖和的家園的生活。可是北風已經開始抽下乾掉的樹葉子，或是將冷冷的小雹點無情的打在人們臉上

了。

愁人的冬天像死一樣包圍了來呵！

十三

祇跑了三十多里，就天黑了，伸出手來，指頭也摸不着了。

現在的方向不會錯。從蘇氏塚到汪莊，汪莊到十里溝一共走了兩個起曉，一個夜晚。十里溝到鹽湖還有七八十里路程。

據說澄沙河迤北三十里的地面才沒有敵人的蹤跡呢。

人已經疲乏了，腳也走直，走得油都出來了。

「大家這就不管，就是那裏有鬼子佔據着，會將我們殺死，姑且先去看一看，讓我們將息將息再說吧！」

這裏一總是五個人：胡菊，朱雪齊，還有三個是鹽戶。

「活見鬼，怎麼三十里路都不到，就跑得全沒有你的人樣兒呢！」

口頭禪似的，胡菊拿這話反覆囁咕着。其實自己兩條腿膀也有點酸酸的，不過不肯顯露出弱點吧了！

尤其是朱雪齊，彷彿一說話會讓精力消失似的，閉緊嘴，拐着腿，一步一步落在四人後面掙扎

着。

他那件當年灰黑的舊學生裝已經讓汗水濕淋淋浸透。加之背在肩頭那枝「五響」的柄子，當他走一步時，就要在腰襠那裏敲這一記，累得他氣吁吁的，連手巾也來不及擦，鼻尖上沁出的汗珠一粒粒掉落在腳下。

眼睛都冒出金花了，幾乎就想當路躺下去。但一躺下去，四個人要不管他了。他是這樣掙扎着在四個人後面趕着的。

擎手捏着鎗柄不讓碰在身上的胡菊，立定回過頭來，擰着長長眉毛說：

「真是倒霉，爲什麼會碰見你這活鬼呢，害癆似的。如果不累着你，我們最少好多走一些路了。那麼來吧，你的鎗暫時我替你背一背吧。」

這樣好容易趕到了十里溝，摸索着走進荒無人烟的殘敗的村落。

分頭去找了一下，敵人也沒有，村鄰們也沒有。

直到最後，在一間小屋子裏找着一位老者，大家不問怎樣，擠到裏面去。

「老叔，好吧。對不住，借宿一宵，坐一宵也可以。」

把鎗枝通通擱在壁角去了。

「沒有關係，我們不是壞人，我們是到鹽湖去的。老叔，這裏日本鬼時常來嗎？」
老頭子挑亮了燈，又驚又喜的呆呆的笑着。

禿頂的白髮老頭奇怪地瞧着這五位雜色衣着的人物。

胡菊湊過去給他說：

「我們不攪擾你們，我們是路經這裏，打算去找大夥兒隊伍的。」
老頭扭着些些胡鬚的下巴，露出口中只剩下兩隻的搖傾的門牙。

「唉呀……爺們。您，您們……」

燒鹽人尙查脫掉他的上衣，將乾糧袋子什麼摔在桌上，不耐煩的說：

「不要管他吧，咱們祇要馬馬糊糊睡到天明算了。」

可是老頭子儘管搖着頭。老頭子拏指頭對自己耳朵門指着。

燒鹽漢愁勁的頂着老者，惱怒地露出牙齒。

「什麼道理，老叔，你家裏沒有別的人了嗎？」

老頭那溫良的眸子發着玻璃似的光芒。但用手指着耳朵。

「你是聾子？」燒鹽漢光火起來的嘴巴對了他大喊着。

於是他們給他裝着手勢。老頭發着粗竹筒那樣的聲音。

「——沒有。到前面就有了，這裏是小村子——來過的，可是通通跑光了呀。唉，喫的也沒有，爺們，喫的只有他們留下的二升糙米……」

呀哇呀哇的。胡菊找着一只杉木的洗臉盆子，舀了水來洗臉時，朱雪齋已經軟得粉條似的躺倒在

地上了。

燒鹽人喊他道：「老朱，起來洗一把臉，喫一點東西躺下罷，明兒起黑又要趕路。」胡菊就老實不客氣的加以批評。

袋囊裏取了燒餅，銀貝似的牙齒啃了一口喫着。

「奇怪，你這樣的人，爲什麼倒也肯捐起鎗桿子兒來呢。我看你文得好像小姑娘似的。這就是奇怪的地方，你爲什麼不在家裏過着寫意的日子呢？」

朱雪齊不作聲，在地上，悲哀地轉輾着，舒展着好像沒有地方可伸的腿膀。

「況且末，我聽說，姓朱的你從前是在教會裏當傳教師的呀，我在紅鼻老頭家中也看見過你，幹嗎你跑出來了咧？」

那些正像不相關的無意的言語，却挑撥起朱雪齊加倍的難堪。

那些苦頭他自出娘胎沒有喫過。

一想起恐怖的事隨時會掉落在眼前，飢餓時向柔弱的腸子盡咬，跋涉隨時會擎人軟攤到地上，他害怕起來了。

「回去！」

他幾次在路上躊躇的想着。

然而，一個個譏笑的臉在昏花的眼下跳出來了，連刻毒他的話也死死釘在耳朵裏面。

翠荷那又甜又毒的笑！還有——

「你的氣派是祕書似的氣派！……他們能耐苦，他們也許會受餓，受凍，可是你一樣也不能。」
什麼話！「個舅子」。天下竟沒有一人可以諒解他。當然，爲着一個女人，爲着要爬高去，爲着要取得地位甚至富貴榮華，他不惜拿文弱風流的身體，「貢獻」到戰地上來了。可是，誰諒解他呢，翠荷曉得他去了以後，不過輕描淡寫的笑笑，國柱還連聲說他是傻子，半途一定會打倒車的。

糟糕死了。但少少幾日的跋涉已把他累得面無人形。

終於勉強起來洗着面孔，洗去了厚厚的被塗沒着膚孔的塵埃。盛着汁似的臉水的盆子推到桌子中央。

胡菊跳起來，瞧着他被太陽晒得胭脂似的焦紅的雙頰。

「可不是，累你的日子可多着了，不是在你府上，自己倒你的臉水去吧。」
朱雪齊委曲而慚愧地倒掉了臉水。

次日，跟聾子老頭作手勢告了別，不成行的五人又開始跑上村谷間的小道。

燒鹽人想出一個聰明的法子，在聾子老頭那裏討得了一隻大麻袋子，將五桿鎗裝在裏面，橫倒來用木棒子挑着，這樣輪替着挑去，又省事又不叫人注意。

使用起來也便當，拏袋口一拆開，各人手中就可拿着各人的傢伙了。

尙查到朱雪齊肩上拍了一記，笑着說：

「老朱，這樣不是舒服得多嗎。我們輪挑十里路，你就五里吧！」朱雪齊不說話，尙查拿手捏捏他肩膀，更加笑起來：「唉，你這人怪輕怪嫩的，好像風也吹得倒似的。」

胡椒似的味道！若在平時，何等得意，「風也吹得倒似的」，是的，白弱的手，揩着雪花膏的面孔，抹油的頭髮，麻紗的手帕。可是現在，糟，洗面洗得慌張，指甲裏油垢都不曾挖掉，而且頭髮被風吹得那樣凌亂，一堆草似的。若用鏡子一照，簡直可以作嘔哩。

朱雪齊沒精打采的掉在最後，背後彷彿有人拉着。肩上沒有鎗，但還是覺得沉重，步武挪得像鴨子。

沉了頭，地上晃着那又甜又毒的笑——彷彿說：雪齊你耐苦些吧，你拿着功勞來見我。……像吃着一道鞭子，他又掙扎起來。

那四個人看着，又好氣又好笑。

「走不動的話，還是躺在這裏吧，隔些時我們拿着担床來挑你。」

有一次，朱雪齊突然發起自信很強的聲音道：

「現在我曉得了，練一練就會行的，我的腳勁已經比前天好得多了。」

胡菊回過頭，一面用汗巾塞在領口裏面說：

「本來你不好也不行了，人誰也都是向上的，沒有聽說倒退的。」

昨天，還有那個燒鹽人叫做禿子的，穎穎注視她的頸巴，胡菊拿汗巾圍住牠，她說她歡喜這樣。

「而且也不會不向上不後退的。」她的嗓音發着尖音的男聲，——裝出來的，粘着風塵的睫毛鬢着。「你別死當做我們鄉下人是呆子，我們四個人，比你來自然，你以前是『先生』呀，就不可以了。我們四個人，在這一淘，也許倒可以做出些事來，我們爲着什麼，爲着不能過活了，所以這樣做，我們做的事情就好像是向上了。我們是很蠢的鄉下人，心中是懂得的，可是，你要我說『爲什麼』，我就說不出是爲什麼。這後退也這樣。老朱，我看你是既不向上也不後退的！」

嚙嚙的說着，三個鹽戶都大笑起來。

「哈哈，小胡你真會說，你再說下去。」

胡菊非常認真的，跨着步伐。

「不是。什麼緣故呢，因爲我很疑心他。」

朱雪齊吃了一驚，張開着蒼白的嘴唇：

「你疑心我什麼，你別要嚙嚙嚙。我和你們根本只碰頭了三五天日子，還沒有到目的地方，你們就處處壓迫我！」

胡菊搖着頭，頰上的青春的肌肉一扯一扯地。

「你說的話又弄得我們一點不懂。你要問我『爲什麼疑心你』是可以的，你爲什麼不好好住在紅鼻老頭家中，却跑出來受苦呢？並且誰又壓迫了你？」

朱雪齊掉下一個冷笑——自己連忙覺得，但險險使出往日的氣派來。他想了一想，眼睛眺望着蒼黃的原野。

「我嗎？這又何必問，和你們出來的意志是一樣的。」
「不像不像。」

「閣下簡直發昏，難道出來的意志還會兩樣嗎。爲了國家，爲了民族前途——並且我自己也覺得非這樣做不可。」

「唔，你原來是個好人。」胡菊做了一個鬼臉。

逗得那兩個挑着槍袋走的燒鹽人一頭笑一頭失足跌在車槽裏面。

從朱雪齊鼻尖上麻點的窪下之處沁出着汗珠，朱雪齊正經地板起面孔。認爲有失尊嚴，在「蠢豬們」面前。

「說話一點不掂分量，請你留心一點你自己的說話吧！」
這就惹得胡菊居心頂着他。

「老朱先生，不錯。可是，你允許我問你一聲，——我聽說你是反對打倒敵軍的哩？」
朱雪齊青而陷的瞳子翻着。

「什麼人說的？」

「人人這樣說的！」

「你別敗壞人家的名譽，因為我正要去那裏去。——你說話負不負責任？」
胡菊斜睨着他。

「當然不過是我聽來的，可是真的假的這在你自己。我頭聽說你是和什麼村長一鼻子眼出氣的，後來碰着那近視眼圓臉的傢伙，你就事事反對着他。你這算是什麼呢，況且本來誰也想不到你也居然拿起鎗桿來！」

朱雪齊垂着頭走路。

「這就是可疑的地方。」胡菊的靴子在泥土上柔軟的響着。
朱雪齊仇恨地，用眼角，瞧着她。

胡菊自管自一路走一路嚕囉。「這就所以要當心你，我們應該大家的當心着，我們不能讓有壞人攔在裏面。」

是替換扛鎗袋的時候了，禿子摩着肩頭說：

「老朱，開玩笑的，動什麼氣，上勁一點走吧。」

胡菊給添一些說話在後頭——

「上勁當然上勁，可是你不應該叫他老朱，要叫是小朱，小豬！……真是活見鬼，偏偏不早不晚碰着他，倒霉透了。」

這日一直迤北走，抄着小徑，避免與沙澄河附近的敵軍遭遇。

油汗好像水一樣澆遍全身了，脚心的水泡好像刺一樣插進心頭了。

路上很少碰着有人。碰着的，一問起情形，幾乎拿頸巴一股勁子搖落下來。

「哪，哪裏還住得下人，人……現在是鬼的世界了呀！天天抄。抄什麼呢，有的，他都拿去了，吃糧也刮去了。現在在村中等着的人，就是等死。你向前面？前面是有鬼子兵守着，要這裏往北，二十里……」

前面有射擊的聲音。平漠的野原上，村落留下經過屠焚的痕跡。冬日的白雲匆匆向南奔着。

迤迤的一行又折北去。

現在，挨一里的路也成爲艱難了；喘着，掙扎着。

小徑上，燒鹽漢們屢次互相警戒，叫留心着他們的四週，不要讓人家出其不意的竄起來攻擊。蛋心色的通黃的太陽落在地平線上了。

這一天，找不着村落，大家預備在曠原上露宿一夜。

朱雪齊一聽，越覺沒有興道，這時就指望大家說一聲停下吧，他預備撲倒在地了。燒鹽人也在躊躇。胡菊拏他貓似的大眼向四下眺望着。

「不會沒有村落吧，可是就是沒有也莫關係。」

沙澄河迤北未經開墾的荒瘦的鹽地，仰面展開實際是豐肥的黑質的土地。一日間太陽的蒸晒，將鹽花白皚皚晶明的晒出在上面。

鹹而溫濕的鹽氣隨了北風迎面撲來。

「再走一程，找我去，走！」

燒鹽人聞到迎面吹來的鹹風，彷彿就在自己家裏一樣，親切地拏鼻門子好過的張大着。半小時後，欲暮的黃昏下，胡菊指出前面平原上一些迤落的黑點。

「那不是有人家的所在嗎！」

連水泡的刺痛也不顧，大家扭着腿子跑去了。

這村落叫做十三灶。說起名字來，三個燒鹽人是曉得的。

十三灶的人沒有遭受着炮火的光顧，但敵人曾經帶領着隊伍到村中來搜索過的。十三灶的年輕的女人們都跑光了，有的躲到屋子中做着夾板的裏面去了。

所以一看見可疑的影子，老年的人小孩們都一起集到村口，恐怖而不安的探訊着這些走近來的陌生人物。

燒鹽人將挑着的袋子往地一頓，敲着發酸的肩膀，禿子自去上前說明他們來由了。

「列位老叔老太，我們是找大顆兒游擊隊去預備加入的。我們所以要往北走套一個圈子，我們生恐碰見大部兒敵人。老叔，今天打算在這塊宿一夜。我也是燒鹽人，你們都是鹽戶頭吧？」

漸漸相信的村鄰們於是將疑慮的神色消滅了。一位癩頭紅膚的老太問道：

「你們也是鹽戶，你爲什麼肯丟了家跑出來啊？」

走過來猴似的面孔的老頭，伸出粗糙的有着裂紋的手，請他們到屋裏去。

「別胡說，自然有他們道理呀。那麼，請一道裏面去吧，這裏是很糟的，這裏剛才和我們做一樣行事的朋友是曉得的，苦得很，可是吃的總給你們。」

煮着水，老頭推開看着的小孩們，掣腳桶放在地上。

「列位，洗一洗腳。你們是辛苦了。飯也不行，是鹹水煮的。那位朋友曉得，原諒點，我們再好不出來了。就這樣，隨意的請吧！」

燒鹽人歡天喜地的謝着。

朱雪齊和胡菊在一個盆內洗了。胡菊馬馬虎虎一洗好，剝掉腳心底跑起來的繭皮，利落的仍把腳伸進了靴子。

這兩天習慣了，就是睡着的時候，也穿了靴子睡着。

「叫人家等着你嗎，喂，快一些吧。」

朱雪齊在那裏歪着嘴角抽掉他的襪子。

襪子的底子被水泡的膿疤黏住了，那膿疤曾經被網球鞋的裏幫擦破過，現在又結做很厚的疤，死黏着，抽不下來。

一掀，咬緊牙關，裂開嘴唇，可憐地望着被攢進襪裏的塵埃罩得發黑的白足。

朱雪齊生出一腔的怨恨。

這怨恨是什麼的怨恨呢？連他自己也莫名其妙。

轉念之下，他覺得那些苦頭好像全是翠荷給他吃的，那壞心的蛇蝎的女子。天下的女人都是毒物，朱雪齊奉獻給伊一片好心，那姊弟兩人竟獎他捐了鎗來受這些苦楚。

你看還有那隻脚心吧，一個水泡剛破，流出黏手的水來。另外那個沒有破，漲飽得又亮又圓，好像透明的棋子。

朱雪齊嘆一口氣，勉強拏布將水泡泡的四周揩拭了，穿入鞋內。

挨到桌上，認認碗箸，皺着眉頭。

老頭子，誠虔的抖着嗓音勸道：

「飯是着實不大好，將就將就吧。唉，有些鷄鴨什麼都讓東洋狗子抓去了。所以末，這裏三十多戶人家就連蛋子也覓不出一只。先生，這是夏天鹹好了的黃瓜，自己請用吧。」

四個人就像好久不曾嚐過飯的滋味似的，粗竹箸一攪進碗裏，裝滿的飯就囫圇嚥進肚裏去了，那樣香甜的吃了一碗又是一碗。

朱雪齊惡心的將飯撥了一口，那粗厲帶着鹹味的飯顆在舌頭上，引出頸巴下面一種倒胃的口水，酸酸的。惡的一聲，倒吐在碗裏。

胡菊白了他一眼。

老頭陪着笑道：「飯裏有着石子嗎？哦，來換一換吧。……」

不料秃子直躡起來，箸子一頓，倒轉來指着他。

「別造你一百輩子的孽，也想跟着咱們搶鎗桿，回到老地方吃你的考究的牛奶去吧！」
朱雪齊哼也不哼。

「媽的，真瞧不過，到了這裏你也想像在自己家裏一樣，裝出你叫人看着嘔心的派頭！」
「我不高興吃也犯罪嗎！」朱雪齊硬着嗓子正氣十足的。

「滾你媽的臭蛋，」秃子將朱雪齊的飯拿到自己面前，撥掉上面他吐出來的一口。「以後就不許你吃，你這簡直不夠說像人，所以小胡還要疑心你。你是什麼人；我也曉得的，你是生着人面孔的流氓！」

朱雪齊面孔鉄青，生恐秃子會順手敲擊他，遠遠站開來以後——

「你罵人！——嘴巴客氣一點！」

秃子這就火更大了起來，恨恨的咬着下巴：

「媽的，我罵了你又怎樣，打也就打了你，咬我雞巴！」
跳起來，捉住了朱雪齊的頸項。

朱雪齊想提出什麼抗議，抖着難堪而發白的嘴唇，但被秃子推到門限邊去。
囊，碰了一下。

朱雪齊裝出硬勁，翻着眼珠道：

「什麼，你你想動手嗎！」

「是的，動手又怎樣？……」

霎，霎，……

一股勁掣他的頭在門板上撞了十來下。

「我不怕你結怨，你高興，明兒就請你一個人找你的路吧！今天是我撞你的，記着！」

朱雪齊眼中泛着金花，一無轉腳的霎着落瘦了的眼珠。

老頭子却覺得非常奇怪，那三個一起的人，沒有一位出來給拉勸的。

胡菊丟下箸，雙手交叉捏着肩頭格格笑着。

「小豬！」

朱雪齊懷恨地斜着眼。

「你說怎樣？——我說是苦的滋味。我們是鄉下人，所以倒什麼都馬馬虎虎。規規矩矩說，等打仗平定，回你的教堂去吃牛奶不遲吧。」

以後就沒有一個睬他。老頭弄來了柴草，鋪在地上過夜了。

胡菊像一只刺猬似的縮做一團，側身躺了下去。躺了下去，這就靜起來了，不像白天在路上的說說笑笑了。

記着父親的吩咐，雖則這樣的打扮，但許多地方要她自己照應自己，究竟女孩子家哩，不能隨便

的馬虎。拏父親給的一件毛大氅嚴密的裹在身上偎着。

朱雪齊也和衣默不作聲挨着她躺下。

嘆口氣，腦袋正在脹痛，大約一定給碰出了塊。

一聽，剛倒下身去的燒鹽人已經死死的吹着鼾息，讓一天的疲倦託付給甜夢了。

而自己，轉側着。稻草和那在夜間溢出的泥土的鹹味薰在鼻子底下。朱雪齊自己的腦袋出了毛病，翻了五次的身還沒有爬進夢境。

胡菊睡得很好，但蜷臥得好像一只小貓。頭先伊分明聽得朱雪齊的嘆息的。

有一次，朱雪齊難受的翻轉身來時，拏鼻息吹在胡菊的頸巴裏，胡菊趕緊自衛似的坐起身來。

朱雪齊正發着悲憤的喃語，拏拳頭輕擊着胸脯。

這是什麼的毛病，朱雪齊簡直一點不能控制自己，一睡下，渴似的紛擾的念頭上心來了。

眼睛瞭望着的地方老是忽隱忽現着一對塗着胭脂的雙頰，那頰的底下的嘴巴對他作着又毒又甜的笑。

他要撲去捉住它似的舉出雙手。

「唉，蛇心腸的……」

咬着牙關，頭攢在草裏傷心的搖着。

這晌，蜷伏着的胡菊被蚊子似的細微的夢魔爬上心房，怪舒服的，鼻息吹着唵嚕。

出門的人，做夢總也是夢着家。做夢着病着的母親。貓姐的水臟比以前更加高了。以前捉過鬼，但現在仍然天天發熱着。

可是，貓姐的容顏却是快樂的。

摸着菊花的手，依稀說：

「孩子，要去只好讓你去吧，大耳朵爸爸也沒能強止你。孩子，我等着你。等着你，我們一同回到我們的家鄉。」

母親裹着歡悅的期待的眼睛。那眼睛上掛着乾涸的最後一滴的淚水。那淚水，畫着離愁的哀痛。

……胡菊的夢正做到向老子討取着槍枝，胸脯上被什麼東西重重的壓了一下，壓得她幾乎氣都透不過來。

她翻着身，一摸是一條手膀子。

對於夜，對於在靜着時分，女人想到的事情，會使她自己驚慮而害怕起來的。

她推着那死勁壓着的膀子，一嚙嚙爬起。

「翠荷，翠荷，……你要原諒我，我不會說謊……翠荷，你應該曉得我的環境，我的能力，……」

胡菊更加害怕起來，掀去大氅，立在地上。

朱雪齊昏迷的撲去抱住她的腿。

「翠荷，我要你明白我……我是什麼人。我是忠誠的？我，我非常……」
「媽的，你做什麼的呢！」

胡菊將身子逼在牆上，雙手不能自主的舉着。

朱雪齊惺忪着眼，仰出頭來，分明在那裏顯現着一個又毒又甜的笑。

胡菊踢了他一脚，到燒鹽人身旁搖醒他們。

看見他呆坐着猶如昏迷的狀態。

第三個燒鹽人凝視着朱雪齊道：

「這裏有女人嗎，你想起你的老婆你就在自己的鷄巴上面打一下吧！日間見鬼，夜間也見鬼！吵得老子們睡不着覺！你的膀子壓着小胡，你想幹嗎呢，你把他當做女人了嗎？哈哈。聽見沒有，睡下去！」

又開手指，當着頭額，推倒他在草裏。

胡菊癡癡的立了一回，心跳着，提防着地在朱雪齊跟前躺下去。

次日，走到中午，再沒有敵人的蹤跡，便折南走了。

但颳着強烈的北風。北風裏面攙雜着打上人來皮膚作痛的沙屑。

風攪着沙，嘩，嘩，從側背捲來，似乎想要把人們鼻子塞沒住。眼也張不開。睫毛上頭，眉毛上頭，都黏着厚厚的糙手的黃沙了。

昏黃的天預兆着不久行將到來的風雪。

「媽的，再趕一天總好趕到苦杏莊了吧。趕到了苦杏莊找着大夥兒就便當了。」尙查在自言自語。吐一口痰在覆着沙的鹽地上，痰就滾轉着變成了一顆沙球。

今天就不用袋子，五個人各自背着槍枝了。

所以朱雪齊又被遺忘似的掉下在最後去了。

昨天跟朱雪齊吵過的老禿，等朱雪齊並排走着時候，就居心拏些說話來調他的皮。

「喂，以後的日子你怎麼過呢，你老先生是時常在家過着好日子的呀。你老婆一定很漂亮，每晚都捨不得她的吧，——我昨天得罪了你你生氣嗎？」

燒鹽人多皺的呆板的臉挑撥的笑着。

朱雪齊狡猾的在嘴角滑過一釘點微笑。

心中當然恨不得大聲呼斥他一頓。「哪裏，我所以就懂得許多經驗了。我沒有生氣。」

一想起他們昨夜喫着的那些飯，心中就不好受的恨不得嘔他一個暢快。但這也是的確的事，自從跳出了教堂的門，足有好些日子沒會聞着牛奶和番茄醬的味道了。

不知怎樣，拿手插到被黃沙嵌得好似鼻煙絨似的學生裝的褲腰裏，指頭按着臍眼，嗡嗡的咽着口

水。

秃子一邊走一邊挨近着朱雪齊。

「小朱，你丟下着家裏的老婆跑出來的嗎？」

在朱雪齊面上滑過苦笑。

「一定的了，爲什麼呢，昨天夜頭那種樣子，我就曉得你是想着你家的老婆呀。照這情形，老婆是一定非常疼你的。你所以會在睡夢頭裏騎在小胡身上。」秃子的鬍鬚巴做着很發鬆的張了一下：「可是，若是你碰在我的身上，對不住，我要將你這樣倒掀轉來哪！」

老秃立住，做出揉撲的樣子，逗弄得兩個燒鹽人一頭笑一頭噙着。

朱雪齊替自己辯護似的，說道：

「那裏，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睡相，我不過很不當心。……而且也不對，我完全是個獨身者，我沒有——」

燒鹽人奇怪的問道：「你還沒有討老婆嗎？」

朱雪齊不響，吊出又黑又髒的手帕擰着鼻子。

「這就奇怪，你這樣的人還沒討老婆。小胡呢？」

胡菊一聽，不敢笑，拏手掩着嘴。

伊覺得他們說這些話不大有趣。可是相信，若早兩年的她，一定會面孔紅起來哩！

帽簷底下，望着黃糊糊地的盡頭，說：

「快一點趕上前面宿夜吧，天黑起來快極呢。」

「哈哈，」禿子乾笑了兩聲。「……幹嗎我也提起這些事來。一說，咱就想起給姦害的老婆來了，……是的，走快一點。老婆給姦死了，怎辦呢，要她活又活不轉來。咱一想，完了，前世的事，拉倒算了吧。可是唉，自己也不免仍做起難民來啦。又不曉得是什麼緣故，夢也不託一個給我。所以說起別人家老婆，就會牽涉想起死去的來。這一世大概再想討一個也討不成了。這一次好可回到鹽場去煮鹽也莫曉會在什麼時候。……哈哈，可是現在一想，心中倒也快樂極了。老婆死了，我居然還弄到一枝鎗在手裏。人家看着，以為發傻嗎。禿子你去打江山嗎，滾那媽的臭蛋，老子這回只要找着幾個鬼子拚了命，死了也就甘心了。我又不想博他們立坊做傳。我只要讓一個人——就是沒有人曉得也好：我禿子為着受了毒害，所以去拚命。哈哈……老朱，你夜裏睡不着是對的。可是你沒有老婆，哎喲，你一定——一定……」

迴旋着的風沙拏他的聲音掩沒了，遮斷了。小孩似的，沒有理性的說着。但快樂而苦痛。

混黃的淚珠滾過乾裂的顫頰，被風帶去掉落在塵埃裏。

燒鹽人老成而詼諧的臉上閃着一種少年的青春。他側避過從橫首襲來的猛烈的風沙。

「你們為什麼不說話呢，你們都生氣了嗎！哈哈。尤其是你這小鬼，我說你沒有老婆，你就……你簡直像女人，小胡也像女人，姑娘家似的——你們都看，小朱的面孔白得像屁精……我的老婆也很

白的，雖則燒鹽人家出身，可是，現在唉——我腦袋中攢着鬼了，有什麼辦法呢。給輪姦着，羔羊似的死掉的！」

他的微僵的身軀彷彿被撲地捲來的風推去似的，蹣跚着。

沉默。沒有誰說話。

含沙的雲在天幕盡頭發着神話似的虹的色彩，黃昏一般，憂鬱的垂罩。

沒有光芒的藏在風沙背後的落日，蒼茫的垂向西南了。

鹽地的原野上孤寂無人，祇有些燒鹽戶的白泥屋子羅佈着。成羣的飢餓的烏鴉飛來，迎風撲着翅膀，在悲哀的噪叫。

胡菊看着，忍不住轉過身來，看着他們四個。

她向空舉出鎗。

他們都立定下來，莫名其妙的瞧着。

「砰」的一聲，胡菊吐了吐舌頭，一隻烏鴉來不及似的蹶出去一丈多高摔了下來。

尙查的腰子一扭，惹起氣來。

「這就是小孩子，我們不是說過子彈要寶貴嗎，況且打牠下來有什麼用呢？」

胡菊沒有睬他。但心裏很高興，因為伊久已要想試試自己瞄射的準頭呢。

背着風把彈壳退去，說「不要就丟了吧。」

但禿子到烏鴉背上踢了一腳，把牠拾起來，提着頸巴對朱雪齊說：

「也是你吃福，其實倒是出色的野味，我們到前面宿頭上煨一煨熟吃掉吧——你害怕嗎？唉，真是少爺似的派頭。我來提着是了。……走吧。」

滴到手上的血，揩在那翠黑的油亮的翅膀上。

暮光下，五人跋涉的走着。

十四

羅三拿鴨舌帽往後腦上一推，奇怪的問道：

「沒有這回事，他們會自動地放棄那一些村市嗎。他們肯縮短他們的勢力嗎，奇怪透了！」
有些在屋裏的人，通通跑出，包抄的形勢聚攏來。

羅三還是不相信，鬚直的人，倒也粗中帶細。

於是，金桃踏着凳子，跳下正在蹴着前蹄的汗濕淋淋的馬。馬口中的泡沫皂水似的溢着，顫着嘴唇，搖落在地上。

笑嘻嘻地，髮脚中冒着汗氣。

「還會有不真的嗎。前兒晚上一夜間，他們就佔下兩個村子了，中間有一次他們是接觸過的。他們只是一面退一面用槍掃着，我們的人一個也沒有壞——乾蘇，丟塊燒餅來吃吧。」

一隻膀子被羅三緊緊勾住了，那張疤痕重重的臉現出着又喜又疑。

「那種事情自然是很奇怪的。而且老頭子（是金桃自己稱他的父親）他頭先也不會料到，揚言着要攻擊他們駐紮地點的中間的一段，到了前天，就是上面所說二個村子，他們放着火，自己退出去

了。今天的晚上，非要我們也繞過湖去，給那些駐在村落中聯絡的軍隊去襲擊不可——他們那面的人比起從前也多起來了。今天晚上呢，所以我趕來，一定要去攻的。」

羅三把手將金桃一推，咆哮起來，搖着手叫聽見了金桃的說話歡忻起來的弟兄們不要響，回轉身來，非常地沉靜。

「他沒有說起叫把我們的隊伍併在一道嗎？」

金桃將領子解開，讓頸巴伸轉自由。

「爲什麼要併在一道呢，就是我也不贊成，這樣的散開着好得多哩。可是有什麼消息報道却真很够麻煩的。」

「他們今天晚上也動手嗎？」

「當然，」金桃說。一面睜着嚼嚼的眼珠，在圍着的人們中間眺望。

他沉下頭，很小的聲音對羅三說：

「我又太粗心了，說話不當意。老頭子說我們的計畫不能公開讓人人知道，在沒有去做的前頭。他叫我們當心着這裏不三不四的人。——誰說個個靠得住啦。他說最得要注意的是以前在教堂裏的那個壞小子，哦。」

酒井部隊佔領下鹽湖以南的鑛路線，是恐怕幹部受着襲擊，所以時時要搜索着附近的村市，並且

駐紮着隊伍的。

艱難的是編配多量的隊伍駐守在村落，那樣便太過消耗了實力。這樣一來，四下當然甯靜得出常。可是少少駐着軍隊的地方，在眼也來不及變的情形下，會一批批被包圍着繳械，或是毫無聲息的加以殲滅。

小的接觸是時時發生的。雖然有時預備去包圍駐紮村落的敵軍，而反被發覺包圍之下受到猛烈的掃擊，十個二十個地整數的死亡。

但跑進隊伍的只有加多起來。

十一月的中旬，貫在鹽湖旁的運輸線連續不斷的受着破壞和襲擊，於是酒井司令部忽然有下着殲滅「不良份子」的決心，用鎬和火力再將附近村落不加吝嗇的摧殘了一次。

事實上這和沾附在牛身上的蠅子一樣，就是用着蹄子，使足勁道去蹴踢開牠來，等一等蒼蠅依然會密集着開始總攻的。他們暫時離散一下，他們沒有遠去。

運輸綫依然受着破壞，少數的兵士依然被包圍着，殲滅。

十一月二十四日夜間，正是半夜中，損瘦的繡月從地平綫上胆小的冒出來時，昏沉沉的薄光底下，六十多人隨着石子福，六十個人隨着老獨，分頭去攻擊了運輸綫上緊要樞紐的雙禾村。

那一晚，却失敗了，沒有到達雙禾村。二十七日的晚上，改攻了離大旺村八里的趙孝子坟。開起眼來手也摸不着似的黑夜，戰士們懷着死在哪裏，哪裏就是坟墓的信念。

一聽說「我們爲着要見我們家鄉的本來面目」，在駐軍發覺撲出來搖轉着機關槍口掃射的中間，誰都忘記着自己，忘記着一切，恨不得一下將喉嚨喊破，冒着彈雨，幾人一組的，沒頭沒腦朝機關槍手撲了去。

進呀進呀，人像正在奔瀉的洪流似的。

繞過後面拿他們退路切斷的石子福，對掙扎着逃去的少數兵隊追擊着。

次日，敵人自己縮短了駐守村莊的地點。

那一日，叫往來在兩個隊伍間通遞消息的金桃，老獨吩咐羅三合力的開始攻擊也就是這個道理。酒井支隊爲着要集中軍隊的力量，不必駐守的村落都放棄了。但現在據守着的要點，是橫夾在老獨和羅三們勢力可及的村落中間的。

就是說：老獨們佔着的村落和羅三們佔領的村落，中間有一個機隊槍和五百的步兵隊隔開着。通遞着消息的金桃，騎着黑馬，繞道鹽湖在兩個部隊之間，單程的路要走一天半的時間。

敵軍退出着一個村落，戰士們佔領着一個村落。但猛烈的反攻和死也不肯鬆勁的抵抗時時發生着。

寒冷的覆着濃雲的夜里，向着前面的村落，有時作着整晚的行進。

白天，爲着避免無謂的飛機的窺探，他們蟄伏起來了。

昨日襲擊着姜姑子廟。

然而就是這樣的，得手的時候，他們進佔了。實力上沒有能敲碎對方正面守衛的能力時，他們從別一些地方——要害的地方下手了。

十二月開始的時候，他們又準備了一次偉大的對於鹽湖附近守軍的襲擊。

十二月的氣候，白天刮着風，風夾着沙，呼，呼，呼，攪得天地都成灰色了。遠遠的雲脚有着似噩夢一般末日到來的顏色，青黑而愁慘。

黎明遲遲而來。沒有到時候，黃昏就下垂了。豆一樣粗的霰子時輟時起的落着。

枝條發直了。默無聲息的探出枯瘦的枝幹，眺望着悲傷的原野。那樣地屈強地承受着嚴風的敲擊，好像在磨鍊牠的耐性的樣子。

沒有風，到夜，水淺的河床上就靜靜的結起冰來了。

嚴寒的冬，想起便叫人多麼寒慄呵，冬天可真是人們的一種仇敵。對於守着在火爐邊享福的人是好的，沒有覺得的；但對於他們，却是一種仇敵。

呼，呼，刀似的尖風劈着領子直往背脊裏攢，攢得肩膀只好往上聳，通體發着鷄栗，牙齒格格打戰，咬也不咬住。

有些人拿草繩紮在棉衣的腰襠子裏，叫背脊的溫暖不致往外走掉。

忍着蹂躪艱苦，沒有逃亡的村民們，高高興興的給縫着一襲襲棉衣，著在戰士們身上。縫着的時候，抓着大把的棉花往裏子裏面多塞一點，多塞一點。

暖暖的穿到身上，記起着這樣的話：

「你們應當暖一點，你們不曉得今天落宿在哪裏，不能讓身子凍壞呵。」
比起自家人來，這又相差到哪裏呢。

隊伍中於是可以看出着各式各樣的服裝。

就拿這一面的人說吧，有十是好的，弄來了棉襖，而且也有氈帽，拿毛的邊緣拉到耳朵上，笑嘻嘻的自己誇獎哩。結實的人也有仍然穿着夾的。爺給的皮的帽子，胡菊讓給了老禿去戴。但那樣高統的走起路來吱吱叫的靴子，恐怕祇伊一雙了。羅三穿着長衣修改短的棉襖。朱雪齊先生在一所焚掠過的大宅子裏找着一套長的棉袍，可惜袖口上滿是油垢，並且在前襠上有着熏焦和破損的幾塊。

他們都說：

「先生，請把下襠剪下吧，拆字先生似的，走起路來多累贅！」

朱雪齊已沒有先前那樣拘謹，和誰都混得非常稔熟。

「像那面的有老獨，這裏不是小胡也披着大氈嗎，那麼本人之有長袍這理由和他們一樣。喏，這樣也行，把牠紮起來。」將前後襠撩起，圍着帶子，好像短襖似的。

鬚樁長得很長，黑油油一片，沒有時間用銅板去夾掉。蒼老了。

當然，這裏的鬚鬚誰也長得很長，有的簡直像野草，顯得面頰都小了一圈了。

拏意志集中在生死決鬥上，當然就是鬚樁裏面生起蟲子也不管哪。

這些日子，帶領着隊伍從血流中滾過來的羅三，是顯得那樣的辛苦。計議着怎樣去襲擊敵人，一方面接到了老獨的通知，一方面必得跟大家來討論。

拿腳踏在條凳上，完整的那隻手背擦着鬍子。

「同志們，大家以為怎樣，對於今天晚上預備攻擊前面村子。」

誰也沒有問題呀。到現在，器械的供養却比較從前多起來了。雖然沒有豐足的子彈，但倒也有着奪來的機關槍和自動步槍。人的實力也沒有減少。這裏攻姜姑娘廟時，吳芋頭和大貴和同川他們十八人長眠在崗子上面那個竹子裏了。

對於早經計畫好了的攻擊是決意要做的，沒有問題的。但因為羅三要問，朱雪齊賣弄地有時發表着意見。

「打聽呢，的確再去實地打聽一下的好。因為我們的力量究竟不能比得他們，況且我們的接濟，是非常為難的呀。我的意見，慢一慢吧。諸位要明白我對於這事的考慮和認真，真的。」

羅三拉着老禿胡菊幾人在背後問道：

「你們怎麼會碰着這見鬼的？你們曉得，老獨也知道這裏有那樣一個人了。這人是什麼人，這人在教堂裏，從前是教書的，怎麼肯跑出來也加入咱們的淘伙？這不是怪呀。看他能够做什麼呢。說起話來你媽好像樣樣內行來細似的！」

燒鹽人捏起拳頭哮喘道：

「去他的媽，攆他走掉算了吧，誰耐煩放一條心思天天去監好着他！」

朱雪齊對於人倒是通通混熟的，對於真實的友誼的門，却沒有敲開。而且提防着他。

朱雪齊真像能够一洗從前出色的脾氣似的，不但和鬻可親，而且不拿架子，在人的面前，他凡事都顯得非常出力，柔和，低下。

爲着要進攻，拿受傷的二十幾人留在村中進發了。但這些時候，不但說醫藥缺少，糟糕起來碰着被擄焚得好像洗過的村落，吃的給養也就是頂恐慌的問題了，一百六十幾條肚子經常會挨着餓哪。

這時候能够指望搜索着煮一頓玉米粥吃吃也好。

朱雪齊雖然思念着溫飽的往日，看到粗糙的食物，心中一面打着噁嗝，一面不辨滋味的狼吞虎咽吃下。

燒鹽人看着朱雪齊，忽然拍着腿膀笑起來：

「現在可不是給你吃出了滋味了嗎，少爺？但我告訴你，這些東西原是出色的，所以咱們拿得動鎗。是的，你喫得飽一點，也許以後連這個也沒有。」

朱雪齊拿制服的領口上紐子解開，隱藏着無限委曲的望着衆人說道：

「那也可不是一樣的，我的肚子又不是真地和人家有什麼兩樣的肚子，不過沒有習慣就是了。」

胡菊聽了，拿竹箸往粥碗一插，舐着嘴唇道：

「嘴巴雖這樣說，恐怕你的肚子不肯遷就。你的說話完全是照着我們的臉色說的，所以要當心着你。」

朱雪齊的面孔透出一點緋紅，紅着又發白，顫着嘴唇，許久沒有說出話來。

離開攻擊的前一天，隊伍在路上，下起雪來了。

咀咒着天，可是，沒有用。風勢小了，但雪片兒刨花似的一朵朵潑下來，撒得眼都難以睜開。地的界限上，罩着末日到來似的黑沉沉的天。

雪花盡往着頸巴裏攢，聳起着背，拿槍倒轉來，隊伍是那樣的錯落了。

裝着給養的馬隻，鬃毛上塗着厚厚的雪花，活潑的掀動着的鼻門裏頭噴出白氣來。

頃刻間，原野變做了耀眼的白茫茫一片。

村道兩旁，偶然殘剩着一所沒有人跡的屋子，半壁已經傾坍了，矗立着沒有倒去的烟囱。那缺殘而醜陋的骨架正被雪花粉飾起來。

有人搖着頭。

「那從前這裏賣酒的人家呀！……出名的酒藥西施——嗚！」

一說起話，很覺吃力，風和雪不住往口裏潑，弄得打起噎來。睫毛上沾着雪片。

「倒灶，爲什麼今年的冬天來得這樣早呢……這樣的苦頭大約老天爺居心派給我們，要收拾我們。」

從第一人，到最末一個，通通沉默下去了。聽着腳踏入雪上嘎嘎作響。

到村還有四五里路，一人失足滑入溝渠中去了。這樣的天氣，大約撈出來就會凍做一個冰球。弟兄們圍着，想法拉了上來，但舌頭都生硬了。

「趕快抬着去吧。」羅三說：「可是這也不行，能够有衣服換也好。但沒有得換。這就趕快到村莊生起火來吧！」

到了村中。所謂村，人簡直祇有老頭子老太婆和小孩了。這裏剩些屋子，走馬燈似的找了一轉，找着一間完好的。牆角被炸彈震塌了，雪花吹到裏面去，鋪了一地。

雜沓地架好槍，煨起火來。

要了鍋，上面煮起稀飯。去問村鄰們要來着稻草，也喂飽着馬。

年老的鄉鄰們指手劃腳的說道：

「謝天謝地，在這裏，他們是時時來要這要那的。但昨天聽說他們裝在車上回到白狼村去了。」
在那裏分配好哨位的羅三，回來大聲說：

「不管怎樣，退了就再好沒有，咱們明兒冒雪進攻吧。」

交替着烘着濕衣服的火堆旁邊，一邊拿溫燙的玉米粥填到肚裏，漸漸的恢復過原氣來了。

「吃吧，明兒收下了前面村子，咱們拿東洋狗子的罐頭來吃了！」

年輕的人這樣嚷着。有的對着立在那裏看望的老太喊道：

「來，老太，不在乎您一個人。喝一口吧。咱們有時也討鄉鄰們吃的，你們也好吃我們的……」可是，糟糕的是在路上掉到水溝裏去的那位同志，人家借給他衣裳換着，却在那裏發起燒來了。沒有吃飯，就倒到草蓆上面哼了起來。

都說他受了傷寒。羅三咬着嘴唇，非常沉愁。

「且到明天看吧。沒能走動，就給抬到後方去再說吧。」
不過朱雪齊發表起意見來。

「那樣事情，我以為預先缺少一種組織。我覺得很奇怪，我看見你們沒有一個醫務的設備。是的，否則我至少可以担当這事。可是，什麼也沒有，光着手，是不能醫好傷病的。」

今天他第一個，躺到避風的溫暖的那屋角去了。在路上的時候，他要求人家原諒他：跋涉是艱苦的，他的腳心剛好的水泡又破了。而且現在正是疲倦得很。

沒有人睬他，因為誰也曉得情形的確這樣。

朱雪齊在草蓆上，側轉身來，熱心的指揮他們道：

「頂好的話，今夜再不要讓他受凍，聽着嗎，你們有誰讓他睡一個暖點的地方，讓發點汗，便不要緊了。」

於是，大刺刺地睡起來了。

那時，大約就是你，也覺得有點難於瞧進眼去。

似乎專門跟他作對的老禿，燥起來。

將烘着的衣服往地上一扔。

「那麼對不起，我倒真覺得你睡的那個地位頂好了，就請你讓起來吧！」

朱雪齊白着眼，想申辯，老禿客氣的叫他自己爬出他的位置。

朱雪齊挨着不動，老禿和大窩頭笨手笨脚的動起手來，將朱雪齊扯推到快要撤得着雪的最冷的地方去。

大家開心地說：「小豬！再有什麼問題請你發表出來指教我們吧！」

有什麼話好說呢，結下他心中的怨吧了。朱雪齊一面受着飢凍，一面擔憂着明日的戰爭。

因為誰也要去，因為沒有幾多路的前面，就是敵人。

半夜，他故意加重的澀啞着嗓音，推着旁邊的人道：

「唉，我的頭痛起來了。」

他不絕地做出要打噴嚏，可是打不出來的神氣。聲音也似乎不能支持的纖弱下去。

唉，唉，唉，……

弄得有好幾人以爲掉在水里的那位同志出了什麼事，或許斷氣什麼了，不安的攪醒了來。

爬起來將煨着的火堆撥了一下，看看病着的同志，睡得好好的，打着嚙嚙。橫七豎八的身子擠了一地。

凜寒的夜，雪花仍飄着。泥屋中倒塌的牆上，畫着白白的輪廓。守夜的人向着黑暗中凝望。

朱雪齊呻吟着說：

「痛！要爆開來了！」

黎明了，許多人都爬出來了。朱雪齊現出一副可憐相地在地上嚷着。

「你害着什麼呢？」

「發熱。」

「今天咱們進攻！昨天你沒有害病，今天害病嗎！」

胡菊接過來促狹地嘲笑道：

「因為想着了進攻，他所以要害病呵！可是，大家瞧着吧，要是留下他不上火線，馬上會好起來哩。」

朱雪齊無可奈何的曇着眼珠。

「你別枉誣人家！」

「就是我在枉誣了你又怎樣呢，……你做的事總是叫人不大相信。」

關於他，人們就難得把他理會。但這天是亂嘈嘈的，因為要進攻。中午時分，好些人忽然從雪地上跑出去，對着昨天來的小徑上張望。

隔着籬似的紛霏的雪花，茫茫的大野上，出現着小小的黑點，漸近漸近的到來。

有人驚疑地嘶吟道：

「那騎馬的神色是熟識的。那是……」

馬終於流星一般奔馳到來了。許多人包圍上去，到近一看，歡呼起來。

「怎樣，有命令嗎，是不是特別消息？」

徐小瘤子撲着擎上的雪，跟着他們到屋裏。

「這條路我幾乎摸錯了，可是不要緊，現在好了。報告老羅，今天這裏的隊伍暫時不必去攻前面的村子了。」

羅三拉着徐小瘤子到他們昨夜村民們另外讓出來的一間屋子裏。

羅三很奇怪，連頰上那幾塊新舊傷疤都抖動起來地。

「什麼意外的事發生了？咱們不是約定了時日，昨日寸趕進這村子來嗎？」

徐小瘤子於是告訴他們：

是的，本來約定隊伍兩面去夾攻的。那樣一來，大約至少也要得到一點勝利。而且，在老獨這一面，最近非常困苦了，彈藥還可維持，可是，喫的東西少起來了。搜索着就近村中，什麼都煩難得到。最近的兩天前；就是約定好會攻的兩天前，老獨的隊伍忽然受了一批輕機關槍的壓迫，在村中不能立足，現在正在慢慢的向東面的荒村移去。

「我所以繞着圈子拚命趕來報告的，就是爲這，」徐小瘤子說。「因爲恐怕力量不夠，並且說是約

定的，說不定你們這一方面會壞事了。但從昨天下午到現在，不知怎樣了。我還必得回去報告。」
本來大家很興奮的，現在可不高興起來了。

「我們也缺少糧食。我們不能直接將日本狗子包圍起來嗎？」
可是缺少着聯絡，會要遭受重大的犧牲呢。

羅三的頭腦明白，過去有幾回已經事實教訓了他。但目下的情形；他毫不客氣的催促徐小瘤子回老獨那面，報告這面的狀況。

羅三舉出左手幌了幌，對跨上馬去的徐小瘤子說：

「告訴老獨，不出十天，我們必定要開始攻擊，那時我們會專騎來告訴你們。——在這幾天我希望雪索性下得再大一點，那麼，咱們一定有勝利的把握了……好，路上小心吧！」

幾位年青的伙伴：騷狗，金桃，胡菊，還有大窩頭，芹朱，和燒鹽人老禿等，一共十一個人分配駐紮到離這裏七里路的，突出在一塊高地附近的小村去了。

不到十幾戶的村落，成爲軍事的脈膊，所以分配着一挺機關槍據守着它。

房屋破壞不堪了。敵人爲着別的村落，聯繫着也不得不放棄牠時，恐怕後來者加以據守，臨走之際，好好的奉敬了一把火，外加重重的十二大砲。

小村受着這樣的命運，好似一個本來瘦病的孩子，忽然遭着一頓意外的搗捶，害着一身瘡疤，站

起失却他本來的形態了。

殘缺的牆垣現在正被鬆軟的雪厚厚的蓋着，減少着牠醜陋的外表。

從外面看去，村落原先像有着很好的籬垣，牛棚，種殖刀豆的架子，——現在都已傾圮，掩埋到嚴冬的積雪底下去了。

破了屋頂的小屋那面，沒有倒去的烟囱，神氣屈強的矗立着。

皂樹也被摧殘了。路旁封滿雪的小溝中，一條死犬，幾乎難於發現的蜷在那裏。頹牆的那一邊，堆着一副龐大的牛的骨格，積着雪的橢圓形的肋骨越顯得那空黑的肚腹嘔心地難看。

牛，也遭受着那樣倒灶的命運呵！

可是，這裏有一位却是被摒棄在命運以外的人物，生存着，守着這沒有一點活氣的村落。

那是一個寡婦，五十幾歲，和那些世間所有一樣命運的人們一樣活下來的寡婦。

可是，砲火怎麼沒有將她帶去獨獨存在呢。

第一個人老禿碰見她時，驚得跳起來幾乎逃走。

望着她不相信似地說：

「你，你，是鬼嗎？——！你躲在這裏幹什麼？」

傻裏傻氣的金桃虎的提着槍防備起來。

「一動我就槍斃你！你動！一定有鬼。爲什麼這空空的村子一個人沒有，只有你呢？……說出

來吧，讓我瞧，你一定打扮！」

大家幾乎弄得笑起來。但人可確實是人。

到第三個人上去問，就精細的弄明白了。

她只有一個兒子，兒子現在已經讓駐紮在這裏的隊伍抓去了。幹嗎她還掙扎着留守在這村中呢？天曉得。她是孤苦的，從前守着田園，養些牛羊，靠此過活。但敵人來時，她沒有跑。她想，跑有什麼用，死在這里吧。可是，一個兒子，——二十歲，剛剛討了一個媳婦的孩子，她覺得不能讓敵人瞧見。於是，叫他躲在藏着過冬的糧食的倉窖裏。

村上祇剩她三人了。兒子媳婦藏了起來，很妥當，寡婦一點不覺得害怕。敵人的隊伍迫着寡婦要這樣要那樣。牛拿去宰着吃了，兩條羔羊也吃了。還在村子就近，尋來找去。

寡婦擦着眼淚說：「他們還要什麼呢，這是你們曉得的。可是我，年紀大了，兒子也有他們那麼大了呀！那樣子我覺得不好。是的，不好。他們找了兩天，找出事情來了。我硬着心，在打壞了的門檻上坐着，你看，他們來了呀，噤噤喳喳的讓着，還有哭的聲音，女人的聲音。我立起去一張，我幾乎昏下來了。」

「那是前面村裏牛旺興的兩個娃子呀，天，怎麼沒有跑掉被抓着來呢！」

「我曉得不妙了。他們正一路扯着往躲着我媳婦兒子的倉屋那間去。我心痛着，又不能去哀求，生恐瞧出破綻，也叫就在他的地下面找着他們二人。我唸着佛，唸着菩薩，要他可憐我們。因為一找

着，我就曉得完了。你們要曉得，他一隊的餓狼似的賊兵，一衆就有三十多個。想想看，三十多個男人，兩個花苞兒似的女娃。不久又要加上我的一個媳婦！」

晶瑩的淚珠滾着。

「他們怎麼又在第二個女的以外找着第三個呢，我一算大約我們造下過什麼罪孽。我應當叫罪過由我自己來受。我老了，辱了死了不算什麼。可是，恁你怎樣哀求，這批強盜都不肯放過她們，當我第三次爬着去哀求他們時，一個會操我們的說話的鬼子拿靴子在我肚上踢了一腳，說『叫你滾吧，再吵就燒死你！』」

「燒死就燒死好了！過了一個晚上。那晚裏我刻刻聽着牛家娃子快要斷氣似的叫聲。到後來，覺得不對了，我也聽見了我自己媳婦的叫喊。叫天保佑，我想不會吧，他們到現在還沒有找着二人吧。鬼曉得怎樣被他們找着到倉房的門子。我聽見鬼子的笑聲，拿女人攪操的聲音，我的媳婦已經輪在裏面。」

寡婦彷彿眼前又展開當時一片景象，眼中射出發瘋的光芒，舉出手來抖着。

「你想我怎樣知道的？」

「第二天。我是不許進他們佔去的屋子的。我呆呆的等着。等什麼呢，唉，壞運已經又落在我頭上。我跳起來，我聽見一個好像敲打着地皮的聲音，肉發着抖，聲音哀叫着，我的汗毛豎了起來，心發做冰冷；這是什麼聲音呢，許多兵在笑着，有的大約在發火，一古腦塞在那面屋裏門口。天呀，我

分明曉得不妙了！

「我撲出去立在他們背後一看，屋中正在敲打一個血淋淋的人。」

「你這是曉得的，他正是我的兒子。我那時，不，什麼也不管，拚命的擠進去。一個兵照準我臉孔揍了一個耳光。我的眼睛本來已經發花，我就揪着他喊道：你打我，你把兒子連我通通殺掉了。強盜！」

「前天在肚子上踢我一脚的那兵叫停止了敲打，捉着他對我講：『這中國人你認得嗎？』」

「天呀，這真是怎麼說！我說：『他嗎，我的兒子！』」

「他也學着我，皺皺鼻頭：我的兒子。」

「他回轉身又在大狗肩上揍了一拳道：『那老太婆子你認得嗎？』」

「你想叫他怎樣說呢，他早給打昏了。鼻頭已經敲破，面孔上通通弄着了血。那麼冷的天氣，衣裳剝得精光，胸骨也許已經敲碎，青一塊紅一塊的。」

「我祇有這一個兒子。我想馬上殺掉他倒也算了。我指望他能認得清我，他便會拾轉他的小命。」

「可是他光是白起眼珠。這樣看。好像沒有看見我。」

「一個強盜走過來將一桶冰水潑在他頭上。」

「我一瞧，完了！撲上去大狗大狗叫，剛剛那兵拿我一推，歪着嘴瘋狗似的對我笑着。」

「『你們拿人這樣作孽嗎，他犯了什麼？』」

「他們不理我，還要敲打他。我就吵着那對我說過話的強盜：『什麼道理，他是我的兒子，他是我的兒子！』」

「『什麼兒子，他是游擊隊，他是土匪！』他說。」

「天哪！我說我不懂什麼叫做游擊隊，土匪，他躲難躲起來的。他是莊稼人，種田的。」

「『種田的人都不是好東西，都想做游擊隊的。帶司令部吧。』」

「撤下我對他們嘰咕說着。」

「別的不懂，司令部什麼名字我可聽得懂的。命中大約該註定這樣。我是寡婦，祇有一個兒子，一個媳婦，要弄得我什麼也沒有。可是，他們不帶去我，帶去我的心和肺。這是惡命，我不想活了，可是砲彈和火也不要我。」

胡菊搭空問起來：

「那你的媳婦呢？」

「對的，這要告訴你們。」寡婦先前一樣，在眼中發出瘋似的光。「請你們去看，今天爲止，是第三天，她們在這裏。」

指着被砲彈射穿的屋子。這屋，樑和木都已發焦，堆積着三尺厚的碎磚。

「她們在這屋子底下的地庫裏。去的時候放着火，我沒有看見她們出來。火一燒起來後，牆壁也塌了。冒着雪，這裏我搬了三天的磚頭。我做什麼，心中想，該連牛家那倆娃子，沒有燒死吧。」

金桃蹻起來，鯽魚那樣。說：

「咱們趕快搬開磚子救她們出來吧！」

關於搬開廢磚的事是要做的，並且還要修好一間臨時可以躲避雨雪的屋子。這裏喫的也沒有，帶來的不多，隨時要到大夥兒那邊去拿的。

天黑以前，誰都要將工作做好，於是動起手來。

五個人輪流將雪底下的殘磚搬開去，在那個寡婦所指定的地方。搬開着燒焦的縱橫的樑木，看見入到貨倉的洞口。

爬下去一看，就有人叫起來了。

倉的梯階上，一具女人的屍體，裸露。這頭臉是大約被倉門口的火焰所熏爛的，頭髮已經燒盡。在焦炭似的脫開的頰肉下面，彷彿對誰吐訴她活着時生受的侮辱，怨恨的露出兩排雪白的牙齒。這顯然像老鼠那樣被烟熏着，想要跑出這活的地獄，而沒有辦到呵。

再下去，發見着俯仆着的精赤條條的女體。

那忠厚的燒鹽人老禿，當幾個人七手八腳將屍體抬到上面去時，他疲靡地坐在一只木櫃上面，靜靜地，孩子一樣，哭起來。

「老禿，做什麼？」

「不做什麼，我想起怎樣有一個家是難的，我想起我死去的老婆，大約也是這樣的下場。可是，

女人爲什麼總是這樣易於遭難呢。」

說着，重新又哭了。

給他解釋着，說：

「男人也不一樣在遭難麼？」

「不，男人們有槍。沒有槍，也有力量。可是女人是不能的，連抵抗的方法都沒有的。你看她們都像耗子一樣。」

那說話也不錯，女人們是沒有罪過的。

女人們的肉體給像耗子似的蹂躪着，沒有抵抗，一直到死。

燒鹽人心痛地說道：

「那當然不要緊，人死就死了。可是我說我們是女人呢？如果是。我的老婆聽說當時批着那些殺才們，那個頂先動手的傢伙的巴掌。自然沒有用，給還是給做到。於是，倔強也沒有用了。」

那種迷惑的惆悵的情緒灌注在原始式的鄉下人心裏，成爲難於抑制的根深蒂固的仇恨；於是才將袖子一擦，跑出來了。誰也沒有逼迫他，獎他或煽動他。

「怎樣有一個家是難的，現在什麼都完了。」

「別再惦念着吧，將來你許會還討得一個又媚又嫩的姑娘呢！哈哈。起來看看有沒有別的東西吧。」

大家在地室裏東找西尋着。這裏還剩着些罐頭的魷魚和汁豆。魷魚是出產在中國黃海裏的魷魚，豆是瀋陽的豆。還有些似乎來不及帶走的乾菜，和十多聽菸草。菸草不差，拿來一聞，就曉得出產的哪方，是在關東。

「對不起，窮了很久，念了很久。放到口袋去吧！」

對於菸草，似嬰孩看見母乳一般的歡欣。菸草也和飯食一樣，是長期的困苦戰鬥中的同伴，深夜醒來，坐在草堆上吸着，悠悠的吹着青烟，何等值得回憶而開心呵。

金桃跳在一個較高的木櫃子上，在那穀糠裏面摸了一摸，喊道：

「你們來看呵，那是什麼。」

在那個木櫃子裏，結結實實，滿藏着山薯。

那是出色的，甜的，而且是紅心的山薯，村居們收摘了起來預備過冬的；在敵人到來之前，來不及搬去，就丟下走了。但敵人們喫着很好的罐頭，大約發現是被發現的，可是沒這麼胃口。山薯箱被兜底翻過，現在上面有些已經爛了。

年青人鯽魚似的跳進櫃去，從來沒有這樣開心過。

「好吧，這里足足有十担吧！老哥，咱們趕快報告大夥兒去，少說也好維持他五天七天日子呢。」

弟兄們都好像得到一種依傍了。對於喫的，短短的日子裏不會發生疑問了。

一個把女屍昇到上面去的漢子回下來，顯然受着了感動，抖着身上的雪花道：

「到上頭看看去罷，寡婦老太婆對着那三具屍身沒有哭，小胡却在那裏哭起來了。哭得雖不怎麼樣，可是很够味道，這真有點像女腔。我們這裏現在有二個，一個是小胡，姑娘家似的，但不老成。那個麻鼻小鬼就走樣了，完全像屍精。人家喊他小豬呀，我一瞧見就够嘔心！喂，上去吧。」

胡菊在那裏想起那些不幸的女人，也想着了害着病的母親，所以哭着的。

金桃一看，笑將起來。

「嘻哈，出色透了！人家的女兒，要你哭哩。」

「管我！你的心是木頭的嗎？」瞅了金桃一眼。可是也躁了起來，隨即對了哭泣的寡婦低聲說：「唉，別哭了吧，你要曉得這個時候被糟塌了是沒有法子的。這個時候是在犧牲的時候呢！喂，誰給去掘坑！你們隨兩個人來，帶着鏟子，跟我到雪地上去吧。」

十五

由是天天吃着山薯。山薯烙的餅，山薯的湯，山薯的飯。

大夥兒裏缺少糧食，前天分了一半去。

日子是艱難的，大家期待着戰爭。

「老獨該給我們下命令來了吧。」

那冬天遲遲的日子，老是不肯上前。白日裏，摩擦着槍。由那些瑣屑的任何事物上，牽連地刻刻懷想着故鄉，刻刻厭惡這種無可奈何的生活。

伸出手來給別人瞧，那上面已經害好着凍瘡了呀。紅的，發酵過度的麵包一般，裂着縫。撕下一塊布來包着。

鼻頭凍得通紅的大窩頭想些心事說：

「要是在家裏是好的，不會裂開的。你們家裏有灶佛嗎？要有，也有紅燭了，用那油，在這上一抹，明天就合起來了，比藥還靈。」

這樣一說，便忙着要給衆人去找紅燭油了。穿着自己編起來蘆花織成的鞋子，到寡婦那裏去了一

轉回來，什麼也沒有。

蘆花織着的靴子，比棉的還暖。腳插入去，熱烘烘地。到夜，劈着木板，生起火來。

一家人似的圍坐下來了。

想起這樣冰雪的天氣，往常是和妻子兒女圍在篝火旁邊享受的。現在何等惋惜呀！那些本來是陌生的臉，陌生的性格，現在在一處過着同一的生活，何等機緣，又何等偶然呵！

冬日的深夜，聽着那聊可遮避的新搭成的小屋外面，北風肆意的在咆哮。雜亂交叉的雪片被攪得一無主張似的，一任風脚呼呼的橫傾下來。

高地下面的雪原，白茫茫不知伸展到何處。天發着鉛的重灰色，凝固得找不出縫隙。到這時，會要想起人世快要末日，一切生物已經都滅絕了罷。

木門外面守衛的人，將皮的帽簷拉下，棉大氅深深的裹着身軀，抱着槍，瞭望着這愁人的雪夜。

換班的時候，舒展着凍麻了的脚手，跑進又溫又暖的屋子。那一霎間的情緒，彷彿似乎從一處遙遠的旅程回到正在有着可愛的妻子等候在家門一般。

熊熊的火光擊所有的心都融化了。

大窩頭拭着野草一般的鬚子，欠起身，將勺子在吊鍋上舀出湯來。

「喂，凍得很冷了，喝口湯，暖暖腸子吧。」

火的上頭，攔着鉗子，烘着一隻隻山薯，冒出咖啡一般甜甜的帶焦的香味。

因為他們要打發這樣的長夜，在火上又添了柴枝，讓牠必必百百爆着。烟的苗舌像夢似地從柴火上頭遶繞開去。

大窩頭用勺子重新在鍋中攪了一下，放在嘴上嚐着，投進罐裝的汁豆去。

他是歡喜說話的。人們在默坐着。有的在拆卸着槍上的機件，仔細的在打磨。

「你們爲什麼不講話呢。我懂得了，大約又是想着前天抬去埋掉的那三具女屍，那時候小胡是哭着的。小胡，你在搬上泥土的時候也哭着嗎？」

她坐在離火稍遠一點的人們的背後，面孔開花似的，雙頰被火光照得紅噴噴地。

旁邊坐着老禿，兩個拳頭支撐住臉頰，那被柴火映成淺紅的腫子，正浸沉在一種暗然的回憶中。

對面兩個老農戶正細辨着菸草的滋味。

叫做榮全的一個環視了所有的人，盤腿坐着。

「其實也沒得道理，小胡說得對，這個時候是犧牲的時候，糟塌掉一些人算得什麼，你們沒有聽說時時有整批的人給魚串兒似的排好着班被槍斃嗎。我們一想，暗陰，這完全好像神話那樣的故事，可是，有是真的。喂，你就瞧目前吧，什麼事情，什麼人，跟你打交道講理性呢。人都想咬人的。人也休要說不是爲着一點點事情攪出沒有理性的事來。」

吃着菸草的農戶看他做着手勢。

「想想看吧，人是活着要做什麼啦？是的，爲着要活。活的方法就多着了。可是我們是鄉下人，

許多事情是要講得簡便。大家希圖着安安份份，去爭什麼呢。噫，其實在別些人看來就以爲是過着豬似的不長進的日子了。我們燒鹽，或是種着田地，或是做手藝，主人老爺們就在後面趕着來了，做呀，趕緊做呀。當然對呀，他們不說，我們也要做着的，爲了要活。可是這算那啥呢，我們在做，他們攏着袖子。列位，這是眼前頂小頂小的事情。可是你可曾覺得他們講着理性？去你的吧。以前不過大家都在馬馬虎虎，我以爲，列位，這樣的手段，在現在，是到天邊去也行不開的啦。你以爲不說話忍受着的人該受犧牲嗎？」

那良善的深邃的眼睛是說明他一向鬱積着這樣的思想的。

「啫，這就來了。後來覺得，天底下事情都是這樣，天底下的事情強硬的便都是好的。一層一層將沒有用的吃癩着的，也一層一層犧牲着的。你們瞧，拏一個家說吧，爲什麼女人總是能够打着小孩，可是妻子又給丈夫打着呢？這是小事情。人，真是，我常常覺得，草一樣，有什麼意思。但只要弄得這條那條路什麼也走不通的時候，對不起，那好像潰着的膿瘡終於要穿破呀。」

他靜靜地。又說：「所以，你可以到處去留心，不好的事情都是野心的人弄出來的。本來沒有你爭我奪的事，因爲只是想弄得自己舒服，自己快活享受，叫苦難讓別人去吃，天下壞了，越過越糟了。」

打橫抱膝坐着的漢子是啓動着嘴唇，很久以前就想說話了的，現在欠起着身子，有着一張紅色的嬰孩似的沒有鬚鬚的臉。

吉吉巴巴地，很幼稚地。

「據我看，就都是那般人在作祟。我們一點也不相干，一點沒有好處。」

「是的，我們能够像他們那樣天天刻刻轉着別人的念頭嗎？我們的念頭：家道怎樣旺起來，牛羊怎樣多起來，老婆給好好的照料家事，小孩不要生病，完了。是的，爲着一尺地皮或是一塊橋板，就要拚起老命去打官司，那樣的事！比比看。但一到他們手中，就瘋魔一樣，人們休想能够逃脫去了。列位，誰造出那些槍砲的呢？列位，一只砲彈會要帶去多少人生命？我就不懂了。可是，那些斷送在砲火的人倒是不壞的，我相信倒是公正的。」

有人嘆着氣，起身來用棒子探着柴火。

「看來他們不丟開那些野心的念頭，人都要倒灶下去。」

「那是一種劫數。」一個發噏的聲音說。

「什麼劫數！你還相信天嗎？神道嗎？調轉你的耳朵門來吧！好比人殺着人，那也是劫數嗎，天或者是神道叫他殺的嗎？這就對了。完全他自己高興，要怎樣就怎樣，拏沒有力量，反對他的人踏在脚下取樂的。」

那個發噏的人倔強的側轉了頸巴。

「照你說就不能奈何他了嗎？人是人做出來的，我們對他們沒有結下仇恨，他們爲什麼却拏人來取樂呀。」

「別說這些了吧。」吸着菸草的農人說：「那樣一句話，總之沒有了那些居心想侵害人家的人，天底下就永遠是太平了。你看誰高興戰爭呢，戰爭，是討厭的，跟瘟疫一樣，但要避開它的好。我自己就是這樣。我不會去侵奪別人家，祇要拏他們打出去，種着自家的田……唉，溜脫了韁。」

肩並肩坐着的漢子拏嘴巴筒在他耳上說些什麼，讓開頭來二人凝視了一回。

對於兩個農人，先前好像不會被人注意過，老成而不大說話，現在正在靴幫上扣去煙屑，一個並且微微的撐起身來舒展着坐麻了的大腿。

「你們都是丟了家跑進大夥兒來的嗎？」

「是的。你說這『家』，以爲我們丟着老婆兒子才出來的嗎。唏，唏。」憂鬱的含着一種悵戀的回憶地笑着。

落入無比的痛傷。

大窩頭將頸巴一扭，打斷別人的話，跟他閒扯起來。

「怎樣，你剛才說你有兒子嗎，一個呢，兩個？」

「兩個是兩個。可是，那一個剛剛要出來，還沒有出來呢，所以只好算一個。」

「你老婆呢？老婆不會將第二孩子養出嗎？」

「要在養出，可是不是在自己家裏，在牛車上面。你們要曉得，我家那條老花牛是出色的，而且是母牛。大的孩子每天早上牽牠去放草。我們待那條畜牲待得比自己都好，就是下霧的天氣，也不讓

牠吃着乾的稻草。你看，所以孩子去擠奶的時候，提着桶子，嚙嚙一呼，到肚底下一摸，接着奶，往桶口一攔，又濃又白的奶就汲水那樣流射出來。」

「你說你老婆在牛車上面怎樣的。」

農人不好意思的笑了一笑。「唉，溜了韁。那時是要養的時候，還差兩個月。伊末好算是健朗的，前天還到田里去看稼禾。誰曉得那短命的壞事情要來了呢，許多人都搬家了，說是村外在開火，老婆那時正打灶間跑出來——老婆爲什麼着急呢，哦，我的天，我們的日子現在正過得不錯，過得比以前好一點了，那樣的說是已經在村外開火，好像有人在兜腦門子上打了我們一拳。女人又加胆小，急急忙忙跳出去，喏，造下過什麼孽呢，有孕的身呵，在門檻上，跌下來了。這樣斗大的壯皮，擱在門檻上，我擲了飯碗上去抱她，面色已經發青。」

「你以爲她不要緊嗎？」有人着急起來地。

「我以爲她不要緊的。我一點想不到——霎眼前還是很好的日子，現在却跑到了地獄裏去。我們還有一輛牛車，我把她扛在牛車裏，大的孩子也裝在牛車裏，隨着許多人一同逃出村子——爲什麼我們要逃呢，是的，早曉得一樣要死。在路上，我一邊拏鞭子拚命的將牛抽着，一邊聽見女人抽腸挖肚嚷起來……我重新跳下車鞍來一看，伊抽搐做一團，揉着肚子，從褲腳裏面流出血水來——唉，想想看罷，這裏又沒有產婆，並且上面有四隻的飛機飛了來……」

「那是很奇怪，」聽得出神的老禿插進嘴來，但身體端端正正的坐着。「爲什麼我們的運道總是

這樣呢。如果說，動手想殺人的那人，不曉得要也是人也殺着他的時候，他覺得心是怎麼樣的滋味。」

「什麼樣的滋味，橫豎殺人的，對於苦楚不是自己嘗受吧了。」

大窩頭正在發出沒有感情的笑來。

「其實倒是一樣的。我們有一次擊襲一個敵人的輸送隊的時候，虜得了四個日本兵，中間一個長春人。對於兵，一拏到槍，去上戰場，列位，我想至少他曾殺死過人，至少也要一個。那麼，一個日本兵，對於我們，連老百姓也在裏面，也算他有一個。欸，平常對於他們，我們一逕以為又兇又惡的人種，殺人不眨眼的魔鬼。可是，捉了來，拏去他的槍，就完全一條貓似的，跟着你團團轉的了。我們請他吃香烟，他向你舉手敬禮。可是，就是說話不懂，長春人的說話也不懂，後來隊伍裏的爺義，能夠講幾句東北話，曉得的。那樣的人，說話好似猴子叫，嚶嚶嚶。但我不相信，怎地一拏到槍，就完全變了人的樣子了呢！」

「這些人難道沒有家小嗎？」誰小心地自言自語的哼着。

「什麼沒有！那四個俘虜拏筆在紙頭上寫哩，——他們家裏有妻子。那意思說，他們和我們過着差不多的生活，做夢都沒有想起殺過人來。他們不高興打仗。他們沒有好處，利用他們打仗的長官是有好處的。——噫，噫，沸了，伊——！」

大窩頭跳起來，抓着勺子。

鍋子裏的豆湯沸了起來，嗤嗤的放着熱氣，皂泡似的水沫溢着，沿着鍋底，滴落在火苗上。

豆湯放着濃厚的甜醬的香氣。

「來吧，自己動手吧！」

大家從背帶上取出洋磁碗，盛了滿滿的一碗子湯呷着。

老禿用膀子撞着胡菊。

「喂，客氣嗎？你真的好像一個姑娘家似的。來吧，滿一點。喂，金桃——金桃呢？」

「金桃呢？」

「奇怪，我是覺得好久沒有看見他了。數數人看，……喂，還有一個芹朱。大家找找他們去吧。不在值哨嗎？」

有的人立起來了，影子被火光憧憧地照在木頭的壁上。

一想是沒有地方可去的，那樣猛風掃攪着狂雪的夜裏。

在那呼呼的風雪推撞着小屋的聲裏，大家忽然聽到一種家畜的溫和的鳴聲。

門被推開了。

誰相信這是事實呢。那麼一個元氣十足的小子，面孔被凍得紅着。在後面是芹朱。芹朱的背後是神話中那樣沒有死掉的寡婦。

金桃的兩隻膀子中間抱着一匹羊。

「唉，你哪裏弄來的呢，」老禿怔怔的望着那頭白羊。「你們出去也報告人家一聲！」

金桃聳聳肩，把羊放下在地上，見着火光的羊，動着尖而紅的小嘴，哧哧的叫着。

「我們說，好久吃玉蜀黍和山薯吃得舌頭都膩了，湊着雪光，咱們去找些別的什麼來換換口味吧。噶，一跑到後面小屋，聽見了牠老人家的叫聲。」

秃子和大窩頭不大高興。

「別造孽，人家已經窮得來，羊和牛都叫強盜吃去了，我們再不能拏他這一隻也吃掉——你不想叫她過活下去嗎！」

寡婦跟到他們跟前，笑着，從眼角溢出眼淚。

「沒有關係，你們把牠殺掉吧。我願意的。我要有什麼，我願意送去什麼。譬如被強盜們硬逼着拏去。吃吧，這一頭是小心藏起來沒有給他們發現的，頂肥的一頭。」

大窩頭還是埋怨着金桃，叫金桃抱着羊送還她。

「送還我嗎？哈哈。」

女人笑得非常奇怪，那憂鬱的農民式的大眼含着一種無邊的熱望，回過了身來。沒有誰拉住她，撲出門去。

老秃跳起去追蹤到門外，門外正紛靡地撒着雪花。黑的影子轉進牆角。

金桃曉得他們又要責備起他來的。

「可是告訴你們吧，她本來要牽着羊來送給我們哩。」

老禿好像感到頭暈似的，掩上門，斜靠着身子。

「我想起一件事來。我們現在是光光的了。大約對於敵人，總受害過什麼，或是人，或是事物。可是心，却大家都變得好起來，和善起來了。大家好像沒有界限，也沒有吝嗇。」

半點鐘後，他們重新快活起來，重新架好起樹枝，圍攏下來，忙碌地洗拔着羊毛。將豆汁倒開，將羊的碎塊下到鍋裏。

柴枝烘烘的燃着。

「我們這一遭戰爭真不知要什麼時候才平靜，」燒鹽人想心事地靠近火堆坐着。「壞了不曉得多少個的家，不曉得多少個的人……」

「怎麼，」芹朱搶着問道：「老禿，你又想起你的家來了嗎？」

「規規矩矩，人家！我覺得討厭戰爭。可是在現在，又不得不去戰爭。」
有人在呻吟起來。

「要如說，我們到明年這個時候，仗還是打下去，我們活着嗎？」

「你爲什麼這樣打算起來呢！如果說就是我們已經不會活着。這是對的，我們得福了。可是，戰爭不見得就停止罷。到那時候，我相信人還要會多起來。大家清算一清算，因爲苦難也並非最近才吃着。」

「通通清算着嗎？」

「是的，戰爭停止的時候。可是我們不是希望着什麼意外，大家能夠過着不受苦的日子也就好了。」

燒鹽人兩頰被柴火熱辣辣烘着，忽然喀、喀咳嗽起來。

「那是當然的，」那老農戶虔誠地非常相信於這一種理想的，說起話來。「到那時無論如何我們也要這樣辦了。我是一個種田人！——今天說這樣的話不要緊。你們曉得，我是非常害怕給我們田種的老爺的。老爺叫我們種他的田，一共是十五畝的田，我們老是覺得很苦。鷄呀鴨呀，連些陳的穀種也時時給老爺家中總管們刮去。這也實在和日本人沒有什麼兩樣。我們一向圖得安寧，拉倒吧，種田終於是種田人。有一次，可受不過來了，爲一件事情到老爺家裏去。門管說：不在！我說你沒有到裏面去看就曉得不在嗎？我到了裏面，老爺叫我等在院子裏。老爺叫底下的出來問我什麼事情，我說今年租收得不好，請免了吧。這也是規規矩矩的事情，十五畝田收出來的穀子連種子也不够，可是聽說老爺家裏的倉米有好些包蛀壞呢。我這樣一說，老爺倒立在窗口，那家的總管跳上來批了我四下耳光。

「他的痰火病的嗓子對我哮着：你想造反嗎？天下哪裏有種了田不完租的事情！」

「那麼，就請自己去看，這我又不是打謊。可是，你跟他攪什麼呢。往常，養命的東西都是我們種出來的，他們根本沒有動過手。你說，這地皮是從古以前就是老爺們的嗎？你說，種田的人就祇配種田，連冤處也不得哼一哼的嗎？——所以我却老是盼望改造一下，讓我們這些人也有見見天日的機會。」

「什麼的老爺，」別一個說：「那些人都是壞貨，對於窮人，就是連一根毛也要算計，弄到他的腰包裏去。好比說有些老爺吧，爲着想要叫自己的產業別讓遭害呀，就出賣起良心來了。當然，人是誰也不指望壞事落在自己頭上來的呀。」

叫做榮全的那個，拆下一個旋釘，放在手掌中，像凝住着似的，看着。丟在油盒裏，說了——

「你們等着吧，等戰事一停，他們老早馬蒼蠅一樣吸住你了。」

「那也說不定的，到那時那些老爺們總明白現在跟以前不同了吧。」

「好比說，現在在替難民發賑的那些村長們，你說他們是真的好心呢，假慈悲呢？到了打仗平定他像不像先前一樣苛待我們呢？」

那樣的話弄得沒有誰解答。聽鍋子裏的水嘶嘶的叫着。烟裏攪和着羊膻的腥氣。

金桃爬起來高高興興的用勺子在鍋中攪着，忙不及待的夾出一塊羊肉塞進嘴裏。

大窩頭開始皺起着眉頭。

「老弟，大約你好算是頂快樂的人了，從來不曾看見你靜過半個鐘頭。」

金桃鼓起着腮，笑起來。

「金桃！」

「噫。」

「麵坊裏的生活有趣，擗槍的生活有趣？」

「你算吧，這裏是有羊肉吃的。」
人們都笑起來。

「要是在老獨那面，我想你沒那麼開心了。」

「有什麼不開心，我管我。老頭子是個怪人，一天到晚想着心事。」

「什麼心事，他的性格這樣。……但在這個時候，哪找出快樂的人呢。」

「這幾天好總攻了罷。」農夫沉靜地瞧着衆人說。

「大約是會的。趁那場大雪，我相信會幹起來。就是那面，也決不會不準備起來吧。」

「老羅真和老獨完全兩樣。老羅一說起來，總是：管他媽，明兒就準備起來圍攻吧！一到老獨手中，他們就要慢慢的來，仔細的考量。對是對的。」

「那自然怎樣能馬虎。況且有個石子福在那面，他們都是細心的人。」
叫做端升的人，是捧住腿子坐着。忽然問道：

「我想起來了，朱雪齊算是怎麼的呢？」

紅面孔的農人爬起來，靠近着火，越法被照得紅紅的。說：

「是那個文縐縐的脚色嗎？我們以前在村裏的時候，一次碰到飛機來炸，打算躲進紅房子去，那小子將大門關了起來，不許我們進去。而且聽說和老龐一個鼻子孔里出氣，一個道地的壞蛋傢伙。」

「唔，那是要糟的，和尚也吃起暈腥來。他居然會來加入隊伍。」

大窩頭慢吞吞說道：

「粗的事情不怕他到那去，我們得當心當心他哩。」

「你們怎麼會沾他一道來呢？」

「鬼知道。可惡的東西，一路不知受了他多少罪。」老禿將嘴做得猴子似的朝靜靜的坐着的胡菊一歪。「你們還沒有聽見笑話，到夜裏，不知做了些什麼的夢，無事端端的跳起來爬在他身上，把小胡當做一位姑娘哩！」

那兩個農人聽得笑出了眼水。誠樸的眼睛流露着光芒，流露出幸福的憧憬。在那種幻想着過去和妻子兒女團聚的歡樂之下，眼前的景象，使他們落入更深的懷鄉的渴念去了。

笑出來的眼水恐怕是苦味的吧。

「瞎啥，說到夢，我也有過一回。那時我們還沒有孩子，老婆是很怕羞的，到養了孩子還是怕羞。有夜裏我夢中不小心拏腿壓在她的肚子上，伊於是推起我來。我不動，她再四的推着，弄得要惱起來的樣子。最後，嘴筒着我的耳門說：放開吧，我……女人真是奇怪的東西，我們是夫妻，這有什麼關係呢，後來生出了孩子，生了孩子，還是這樣。」

現在呢，耳邊再沒有家人溫存的絮語了。牛羊的叫聲似乎也覺得好久生疏着了。

他們，將不能在記憶中忘却這一切了。什麼日子能够再過着往昔的生活呢，走熟的村道已改樣了吧。屋舍將在困苦的境地中再造起來。磨石是放在那裏的，油壺是掛在那裏的，難於如從前那樣熟手

了。

在逃亡的路上，他們，有的老祖母掉死在水裏，妻子早被抓去了，幼兒摔在路上。……那些，他們都只能在夢中相見了呵！

展開在眼前的是一片灰色的天，裸露的曠野，戰爭在進行着。冬日的長夜引起他們那樣的渴念和憂思。風雪好像在和黑夜搏鬥，撕拚着，號喊着，沒有止休。

砲聲自遙遠傳來，鈍濁而低微。

拆着槍機的人將螺旋鎗從油盒內取出，在那好久沉寂的頭腦裏鑽入了一個念頭。

「我們這一趟戰爭恐怕要延長到兩年吧。」

「兩年有什麼關係，不是總要打下去嗎，你說不打人們怎麼能够安居樂業呢。」

「聽說，」芹朱說：「以前德國人跟法國人打仗打了四年，那時的人大約每天死上整千整萬。」

「難道他們頭先沒有誰出來替講和嗎？」

「聽你這意思，你也以為我們現在有講和的可能嗎？老弟，恐怕你弄錯了哩。」

於是端升將玩着的樹枝丟進了火裏，立起來，撩起着衣襠。

「對你說了罷，我們要打下去。且看這一遭。中國要是不打勝仗，中國就永遠不翻身了，我們也永遠要受苦，而且沒有好日子過了。你瞧着吧。」

披上棉氅，開出門去。

風脚呼呼的將雪潑捲進來。外面和屋裏是兩個世界呵。那銀子似的發光的雪地上，一行疏落的黑影正在艱難地跋涉而來。

「什麼人？」

他們擠到門口。

「阿龍的隊伍！」

「到這來的嗎？」

風嘯着。很久以後，他們互相立在簷下。頭一句話就是聽得——

「咱們那裏糧食沒有了，趁着雪，羅三決意要在明天晚上抄圍白狼村。」

十六

朱雪齊儼然擎着參謀者的神態，一頓子正經的說：

「大家想想看，這自然不是我個人的事，對於進攻，我們要討論出一個妥當的辦法，我們不能馬虎。」

在那時，朱雪齊在隊中存着要取得地位的念頭，慢慢的願意受起苦來了，並且也隨地擺出客氣的樣子。態度隨和，沒有架子。

第一，他得到了能夠說話的機會。

對於他，弟兄們沒能減去蔑視他的心理。他是什麼東西。這樣走路也幾乎要人扶的東西好能來搗槍嗎！至少，誰也這樣想。

弟兄們說：攆走他吧，一聽說進攻，就推說有病，躲起來在後頭。攆走了他至少咱們好省下一份口糧！

聽到朱雪齊耳朵裏，他嘿吶笑起來。

心中一動，於是調轉身去找着了羅三。

「剛才弟兄們說起口糧。是的，那却也是很大的問題。其實我個人當然有限的，而整個，倒非常值得討論了。雪儘管下下去，我們不要斷糧了嗎？」

隊伍的供養，在先，是到一處吃一處的。碰到有人的村落，一聽說是咱們自家的隊伍，早張羅着煮好了飯，熱烘烘端上來了。敵人過境的時候，不也要捲得精光嗎？

但窮的人口已經遷徙光了的村落，這就討厭了。運輸和接濟，都非常困難。把高地上找出的山薯運來了，過不幾天，就吃的少起來了，而且看樣是不能維持過三五天日子了。

望着天，人人在發愁，雪壓頭壓腦下着，整整四天沒有止過，昏沉沉地，沒有曙光。厭人的單調的雪原伸向天幕。那雪，一天天厚起來，鬆鬆地，蓋沒着村道，蓋沒着小河，蓋沒着殘牆和頽壁。

於是，村和村之間失却聯絡了。彷彿期待着死的到來似的，弟兄們一天到晚，唯一的辦法，是向火。玉蜀黍的餅吃光了。吃一個山薯誰都覺得吝嗇了。風雪惡意的刮着，好像沒有對苦難的人們加以諒解。

當飢餓逼來的時候，是比直截了當的死去難忍多了。朱雪齊假着這樣的機會發表了意見，博得弟兄們的同情。

他是一個道地的辯論家。

「看呀，吃的快要完盡了，到那時大家就等死。你們別多嫌我一個。你們曉得，我的意志並沒有比你們不堅固。對於戰爭的技術和胆量，我是的確不夠的。可是你們也決不可以拿我一筆抹煞呀。」

怎麼辦呢，照他？弟兄們對於戰爭，一聽說準備進攻，便就像歸去一樣，高興得蹦跳起來。可是羅三老是皺起着眉頭。

在吃飯的時候對弟兄們說：

「媽特皮，雪儘管下下去，老子們動都不能動了！」

昨天有人到後方養傷隊去，不到半路就回來了，是被風雪襲擊得不能行走才回來了。腿子插進雪裏去，就是埋到小腿肚子高。

弟兄們也只有皺起眉頭說：

「怎麼辦呢，雪橫豎下得那麼的大。」

在眼下，肚子裏可明白，進攻也非常之困難。而這樣的死守下去，飢餓馬上當頭扼制了來。

所以這時候朱雪齊嘆息笑着，眼角滑過陰險的微笑。

當着衆人說：

「各位又要請原諒我說幾句話。我相信照這樣情形下去，我們是會滅亡的。到了雪停天晴的時候，對不起，他們的部隊會出來攻擊我們了。是等在這裏受死嗎！」

一想，這說話是頗有道理的。

「他們是有接濟的，食糧是豐富的。我們呢？」

他張着手。面孔磨練得有點憔悴了，無意中時時摸着刺手的鬍鬚。

這下，羅三被激動得跳起來。

「對的！多少我們耐得苦，能够跋涉，到了真正絕路的時候那才糟糕。對的，他們的糧食多着，我們不能坐着等死。」

於是找起地圖來。

朱雪齊在背後一看，粗簡的地圖繪着條線。那用左手捉着彩色鉛筆畫出來的條線，記號，是說明他們和老獨帶領的隊伍，在直線上，是不到三十里路遠的，中間橫隔着想勦滅「土匪」的酒井支隊。

這陣線是馬蹄形的陣綫。在馬蹄的圓形的那頭，伸張着鹽湖。

酒井支隊的士兵在雪地上架好着機槍，開懷地圍在燒着篝火的營帳中，消磨這支那的南國的雪冬。這個時候，什麼疑問也沒有，糧草，有的。人，圍在發汗的軍氈裏。中國的匪軍這時該凍餓得不能動彈了吧。

可是躊躇着的羅三現在下了決心。

「那麼就決意這樣幹吧，他媽媽。咱們這裏也快靠近二百人，通通出發，管他媽鬼子有多少，去搗他個爛！」

別的人一言不發。朱雪齊說：

「我們現在都已經決定了。現在就是日子的问题。」

叫做尙查的傢伙在地上涎了一堆口水，心中很不自在，瞪了朱雪齊一眼，起身到屋外溺尿去。

有幾個人也悄悄溜了出去。

「這真討厭，今晚呢，還是什麼時候呢。」羅三呻吟說。

朱雪齊黏着羅三：

「請你允許我發表意見——」

羅三搶着拏面孔一板：「老朱，規規矩矩，我們用不到什麼請什麼允許不允許。凡有話，你儘管說好了。我們都是粗人，客氣了，是要不得的，你儘管說得教人家容易懂就是了！」

朱雪齊的面孔有點發紅。

他拏袖子拭了拭額角。

「那麼，就是，我們不必要通知老獨了嗎？」

羅三一想，唔，幸虧是他，忘記了，這是頂要緊的事。

「老朱，不錯，我也這樣想，我們這一遭攻擊是我們的生死關頭。頭一，去通知老獨，叫他們合力來一下攻擊。老獨這幾天沒有消息來，大約也爲了雪。兩方面約定好了合攻，這事好極了。現在呢，最討厭的就是沒有一個人跑那麼多的路到老獨那邊去，那條路並不好走。」

那路，現在是一條荒涼的路，鳥獸絕跡的路。也許有小股的敵軍出沒其間。

對於這點，羅三却顧慮得相當周到。那樣一段雪程，帶消息去的人，多了是會引起注目的。少了，或是孤單的一人便說不定有危險。往常，不是金桃時時在那些路上去來嗎，可是，現在是一個危

險的雪天。

「在路要是一有差失，沒有了接應，我們的隊伍不是糟了麼？」

而且，簡直是一分一秒也不能錯的。而且，失却那一方面的聯絡，這方面是有覆沒的可能的。

羅三所以也不是粗鹵的羅三了。

「那是難的，你要曉得連金桃也不能去。」

朱雪齊做出非常驚奇的神色說：

「他也不能去嗎？那麼，這就誰也不能去了！」

「他同我一樣，是個道地的粗人。」

「芹朱呢，小胡，或是乾蘇。」

羅三搖着頭。

「那條路，他們不是熟的。」

「老羅，那條路我可熟的。」觀着羅三的眼色。「並且，我覺得有一句話要說，就是，那樣的使

命，我可以負責去做。」

羅三沒有聽明白他：「怎樣，你說？」

「我到老獨那裏去。」

「你老先生也居然想去嗎？」

「沒有一個人能去，我就去了。你們要信任我，路，我相當的熟。我當然一切凡事細心，而且包不出事。」

羅三伸過手來，在朱雪齊肩上打了一記，怪聲怪氣的大笑。

「唔，老羅，你有什麼對於我發生疑問嗎？」

羅三頰上那塊新疤紅油油發光。那眼光似乎瞧透了朱雪齊的心事。

「你開我羅三的玩笑呢，開整個的玩笑呢？」

朱雪齊趕緊擺出認真萬分的面色：「老羅，我錯了嗎？」

羅三凝視着他，哼了一聲，搖起頭來。

「至於說我攻擊時的不上前，完全因為我的射擊技能不好，我所以要在別的事件上出力呀。喏，老實告訴你吧，騎馬的技術我還相當可以，這樣的雪天到那面去必得要騎馬。那麼，老羅，你就不從別的着想，我這樣誠懇的在要求你們這份功勞應該分派給我！」

他幾乎誠虔得哭出來。

這裏朱雪齊的要求當然是有道理的。

他覺得，爲了翠荷，——自己的前程，降低了「身份」，跋涉着長程，千辛萬苦到這裏來，爲的是什麼？爲的是吃苦，僅僅每天啃幾只山薯或糲糲，就忘却到來的目的嗎？

朱雪齊的心中是苦悶的，忍耐着。一看自己身上，那套學生制服快穿出破洞來了，大約還可刮下

一斤油垢來。外面弄來的那件棉氈也髒舊得很有程度。往常嗎，去你的吧，給他瞧見，會要嘔出隔夜的飯來。

可是，也沒有辦法。朱雪齊想，爲了自己前途，爲了翠荷，這不算過分。

朱雪齊候着機會，一隻鳥守候一條小魚那樣，靜靜的觀察着。他盼望着敵機來轟炸，或是出人不在意的來一次掃擊，就是自己犧牲在裏面，也所願意。爲着翠荷。

除了他這分心事，他一切都已打算定當。

每天，他都幻想着：夜裏悄悄溜出去到他們的部隊去報告，派了飛機來炸他一個精光吧。那比用別的方法來使他滅絕好得多了。

可是，溜出去的時候，不會被守望的弟兄望見嗎，不會被發覺他走掉而準備起來嗎？朱雪齊心中於是轉得焦憂。眼瞪瞪現在已經到了歲末了呵。

不料，着了，發生了飢饉。朱雪齊指望能够派到他自己，否則的話大約永遠沒有機會了。

「如果不能，我預備退出！」

覷着羅三那種面色，看樣一點沒有轉腳的餘地。

羅三當然也不傻，對於朱雪齊的自薦笑笑。但金桃是調來的，想來想去還是他較好一點。而且是騎馬的能手。從這裏繞到老獨那面，大約一天時間。有雪，相當的困難，那麼趕黑動身的話，黃昏時分，應當可以趕到了。

那麼，明天的晚上，便是最好的合攻的時間了。明天在天沒有發光之前金桃動身。

「一定不許我去嗎！」

朱雪齊好像兩腳踏了一個空，一時抓不着邊際。頭腦有點漲。

弟兄們在談論着他。

「小豬，省力些吧！我們上前方，你乖乖的坐在家裏。你也想到老獨那面去嗎。到那裏去是要騎馬的哩，你會騎嗎？走路都要叫人扶哩！哈哈。小滑頭，你的口才才是出色的。拉堆屎照照你的尊容吧。」

朱雪齊苦笑着望了他們一眼，搭訕起來，似乎心事已被他們識破。

「不去也沒有關係，又不是硬做要去。嚙嘛什麼，在這面不是一樣嗎？」

於是一聲不響倒下草堆去。

次日的黎明，從院子裏牽來了馬，金桃預備動身了。

但從昨夜起，弟兄們間有了一個新的醞釀，覺得朱雪齊這個人是討厭的，無用的，多餘的。

「老獨也要我們當心着他，這傢伙放在這裏會有用嗎？」

「是的，滾他媽的吧，放在這兒越看越叫我們生氣。不是我們弟兄們缺少義氣的話，他那樣一個壞蛋傢伙遲早不會給我做出好事來的。」

「不叫他滾，給一粒衛生丸他吃拉倒吧！再不然，就讓他到老獨那邊去，我們不相干，看怎麼

辦。」

羅三回到屋子裏。屋子裏重新煨好着暖烘烘的篝火。火是從來不讓熄滅的。弟兄們錯落的圍攏來坐着。

朱雪齊爬起來，據着一個溫和的角度坐着。

「列位，天明以後的今天晚上，咱們決定去攻擊前面村子敵人了——」
幾百對手掌舉起來拍着。

「咱們的計畫是這樣的，晚上十二點鐘到達村外，因為和老獨的隊伍約着，也是十二點鐘，同時的攻擊，咱們不怕不會得到勝利！——」

拍，拍，拍，粗大的手掌敲出雷一樣的聲音。忠誠的一個個臉面被火光閃閃的照着。他們的頰，彷彿被蔓草掩覆起來一樣，十九都被髭鬚長得黑油油的。

「至於到老獨那面聯絡消息的人呢，是金桃。去來這一帶路上，祇有他算是老手，喂。」
坐在旁邊的漢子，將他推了一把，金桃一面笑一面立了出來。

「這是了不得的事情，你也曉得，不好馬虎的，到你老子那面，就說今天晚上的十二點鐘正，叫他帶着隊伍逼近敵人的村子，聽見兩響空槍的時候，就開始進攻，我們這裏就衝入去。金桃，我再四說，不能馬虎的，否則要糟糕！」

之後，他調轉身來：

「老朱。」

朱雪齊在沒精打采的打呵欠。

「你怎麼樣呢？你，實在是很那個的。我替你想。」

朱雪齊仰了頭，動着嘴唇，但很久沒有說出話。

「現在呢，算了吧，」羅三說：「沒有法子，因為人家都疑着你，就是我也覺得這樣。你還是到老獨那面去。」

疑心自己聽錯了話，他張開着嘴巴。

「派我去了嗎？」

「是的，和金桃一道去。馬上動身好了。」

朱雪齊兩個眼核抖了一抖，瞧着金桃，點點頭。

弟兄們取來乾糧袋子，擱在金桃背上，烘乾的羊肉也塞到袋裏去。槍，也讓背好。說話，問問看，沒有記錯。黃昏左右趕到，再沒有什麼了。

到院坪裏，雪花先前一樣，密密的飄着。

朱雪齊將棉氈的領子拉上來點，心中憂慮的想：剛才在他面前吹了牛，馬從來不會騎過，騎上去會不會跌呢！

唉，你看，踏到雪裏，就是沒到腿樣的高呵。

「上馬吧。先生！」

馬，一匹是灰色的，一匹是斑白的。尙查牽着灰色的那匹，在鞍上拍了一掌，嘲弄地對朱雪齊喊着。

朱雪齊橫着心；且不管他，跳上去了再講吧。

在弟兄們面前，他不得不裝出內行人的樣子，去到馬的邊腹下，扒着鞍轡，一手將韁子套入腳掌。

黑暗中望着的漢子吃了一驚：「老兄，你好出色，慣於右面上馬的嗎？」

朱雪齊暗暗說一聲出醜！抽出腳來，到左面去。

拉着韁，右腿翻上去，馬的頸項豎起來，彷彿怕癢似的，四條蹄子在老地方打圈兒轉着。他們都冷眼看着他。

有點着急起來，他狠命的扒着鞍子，可是沒有用。出了一身汗。

「你不能的嗎？——換一匹吧！」

朱雪齊囁囁着：「多年沒騎了，所以生疏了。好，就是這一匹吧，這一匹是有鞍的。」

尙查狠狠的毒咒了一聲，托着他屁股，騎了上去。

弟兄們高興的喊道：再會吧。

金桃是用不到扶的，抓住鬃毛，撐高跳那樣將身子一蹿，端端正正坐在馬的背上。

「再會吧！」

腿在馬的腹肚一擡，馬走了起來。

羅三却還想起一事。

「金桃到了那面，當日無論如何不及回來了，你就蹬在那邊吧，等會合了隊伍你再歸到這邊來吧！」

「好的，再會！」

朱雪齊心中不大願意，但也勉強舉出手來喊了一聲：「我們去了，再會！」

雪的返光隱約看出他們影子。馬蹄子踏入雪去嘎嘎響着。

大家興奮地喊：「今晚兒十二點在前面村子中會！」

雪原上第一次印上八個馬蹄的足印。

雪花漫天撲地的飛着。烏沉沉，白晃晃。白的光開始覺得苦悶的，沒有變化的，如同石膏的原始時代一般。

欲央的黎明還躲在厚厚的雲腳背後。

朱雪齊欠起身來背了風說道：

「請帶住韁慢一點兒走吧。……」

「吃不消了嗎，這路程剛剛開頭哩。」金桃學着人家嘲弄的口吻回過頭來。

兩匹馬一個在前一個在後。朱雪齊現在已經覺得略爲胆大了些，但牢牢捏着韁繩。捏韁繩的手再抓在鞍轡的邊上。

他瞭望着四週，但見漠漠的一片。寒冷的曉風，捲着鷲毛似的雪花，堆積在眼簾上，刺骨的結做冰屑。

他很少同金桃說話，心思落入一種詭祕的躊躇裏。

想起有那小子一同走着，到敵司令部去的事簡直難了。

「從什麼地方哄他分手呢……也難，鬥，是鬥他不過的……現在好容易出來，可是，碰着這樣一位尅星……」

這時候，好幾次用鞭子抽着馬的屁股。斑馬的尾巴一掃，將蹄下雪塊踢得亂飛，小走着趕上前面的馬。

「要是說一同去到那面，不就等於傻子，……自己送到鳥籠裏去。」

那可能就少了。老獨是精明人。那面簡直都是精明人，去的話，可不是斷送自己嗎？

「如果說客客氣氣同他說：我要回去……」

那思潮好像千百道潮浪一齊奔撲而來，將腦子激蕩得紛亂不堪，找不出頭緒。

估量對手，倒似乎專心一致在看着地上，不要讓馬蹄虛踏到空鬆的雪窪裏去。

發育的聲音說道：

「當心你的馬蹄踏空掉到溝里去——喂，這邊低的地方！……」
聽着的朱雪齊沒十分好聲氣的哼了一聲。心中現在打定着一個計畫。

「請稍微帶慢一點，老兄。我們無論如何今天可以趕到那面，我在未出發之前早就計算定了，沒要緊的。不過就是一件事，我幾乎不曾想到，羅三他們頭先不派我去，後來却又硬派我去。老實說，這是太使人家那個的。太覺得我朱雪齊三文不值二點。」

「有什麼要緊？隊伍里的人都是口直心直的人。」

「不是。我是反對的。他們這樣能夠叫人肯出起力氣來嗎。老兄試想，我朱雪齊是怎樣子的一個人，是壞人嗎？……」

金桃覺得那人說這些話很够發笑。

「你惹上人來了。不懂你。聽你口氣大約隊伍中人人喊你是小豬的……」

「你更弄錯了！真真的講來，我是和誰也沒有仇恨的，我非常的忠心。從這點可以證明，我是打後方跑上這兒來，難道還有可疑的地方？」

「不要東攪西攪，誰可疑着你？」金桃避過打橫捲來的猛風，用那次重的聲音說。

「就是這樣的說。這是我所觀察到的。我忍耐着，老兄，老實告訴你，那裏都是混成的夾雜的人物，沒有一個可取的，沒有一個中我的眼。尤其，使我非常失望的是，他們一逕懷疑着我，拿我比做一個平庸的人。……是的，人也有好多等類。可是，像我這樣的人當然不能上戰場的呀，對不起，他

們就成日的戲弄着，這也是你老兄所看見的，……這使我對他們發生着不好的印象。」

他騰出手來拉緊了棉氅的領口，順勢將緊壓在肩上生疼的槍鬆了鬆。

「你阿爺那面的弟兄也跟這面差不多的罷？」朱雪齊將略為激動的聲音現在變做了平隱的口吻。

「自然不會有着三頭六臂的人。可是像你那樣的人却也沒有的。都是粗人：做工的，種田的，……」

朱雪齊打斷他的話：「你曉得我從前是做什麼的嗎？」

金桃拿腿在馬背上攔起，扭轉身來，哈哈大笑。

「倘如你不想動火的話，我就這樣說：你從前是紅房子裏的傳教師，你是少爺出身似的人。你看輕我們弟兄，我們弟兄誰都說你是個壞蛋傢伙呢，哈哈，有趣極了！」

朱雪齊默然半晌。

「他們所以越加使我生出不滿意的印象。」

「我也是粗調傢伙，你不要說得人家摸不着頭腦。」

朱雪齊現出挑釁的神色。

「就是說，他們在妒忌才能。我當然沒有關係，可是他們那夾雜的一羣，非但幹不起什麼事來，而且，老兄，我不客氣批評一句，他們到底是難於樂觀的……」

那使金桃也發覺出他說話中間有着骨子。

「那麼你是在看冷眼嗎？」

「豈敢！」

「你也仇恨我們嗎？」

朱雪齊不響。偏下頭來，將鼻涕水擦在高領上。

「我老實告訴你吧，老獨那面我也不想去了。去，哼，多沒意思。但瞧着吧，我沒有仇恨誰，可是，……」

說不下去，支吾着。

「可見這就是頂壞的壞蛋，沒有出發前頭口口聲聲要去，現在就又不去了！」朱雪齊隔着雪花向朦朧的曙光里瞭望着。

「滾你媽的，我一個子走，落得爽利，回到羅三那兒去吧！」

朱雪齊冷笑一聲。

「對不起，我沒有這點耐性再回去了！」

金桃突然扭轉身來凝視着他。

「哦，原來你要走了，那也沒有法子。回到後方將養將養去吧！你太吃苦了，早點對羅三說一聲要走了不好嗎？隊伍里大約不會就少你一個。……你還有什麼話要對我說嗎！」

「沒有，到前面我們分手了。」

朱雪齊一想，覺得這樣已經滿意，看吧，分了手，趕緊趕到酒井司令部去。

「好，快到鹽湖了，右面有敵人的隊部，我們趕過去。」

黎明發出薄暗的光來了。

馬匹掃着尾巴興頭頭走着，蹄子踏出嘎吱嘎吱的聲音。那熱氣從馬鼻的邊上結成水晶似的小球，一顆顆滾落着。

朱雪齊想着到司令部以後的事情，怎樣跟他們談判。

「……不管，大約英國話總聽得懂吧。」

金桃說：「跟你七攪八攪了些時，不然的話，這時至少可以多趕十里路呢。」

金桃兩腿在馬肚掄了掄，馬更快的走起來。朱雪齊也用鞭子在馬腿抽了幾下，在雪和曙光의 對映下，遙遠的鏡一般的鹽湖展開着。

鹽湖的鹽水結冰了。上面均勻的也厚厚的敷上一層雪花，沒有銹癢的鏡子一般。光光的，愁人的石膏一般的鹽湖。

「哦，你走你的，我也要自己趕路，先走了！」金桃快活的聲音說。

「好的，再會了，在後方，我聽你們傳來得勝的消息！」朱雪齊噙着被風吹得通紅的鼻子，害起

傷風來的樣子說。

「那麼，再會！」

腿子在馬肚一夾，馬的頭一仰，潑刺刺走去。馬的後蹄將雪掃得大塊大塊飛着。朱雪齊出神地，失落了什麼似地盯着這如飛而去的馬。

「……結束了，這土匪似的生活！」他想。

扯住韁，回頭望着金桃，他的馬已奔去了十多丈遠。

「他這一去，不是也照樣使他們得到聯絡嗎？」

眉頭詭秘的一皺，心事又千百道湧了上來。

這萬萬不可能，……他一去，整個就失敗了，自己的「前途」也整個的失敗了。

「我管得他私人的和我無仇嗎？上帝！」

那隻手摸到後面去，從肩上拿下鎗來。

可憐他的手指衝動的抖着，退了一下鎗機。子彈原先恐怕路上遭着敵人，拍好着的。

他癡笑起來，帶着韁的左手托起鎗桿。

那時，一個千萬分之一的機緣爬在他眉樑上。

湖的岸上，去馬掃直着尾巴，馬背馱着應轉自是的騎者。

砰。

青的烟在朱雪齊眼前隨着雪花飛散着。

那聲音在層層的風雪底下是這樣的沉悶，朱雪齊驚奇的瞪大着眼睛。

這千萬分之一的機緣將不幸帶去給金桃，忽然他身子晃搖起來，好像一個龐大布包，滾脫了馬背，往後仰去，掉落到地上去了。

馬飛奔着。

朱雪齊擎紅僵的指頭擦着眼睛說：

「咿！——」

向四下瞭望着，沒有一個人。雪茫茫的下着。

將馬抽了一記，走到跟前去看。

倒仆着，在一條窪形的雪溝里。鮮紅的血漿在棉花似的雪層上洒將下去，已經凝凍起來了。他的半面倔強的側着，身上滾着雪，雪又被血染紅着。

「想不到……」朱雪齊摸着微微發熱的槍機。

於是在嘴角滑過一星些猙獰的笑來。

牽轉馬頭，好像被人發覺了似的機警的望着，但沒有人。蒼白的曙光映着荒涼的鹽湖。祇有四五隻烏鴉飛停在湖岸上沒法奈何的噪着。

讓馬走了，但他望着雪上的屍身。

身邊還有一桿槍，一隻糧袋，里面還有羊肉……好，都讓雪埋沒了他吧！下了馬上去又討厭。

他抱歉似的嘟囔着，突然將馬抽了十來記。馬發狂地將後腿掃起。現在正向着鹽湖的另外那面湖

沿奔去。

那一晚，弟兄們都在槍上上好了刺刀。

出發的前頭，集中在院坪上。但都因為冷，因為興奮，牙齒格格地打戰着。

臨晚時分，雪花幾乎停了，現在又密密的下起來了。

但弟兄們再沒有什麼疑難了：十二點鐘，和老獨的隊伍約好着。雪，再好沒有。雪，相助他們進攻的便利呵。

脚插入雪去，被冰水滲入，好像潑着沸湯一樣的刺痛。大朵的雪一片片打上臉頰，生疼得好似用小刀刮着一般。

爲着什麼？

濃厚的冬天的夜色在那荒村的郊原上面沉重着。似乎亘古以來就這樣荒涼的呵。似乎在掩飾那已被壞命運抓住的如許戰士們的臉色呵。

羅三站在雪地里，懷好着盒子槍。他看了看兩架機關槍來。大約還不差，是從敵人那裏繳獲來的。子彈每人都分配好了。

將鴨舌帽往後推了推，大聲喊着：

「喂，大家整起隊伍吧！」

有幾個弟兄很好笑。

「他喊起來總不是整隊稍歇立正，總是，喂，大家怎樣怎樣，哈哈。」

「哈哈！……喂，怎樣怎樣，喂……」

傳染症似的，一齊笑起來。

羅三說：

「排好着，排好着，喂！」

一個人學着他道：「排好着，……喂！」

弟兄們嘈雜的嚷着：

「排好，排起來！……喂！，哈哈……」

於是，站齊了，雪花在眼前飄着，靜靜地。

「報數。」

高個子尙查排行第一，下面是阿龍。阿龍下面是周貴，大鼻趙……

高個子腹着嗓音：「一……」

——二——三——四——五……

第一百八十一是一條衰弱的發抖的聲音。

「哈哈，那是乾蘇，一聽就聽出來！」

第一百八十二——胡菊。

「嗨，這小子，姑娘家似的，又文又弱——你聽他，一，八，二！」

「哈，哈，哈，……」

報數停在第一百八十三上。第一百八十三名是農戶的兒子大寶。

羅三站在他們面前。

「講起來，我是，」他說：「不配作你們這一次去攻擊前面村子的敵人的領導的，可是，你們又沒有誰願意出來領導。我兄弟呢，不爲着什麼好處，也不爲着有什麼企圖，這完全是我本性願意——我瞧不過，不高興將難過的事情留在心上。你說敵人？我要去打倒他，所以出來！」

爆雷一樣，三百多條手掌拍着。

「至於你們，自然有些也許和我是不一樣的。你們有些爲了給弄散了家，有些逼得走頭無路，好！喫着苦頭的大約都想跑來找仇報，今天便是咱們去找着仇人的日子！」

掌聲又狂喜的響着。

羅三將拳頭捏得格格作響，對準那密雪的空間揮着。

「好了，我不多說了，在今晚，我們比先前一樣，我們更要拚出蠻勁去跟敵人死拚的！我們不拚，我們不久便會滅亡了！飢餓已經到了，糧食吃光了，列位是知道的……那是我們所以要聯合了老獨的隊伍冒雪合攻的最大的理由——弟兄們，討厭得很，我不多說了！十二點鐘得趕進那面村

子！……喂！……」

於是，槍刺的寒光在雪花里閃動了。

今天的夜里，誰的心都是興奮的，誰都預期着一場兇猛的戰爭。

其實，農民們的心並不是偏狹的，心中雖然在懷想着當妻子或他的家人怎樣被敵人殺害，他也怎樣去殺死他算是報仇。倒還念着他們的故鄉，如何可以回復從前安樂的生活。對於戰爭，流血，他們厭惡的。他們沒有想到平白地拿起刀來去插入人家肚子去。

而這時胸坎——整個的念頭，是充滿着興奮和殺氣。

羅三走在尙查的前頭，舉出左手來揮着，喊道：

「來吧！」

沒有覺得風攪着雪襲撲在臉上怎樣刺痛了。一百八十四人的服裝是不同的，但一百八十四顆心是相同的。前進吧。腳插進雪去，嘎嘎的響着。

沒有痕跡的雪上，第一人走去，就走出痕跡來了。少數人走去，就走出路形來了。整隊人走去，踏成道路了。

雪攪着泥，在腳底下翻着。泥路上沓雜的脚印，做一行迤邐在後面。

黑黑的錯落的人影，刀刺的寒光，步伐的碎聲，在繽紛的雪夜的郊原上。

馬蹄上裹着稻草，免得踏上冰雪去滑倒。背着子彈和給養。

隊伍出了村，曲折的，像蛇一樣。

今天的夜里，一百八十四人，這心頭好像在歸去時的歡悅一樣，連小聲的話也不大講，默默的想着，默默的跋涉着艱難而泥濘的雪途。

十一點鐘，離白狼村四里路。

現在正是兩旁有着崗谷的地方，依稀辨認得出被雪封着的河床，廣漠的雪白的崗坡。

羅三忽然站住叫道：

「停下吧，到前面看一看有步哨沒有？」

有兩個弟兄攜着槍到前去了。

「有的話，就想法給做掉，不能讓逃走！」

這樣絕滅的原始式的荒郊，是沒有可以藏身的，弟兄們就立着休息下來，抖着身上的雪片。一回，又積上了。風，呼呼呼，漫天撲地刮來。對着風，風和雪噎得幾乎張不開口。雪往領子里潑着。

攏在袖子裏的手，捏着槍柄，凍得發麻了。

刺刀上滑溜溜的結着冰。

去的弟兄回來說，二里路之內一個哨兵沒有，一個影也沒有。

「那就好極，該他們倒灶，大約都向火去了吧！……咱們前進！」

蛇似的一行，緩慢而艱難的，又行進三里路。

風雪迴轉着，旋攪着。

羅三總是站在最前頭的。

「好，隨我來！」

槍都從背上移到手里了。前面就是白狼村了。

但前面已經是一個空的村子，羅三他們沒有曉得。

敵人的機槍隊在到村的路的兩旁，蓋雪的河床上面，架好着槍，羅三他們沒有曉得。

現在正看着迤邐的那行黑影移過前面，六挺的機槍的口子移轉來對着。

朱雪齊居然使他們相信了。

弟兄們心中念着：老獨的隊伍也該在村的那面離村不遠了吧。

「是時候了！咱們放二槍！」

弟兄們將縱隊化做橫隊。

于是，這縱隊的兩端是對着埋在雪里的機關槍位了。

羅三將左手兩個指頭放在嘴唇嗚嗚吹着。

「上去！」

一起嗥着。

可是，突然響出機關槍的聲音。

達達達達……

在前的弟兄以爲自己隊伍里的機槍呢！

達達……

一批人像被風吹倒似的跌仆下去。

低埋在對面雪窪上的機槍哮了起來，對着這沒作提防的隊伍作着野性的肆意的掃射。

紫色的火影在那石膏一般的雪地上舐閃着。

人，惶張地，歷亂地，囂喧着。倒着倒着。

找尋這發槍的方向，但見火影蛇舌似的射着，找不到人。

弟兄們沒有規律的沓雜的散開了。

「弟兄們，趕緊向兩旁衝！」

憤怒的喊着的，嗓子都破了。

「衝！」

向着子彈流來的方向。

子彈，掠着耳朵，蘇，蘇，蘇，好像迎面打來的雪一樣。但子彈打進皮膚去，躺下永遠起不來

了。

人臥倒着。一等火影對着別一方向射擊，就爬起來向前奔去。

達，達，達，……

雪原好像要隨着紛沓的脚步崩裂開來，那機槍聲是多麼的殘酷呵。那震抖的搖晃的人影是多麼紊亂呵。突然發了瘋一樣，人倒下去，直殭地躺在雪地上了。

那一夜，惡的命運沒有放鬆他們。

在雪地上抓着。爬近了有十來步距離。

蛇舌似的火影對着地下。那機槍手的黑影從石膏一般的雪壘上面探出來。

十多個弟兄隨着羅三，似風過後的蘆葦一樣直起身來，看見了那機槍手的臃腫的黑影。

羅三掣起槍在左手，野獸一般哮着。

「要活的上去！」

PAR。

盒子槍清脆的嘶着。

雪壘後面的人影倒下去了。

弟兄們咬緊牙齒，刺刀向前，奔着。

「殺！」

PAR, PAR。

達，達，達，達……

了。
誰最先跳近機槍手的壕溝，火影又抬高着平射起來。沒有奔撲去，張着兩手咕咚一聲朝後栽倒去

第二第三個也橫七豎八的跌仆着。

鴨舌帽的影子拿起盒子槍，瞄準匍伏做一團的機關槍手。
拍。

機關槍手往上一彈，似乎劇烈的震動了一下，一霎間調轉着槍口。
達，達，……

羅三覺得小腹上面緊辣的刺了一下，似乎有什麼滑滑的東西通了過去。

正要跳下壕壘去的立在石膏似的雪塊上，高而黑的影子搖晃着。

他閃避什麼東西似的扭轉着身軀。

將手一揮，跳下機槍手的身旁去了。

機槍手搖顫着立起來，誰湊過槍柄來敲碎了他的腦袋，滾倒在另外的屍身上面。

機槍害怕似的停止它的嘈叫了。

活着的，挺進去肉搏。

那雪原，雪的壕溝，石膏一般可厭。在上面，一些人進行着最後的格鬥。在那上面洒着從憤怒的筋脈中流出的血液。

「殺！……」

結着冰的刺刀從胸膛拔出來的時候，血漿隨着雪花一同濺開去。

在逃着的機關槍手拔出手槍來還擊。

從剛倒下的屍首上爬過去，刺刀劈進他的頸子去了。

咬着牙齒的哮聲像狂捲着的風雪一樣，是沒有理性的、瘋狂的、悲哀的。

那一夜，一百八十四人生還了七個。

那一夜，雪的郊原上洒遍了血。風攪着雪，悲哀地嘶吟。風襲撲着，將雪漫天撒地的撒下，一片接着一片，一層壓着一層，沒有止休。雪將血遮蓋得找不出痕跡。雪堆積上弟兄們的屍首，粉飾得石

膏一般。

遲遲的黎明還不肯在雪原的天幕上發光呵。

十七

十天後。

恐怖的厭人的風雪終於不忍一任這樣的放肆，於是讓陽光也稍稍的露露頭面了。

天色仍是陰霾的，覆蓋着白色的石膏一般光滑的雪野。

正午的時候，衰弱的寒冷的太陽，從那灰色翳翳的雲影背後探出臉來。白色的平原彷彿受驚似的，到處泛着玻璃一般晶閃閃的光芒。但太陽好似怕羞似的，總是才一露臉，就又藏進雲背去了。

那些日子，人也像冬藏的蟄蟲一樣，蜷伏着起來，在膝頭上做夢着家鄉，對於怒掃着的風雪早感到厭倦了。偶爾靜靜的坐着，在前面坐着的人，或是想着心事的，或是露出着饑餓的神色的，早也看得感到厭倦了。

在蘆蓆的簷上，冰柱一根根水晶簾子似的掛着。

日子是艱難的，但現在因爲不是在家鄉。地上日夜煨起着火。踏着雪，到河溝上，拿桶底敲開着冰。沒有水，帶回着冰塊，投在鍋子裏面。

「什麼天！這是居心的……災難，記得光緒念三年——」

老太婆的手凍得抽裂起來了。頭上裹着風兜，祇讓那混濁的多淚的眼睛，和通紅的鼻子露在外面。

「那年的雪也沒有這等大呵。烏鴉凍得倒在地上，隨便你去捉……你說煮開了的水吧，潑出去，到地就變做冰了——哼！」

饑和餓相逼着，肚子中的吼叫和那鍋子的水沸聲是一樣的。而且，雪雖止了，陰霾的天氣却加重着刺骨的寒冷。

風，若有若無的颳過臉上，比刀刮還厲害，生疼的地。

老太婆們說：

「剪個和尚求晴吧，天看樣是不會好了的。你看天的四周堆滿着黑雲。」

於是找來了黃紙，用剪刀剪起人形，到那破殘的牆壁上面貼了起來。

風撩着牠，膜拜似的一上一下撲着。

天終於晴起來了。郊原上的小樹孤零零地從雪地探起身來。枝上的積雪順着杖枝流着。烏鴉結做雲陣飛來，在白氈似的原野上噪聒，用伊鐵鈎似的嘴子啄爬着雪地，想從底下翻出一點食物來。

想在那樣深的雪地上面挖掏出什麼呢，現在什麼也沒有，種子尚埋在地裏，萌芽還不到時候。小河上再聽不到淙淙的水聲，到夜又結起着根深蒂固的冰了。這冰，要等到明年春天才肯融解呢。

那自然一樣，一切生物都是饑荒的。

他們老是絮咕着說：

「死去吧！通通的。這年頭有什樣活頭。人心通通壞了。你就看，眼前的事，我們喫着什麼？」
不是他們會去喫過賑粥嗎？

老年人幾乎要將掌子都拍爛似的說：

「滾他嗎的，你自己藏了起來好了。不過，到明年回了家鄉再種出東西給你們喫是豬狗養的。乖的，我們還是掏些野菜來充饑吧。」

這裏自然有道理。鄉紳們，爲着認攤賑物的不勻，於是火拚似的誰也不管起誰來了。

至於村長先生，是早經聲明，已經拿不出來的了。

其次是紅鼻子老丈，寫出過二十擔穀子，到現在還使他想起有點心痛。

第三位捐了五擔，回家馬上將倉穀分開寄存在別人家中。

於是拿肚兜翻轉，獻給別人看道：

「我現在也沒有了呵！」

難民們第一個星期喫着兩碗粥，第八天起吃着碗，兩個星期後他們在水中撈着米屑。

可是，老頭子和小孩和婦人們是做不出事來的。他們「養家」的人捐槍桿去了。剛剛下起雪來的那幾天，他們到紅鼻老丈家中去吵着的。但不說也可明瞭，這事現在正糟糕着，發賑的意思又消沉下去。

難民們現在居然也忍耐起來了，曉得這樣苦苦的求着，希望老爺們去養活他們，決不會長久的。自己的力養活着自己，才是長久的。

「等日本人走了，回到自己家去吧！」

他們的期望就是等待他的兒子，或是丈夫，這次擄了槍桿子去獲得勝利回來，他們安份的去做工或是種田了。現在他們似乎甘於忍受一切。

不料這裏暴跳煞了一位國柱先生。

停止發賬那天，他跳到村長面前不顧一切的叫道：

「那真是毫無理由！都是一點都沒有心肝的東西！中國人做事老是這樣，有了頭兒沒有尾兒的。你叫他們以後怎麼辦呢？你們早說要中途停止，何必頭先要答應下來呢？哼！」

唾水飛濺得老遠。村長將埋在黑羔皮大衣領子裏的頸巴扭着，抱歉似的小心笑着。

「你也不能怪我，他們不肯拿出來有什麼辦法。」

國柱將手杖在門限上敲了一記，彷彿要找老子打架起來。

「我問，誰先吝嗇起來的？」

村長仍然笑着說：「總不是我。你也曉得，我要有，我早拿出來了。至於他們吝嗇不吝嗇，這裏是別人的村子，不是白狼村，我能去奈何他們？唉，國柱，那事現在覺得，討厭是討厭的。因爲，看模樣供給他們下去確也難。叫他們回去能够種田也不知要到何年何月。」

村長先生是服從太太的命令的。太太對於賑濟那類事情是反對的。這時期村長正在「不能出錢便當出力」，太太在房間裏下勁的狠狠呸了他一頓，自然不好反對了。龐學潛對着國柱說太太的意見這樣這樣。國柱奇怪起來：

「真是昏蛋，她也那樣不明白嗎！——」

拿手杖撥着地上的石子，便沒有話了。

國柱先生於是煩悶起來，最難受的是沒有一個商量的人。現在並且也想起了朱雪齊，對於朱雪齊，那次他獎了他一頓，弄他加入了游擊隊，他非常感到對他不住。一路走一路想着：

「那傢伙，恐怕在路上，跑就跑死了吧！」

可是，不曉得在戰鬥着的人現在情形究竟怎樣，那裏沒有消息來，大約他們都凍死了吧。凍死，是有可能的。就說國柱，身體被圍裹在厚厚的大衣裏面，還是感覺着冷得難受。

「唉，難民……」

國柱痛心的將頭搖着。

沒有法子，他想。躲在火盆邊烘着手，不出去了。他想：獨木不成舟，要是朱雪齊在這裏，多少比不在這裏爲好。他們可以討論討論。朱雪齊不是已經聽從他的勸告，轉變意志了嗎？你看不是積極的而且上起前線來嗎？國柱，他問自己。你在這裏做什麼呢？

國柱先生險險發出神經病來。他跑到蛤蜊窗邊，拿眼睛抖在破損的格眼上面張去，雪正沸沸揚揚

飄着。在帳竹上他抓得一頂雨帽，撐着手杖就走。

走到門口。門口站着一個人，顫抖地鼓起着腮幫。

「往哪兒跑？」

國柱先生正沒好氣，將下巴一掙，想從身邊擠出去。

村長太太迎頭攔住他，手卡在腰裏。

「什麼，你是大學生了，我不能管你了嗎？」

國柱沉着臉，哭出來似的笑着。

「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訴你。」太太流露出一種笑嘻嘻的難於掩飾的神情。

國柱仍然不作聲，皺住着眉頭。

「你有什麼不快樂嗎？」

國柱直着頸巴答道：「沒有！」

太太毫無感情的笑了笑，牽着他的手杖拉回到火盆邊。

自然肚子中一百個不自在。可是，這也沒能奈何啊。村長太太打身邊取出一個紙包兒，用牛皮紙包着的，上面用橡皮帶子十字交叉繫着。

「國柱，你猜這是什麼？」

村長太太肉嘟嘟的笑着。似乎想引起國柱的好奇，頂好是他來奪取。她把這紙包往背後藏了一

藏。

國柱沒有動，她只好自管將紙包打開來，一面說：

「你不會猜到的，國柱，我也不會猜到的，昨天接到這包東西的當兒。打開一看，我就曉得了。倒是歡喜得你老子，簡直跳起來了。他說……哦，你看吧。」

在國柱的眼鏡片前，遮着一張卡紙，那卡紙上面貼着二人合照的相片。

本來國柱先生預備什麼都不要看的，取着消極的態度，閉好着眼睛。村長太太站在他背後。

「那是誰也想不到的。你爸爸高興得發狂了，國柱，你看，那人模樣兒怪俊呀。」

一聽，「怪俊呀」，村長太太從來沒有稱讚過誰俊。這是誰？

太太拿相片抖在國柱眼鏡面前。國柱猶自看不大清，接來拿在手裏。

那是一個半身的照，左前面坐着一個女人，似乎走了樣兒，也似乎年紀輕了些。

太太從肩上插過胖藕似的手來，指着說：「你看，翠荷那妮子照在相上，更模樣得多了。」

翠荷的肩膀攔着一隻手，手戴着白的手套，攥得緊緊的，穿着軍裝，腰眼頭掛着長指揮刀，胸膛是挺挺的，面孔是白白的。

那人在拍相的時候，大約格外要顯出他是英俊的，從眉毛到耳朵都用勁裝出「自然」和笑來。

「他是誰？」

國柱死死盯着那軍官帽簷底下的白面孔。

「他嗎，你看是誰？」村長太太反問着他。

國柱先生沉悶地又看這照片一眼。

搖着頭。

村長太太笑了起來。

「傻孩子，你真是再胡塗也沒有。你也這麼大歲數了，一個姑娘家同一個男人在一起拍着照相，你想這男人是誰呢。國柱，想想看。」

國柱拿着照片淡漠的推還給她。

對於翠荷，國柱是早經不去注意的，像他注意社會政治學而不去注意旁的一切一樣。他說：管她吧，整年在外面混，誰曉得她。這時自然也如此，管她吧，誰要曉得同她一道拍照的軍官是誰，不過當然也疑惑的。

「她怎麼混熟了一個軍官？」想。

村長太太沒有預期到國柱一看見照片會虎的跳起來那樣快樂，倒生起氣來。

扯起照片，哼了一聲，手卡在腰裏。

「你算是外國留學生了，你可以瞧不起一個軍官了！」

國柱非常奇怪。「你從什麼看見我瞧不起他呢。你要我怎樣呢？」

看樣國柱沒有同老子鬧架，同親娘會鬧起架來了。他倒立起來，想起一事，氣虎虎的對着村長太

太。

「我却想請問一件事，他們開始不發賑粥都是爲着你——這到底是怎樣說的？」

村長太太一聽，怎樣說的？彷彿一隻受驚的鳥似的向後縮着，但現出着堅決的神氣。

「是的，就說是我叫他們不發的！我阻止他們不必繼續着發的！」

國柱重新立起，抓着雨帽放在頭上說道：

「那也沒有關係，請你們等待着難民們自動來取你們倉庫裏的食糧好了。」

「你說什麼？」

「他們不會白白餓死的。他們到餓得發慌的時候，本能地會做他所要做的事情。」

國柱撇轉身就走。

關於村長太太同少爺衝突的事件，自然不止這一回。但這一回，情形雖然尋常，可却鬧大了。村長太太一找到村長，就拿指頭指在他鼻頭上，欣着鼻門叫道：

「你好！你好！」

村長頸頸往後仰着，莫名其妙。

「是我叫你不寫捐簿的嗎，是我發起不發賑粥的嗎？你有你就拿出來！你有？岳家倉庫的東西，你好意思叫他拿出來嗎！連國柱也指摘得我好！嘿，你們真是一窠兒裏貨色！」

抱着照片，倒到床上，痛哭去了。

過了好幾日，村長先生坐在家裏，忽然有幾個鄉紳來找着他，面色有點不大高妙。

「有一百幾十個從此地去的農民合成的隊伍，聽說忽然被日本兵盡數殲滅了，這事你知道嗎？」
村長好像通體打了一個寒噤，跳將起來，眼裏閃出光說：

「什麼，請說得清楚一點！」

紳士取下風兜，彈去上面的雪片。說：

「照我們料想，這事是不會真的。因為好久下着雪，所以那裏情形不知怎樣了。今天有人傳說羅三帶着的人，原是約好着老獨合攻白狼村的，不知怎樣反被一古腦殲滅了，逃回來沒多幾個。但老獨也去攻的，遲了一天。現在就是聽說要將那些屍身弄回來埋葬呢。」

猴兒面孔似的老頭插嘴道：

「要是真的，可討厭了，你說怎麼辦？」

大家吃驚的是這樣事情發生得太過離奇，因為從來沒有聽說過一百幾十人被一次殲滅過的。大家以為龐村長的耳朵比較靈敏一點，所以來找他。沒有曉得村長爲着太太，多天不會出去了。就是國柱，聽到這話，也着實痴迷地怔了一怔。

「不會的吧，一百幾十人整個的滅亡，這不是一件小事！」

紳士們，連龐學潛也在內，望着國柱，似乎都相信這外國留學生的話比較可靠。一百幾十人整個的滅亡，這不是一件小事。

這些日子，拿難民們吃飯的事情丟在腦後了。跑到鎮上去一看，難民們也幾乎拿吃飯的事情忘記了。

有些老頭們在微弱的陽光下聚做一堆向西眺望着。

一個跛腿的傢伙從石膏一般雪地上拐過來，自言自語道：

「不會真的，我敢賭誓。這裏有許多人的兒子，許多人的丈夫，你說怎麼會一古腦死掉呢？」

「老叔，人人不相信，我也不相信呢！」

那女人，正被白得耀眼的雪光照暈着眼睛，手中抱着紅風帽的孱瘦的嬰孩。

在向西眺望着的老頭們，什麼也沒有看見。看見了的，是平漠的雪原，和跟陽光分界的低垂的冬雲，以及那被雪封沒着的醜陋的頹垣與殘壁。

沒有證明這謠言是從哪裏來的，但人人這樣說着。

村長到難民區走了一轉回來，對大家說：

「根本是謠言。這裏的人誰曉得比那裏還清楚呢。完全靠不住的。」

再好也沒有。紳士們恐怕又提到捐穀發賑的事，趕緊穿起雪靴走了。但國柱先生有足足兩個晚上害起了失眠，那道理是難於分析的。

「雪齊當然是完了！」他責備自己說。「爲了我的一句說話，獎了他。」

國柱先生真地非常苦悶，而且也變得孤獨。

那一天夜裏，國柱已經睡熟，忽然聽到一個奇怪的聲音，把他擾醒。

「怎麼樣，國柱，好嗎？」

國柱覺得那聲音好久沒有聽見，而且是相熟的。性急地在枕頭底下摸着眼鏡，翻出身來。他近到正坐在床沿的人一看，意料之外驚叫起來。

「啊，雪齊！呸，你！」

這裏也要申明，當然不是神話，也不是靈魂顯形的故事。這裏是朱雪齊。

朱雪齊脫開熊掌似的毛蓬蓬的手套，將國柱的手捏了一下。

國柱仍然胡裏胡塗，搔起自己頭皮來。

「什麼一回事！——雪齊，我當做你不回來了。你怎麼回來的？」

「我嗎，跋涉了將近十天。現在剛巧回到你老兄這裏。」

朱雪齊氣色已回復了從前的樣子，祇是面孔依然非常焦黑，肌肉似乎結實了點。

「老兄，」他撲嘿笑起來，「你以為我行軍的生活不能過過來嗎？這當真你料想不到，我混了這些日子，而且沒有一點損害。如果倒轉來你換了我，對不住，恐怕會要壞掉的。」

國柱一嚙噪爬在枕頭邊。

「你沒有損害，你怎麼會回來呢？」

「是的，這是在半月以前。因為我實在覺得無趣，跟着他們。我跑了許多路去找着他們，一看，

竟是糟糕得很。他們根本沒有發展，沒有組織。他們缺少槍，缺少彈藥，糧草……什麼都缺少。我想，與其這樣，我在後方工作是一樣的。於是我回來了。」

「你是找着老獨的隊伍的嗎？」

「不，叫做羅三的，從前聽說是木匠，完全土匪似的。」

國柱軟下來，搔了一下頭皮。

「什麼一回事！——你沒有隨着他們上過仗面嗎？」

「怎麼沒有。可是，這一回，我已經決意走了，他們去包圍白狼村。」

朱雪齊說着，想了一想。

「那是我的運氣，」他說，「我一走，他們去圍攻，可是糟糕，却全軍覆沒了。」

國柱跳起來：「那麼沒有假！」

「怎麼會假，」朱雪齊用指頭按着嘴角，似乎要笑，但拚命裝出嚴肅和悲哀。「你想哪，老兄，我走的時候，他們還有一百七八十人。後來我聽說給日本軍隊發覺圍剿起來，這結局，自然你也明白了，不會有半個人逃出來。」

「那麼就是說，」國柱捏着拳頭，一個字一個字咬着，「除了你以外，你是預先走掉的，他們不會有一個生還了？」

「當然。」

國柱先生爬下床來，將衛生絨褲穿上，找尋鞋子。

朱雪齊說：「老兄還想出去嗎？」

給一問，國柱仍然胡塗了。

抓着鞋子說：

「那麼，雪齊，你沒有在路上受到過危險。」

「一點沒有，」朱雪齊閉了一下眼睛，在那件濃厚的皮大氅裏面轉着身子說。「好比說吧，在路上碰到日本兵——你要曉得，有許多地方他們縮短他的防線了，所以簡直好說是不容易碰着。我呢，在一路就攔了些時候。可是，這回回來，你老兄總可以諒解我的一切吧。哈哈，也許我還比你積極呢！」

弄得國柱肚子中滿塞着狐疑。大約他不會講謊話吧，他想。可是，總覺得奇怪。羅三的队伍是全軍覆沒的，而朱雪齊却是會一個子回來了。

「你以後預備在此作些什麼呢？」國柱問他。

「老兄你却問得太奇怪。我當然還是繼續努力，不過我們現在是在後方。」

國柱不開心的搖着頭。將鞋子一扔，坐在被裏。

「告訴你吧，後方也遭了失敗了。他們好像故意跟我搗蛋，或是跟難民們搗蛋。你想，人心壞到如何地步，正在好好進行着濟賑，突然的說：我沒有了！你也沒有我也沒有，人的肚子是肉做的呀！

「——後方工作？請問現在還有什麼用！」

朱雪齊笑得揉着肚子說：

「那麼你老兄正好可以加緊努力呀！」

「努力！」國柱咬緊着牙關哼了一聲。

「國柱，」朱雪齊立在國柱床前，靠得很近。

他打一個呵欠。

「我却有一個建議，」朱雪齊忖思了一下，平穩地規規矩矩的講。「但這建議，我先聲明，朱雪齊根本沒有半點副作用在裏面。什麼呢，就是：在我以前觀察下來，對於你老兄的令姊，你可以同她合作起來的。」

國柱突然翻起身來問道：「你以為她是那樣的人，她肯幫助我辦後方工作嗎？」

「至少可以，我覺得。」

國柱冷笑着。

「你要相信，我以為翠荷那人是不錯的。是的，我和她在一起談話的時候簡直可以說是很少。然而她對於我的印象，總是不錯。」朱雪齊想了一想，又說：「她在你們面前談起我嗎？」

國柱打了第二個呵欠，流出眼淚，開始困倦了。在朱雪齊却完全是一種探試，可是國柱沒有那興趣。

「簡直不必說起。她談起你，又有什麼用呢。我跟她們，也什麼都不談。他們，我們，她們的意見，我們的意見，你明白嗎。我一想起就恨，拏着照片來見我，這些鬼才曉得的事！」

朱雪齊匆急的問道：

「老兄，什麼照片？」

「照片就是她們拍的照片，和男人拍的照片，我不要看。雪齊，就在這裏睡吧。」

朱雪齊還想問下去，可是插不下嘴，心中忽然非常納悶。

次日，朱雪齊醒來，發覺國柱沒有在床上。

國柱從外面跳進屋裏，在積雪的階石上幾乎滑了一交，趕緊將眼鏡扶正。跑到朱雪齊床前，氣吁吁地。

「這事不會料到，竟會真的，確實的！雪齊，羅三這一批人覆沒是真的！早上，有人喊我……現在難民區裏的人也相信了。我跑去一看，聽不清他們說些什麼。可是，據說今天那一批犧牲的屍首會弄到這裏來埋葬了。——」

朱雪齊像昨晚國柱發覺他回來時一樣，突然一跳打被窩翻起來，訝開着嘴巴。

「最多黃昏一定可以證明，但現在已經有人迎去看了。聽說屍首是整數弄回來的。傷和活着的也有幾個。怎樣弄回來呢，據說老獨的隊伍在第二天晚上去攻擊，却勝利了。所以那些屍首，是拏卡車裝着回來的！」

朱雪齊簡直也給弄得胡塗得要死。搔着鬚子，死死盯着庭院中的積雪，沒有一句話。

「真是奇怪！」他呻吟着。

舉出頭來，國柱不曉得在什麼時候走掉。

往常的一樣，他要在無意之間裝做不正經地問些那個女工阿金，關於翠荷的事的。今天一想，穿着那身講究的皮衣不妙，還是改穿從前舊的，皮手套子却戴着。看見阿金來了，於是給她閒扯起來。

「小姐有多天沒回家裏來嗎？」

阿金怎麼說的。阿金豁露着大黃牙齒笑着。

「我想嗎，大約日內要回來一轉了。回來的時候末，你自然會曉得了。那時候，她會跟那個人一道來的。瞧着吧。你沒有看見照片嗎？姑爺是一位面孔很白穿着兵衣的脚色哩！」

朱雪齊立起來抓着她嚷道：

「喂，你再說得清楚一點，姑爺，什麼姑爺？」

「什麼姑爺，就是小姐的姑爺，小姐最近看上的姑爺。太太老爺都歡喜得發起狂來啦。」

舐着嘴唇，一笑，去了。

朱雪齊現在用兩隻手搔着鬚子，在太陽穴上自己又慎重的敲了一記。不錯，這不是夢，而且也不是在前線，是在村長的老丈家裏。要是再推前一天想的話，昨天他在路上。在路上。一心想着翠荷，想着前途，這一遭回去，大約沒有什麼推辭了。他是愛翠荷的。

「什麼姑爺，什麼照片？」

想不出。不是她吧。可是阿金分明說是「小姐的姑爺，看中的姑爺。」而且「面孔很白。穿着兵衣。」

朱雪齊用兩指在太陽穴上又點了一記，半晌露出笑來。

找着鏡子。

將鏡拿開，閉上眼。當然，面孔蒼老而憔悴了點。可是，不很算白，却還算白。

「穿着兵衣。」他也穿過軍衣的，他穿過一身擄來的日本兵身上的軍衣，後來是跟同伙裏的小子趙升換掉的。

大約是自己？

「照片呢？至於。」

朱雪齊的眼睛發直起來，直得好像望着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面孔變得更白了。照片，照片也是同自己合照的嗎？

脚好似踏了一個空，身子往後栽倒去了。

但還好，倒在床上。飯也不吃。心中不知攪着悲哀還是憤怒。重新照着鏡子，連鏡子摔得粉碎。去找村長，村長被鄉紳們邀去商量要事了。至於同村長太太直接談判是不可能的。

「千辛萬苦，我冒那麼大險走過來爲了什麼？」

他照準自己顛幫劈了一個嘴巴。劈着的地方正在發燒，國柱來了。

「雪齊，」國柱大聲喊道：「我們快點參加葬禮去！」

朱雪齊好像沒有聽見，將頭一扭，不管自己紅臉不紅臉，說道：

「國柱，聽說令姊已經跟一個什麼傢伙訂婚真嗎？」

「管她；」國柱含糊糊糊，但面孔現出興奮和悲憤的顏色。「我們快一點去！」

「不，」朱雪齊將國柱的手攔開，心裏有點昏昏沉沉。「我不去。我問你，翠荷是跟什麼人訂婚的？什麼人答應的？請告訴我他們有什麼權限？講到交情，跟她訂婚的人比之於我好到怎樣！不，得請老兄解釋起來。」

國柱吃了一驚，非常奇怪，又氣又好笑。

朱雪齊的嘴角漸漸泛出白沫來。

「無論如何，我之欽慕翠荷，也許，你是曉得的。我得到這個消息，我不答應。我就是要請問，這是她自己的意志，還是老兄尊大人的意志？」

「就是說她自己的意志你將怎樣？」國柱簡直有點忍受不住，霎着眼睛看他。

「就是說她自己？我叫她馬上跟那傢伙退約！」

「可以的。」國柱搖着他肩膀說。「你將來問她自己吧。」

「你老兄難道不同情我嗎？」

「開什麼玩笑呢，雪齊，我們走吧，兩卡車的壯士屍體已經裝來，現在正要預備埋葬哩。」

「國柱，你不要誤會，我並不在開玩笑。你得諒解我，我和令姊早發生感情了。怎麼會得開玩笑呢！」他的口沫好像皂泡似的推將起來，一口氣就要到喉嚨的樣子，說話斷斷續續地：「我決不開玩笑。我爲她，會跑許多許多路去冒險。現在居然回來了，她居然沒有管我，和人家……」

國柱扯着他的膀子，往門外走。

兩人在雪地上到難民區去走着。今天光景有點兩樣，人們會集在曠野的空地上，騷攘而且徘徊着。蓬頭散髮的婦女在人叢裏跑來跑去，面色是頹唐而憤怒。

她們趕上去喊道：

「你看到底完了呀，硬得石頭似的了呀！」

一個老頭子哭喪着臉，背着鐵鍬，從蘆蓆棚裏轉出道：

「人是死不完的，請放心，我還有第二個兒子。喂，老子去埋兒子了呀！」
都是往着鎮郊跑的。

國柱挽着朱雪齊，在那石膏似的鬆軟的雪上走着。「雪齊，這事真奇怪，羅三沒有死，打壞了腰，胸口中了三彈，現在養傷在老獨隊伍裏。沒有死的還有六七個，都是輕傷。現在他們押着車子到了這裏。」

朱雪齊心不在意的說道：

「女人的心真不知是怎麼做的。……」

國柱險險滑了一交，哈哈大笑。

「女人的心是肉做的。我也沒有反對，也沒有讚成。你爲什麼弄錯目標同我訴苦呢！哈！」
現在是到了郊外停放着屍體的地方了。人們正密密的擠着。另外一塊地上聚着些人，正預備挖出一個極大的墳坑。

生硬的凍着的屍首，一具具從那土黃色的卡車上搬下來了。

生硬的凍着的屍首，和新鮮的活着的一樣。也跟那安息的時候一樣，搬下來以後，排列在平坦的石膏一般的雪地上去了。

凝凍的血火漆似的沾在光潔的雪上。

在卡車的旁邊放着條凳，上面坐着二個用布帶絡着膀子和包着頭頸的人。

背後有人說：

「那也是子彈生好着眼睛……」

老太婆抖簸簸撲到二人跟前問長問短去了。

第三個，連汗毛都沒有擦傷一點的和尙頭阿龍在那裏咿哩哇啦嚷着，不知講些什麼。

一個坐在牆背後，剝翻着上衣，驗看蟲子的白鬍鬚老頭，將棉衣提在手裏胸骨稜稜的走過來道：

「都爛掉的，棺材有麼用，要埋得快一點。一起去打，埋在一起。」

婦人哭起來了，將紅風帽的嬰孩丟在雪地上。從第一個僵硬的尸首找尋到最後一個。玄色的破裙子在風中捲着。

正在噙咳着的嗓子嚷道：

「哭呀！有什麼用哩！一轉眼就又投胎了來。到那時，依舊是些硬漢呀。」

雪野是靜靜的，穿孝一般，被衰弱的太陽蒸晒着，癱懨懨地。孕育着風雪的雲正橫在地平線的盡頭，

雪野，是可憐的。橫着一長排尸首。女人們胆怯而悲哀的哭聲傷風症似的延長着。

朱雪齊一目在望的看了一下，立定說道：

「回去吧——我還有說話要同你老兄長談。」

「呸，你看他們不是都在那裏嗎？」國柱忽然將手杖往那面一叢的人指着。

不錯的，那裏村長先生和幾位紳士在作着深談。村長先生延開着嘴巴，眉頭打緊，時時將手攤開來。紅鼻老頭戴着紫緞的風帽，雪靴的上面罩着膝褲筒子，咬着菸管。

六個人正在飛舞着鐵鍬挖着一排很長的平寬的坑穴。

糕粉似的雪和着泥堆起來了，上面也立着兩個人。一個絡着一條膀子，一個用棉花圍裹着頭，露出眼睛。

朱雪齊躊躇了起來，大約想回頭走了。國柱說：「對於此事，我看他們怎樣善後的，走去吧。」

人叢裏有一個人看見了他們，用手一指說：

「哪，小村長先生來了！」

龐學潛以及紅鼻頭老丈等都回過頭來了。在坑邊，紛攘的一羣馬上將他二人包圍起來。

村長發肝氣似的灰沉着臉，認準着國柱。

「喏，你看，這事不是晦氣，竟會整批的死滅的，糟了呀，國柱。誰想得到發生這樣的事呢。而且，糟糕的是，爲數不小，一百幾十人哩！現在有什麼辦法，方法也討論不出！我說，姑且埋掉，舉行一個葬式。這裏你大約看見了，除了羅三和還有一人正在養傷以外，到來的有五個人，就一起做一個儀式吧。雪齊，至於你，你是參加過他們的戰鬥的，你應當……」

朱雪齊正在歪着嘴一笑，想看看這到來的五個人，眼睛從人家肩頭越過去，忽然大吃一驚。

面孔掩飾不住驚惶。

絡着膀子的人擠過來笑嘻嘻的站在他面前。

「認得出我嗎？」

朱雪齊向後倒退了一步說：「哦！——你是小胡，胡菊！」

當然的，她笑起來。

「你想得到我們還有活着回來的人嗎？」

朱雪齊噙張着嘴唇，好像突然失去了知覺。

「小豬！」

胡菊俏皮地喊他一聲，踏着長筒靴子走過來。

「我總覺得很奇怪，我以爲我們碰不着你了，或是你永遠碰不着我們了。是不是？」
現在也揩着風霜的而是青春的臉，在笑嘻嘻的背後露出嚴肅的詰責。

朱雪齊心神不甯的向周圍看望一下。他直到現在才確實的清醒，他怎麼會隨着國柱跑上這兒來，他是在跟國柱吵着翠荷的事呀。

「小豬，」胡菊說：「叫你們送消息到老獨那面去你幾時送到的？」

朱雪齊拉長着下巴，在他，大約想裝出從容的笑來。可是不是笑，好像祇是頰肉在那裏動了一下。

「你的消息後來就送到這來嗎？」

胡菊跑得離他更近了點。那女性的貓似的大眼好奇的發着光芒。

朱雪齊嚙嚙着，低聲說：

「——後來因爲中途發生了事情，你沒有曉得，一小隊敵軍發現了我們兩人，窮追起來，開着槍，於是我們就走錯了路了！——」

「哦，金桃也走錯了路了！」

「他在我後面，被射中了一顆子彈。」

「哈哈，你的說話不壞，你够聰明。我問你，可是你又怎樣找着到這裏來的路呢？」
在旁聽着的人誰也都搔起頭皮來。

「這到底怎麼回事呵。」

朱雪齊的面孔給雪光映得分外的柔白，鼻端上正沁出着汗珠。

國柱瞧着朱雪齊。朱雪齊垂下頭來。但他勉強望着胡菊。

肩膀上忽然被人拍了一記，阿龍走過來也對他笑着。

「唉，倒你的霉，又碰着在我們手裏！」

朱雪齊卑謙的笑了笑，在肚中搜刮着對付的法子。

「其實也沒什麼道理。唔，是的。真是巧極了。我身子不好。今天你們舉行葬禮。國柱，你不走嗎！不錯，我想走了，各位，因為有一點事情。……」

阿龍走過來吐了他一口唾沫。

「活見你的鬼！你還想回去嗎？」

朱雪齊居然將眼睛一睜道：

「怎麼，難道那也干犯自由——這一批人的死是我叫他們死的嗎？」

胡菊格格的笑。

將沒有傷的那手一揚道：

「不要跟他講，請大家看看這位殺人的兇手吧。這裏那個就是殺死一百幾十人的兇手！喂，帶過他來吧！」

朱雪齊掙扎道：「什麼！……國柱——」

女人跟老頭子們通通擠過來了。

龍蝦眼踮起脚尖一看，嚷起來。

「那是教會裏的壞蛋傢伙呀！」

年老的女人哭着，舉着手在人叢裏舞着。

「跟他講講理吧。跟他！拉他出來呀！」

朱雪齊昏眩了，抓住國柱。

「國柱，這真，豈有此理！國柱你給分辯一下！」

往背後躲着。

國柱舉出着手杖喊道：「大家靜些！不必……喂喂，關於雪齊——」

手杖被幾條膀子劫去了。有誰揍過拳頭來在他面前一晃，國柱嚇得將頭偏去，摸着眼鏡，沒有打中。

人叢紊亂起來。村長的手痠攣着，呆得像一段木頭。兩位鄉紳只曉得搖手，將紅鼻老頭蹣跚地擠到背後去。

嘩，在人們頭上突然一堆白烟發散開來。

朱雪齊頭顱往後一仰，滿臉潑上白色，剩下兩隻難於開睜的眼珠噙噉噉煞着。是後面那個弟兄照準摔來的一包石灰。石灰，預備撒在尸體身旁的。

「哈哈！你看活像你媽的好曹操！喂，你說呀，你怎樣又碰上我們呀？」

朱雪齊想喊救，嘴巴一張，石灰噙進喉嚨去。

村長和國柱兩人舉出手來想叫大家不要這樣，一看不是話，阿龍將他夾膀子抓着。

胡菊將身旁的人推開說道：「來吧！」

「國柱！——」朱雪齊最後喊出來。

被執着的手，掙扎着，到坑的邊上。

「……救命！」

「弟兄們被射殺的時候也喊救命嗎？」

一個跛脚的人性燥地喊道：

「問他什麼呀，送他下去吧！」

胡菊和阿龍將朱雪齊乖乖的牽過來，不知誰人的手湊上一推，打冰滑的坑沿上滾下去了。

「國柱！——龐……」

噙着的含糊的聲調，朱雪齊剛滾到底子，趕緊爬起在坑壁上抓着。

國柱跳前去說：「咳咳！諸位——」

坑沿立着的人一齊吼道：

「討饒的也給拉他下去！」

國柱幾乎撞倒了龐學潛，面色發青，嚇得扶着眼鏡，一溜烟跑了。

七八條鐵鎚一齊揮舞起來。

泥土往坑中掩着。

朱雪齊從泥塊上爬了起來，又被壓下去，泥塊一層加一層從頭上撒下。

紊亂交織着原始的野蠻，而是公平的報復的情緒，一齊迸發了。沒有誰叫他們這樣做，他們本能地這樣做了，他們心滿意足的這樣做了。

「喂，你們爲什麼也讓那小王八走掉，他也是那類裏貨色呵！」

大家找尋着龐學潛，可是他，早也悄悄的溜脫的了。

「應該跟那些兇手壞蛋們一起算一算帳！」

應着的說：

「應該的！一起算一算！咱們一向爲的什麼，咱們吃的什麼人的苦。頭一是敵人，第二是那批壞鬼！什麼老爺！」

「列位，死人的事慢一慢吧，咱們去找老爺們去。」

現在的他們，因為想到着饑餓了。

饑餓，是求生存的最好的理由。

婦人，老頭，老太們，舉出手來呼應着。

「去吧，一向我們養活着他們，現在就算是借點吃吃也沒關係呀！」

不由而然結成的隊伍，在雪地上，分做幾道，向難民區外走去了。

原野的風，襲着石膏似的陰沉的原野。原始式的不平的紛擾在別處進行着了。

十八

積雪現在快融得差不多了。

大約不論在前方，或是後方的人，都盼望着這累人的冬天快點過去。春天總好來了吧？是的，期待春天好像期待食糧或自己的親人一樣。到那時，想想看，戰士們的手指活潑起來了，凍瘡也許好了，行軍決計沒有如先前的困難。至於手藝耕種的人，也日日將眼珠子睜大着，盼望着他們田中的萌芽，怎樣長大起來。

你看那斑剝的一塊白雪一塊泥土的原野，在溫和的陽光底下，含着何等的笑意呵。

這些日子，雖然由牆頭溶解下來的雪水，涎下來就結做一條條晶明的冰柱，可是在躲風的殘牆背後，晒着太陽拿衣服剝下來捏捉蟲子的人逐漸多起來了。面孔也在焦黑的膚皮之下透出些活氣來了。各式的風帽有時在蘆棚的門口招搖。從那臃腫的棉衣裏面伸出手來舒展，哈着搖着。

關於故鄉的消息現在一逕沉沉着。多數人如此。砲聲好久沒有聽見了，有時在上空發現一架飛機。但人們習慣起來了，不以爲奇了。死的恐怖減少了。現在的信念，就是他們應該怎樣，以後怎樣。

是不是長此做着難民呢？

所謂「計畫」，他們也刻刻划算着。一個老頭說：

「沒得話，老是延宕下去，養着我們，是養不了的。頂好的，是自己去做。奇怪，就是他們再藏好着許多許多穀子，難道不會吃光的嗎？」

那一天，一場劇烈的紊亂，在紳士們家中進行了後，幾個人抬動着巨大的石頭將穀倉的門打破了，穀米當衆一升一合分散了。識趣的田主們趕緊將鑰匙爽快的奉獻，否則當面幾口濃痰早狠狠的噴了來。

他們都奇怪的翻播着米粒：「你看，我們爲什麼饑餓，那些穀子都讓蛀蟲吃得發胖了呵！」

自然，到人口裏，也隨就很容易的喫光了。但這樣想着，喫的東西，從哪長出的？傻子，從地裏呵。地在什麼地方？現在是不在他們的生身的土地——故鄉。

於是落入沉思；故鄉又在哪裏呢？

老龍蝦眼也在嚙嚙着了，將細瘦的頸子扭着說：

「哪，現在才料着了，以前通通是錯的。不回去我們做什麼。有些居鄰已經埋在地裏，而且爛掉了。活着的，吃可是要吃的。可是，當地的老爺們不會將田地分給我們種的呀！」

那也是實在的情形，就近都是熟田，沒有墾種的鹽地當然也有不知多少萬畝；可是這些，和他們有什麼相干呢。他們用血汗培養成熟的田土落在敵人手裏，再去墾種那荒涼的無人的鹽地嗎？

一位善於抄近路想的患着腳氣的傢伙，非常有把握似的對大家說：

「我以爲，頂好的是，大家通通地去，請求當地的老爺們，叫他們安插我們，叫他們的佃戶將田分給我們種。」

龍蝦眼現在也撒頭撒尾的有着如下的主張了，立起來揮着手臂說：

「對是對的，老弟。可是，你說這話，就够叫我的手掌擦你兩記耳刮子。我們叫老爺們去安插，許會安插的。譬如說十畝的田分四畝給我們種吧。現在大家沒有法子了呀。可是，你當做這樣好過日子下去嗎？老弟，告訴你，家鄉的田，不知要比這好幾倍。你想不回去了嗎？」

腳氣病的男人捧着肚子。

「那當然。回去是要回去的。可是，怎麼回去呢？」

是的，老龍蝦眼明白他說這話並不是居心反對他。那地方現在不能回去呀。戰爭在就近日日進行着。可是在戰爭中是不能回去安心耕作，安心過日子的。

龍蝦眼於是鎮靜了片刻說：

「唔，不錯，戰事正在瘋着哩。」

就是在那些繼續不斷的苦鬥下，除了軍隊的跟敵人正面戰爭着之外，游擊隊們當然是活躍着的，在沙澄河，在白狼村，在大旺村一帶戰鬥的不止老獨一人的隊伍了，很多的隊伍作戰着呢。雪逐漸溶着，道路現在雖然泥濘難走，一次兩次有人將消息帶去，也有人將消息帶來了。難民區裏的老頭聽

着，就嘻着掉落去牙齒的嘴巴，一個一個傳說着道：

「喂，羅三的隊伍一出去就盡數受害了，老獨的倒打得很好哪。」
有幾次，難民區裏的人們好像瘋着一樣。

「有趣極了，日本的隊伍也會有全軍覆沒的日子嗎！哈哈，真是有趣。」
那時候，歡喜的當然不止是他們，伴送着一百幾十屍首到後方來的生還者——那五兄弟，是也感到喜悅的。

現在的胡菊天天陪伴在母親的身邊，一面養着傷，一面傾聽着老獨的消息，預備等過這個冬天再到那裏去。

母親看樣子不會好了。誰說肚子只有一天天膨起來會好呵。藥也沒有。藥是有的，可是拿什麼去換呢。到夜裏，老模樣，胡菊在床邊坐下來，凝神壹志的給伊講着這幾月來在游擊隊生活的故事。胡大耳總是找些藥草投在鍋子裏放到篝火上面煮着。

貓姐是不能動的，這一個冬天沒有起過床，在那風雪一吹便要作漏的蘆棚底下。伊的身上大約生遍了蝨子了吧。那條被褥也濕臭得不堪了。貓姐的神志是清醒的，終日想着心事，將朗朗的眼睛開着。

唯一的反覆不斷的說話就是：

「我們在自己家裏的屋子沒這般漏吧。」或是：「我們的彎角（黑花羊）又生小羊了吧？還有我

們羊棚邊的山茶應該開得好好的……」

伊更醒覺的翻過身來說：

「菊花，你猜我們到底能不能夠回到家鄉？」

那是一個道地的懷鄉病者呵。胡菊勸她了；老是空唸着，有什麼用呢。

「現在戰爭還沒有停止，到那時我們當然要回去的。媽，你沒有看見許多人正在那裏出力嗎？」關於女兒到前方去作戰的事，又加重了她的牽念。

執着她不會受傷的那隻手。

「菊子，你怎樣混過來的？以後怎麼我也不放你走。」

裝出聽話的誠懇的樣子笑着，點着頭。

頭些日子，左膀上的傷處，伊不願讓人瞧見的。天氣過於冷，不能換布，紅腫起來了。但伊自己堅信，骨節是不會斷的。而且子彈在打進以後，馬上從腋下穿出了，所以並不擔心。隔些日子，在傷着的地方生出了肌肉。是紅紅的肌肉，子彈的入口和出口都結起蠶豆似的微滲着濃水的疤來。

對於傷處，好像肉體以外的東西，一點沒有感到痛苦。

對於精神，是痛苦的。路途的跋涉，遙長的日子，這家鄉不是自己的家鄉，一想就愁恨起來。

胡大耳從棚門下僵着頭走進來，打皺着老愁的顏面。

「好吧，人家都將吃的裝進肚子去了，搶來的可也化得特別快呢。現在快也完盡了，什麼都沒有

了，後些日子更不知怎樣了。」

他是想法從別一個棚子裏去借糧來着的。

胡菊一聽，生掙掙的立起說：

「對了，這個事情，昨天才想起，我們必須去跟當地的村長老爺們商量商量，就是：我們不能活了，可是我們也不高興去白吃他們，我們要求他們給田地我們種。」

胡大耳淡薄的一笑說：「孩子，人家早這樣給打算着了。他們的地皮早有人種着了，我們去種什麼呢。我們去一種，他們就少起來哪。」

那個飛扯着她的眉毛，想起覺得奇怪。

「他們不是有許多空地嗎，拿我們村子說吧，就近空着沒有開墾的鹽地不知多少。他們握着許多現成鹽地。難道捨不下讓我們去開墾嗎？」

胡大耳將頭一擺：聲氣非常不好。

「好了，有的，就說。可是盤成牠熟地，得多少時候？」

「唔，我以爲你要發火哩！」倒笑起來。「可是也不是慢慢的來嗎？我們家鄉的熟地以前不是草也不生一枝的鹹地嗎？後來怎樣生起莊稼來的，請問，你這樣一說，我就越覺得是可能了。去跟他們要求呀。好極了！辦法是便當的，我們在墾種着生地的時期，就是輪流着去使用他們的東西，和吃他們的東西。」

當時，胡大耳僅僅等了一聲。半個月過去了，飢餓又逐漸熬逼到眉毛上來。但離春日的時期還遠。又下過了一場雪。人們到底忍受不住了。一想後來的日子，難道真的僅僅爲着期待死亡與飢餓到來？就忍受不住，跟當地的老爺們提出着條件了。

第一，允許他們種那荒着的鹹地。

其他是沒有條件的。也許三年，也許五年。到盤熟的土地長出莊稼來了，他們當然自立了。中間便不得不借重他們一切，而且吃的也要他們負擔起來。

老爺們在肚中盤算一下，好是好的，可是有一樣事不大好。

那事情就是負擔的日子太長了。

例如，龐學潛的老丈對此就是頭一反對的人。可是也有道理的。村長太太曾經教訓似的露着牙齒對過紅鼻老頭說：

「對不住，你自願要扳着石頭往腳上壓，你就答應好了！五年，五年不是一天！譬如叫你捐出十担穀來可又累了多少？」

紅鼻老頭一想不錯。龐學潛也覷着太太的面色相幫說：

「不要去睬他們罷。但自然這不是我們的村莊，不能做主。總之，或者也好。由你們去。」

這樣一來，事情僵着了。好，一樣計畫也不成？他們自願去墾種荒地了，勞你們又在反對？苦悶着的國柱更加苦悶起來。

國柱倒是非常希望這些計畫成爲事實。可是現在，他分明曉得有母親在那裏阻梗着，事情永遠難於成就的。

國柱在房裏躲了兩天，忽然氣沖沖跑到母親面前：

「我沒有第二句話，有一事請你答應我，不然的話，從今天起，我打算離開這裏！」
村長太太看出他的臉色不大好，青着，好像喝了燒酒一樣。

「國柱，爲什麼？」

「好比說，你們不發給他們賑粥吃吧，他們會自動打開着倉房來拿的。現在雖然沒有什麼拿了，可是你想想看，人到餓的時候，到底什麼都做得出來呀。現在好好的鹽地，放着幹嗎倒不肯讓他們去種了呢？試問，到了那時，田土熟了，你們不是仍好收取他們的租嗎？現在借給他們的東西，將來不是仍好照價討回嗎？」

太太的手一擺，預備說話，國柱趕緊放高着聲音：

「你聽我說完話！好，你們田也不讓他們種，吃吧，也不給的。好，完了，如果說沒有轉腳。可是我的意見就是說到這裏，答應不答應由你。明天我上城，離開這裏了，我也不再想看你們了。」

「預備上哪去？」

「上哪去，」國柱沉着臉：「以後就請別管我，永遠不回來了！」

太太彷彿打了一個寒噤，兩隻手抖着，恐怕國柱會飛去似的，跳前去抓着他的袖子。

「心中不舒服嗎？有什麼事我們好商量呵！」

國柱心中暗暗發笑：來了！

於是把計畫大約的說了出來。太太皺着眉頭，不能不答應。否則他要走了，永遠不回來了。

隔了兩天，鄉紳們都給說得心動起來了。龐學潛也在裏頭出勁的鼓動着。也好，如果這裏能夠開墾成功，他預備培養出它一個地盤來。於是趕緊號召着開了一次會議。

開會的一天，老爺們都到了。難民區裏有些老農戶也請來了。阿龍胡菊他們也請來了。

國柱被推做主席，忸怩了一回，立起來講道：

「我們應該將土地公平地劃分開來開墾着。我們論人口多少分配田地，力量多的就多種，少的就少種。我們頭一步計畫就是要將界限分配得停停當當。可是力量，是大家相助的，合作的。不讓誰去湊現成的。」

老頭子眉開眼笑，有幾位隨和的紳士從袖子中拿出手來拍着。受傷的弟兄也滿意的笑着。

等拍掌聲停了下去。

「當然，去開墾一片鹹的荒地，非常吃力呀。可是，大約也不難到怎樣的。這裏完全的重新創造起來了。這裏，經過列位流汗和力氣，我相信將來一定是一片出色非常的園地，也許比我們從前的田園都還好。爲什麼呢，列位，你們是吃着苦頭的，現在我們當然在吃苦以後更加去努力了呵！」

拍掌又放鞭砲似的響了起來。國柱在那聲中坐了下去，面孔紅噴噴地。

還有什麼討論沒有？以下就是劃分地皮的事，和幾家担養一家墾殖人的事。國柱先生重新立起說：

「那個事情讓我去詳細寫一份計畫書，到下次開會時再說。事情沒這麼簡單，正多着哩。」
村長先生現在也快樂了，彷彿到從那耕熟的土地所得的收成已在眼前。

「我也預備說幾句：現在雖然打着仗，其實打仗却把我們逼到更非自己努力不可的路上來了。你們看呀，人的力量和元氣是永遠不會完結的呵，誰說戰爭不好呢，抄近說吧，我們現在白着手打算去開墾一片荒土，這也是戰爭，這是和天的戰爭。人的元氣，和野蠻的泥土的戰爭！」

有幾個老頭沒有聽出意思，但仍然拍起手來了。阿龍沉靜的立起說：

「可是我們不要忘記原有的故鄉，我們仍然要回去的！」

「是的，」國柱擠緊着眼珠望了他一眼，「在沒有得到勝利以前，我們當然希望戰爭仍然繼續着呀。是的，我是說着這樣的話：不能耕作的人去搶槍桿子，不能搶槍桿子的人去耕作。哈哈，不是好極嗎？」

詳細的計畫書，國柱去草起來了。對於朱雪齊被埋後的悲憤，好像突然失落似的忘却了。眼看春日快就要來了，但雖然龐村長也相幫着他，二人辦起事來，仍然非常之慢的。

「唉，糟糕，缺少相當的助手呀。」

可是，勁是仍然出足的。村長太太說，叫翠荷來相幫吧。翠荷怎樣說，帶信來說：一個軍事機關

裏正需要一位能够翻譯日語的人才。村長太太笑出兩個酒窩對國柱說：

「國柱，你看，翠荷到底不錯，給你薦着事來了，別弄那些什麼倒灶的墾荒了吧！你是一個留學生哪。你看，她說，薪水二百。」

「不去。」國柱淡淡的說。

村長太太總是很容易高興，也很容易發氣。

「爲什麼？」

「二萬也不去。我去讓人家叫小舅子嗎？告訴你吧，我最近才曉得，她在敵人手掌底下做着間諜，她出二百去叫我做什麼！」

於是更加堅決了。

並且也時時跑向難民區去跟那些老頭討論開墾之前應有的手續，和設備。難民區裏胡大耳的「兒子」也使國柱先生注意起來，是那樣的小女孩似的年輕呀！有時碰着問起說：

「預備再加入游擊隊呢，還是留在這裏墾田呢？」

膀子上的害傷已經好了。脫落了疤，露出荔枝紅色的肌肉，舒展起來還不大便當。可是，好是確定的了。隔了幾天舒展起來就和以前一樣的了。

回着說：「我們年輕的當然還是走上前線去。」

可是貓姐就反對了。

「也許我的病不會好了。我們是種田人家呀，到底我們還只是想種田，現在有田種了，你爺兒倆就寫幾畝去墾墾吧。……」

胡大耳呢？

背着人，獨對她說：「不去就不去了，你終於是一個女孩子家——」
搶着說：「女孩子家有什麼關係，我現在不也仍然是一個好好的人嗎？」

胡大耳將嘴噴了一聲。

「可是總覺討厭得很哩！」

於是那個，將嘴唇厥了起來。當然心裏不舒服，跑到外面去了。
去找過了阿龍回來，坐在貓姐床邊。

很低的但是摯誠的聲音：

「媽，不去也沒關係。可是想想，難道我們真不要我們自己的家鄉了嗎。我相信我是不會要緊的。老獨他們到現在還好好的作戰着哩。媽？」

對的，母親那枯澗但有時仍因情感而孕滿着淚水的眼睛，正無時不在凝視着的地方，幻象出一片故園的景物哪。

「媽，我們家裏的葡萄園再不多時一定長起綠葉了，山茶也開紅花了，——我們頂好是回到那裏去。」

貓姐伸出柴似的手來，摸着胡菊。

「我的主見就和從前一樣，一想到，就非要做到不行。」

可是母親的手越緊的握着她了。並且她用一隻手撐着，慢慢的坐起來。非常奇怪。

「媽，你幹嗎呀？」

伊喘做一團。

伊嘟囔着嘴。胡菊扶着她，用耳朵筒上去，聽得很低微的聲音。

「我想看一看是什麼時候，春天到來沒有。」

哄她說：

「春天已經來了。您好好安靜的將養到好起來吧！」

母親柔弱的伏在伊腿上。

「可是我，大約待不到好起來了——」

一陣噙噎，再不能說什麼了。那眼淚是怎樣滾過乾枯了的顴頰呵。

胡菊睜大着眼睛，葡伏下身去，緊緊的抱着母親。

春天終於忸怩着來了。

太陽不是柔弱而寒冷，而且燙人的了。是在中午時候，簡直想起穿夾衣服的序景了。

天色是澄藍的，藍得是好深好平呵！好像一張粉青的沒有用過的複寫紙一樣。有時在遙遠的天幕上，畫上一條翳翳的輕快的白雲，貼着似的，不動也不飛的停着。

您看，吹來的風也沒有先前那樣生疼咬人了呵。

難民區的人現在就期待着分發到墾殖區去了。

老龍蝦眼從屋中出來，一碰着陽光，就扭呀扭仰着鼻子，一足氣打了十二個噴嚏。

「呵，好來！天氣，出色……跟家裏一樣！」

拿鼻涕揩在門限上，問別人道：

「怎樣，今天還不聽說有分配的意思嗎？」

「大約快了吧——」

靠在牆上晒太陽的人睜着被陽光晒得張不開的眼睛說：

「這是真的，昨天有人專門跑去看的。『四眼犬』（國柱）到鹽地上視察去了。三二天內看呢。」

「老哥，」將衫子脫下抖着的瘦個子說：「性急的事情是要不得的。想想看吧，以前說，我曉得你們正在遭餓着呀，明天發放了。可是，這才明天呢。明天飽了，今天至少就餓着哩！」

「蟲子那樣叮着才對呵！」

「你看，天氣好得差不多了，去年沒種麥子，否則該長得綠油油了。」

天氣真是誘人的天氣。積雪雖還沒有十分溶盡，在肥沃的黑土上佈得東一塊白西一塊白的。向陽的地方晒溶了，落陰的牆腳邊依然粉石膏似的堆着。溶解的雪水順着水柱往下涎滴，整天的丁丁地，聽着怪舒服。

「瞧，青頭不是已經長出來了嗎？」

犯心的老人到頹垣的轉角邊去，忽然在蒸騰着水氣的濕地上歡樂的叫着了。

蒲公英害羞似的，將那細嫩的羊齒形的葉子探出土面來了。那大概是蒲公英花的幼莖吧，刺破着粉團似的雪塊，抖巍巍豎起來享受陽光。耳挖形的葉瓣還長着不容易看出的白毛呢。

在到鹽地的路上，現在時時有人踏着泥濘的路，私忖着怎樣動手工作，跑去看了。紅鼻老丈家裏也天天有人來那裏打聽消息，出入着了。

決意開第二次的會議了。鹽地只是劃出一部來，因為地方太曠，了所有的人反而不够分配。分配的時候用着抽籤的方式。很好，那法子是公公平的，省得人們吵着。每戶現在大約得到三十畝的平方土。這裏一面還要趕緊籌備農具和一切的種子呢。

人們從垂死絕望的底下爬上希望來了，大家興奮得夜裏都睡不着。

有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將鎮上炸壞的房子拆掉，將就搬到墾殖區去蓋得房子來住了。將磚頭也搬去，築起很好的牆來了。

「生活原是這樣着下來的呵。螞蟻不是只靠得一張嘴巴弄成家的嗎？」

老太婆們也難得嚙囉了，指望着熱烘烘喜洋洋的日子到來。

新的日子似乎馬上便會到來眼前。

「喂，明天去呀，鍋子也帶去呀。」

「去呀。什麼都得帶去。」

難民區的人們終日擾攘着。

女人們好像連吃奶的嬰孩都不管，扔在棚子裏，也擠進男人的隊伍中做這做那去了。

鹽區的地皮丈量着，劃好着溝界，整整齊齊的。

那鹹的而是肥沃的黑土，正表明她是有着無限的精力，可以滋長出無限養育人類胃袋的莊稼，小麥呀，蠶豆呀，葡萄呀，……怎麼數得清！當然，她現在還沒有被人動過，好像以前一逕給人家瞧不起，或是忘記了的一樣。

那就是處女一般待人開發的原野呵。

想想看，那些現在正給砲隊馬隊蹂躪着的失去的村落，在多少年前時，和現在這片原野有什麼兩樣呢。一個村落，一個家，流了幾顆汗珠，幾許精力造成出來？現在這一片原野，到達將來成功村落的過渡上，又要化去人們多少精力？幾多人在雨天或太陽底下腰痠也不管，一粒粒汗流着，將種子一顆顆下進土裏？

他們望一望無窮的原野會吐出怨氣嗎？

明天要通通搬到墾殖區去了。老龍蝦眼走過鎮上，一路走一路不知怎樣感傷起來的說：

「呸，流些汗血有什麼相干。倒是兒子媳婦早死了一步了，不然也好看看現在這世面哪！」
所有的人所期望的和他都一樣着的。

誰也這樣說：

「倒霉的日子，從今去你的吧！」

一九三八，八，十九日黃昏草成初稿，

一九三九，六，六日再改。

地 下

著 者	程 造 之
發 行人	俞 鴻 模
出 版 者	海 燕 書 店 上海四川北路一四六六號
印 刷 者	光 藝 印 刷 廠 上海江浦路五七弄一四九號
刊 行 期	一 九 四 九 年 八 月 五 版

★ 有 版 權 ★



定價

一元五角